SHUI HU ZHUAN

语文课程标准必读书目

水浒传

无障碍阅读学生版 2.0

经典涅槃 时尚气质

经典 时尚

中国古典英雄史诗旷世巨制

中

[明]施耐庵●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长 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…… 401

清风山三好汉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拦路打败黄信，抢回宋江、花荣。慕容知府派秦明来清风山，秦明被活捉。众好汉挽留，秦明不肯背负朝廷。慕容知府把秦明老小头割了给秦明看，秦明只好退回。宋江把花荣的妹妹许与秦明。秦明单骑来清风寨，说转黄信入伙。

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…… 413

传说朝廷要来征剿，宋江要大家去梁山泊入伙。中途宋江收到宋清家书，知父病丧，在本乡村口听到老父不死，大骂兄弟写假书信。宋江拜了父亲，当晚即被官兵围定。

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…… 426

宋江主动就缚，被刺配江州牢城。中途被刘唐截住，宋江借刀自刎，不愿落草。揭阳岭在李立酒店被蒙汗酒麻翻，李俊赶来相救，李立劝他不要去江州，宋江不肯。揭阳镇上资助卖膏药的教头，被一大汉所打。

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…… 437

张横救宋江过浔阳江，在江心几乎被谋财害命，李俊赶来相救。与揭阳一霸穆弘、穆春相见。宋江来江州府，蔡九知府（蔡太师第九子）当厅。管营着宋江做了抄写文案的人。

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…… 451

戴宗向宋江索取常例银，宋江取出吴用书信，与戴宗相认。宋江与李逵相见。李逵去赌，输了不认账，抢走别人的银两，宋江把银子还给小张乙，并给了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息钱。宋江、戴宗、李逵三人上琵琶亭。李逵因放走活鱼，被张顺淹得半死。宋江叫戴宗喝住张顺，救了李逵。

第三十九回　浔阳楼宋江吟反诗　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…… 466

宋江浔阳楼吟反诗两首。黄文炳于浔阳楼上发现宋江反诗，蔡九知府下令捉拿。宋江装疯。蔡九知府把宋江下到死囚牢中，派戴宗去东京报告蔡太师。戴宗被朱贵领上梁山泊，吴用教戴宗赚萧让、金大坚上山，假造蔡京回书。

第四十回　梁山泊好汉劫法场　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…… 484

黄文炳道破假回书上破绽，戴宗被打成招。斩首之日，梁山好汉及李逵来救。二十九条好汉在白龙庙聚义。

第四十一回　宋江智取无为军　张顺活捉黄文炳 …… 494

众好汉大败江州官军。宋江提议攻打无为军。用火烧了黄文炳的家，拿走银钱。黄文炳被李俊、张顺擒拿。宋江入伙落草。晁盖坐第一把交椅。

第四十二回　还道村受三卷天书　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…… 508

宋江回家搬取老父，被官军追赶，在玄女庙神橱里躲避。九天玄女赐三卷天书，赠四句诗。晁盖派人接宋太公上山，与宋江相会。公孙胜要回家探母，李逵也要回家搬母。

第四十三回　假李逵剪径劫单人　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…… 520

李逵回家搬母，途中遇李鬼。回家见娘，娘双目失明。李达揭穿李逵秘密，并去财主家领人捉拿李逵。李逵背娘至沂岭，娘被虎吃。李逵连杀子母四虎，被众猎户迎至曹太公庄上。曹太公设计灌醉，报告知县。朱贵、朱富救得李逵性命。

第四十四回　锦豹子小径逢戴宗　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…… 536

戴宗往蓟州探望公孙胜，中途遇杨林。在饮马川遇邓飞、孟康，又与裴宣相见。戴宗、杨林未找见公孙胜。杨雄与张保厮打，石秀助杨雄赶走张保。杨雄引石秀与潘巧云相见。戴宗、杨林同裴宣、邓飞、孟康等人一起上梁山。潘公、石秀开肉铺。

第四十五回　杨雄醉骂潘巧云　石秀智杀裴如海 …… 550

潘巧云与裴如海来往。石秀与杨雄设计捉拿裴、潘。杨雄大骂潘巧云，潘巧云诬陷石秀调戏她。杨雄怀疑石秀，石秀杀了裴如海和胡道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四十六回　病关索大闹翠屏山　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…… 567

杨雄与石秀杀了潘巧云，与时迁一起去梁山泊。三人到祝家店吃酒，石秀、时迁与小二冲突。石秀放火烧了酒店，时迁被擒。杨雄、石秀遇见杜兴。

第四十七回　扑天雕双修生死书　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…… 579

李应修书去祝家庄取时迁，被祝氏三杰扯了书札。李应与祝彪交锋，被祝彪射中臂膀。杨雄、石秀投梁山泊搬兵。宋江带人马到独龙山前安寨。石秀遇钟离老人，问了盘陀路。杨林被捉。宋江杀奔祝家庄，中计被围。

第四十八回　一丈青单捉王矮虎　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…… 592

宋江迷了盘陀路，花荣射灭烛灯，黄信被捉。杨雄会李应。宋江引兵来到独龙冈前，扈三娘捉了王矮虎。林冲捉了扈三娘。晁盖派吴用前来助战，吴用献计。

第四十九回　解珍解宝双越狱　孙立孙新大劫牢 …… 601

毛太公要害死解珍、解宝，孙立及孙新、顾大嫂、邹渊、邹润等劫牢报仇，投奔梁山。宋江两打祝家庄失利，众人愿作内应，以此功作为入伙之礼。

第五十回　吴学究双用连环计　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…… 614

扈成来讨扈三娘，宋江、吴用劝其不要协助祝家庄。孙立与栾廷玉及祝朝奉、祝氏三杰相见，捉得石秀，取得信任，作为内应，杀死祝氏三杰。李逵烧了扈家庄。宋江谢过钟离老人，免烧庄院，给村民粮赏，凯歌归山。宋江、吴用设计截李应入伙。宋江让扈三娘与王矮虎成亲。

第五十一回　插翅虎枷打白秀英　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…… 625

宋江与吴用商议各头领重新分工。雷横不愿上山入伙。雷横打死白秀英，被押进牢里，朱仝开枷放雷横。朱仝被断配沧州，知府留他在本府听候使唤。朱仝抱小衙内看点放河灯，吴用使计教李逵杀了小衙内。吴用、雷横、朱仝、李逵相见。

第五十二回　李逵打死殷天锡　柴进失陷高唐州 …… 638

朱仝要杀黑旋风，柴进暂留李逵。吴用及雷、朱先上山。柴皇城宅后院花园被殷天锡占，李逵打死殷天锡，柴进被高廉下在牢里。宋江引军与高廉对阵，林冲等败退。宋江使回风返火之法，高廉又使神兽之法，宋江又败。高廉使风雨之法劫寨扑空，被杨林箭射左背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五十三回　戴宗智取公孙胜　李逵斧劈罗真人 …… 650

戴宗、李逵奉命找公孙胜。戴宗被公孙老母回绝。公孙胜以老母年迈、罗真人不放为由不去梁山。李逵于三更偷去松鹤轩，斧劈罗真人。罗真人捉弄李逵，戴宗央求罗真人救李逵回来。

第五十四回　入云龙斗法破高廉　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…… 666

罗真人教公孙胜破敌之法。高廉劫寨，被公孙胜使法把三百神兵杀绝。吴用假做援军到来，高廉出城迎接，城被夺，人被杀。蔺仁藏柴进于枯井中，李逵下井，吊他上来。呼延灼奉命征剿梁山义军。

第五十五回　高太尉大兴三路兵　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…… 678

呼延灼奉命出兵梁山泊。一丈青俘虏彭玘。宋江释放彭玘。二次交战，宋江被连环马打败。呼延灼调来凌振，造炮攻打山寨。宋江设计擒得凌振上山。众将商议破连环马，汤隆献人献军器。

第五十六回　吴用使时迁盗甲　汤隆赚徐宁上山 …… 688

汤隆献计赚徐宁上山，用钩镰枪破连环马。吴用差鼓上蚤时迁盗甲。时迁去东京盗得徐宁雁翎锁子甲，转与戴宗拿上梁山。汤隆假装和徐宁、时迁追赶盗甲之人，碰上乐和。乐和用麻药麻翻徐宁，赚上梁山，教习钩镰枪法。

第五十七回　徐宁教使钩镰枪　宋江大破连环马 …… 700

连环马被破，韩滔被彭玘、凌振说转入伙。呼延灼逃走，被周通、李忠盗了御赐好马。呼延灼领兵讨马，李忠、周通请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帮助。三头领和呼延灼交锋。孔明、孔亮向青州借粮，慕容知府要呼延灼回青州城。孔亮、武松、鲁智深、杨志商议联络周通、李忠攻打青州。

第五十八回　三山聚义打青州　众虎同心归水泊 …… 712

杨志请宋江攻打青州，宋江答应出兵。宋江、吴用、花荣设计擒获呼延灼，呼延灼愿留山寨。呼延灼并众头领杀了慕容知府，桃花、二龙同归梁山。鲁智深和武松请史进入伙，史进被贺太守拿在牢里。鲁智深去救，被贺太守擒拿。

第五十九回　吴用赚金铃吊挂　宋江闹西岳华山 …… 724

宋江赚宿元景太尉上山。宋江派人假扮太尉，杀了贺太守，救了史进、鲁智深。宋江对宿太尉毕恭毕敬，表示要归顺朝廷。樊瑞、项充、李袞要吞并梁山泊，宋江派史进收擒，史进初战大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六十回　公孙胜芒砀山降魔　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…… 736

公孙胜摆阵擒项充、李袞，二将又去说服樊瑞，归顺宋江。晁盖攻打曾头市，中毒箭身亡。众头领推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，重新安排座次。宋江欲取卢俊义。

第六十一回　吴用智赚玉麒麟　张顺夜闹金沙渡 …… 748

吴用和李逵同往北京赚卢俊义上山。吴用卦说卢俊义有难。卢俊义家留燕青，身带李固去避难烧香观景。众好汉轮番斗卢俊义，卢俊义逃至李俊船上，被三阮、张顺等翻船落水。

第六十二回　放冷箭燕青救主　劫法场石秀跳楼 …… 762

卢俊义被张顺擒拿。宋江要卢俊义上山坐第一把交椅，卢不肯。李固与卢俊义娘子私通。卢俊义回城，被李固设伏绑送梁中书前，下入死牢。燕青讨饭给主人吃。卢俊义被刺配沙门岛。李固收买防送公人杀害卢俊义，卢俊义被燕青所救。卢俊义要上梁山，中途被捉拿，燕青告知宋江。石秀抢走卢俊义。

第六十三回　宋江兵打北京城　关胜议取梁山泊 …… 778

卢俊义、石秀被擒，下于死牢。梁中书派索超与梁山泊人马厮杀。梁山泊人马大战索超，大名府危急。蔡京大惊，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，主张攻打梁山泊。

第六十四回　呼延灼夜月赚关胜　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…… 790

吴用识破关胜之计，逐步退兵。花荣、林冲打退追兵。宋江兵回梁山。张横劫关胜之寨被俘。三阮、张顺救张横，阮小七被俘。呼延灼诈降，关胜被擒。宋江重待关胜，关胜为义气所感入伙。关胜打败索超。吴用设计擒拿索超。

第六十五回　托塔天王梦中显圣　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…… 801

梁中书坚守不出。索超归顺梁山。宋江染病，张顺请安道全来医治，路上被劫去盘缠。张顺逼安道全上山。张顺说服王定六上梁山。戴宗接安道全上山，医好宋江疾病。吴用欲救卢俊义并石秀。

第六十六回　时迁火烧翠云楼　吴用智取大名府 …… 811

吴用要在元宵节破城救人。吴用告诉宋江蔡太师力主招安之意。北京城元宵放灯。梁山泊宋江守寨，吴用引人马进驻城下。时迁翠云楼放火，梁中书从南门夺路而走。柴进救出卢俊义、石秀，捉了李固、贾氏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投花荣处，劝花荣与刘知寨和好。宋江月夜鳌山前观灯，刘知寨夫人指他为贼，花荣带人救回宋江。宋江去清风山躲避，又被刘高所捉。黄信与刘高设计骗花荣到清风寨内，和宋江一起解青州府来。

第三十四回

镇三山大闹青州道
霹雳火夜走瓦砾场

诗曰：

妙药难医冤业病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
亏心折尽平生福，行短天教一世贫。
生事事生君莫怨，害人人害汝休嗔。
得便宜处休欢喜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

话说那黄信上马，手中横着这口丧门剑。刘知寨也骑着马，身上披挂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。那一百四五十军汉、寨兵，各执着缨枪棍棒，腰下都带短刀利剑。两下鼓，一声锣，解宋江和花荣望青州来。

众人都离了清风寨，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，前面见一座大林子。正来到那山嘴边，前头寨兵指道："林子里有人窥望。"都立住了脚。

黄信在马上问道："为甚不行？"

军汉答道："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。"

黄信喝道："休睬他，只顾走！"

看看渐近林子前，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，那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兵人等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黄信喝道："且住！都与我摆开！"叫道："刘知寨，你压着囚车。"

刘高在马上答应不得，只口里念道："救苦救难天尊！便许下十万卷经，三百座寺，救一救！"惊的脸如成精的东瓜，青一回，黄一回。

这黄信是个武官，终有些胆量，便拍马向前看时，只见林子西边，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啰来，一个个身长力壮，都是面恶眼凶，头裹红巾，身穿衲袄，腰悬利剑，手执长枪，早把一行人围住。

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，一个穿青，一个穿绿，一个穿红，都戴着一顶销金万字头巾，各挎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当住去路。中间是锦毛虎燕顺，上首是矮脚虎王英，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三个好汉大喝道："来往的到此当住脚！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，任从过去。"

黄信在马上大喝道："你那厮们不得无礼，镇三山在此！"

三个好汉睁着眼大喝道："你便是镇万山，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！没时，不放你过去。"

黄信说道："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，有甚么买路钱与你？"

那三个好汉笑道："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，便是赵官家驾过，也要三千贯买路钱。若是没有，且把公事人[这里指的犯人]当[抵押]在这里，待你取钱来赎[shú]。"

黄信大怒，骂道："强贼怎敢如此无礼！"喝叫左右擂鼓鸣锣，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燕顺。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，来战黄信。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，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，怎地当得他三个住。亦且刘高是个文官，又向前不得，见了这般头势，只待要走。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，坏了名声，只得一骑马扑剌剌跑回旧路。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。黄信哪里顾的众人，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。

众军见黄信回马时，已自发声喊，撇了囚车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刘高，见头势不好，慌忙勒转马头，连打三鞭。那马正待跑时，被那小喽啰拽起绊马索，早把刘高的马掀翻，倒撞下来。众小喽啰一发向前，拿了刘高，抢了囚车，打开车辆。

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，便跳出来，将这缚索都挣断了，却打碎那个囚车，救出宋江来。自有那几个小喽啰已自绑了刘高，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，亦有三匹驾车的马。却剥了刘高的衣服，与宋江穿了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把马先送上山去。

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啰，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，押回山寨来。原来这三位好汉，为因不见宋江回来，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，直来清风镇上探听，闻人说道："都监黄信掷盏为号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车囚了，解投青州来。"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，带了人马，大宽转兜出大路来，预先截住去路。小路里亦差人伺候。因此救了两个，拿得刘高，都回山寨里来。

当晚上的山时，已是二更时分，都到聚义厅上相会。请宋江、花荣当中坐定，三个好汉对席相陪，一面且备酒食管待。燕顺分付："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。"

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，说道："花荣与哥哥皆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，报了冤仇，此恩难报。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，必然被黄信擒捉，却是怎生救得？"

燕顺道："知寨放心，料应黄信不敢便拿恭人，若拿时也须从这条路里经过。我明日弟兄三个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。"便差小喽啰下山，先去探听。

花荣谢道："深感壮士大恩！"

宋江便道："且与我拿过刘高那厮来。"

燕顺便道："把他绑在将军柱上割腹取心，与哥哥庆喜。"

花荣道："我亲自下手割这厮！"

宋江骂道："你这厮！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"

花荣道："哥哥问他则甚！"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剜[wān]，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。

小喽啰自把尸首拖于一边。宋江道："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，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，出那口怨气！"

王矮虎便道："哥哥放心，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，今番还我受用。"

众皆大笑。当夜饮酒罢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来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燕顺道："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："也见得是。正要将息人强马壮，用兵正是如此，不在促忙。"

不说山寨整点兵马起程，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，便点寨兵人马，紧守四边栅门。黄信写了申状，叫两个教军头目飞马报与慕容知府。

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，连夜升厅，看了黄信申状："反了花荣，结连清风山强盗，时刻清风寨不保。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将，保守地方。"

知府看了大惊，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，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，姓秦，讳个明字。因他性格急躁，声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。祖是军官出身。使一条狼牙棒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那人听得知府请唤，径到府里来见知府。

各施礼罢，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，教秦统制看了。秦明大怒道："红头子[强盗]敢如此无礼！不须公祖忧心，不才[谦词：我]便起军马，不拿了这贼，誓不再见公祖！"

慕容知府道："将军若是迟慢，恐这厮们去打清风寨。"

秦明答道："此事如何敢迟误，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，来日早行。"

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干粮，先去城外等候赏军。秦明见说反了花荣，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气忿忿地上马，奔到指挥司里，便点起一百马军、四百步军，先教出城去取齐，摆布了起身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，摆了大碗，荡下酒。每一个人三碗酒，两个馒头，一斤熟肉。方才备办得了，却望见军马出城。看那军马时，摆得整齐。但见：

列列旌[jīng]旗似火，森森戈戟[jǐ]如麻。阵分八卦摆长蛇，委实神惊鬼怕。枪晃绿沉紫焰，旗飘绣带红霞，马蹄来往乱交加。乾坤生杀气，成败属谁家。

当日清早，秦明摆布军马，出城取齐，引军红旗上大书"兵马总管秦统制"，领兵起行。慕容知府看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，果是英雄

无比。但见：

盔上红缨飘烈焰，锦袍血染猩猩。狮蛮宝带束金鞓[tīng]。云根靴抹绿，龟背铠堆银。坐下马如同獬豸[xiè zhì]，狼牙棒密嵌铜钉。怒时两目便圆睁。性如霹雳火，虎将是秦明。

当下霹雳火秦明在马上出城来，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，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，下马来和知府相见。施礼罢，知府把了盏，将些言语嘱付总管道："善觑[qù]方便，早奏凯歌。"

赏军已罢，放起信炮。秦明辞了知府，飞身上马，摆开队伍，催趱[zǎn]军兵，大刀阔斧，径奔清风寨来。原来这清风镇却在青州东南上，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啰们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。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，只听的报道："秦明引兵马到来！"都面面厮觑，俱各骇然。

花荣便道："你众位且不要慌。自古兵临告急，必须死敌。教小喽啰饱吃了酒饭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须力敌，后用智取，如此如此，好么？"

宋江道："好计！正是如此行。"

当时宋江、花荣先定了计策，便叫小喽啰各自去准备。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铁枪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，离山十里下了寨栅。次日五更造饭了，军士吃罢，放起一个信炮，直奔清风山来，拣空阔去处，摆开人马，发起擂鼓。只听见山上锣声震天响，飞下一彪人马出来。

秦明勒住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睁着眼看时，却见众小喽啰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。到得山坡前，一声锣响，列成阵势。花荣在马上擎着铁枪，朝秦明声个喏[rě]。秦明大喝道："花荣，你祖代是将门之子，朝廷命官，教你做个知寨，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禄于国，有何亏你处，却去结连贼寇，背反朝廷？我今特来捉你，会事的下马受缚，免得腥手污脚。量你何足道哉！"

花荣陪着笑道："总管容复听禀：量花荣如何肯背反朝廷？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，官报私仇，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权且躲

避在此。望总管详察救解。”

秦明道：“你兀自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划[chàn]地巧言令色，煽惑军心。”喝叫左右两边擂鼓。秦明抡动狼牙棒，直奔花荣。

花荣大笑，喝道：“秦明，你这厮原来不识好人饶让。我念你是个上司官，你道俺真个怕你！”便纵马挺枪，来战秦明。

两个就清风山下厮杀，真乃是棋逢敌手难藏幸，将遇良才好用功。这两个将军比试，但见：

一对南山猛虎，两条北海苍龙。龙怒时头角峥嵘[zhēng róng]，虎斗处爪牙狞恶。爪牙狞恶，似银钩不离锦毛团；头角峥嵘，如铜叶振摇金色树。翻翻复复，点钢枪没半米放闲；往往来来，狼牙棒有千般解数。狼牙棒当头劈下，离顶门只隔分毫；点钢枪用力刺来，望心坎微争半指。使点钢枪的壮士，威风上逼斗牛寒；舞狼牙棒的将军，怒气起如雷电发。一个是扶持社稷[jì]天蓬将，一个是整顿江山黑煞神。

当下秦明和花荣两个交手，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连斗了许多合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

秦明大怒，赶将来。花荣把枪去了事环[马鞍上置兵器的铜铁环]上带住，把马勒个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去拔箭，拽满弓，扭过身躯，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，却似报个信与他。

秦明吃了一惊，不敢向前追赶，霍地拨回马，恰待赶杀，众小喽啰一哄地都上山去了。花荣自从别路也转上山寨去了。

秦明见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“叵[pǒ]耐这草寇无礼！”喝叫鸣锣擂鼓，取路上山。

众军齐声呐喊，步军先上山来。转过三两个山头，只见上面擂木、炮石、灰瓶、金汁，从险峻处打将下来。向前的退步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个，只得再退下山来。秦明是个性急的人，心头火起，哪里按捺得住，带领军马，绕山下来寻路上山。

寻到午牌时分，只见西北边锣响，树林丛中闪出一队红旗军来。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，锣也不响，红旗都不见了。

秦明看那路时，又没正路，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，却把乱树折木交叉当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正待差军汉开路，只见军汉来报道：“东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山边锣响，一队红旗军出来。”

秦明引了人马，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时，锣也不鸣，红旗也不见了。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，都是乱树折木塞断了砍柴的路径。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：“西边山上锣又响，红旗军又出来了。”

秦明拍马再奔来西山边看时，又不见一个人，红旗也没了。秦明是个急性的人，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。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，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，急带了人马又赶过来东山边看时，又不见有一个贼汉，红旗都不见了。

秦明气满胸脯，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，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。秦明怒气冲天，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，山上山下看时，并不见一个人。秦明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。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：“这里都不是正路，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时，惟恐有失。”

秦明听了，便道：“既有那条大路时，连夜赶将去。”便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来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马乏，巴得到那山下时，正欲下寨造饭，只见山上火把乱起，锣鼓乱鸣。秦明转怒，引领四五十马军，跑上山来。只见山上树林内，乱箭射将下来，又射伤了些军士。

秦明只得回马下山，且教军士只顾造饭。却才举得火着，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，呼风唿哨下来。秦明急待引军赶时，火把一齐都灭了。当夜虽有月光，亦被阴云笼罩，不甚明朗。

秦明怒不可当，便叫军士点起火把，烧那树木。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吹响。秦明纵马上来看时，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，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，在上面饮酒。

秦明看了，心中没出气处，勒着马在山下大骂。花荣回言道：“秦统制，你不必焦躁，且回去将息着。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。”

秦明大叫道：“反贼，你便下来！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，却再做理会！”

花荣笑道：“秦总管，你今日劳困了，我便赢得你，也不为强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来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秦明越怒，只管在山下骂。本待寻路上山，却又怕花荣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骂。正叫骂之间，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，只见这边山上，火炮、火箭一发烧将下来。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，把弓弩[nǔ]在黑影里射人。众军马发喊一声，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。

此时已有三更时分。众军马正躲得弩箭时，只叫得苦，上溜头滚下水来，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，各自挣扎性命。扒得上岸的，尽被小喽啰挠钩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扒不上岸的，尽淹死在溪里。

且说秦明此时怒气冲天，脑门粉碎。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，秦明把马一拨，抢上山来。走不到三五十步，和人连马撷[diān]下陷坑里去。

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，把秦明搭将起来，剥了浑身战袄衣甲，头盔军器，拿条绳索绑了，把马也救起来，都解上清风山来。

原来这般圈套，都是花荣和宋江的计策。先使小喽啰，或在东，或在西，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，策立不定。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，上面却放下水来，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。你道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如何？一大半淹死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；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，夺了七八十匹好马，不曾逃得一个回去。次后陷马坑里，活捉了秦明。

当下一行小喽啰捉秦明到山寨里，早是天明时候。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，小喽啰绑缚秦明，解在厅前。花荣见了，连忙跳离交椅，接下厅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厅来，纳头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礼，便道："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们碎尸而死，何故却来拜我？"

花荣跪下道："小喽啰不识尊卑，误有冒渎[dú]，切乞恕罪！"随即便取衣服与秦明穿了。

秦明问花荣道："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甚人？这清风山不曾见有。"

花荣道："这位是花荣的哥哥，郓[yùn]城县宋押司宋江的便是。这三位是山寨之主，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。"

秦明道："这三位我自认得。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"

宋江答道："小人便是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秦明连忙下拜道："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义士！"

宋江慌忙答礼不迭。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，问道："兄长如何贵足不便？"

宋江却把自离郓城县起头，直至刘知寨拷打的事故，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。秦明只把头来摇道："若听一面之词，误了多少缘故！容秦明回州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。"

燕顺相留且住数日，随即便叫杀牛宰马，安排筵[yán]席饮宴。拿上山的军汉，都藏在山后房里，也与他酒食管待。秦明吃了数杯，起身道："众位壮士，既是你们的好情分，不杀秦明，还了我盔甲、马匹、军器回州去。"

燕顺道："总管差矣。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？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。本不堪歇马，权就此间落草，论秤分金银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？"

秦明听罢，便下厅道："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。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，兼受统制使官职，又不曾亏了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强人，背反朝廷？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，休想我随顺你们。"

花荣赶下厅来拖住道："秦兄长息怒，听小弟一言。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无可奈何，被逼迫的如此。总管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随顺？只且请少坐，席终了时，小弟讨衣甲、头盔、鞍马、军器还兄长去。"

秦明哪里肯坐。花荣又劝道："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尚自当不得，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？"

秦明听了，肚内寻思："他说得是。"再上厅来，坐了饮酒。

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，陪话劝酒。秦明一则软困，二乃吃众好汉劝不过，开怀吃得醉了，扶入帐房睡了。这里众人自去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，跳将起来，洗漱罢，便欲下山。众好汉都来相留道："总管，且吃早饭动身，送下山去。"

秦明性急的人，便要下山。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，取出头盔、衣甲与秦明披挂了，牵过那匹马来，并狼牙棒，先叫人在山下伺候。

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，相别了，交还马匹、军器。秦明上了马，拿着狼牙棒，趁天色大明，离了清风山，取路飞奔青州来。

到得十里路头，恰好巳牌前后。远远地望见烟尘乱起，并无一个人来往。秦明见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。到得城外看时，原来旧有数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烧做白地，一片瓦砾场上，横七竖八，杀死的男子妇人，不记其数。

秦明看了大惊。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，大叫开门时，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，都摆列着军士旌旗，擂木炮石。秦明勒着马，大叫："城上放下吊桥，度我入城。"

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，便擂起鼓来，呐着喊。秦明叫道："我是秦总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"

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，大喝道："反贼！你如何不识羞耻！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，把许多好百姓杀了，又把许多房屋烧了，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。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，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，早晚拿住你时，把你这厮碎尸万段！"

秦明大叫道："公祖差矣。秦明因折了人马，又被这厮们捉了上山去，方才得脱，昨夜何曾来打城子？"

知府喝道："我如何不认的你这厮的马匹、衣甲、军器、头盔！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，你如何赖得过！便做你输了被擒，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？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，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。你若不信，与你头看。"

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，教秦明看。秦明是个性急的人，看了浑家首级，气破胸脯，分说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，秦明只得回避。看见遍野处火焰尚兀自未灭。

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，恨不得寻个死处。肚里寻思了半晌，纵马再回旧路。行不得十来里，只见林子里转出一伙人马来。当先五匹马上，五个好汉，不是别人，宋江、花荣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，随从一二百小喽啰。宋江在马上欠身道："总管何不回青州，独自一骑投何处去？"

秦明见问，怒气道："不知是哪个天不盖、地不载、该剐[guǎ]的贼，装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坏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杀害良民，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，闪得我如今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着我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我若寻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见那人时，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！”

宋江便道：“总管息怒。既然没了夫人，不妨，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。我有个好见识，请总管回去，这里难说，且请到山寨里告禀。一同便往。”

秦明只得随顺，再回清风山来。于路无话，早到山亭前下马。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，小喽啰已安排酒果肴馔在聚义厅上。

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，都让他中间坐定。五个好汉齐齐跪下，秦明连忙答礼，也跪在地。宋江开话道：“总管休怪。昨日因留总管在山，坚意不肯，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，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，却穿了足下的衣甲、头盔，骑着那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直奔青州城下，点拨红头子杀人；燕顺、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，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。因此杀人放火，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。今日众人特地请罪！”

秦明见说了，怒气于心，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，却又自肚里寻思。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；二乃被他们软困，以礼待之；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，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。便说道：“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，只是害得我忒[tuī]毒些个，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！”

宋江答道：“不恁[nèn]地时，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。虽然没了嫂嫂夫人，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，甚是贤慧。宋江情愿主婚，陪备财礼，与总管为室，若何？”

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，方才放心归顺。众人都让宋江在居中坐了，秦明上首，花荣肩下，三个好汉依次而坐，大吹大擂饮酒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

秦明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不须众弟兄费心。黄信那人亦是治下，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，三乃和我过的最好。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，一席话说他入伙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宝眷，拿了刘高的泼妇，与仁兄报仇雪恨，作进见之礼，如何？”

宋江大喜道：“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，却是多幸多幸！”

当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次日早起来，吃了早膳，都各各披挂了。秦明上马，先下山来，拿了狼牙棒，飞奔清风镇来。

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，发放镇上军民，点起寨兵，晓夜提防，牢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守栅门，又不敢出战，累累使人探听，不见青州调兵策应。当日只听得报道："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，叫开栅门。"

黄信听了，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，果是一人一骑，又无伴当。黄信便叫开栅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秦总管入来，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。请上厅来叙礼罢，黄信便问道："总管缘何单骑到此？"

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，后说："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钦敬。他如今见在清风山上，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。你又无老小，何不听我言语，也去山寨入伙，免受那文官的气？"

黄信答道："既然恩官在彼，黄信安敢不从。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，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，自何而来在山寨？"

秦明笑道："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。他怕说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认说是张三。"

黄信听了跌脚道："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，路上也是放了他！一时见不到处，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，险些坏了他性命。"

秦明、黄信两个正在公廨[xiè]内商量起身，只见寨兵报道："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，杀奔镇上来。"

秦明、黄信听得，都上了马，前来迎敌军马。到得栅门边望时，只见尘土蔽日，杀气遮天。正是：两路军兵投镇上，一行人马下山来。

毕竟秦明、黄信怎地迎敌来军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赎 [shú]　剜 [wān]　旌 [jīng]　戟 [jǐ]　鞓 [tīng]

獬豸 [xiè zhì]　觑 [qù]　趱 [zǎn]　喏 [rě]　划 [chàn]

峥嵘 [zhēng róng]　稷 [jì]　匾 [pǒ]　嗯 [hū]　弩 [nǔ]

撷 [diān]　渎 [dú]　郓 [yùn]　筵 [yán]　剐 [guǎ]　忒 [tuī]

恁 [nèn]　廨 [xiè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清风山三好汉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拦路打败黄信，抢回宋江、花荣。慕容知府派秦明来清风山，秦明被活捉。众好汉挽留，秦明不肯背负朝廷。慕容知府把秦明老小头割了给秦明看，秦明只好退回。宋江把花荣的妹妹许与秦明。秦明单骑来清风寨，说转黄信入伙。

第三十五回

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

诗曰：

行短亏心只是贫，休生奸计害他人。
天公自有安排处，失却便宜损自身。
十分惺惺使五分，留取五分与儿孙。
若是十分都使尽，后代儿孙不如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下秦明、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，望见两路来的军马，却好都到。一路是宋江、花荣，一路是燕顺、王矮虎，各带一百五十余人。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，大开栅门，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。

宋江早传下号令：休要害一个百姓，休伤一个寨兵。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。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。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，金银财物宝货之资，都装上车子，再有马匹牛羊，尽数牵了。花荣自到家中，将应有的财物等项，装载上车，搬取妻小妹子。内有清风镇上人数，都发还了。

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

车辆人马都到山寨，向聚义厅上相会。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，坐于花荣肩下。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，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。王矮虎拿得那妇人，将去藏在自己房内。燕顺便问道："刘高的妻今在何处？"

王矮虎答道："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。"

燕顺道："与却与你，且唤他出来，我有一句话说。"

宋江便道："我正要问他。"

王矮虎便唤到厅前。那婆娘哭着告饶。宋江喝道："你这泼妇！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将冤报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"

燕顺跳起身来便道："这等淫妇，问他则甚！"拔出腰刀，一刀挥为两段。

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，心中大怒，夺过一把朴刀，便要和燕顺交并。宋江等起身来劝住。宋江便道："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团圆完聚，尚兀自转过脸来叫丈夫害我。贤弟你留在身边，久后有损无益。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，教贤弟满意。"

燕顺道："兄弟便是这等寻思，不杀了要他何用？久后必被他害了。"

王矮虎被众人劝了，默默无言。燕顺喝叫小喽啰打扫过尸首血迹，且排筵[yán]席庆贺。

次日，宋江和黄信主婚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做媒说合，要花荣把妹子嫁与秦明。一应礼物，都是宋江和燕顺出备。吃了三五日筵席。

自成亲之后，又过了五七日，小喽啰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"打听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，奏说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剿[jiǎo]扫荡清风山。"

众好汉听罢，商量道："此间小寨，不是久恋之地。倘或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又无退步，如何迎敌？若再无粮草，必是难逃。可以计较个常便。"

宋江道："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"

当下众好汉都道："愿闻良策，望兄长指教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："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。晁[cháo]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[qù]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"

秦明道："既然有这个去处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"

宋江大笑，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，直说到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婆惜，逃走在江湖上。秦明听了，大喜道："恁[nèn]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"

只就当日商量定了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，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装载车子上。共有三二百匹好马。小喽啰们有不愿去的，赍[jī]发他些银两，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；有愿去的编入队里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，通有三五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。

山上都收拾的停当，装上车子，放起火来，把山寨烧做光地，分为三队下山。宋江便与花荣先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骑马，簇拥着五七辆车子老小队仗先行；秦明、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和这应用车子作第二起；后面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，一二百人。

离了清风山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马，旗号上又明明写着"收捕草寇官军"，因此无人敢来阻当。在路行五七日，离得青州远了。

且说宋江、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，背后车辆载着老小，与后面人马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。前面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对影山，两边两座高山，一般形势，中间却是一条大阔驿路。

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，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。花荣便道："前面必有强人。"把枪带住，取弓箭来整顿得端正，再插放飞鱼袋内。一面叫骑马的军士，催趱[zǎn]后面两起军马上来，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。

宋江和花荣两个引了二十余骑军马，向前探路。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见一簇人马，约有一百余人，前面簇拥着一个骑马的年少壮士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上三叉冠，金圈玉钿[diàn]；身上百花袍，锦织团花。甲披千道

火龙鳞，带束一条红玛瑙。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，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[jǐ]。背后小校，尽是红衣红甲。

那个壮士穿一身红，骑一匹赤马，立在山坡前，大叫道："今日我和你比试，分个胜败，见个输赢。"

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，早拥出一队人马来，也有百十余人，前面也捧着一个年少骑马的壮士。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头上三叉冠，顶一团瑞雪；身上镔[bīn]铁甲，披千点寒霜。素罗袍光射太阳，银花带色欺明月。坐下骑一匹征骁[wǎn]玉兽，手中抡一枝寒戟银蛟。背后小校，都是白衣白甲。

这个壮士穿一身白，骑一匹白马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。这一边都是素白旗号，那壁都是绛红旗号。只见两边红白旗摇，震地花腔鼓擂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，各挺手中画戟，纵坐下马，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交锋，比试胜败。

花荣和宋江见了，勒住马看时，果然是一对好厮杀。正是：

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但见绛霞影里，卷一道冻地冰霜；白雪光中，起几缕冲天火焰。故园冬暮，山茶和梅蕊争辉；上苑春浓，李粉共桃脂斗彩。这个按南方丙丁火，似焰摩天上走丹炉；那个按西方庚[gēng]辛金，如泰华峰头翻玉井。宋无忌忿怒，骑火骡子飞走到人间；冯夷神生嗔，跨玉狻猊[suān ní]纵横临世上。左右红云侵白气，往来白雾间红霞。

当时两个壮士，各使方天画戟，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彩。花荣一步步趱马向前看时，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间深里，这两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钱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钱五色幡[fān]，却搅做一团，上面绒绦结住了，哪里分拆得开。

花荣在马上看见了，便把马带住，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，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，飕[sōu]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绒绦射断。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，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彩。

那两个壮士便不斗，都纵马跑来，直到宋江、花荣马前，就马上欠身声喏[rě]，都道："愿求神箭将军大名。"

花荣在马上答道："我这个义兄，乃是郓[yùn]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。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两个壮士听罢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都拜道："闻名久矣。"

宋江、花荣慌忙下马，扶起那两位壮士道："介胄[zhòu]在身，未可讲礼。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。"

那个穿红的说道："小人姓吕名方，祖贯潭州人氏。平昔爱学吕布为人，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，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。因贩生药到山东，消折了本钱，不能勾还乡，权且占住这对影山，打家劫舍。近日走这个壮士来，要夺吕方的山寨，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厮杀。不想原来缘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及时雨尊颜，又遇得花将军，名不虚传。专听二公指教。"

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。那人答道："小人姓郭名盛，祖贯西川嘉陵人氏，因贩水银货卖，黄河里遭风翻了船，回乡不得。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戟，向后使得精熟，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。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径来比并[比试、拼斗]戟法夺山。连连战了十数日，不分胜败。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与之幸。"

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，"就与二位劝和如何？"

二位壮士大喜，都依允了。后队人马已都到了，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。吕方先请上山，杀牛宰马筵会。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设席筵宴。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，凑队上梁山泊去，投奔晁盖聚义。

那两个欢天喜地，都依允了，便将两山人马点起，收拾了财物，待要起身。宋江便道："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在四十里探听。倘或只道我们来收捕他，不是耍处。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，你们随后却来，还作三起而行。"

花荣、秦明道："兄长高见。正是如此计较，陆续进程。兄长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马，随后起身来。"

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，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，带领随行十数人，先投梁山泊来。在路上行了两日，当日行到晌午时分，正走之间，只见官道旁边一个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"孩儿们走得困乏，都叫买些酒吃了过去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，入酒店里来，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，都入酒店里坐。宋江和燕顺先入店里来看时，只有三副大座头，小座头不多几副。只见一副大座头上，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时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裹一顶猪嘴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纽丝铜环。上穿一领皂绸衫，腰系一条白搭膊，下面腿绷[bēng]护膝，八搭麻鞋。桌子边倚着根短棒，横头上放着个衣包。

那人生得八尺来长，淡黄骨查脸，一双鲜眼，没根髭髯。宋江便叫酒保过来，说道："我的伴当人多，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。你叫那个客人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坐地吃些酒。"

酒保应道："小人理会得。"

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，先叫酒保打酒来："大碗先叫伴当一人三碗，有肉便买些来与他众人吃，却来我这里斟酒。"

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垆[lú]边。酒保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："有劳上下，挪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。"

那汉嗔怪呼他做"上下"，便焦躁道："也有个先来后到！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！老爷不换！"

燕顺听了，对宋江道："你看他无礼么？"

宋江道："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见识。"却把燕顺按住了。

只见那汉转头看了宋江、燕顺冷笑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"上下，周全小人的买卖，换一换有何妨？"

那汉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"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！欺负老爷独自一个，要换座头。便是赵官家，老爷也鳖鸟不换！高则声，大脖子拳不认得你！"

酒保道："小人又不曾说甚么。"

那汉喝道："量你这厮敢说甚么！"

燕顺听了，哪里忍耐得住，便说道："兀那汉子，你也鸟强！不换便罢，没可得鸟吓他。"

那汉便跳起来，绰了短棒在手里，便应道："我自骂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，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！"

燕顺焦躁，便提起板凳，却待要打将去。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横身在里面劝解："且都不要闹。我且请问你，你天下只让的哪两个人？"

那汉道："我说与你，惊得你呆了！"

宋江道："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。"

那汉道："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，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。"

宋江暗暗的点头，又问道："那一个是谁？"

那汉道："这一个又奢遮，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"

宋江看了燕顺暗笑。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。那汉又道："老爷只除了这两个，便是大宋皇帝，也不怕他！"

宋江道："你且住，我问你。你既说起这两个人，我却都认得。柴大官人、宋江，你在哪里与他两个厮会？"

那汉道："你既认得，我不说谎。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余，只不曾见得宋公明。"

宋江道："你曾认得黑三郎么？"

那汉道："你既说起，我如今正要去寻他。"

宋江问道："谁教你寻他？"

那汉道："他的亲兄弟铁扇子宋清，教我寄家书去寻他。"

宋江听了大喜，向前拖住道："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"

那汉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"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，争些儿错过，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。"

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，问道："家中近日没甚事？"

那汉道："哥哥听禀：小人姓石名勇，原是大名府人氏。日常只靠放赌为生，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，唤做石将军。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。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郓城县投奔哥哥，却又听得说道为事在逃。因见四郎，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，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，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识哥哥。四郎特写这封家书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，如寻见哥哥时，'可叫兄长作急回来'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见说，心中疑忌，便问道："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，曾见我父亲么？"

石勇道："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来了，不曾得见太公。"

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道："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，江湖中也只闻得哥哥大名，疏财仗义，济困扶危。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，是必携带。"

宋江道："这个不必你说，何争你一个人。且来和燕顺厮见。"叫酒保："一面这里斟酒，莫要别处去。"

三杯酒罢，石勇便去包裹内取出家书，慌忙递与宋江。宋江接来看时，封皮逆封着，又没平安二字。宋江心内越是疑惑，连忙扯开封皮，从头读至一半，后面写道：

"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，因病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，专等哥哥来家迁葬。千万，千万！切不可误！宋清泣血奉书。"

宋江读罢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自把胸脯捶将起来，自骂道："不孝逆子，做下非为，老父身亡，不能尽人子之道，畜生何异！"自把头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来。

燕顺、石勇抱住。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才苏醒。燕顺、石勇两个劝道："哥哥且省烦恼。"

宋江便分付燕顺道："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实只有这个老父记挂。今已殁[mò]了，只得星夜赶归去奔丧，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。"

燕顺劝道："哥哥，太公既已殁了，便到家时，也不得见了。世上人无有不死的父母。且请宽心，引我们弟兄去了，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，未为晚矣。自古道：蛇无头而不行。若无仁兄去时，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？"

宋江道："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，误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写一封备细书札[zhá]，都说在内，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，等他们一处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罢，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烧眉之急。我马也不要，从人也不带，一个连夜自赶回家。"

燕顺、石勇哪里留得住。宋江问酒保借笔砚，讨了一幅纸，一头哭着，一面写书，再三叮咛在上面。写了，封皮不粘，交与燕顺收了。讨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，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，挎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勇的短棒，酒食都不肯沾唇，便出门要走。

燕顺道："哥哥也等秦总管、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，去也未迟。"

宋江道："我不等了，我的书去，并无阻滞。石家贤弟自说备细缘故，可为我上复众兄弟们，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，休怪则个。"

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。

且说燕顺同石勇只就那店里吃了些酒食点心，还了酒钱，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，带了从人，只离酒店三五里路，寻个大客店，歇了等候。

次日辰牌时分，全伙都到。燕顺、石勇接着，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。众人都埋怨燕顺道："你如何不留他一留？"

石勇分说道："他闻得父亲殁了，恨不得自也寻死，如何肯停脚，巴不得飞到家里。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，教我们只顾去，他那里看了书，并无阻滞。"

花荣与秦明看了书，与众人商议道："事在途中，进退两难，回又不得，散了又不成，只顾且去。还把书来封了，都到山上看，那里不容，却别作道理。"

九个好汉并作一伙，带了三五百人马，渐近梁山泊来，寻大路上山。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，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。众人看时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杂彩旗幡。水泊中棹[zhào]出两只快船来。当先一只船上，摆着三五十个小喽啰，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背后那只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个小喽啰，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赤发鬼刘唐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："汝等是甚么人？哪里的官军？敢来收捕我们！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，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"

花荣、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，答应道："我等众人非是官军，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，特来相投大寨入伙。"

林冲听了道："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，且请过前面，到朱贵酒店里，先请书来看了，却来相请厮会。"

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芦苇里棹出一只小船，上有三个渔人，一个看船，两个上岸来说道："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。"

水面上见两只哨船，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，铜锣响处，两只哨船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齐去了。一行众人看了，都惊呆了，说道："端的此处，官军谁敢侵傍！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！"

众人跟着两个渔人，从大宽转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朱贵见说了，迎接众人都相见了，便叫放翻两头黄牛，散了分例酒食。讨书札看了，先向水亭上放一枝响箭，射过对岸，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。

朱贵便唤小喽啰分付罢，叫把书先赍上山去报知。一面店里杀宰猪羊，管待九个好汉，把军马屯住，在四散歇了。第二日辰牌时分，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，一个个都相见了。叙礼罢，动问备细，早有二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。

吴用、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船，老小车辆人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滩来。上得岸，松树径里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，全副鼓乐来接。晁盖为头，与九个好汉相见了，迎上关来，各自乘马坐轿，直到聚义厅上，一对对讲礼罢。

左边一带交椅上，却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。那时白日鼠白胜，数月之前，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，逃得到了山上入伙。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，救得白胜脱身。

右边一带交椅上，却是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、吕方、郭盛、石勇。列两行坐下，共是二十一位好汉。中间焚起一炉香来，各设了誓。当日大吹大擂，杀牛宰马筵席。一面叫新到火伴，厅下参拜了，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后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。

秦明、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，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，众头领听了大喜。后说吕方、郭盛两个比试戟法，花荣一箭射断绒绦，分开画戟。晁盖听罢，意思不信，口里含糊应道："直如此射得亲切，改日却看比箭。"

当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数品，众头领都道："且去山前闲玩一回，再来赴席。"

当下二十一位头领相谦相让，下阶闲步乐情，观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关上，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[鸿雁]嘹喨[liàng]。花荣寻思道："晁盖却才意思，不信我射断绒绦。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们众人看，日后敬伏我？"把眼一观，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，在手看时，却是一张泥金鹊画细弓，正中花荣意。急取过一枝好箭，便对晁盖道："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绦，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。远远的有一行雁来，花荣未敢夸口，小弟这枝箭，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。射不中时，众头领休笑。"

花荣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亲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。看时，但见：

鹊画弓弯开秋月，雕翎[líng]箭发迸寒星。塞雁排空，八字纵横不乱；将军拈箭，一发端的不差。孤影向云中倒坠，数声在草内哀鸣。血模糊半溘[wò]绿梢翎，大寨下众人齐喝彩。

当下花荣一箭，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，直坠落山坡下。急叫军士取来看时，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。晁盖和众头领看了，尽皆骇然，都称花荣做"神臂将军"。吴学究称赞道："休言将军比小李广，便是养由基[春秋时的神射手]也不及神手，真乃是山寨有幸。"

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。众头领再回厅上筵会，到晚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山寨中再备筵席，议定坐次。本是秦明才及花荣，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，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，秦明第六位，刘唐坐了第七位，黄信坐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吕方、郭盛、郑天寿、石勇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，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。

庆贺筵宴已毕，义聚梁山泊。山寨里添造大船屋宇，车辆什物，打造枪刀军器，铠甲头盔，整顿旌[jīng]旗袍袄，弓弩[nǔ]箭矢，准备抵捕官军，不在话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，连夜赶归。当日申牌时候，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。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。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，眼泪暗流。张社长动问道："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归来，如何尊颜有些烦恼，心中为甚不乐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减罪了。"

宋江答道："老叔自说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后，只有一个生身老父殁了，如何不烦恼！"

张社长大笑道："押司真个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才在我这里吃酒了回去，只有半个时辰来去，如何却说这话？"

宋江道:“老叔休要取笑小侄。”便取出家书,教张社长看了:“兄弟宋清明明写道: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歿了,专等我归来奔丧。”

张社长看罢,说道:“呸,哪得这般事!只午时前后和东村王太公在我这里吃酒了去,我如何肯说谎?”

宋江听了,心中疑影,没做道理处。寻思了半晌,只等天晚,别了社长,便奔归家。入得庄门看时,没些动静。庄客见了宋江,都来参拜。宋江便问道:“我父亲和四郎有么?”

庄客道:“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,今得归来,却是欢喜。方才和东村里王社长,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了回来,睡在里面房内。”

宋江听了大惊,撇了短棒,径入草堂上来。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。宋江见了兄弟不戴孝,心中十分大怒,便指着宋清骂道:“你这忤[wǔ]逆畜生,是何道理!父亲见今在堂,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?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,一哭一个昏迷。你做这等不孝之子!”

宋清恰待分说,只见屏风背后转出宋太公来,叫道:“我儿不要焦躁。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,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,因此教宋清只写道我歿了,你便归来得快。我又听得人说,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,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,做个不忠不孝的人,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。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寄书去与你。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,不干四郎之事,你休埋怨他。我恰才在张社长店里回来,睡在房里,听得是你归来了。”

宋江听罢,纳头便拜太公,忧喜相伴。宋江又问父亲道:“不知近日官司如何?已经赦宥[yòu],必然减罪,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。”

宋太公道:“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,多得朱仝[tóng]、雷横的气力,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,再也不曾来勾扰。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?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,已降下一道赦书,应有民间犯了大罪,尽减一等科断,俱已行开各处施行。便是发露到官,也只该个徒流之罪,不道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,却又别作道理。”

宋江又问道:“朱、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?”

宋清说道:“我前日听得说来,这两个都差出去了。朱仝差往东京去,雷横不知差到哪里去了。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摄公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太公道:“我儿远路风尘,且去房里将息几时。”

合家欢喜,不在话下。天色看看将晚,玉兔东生。约有一更时分,庄上人都睡了,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。看时,四下里都是火把,团团围住宋家庄,一片声叫道:“不要走了宋江!”

太公听了,连声叫苦。不因此起,有分教:大江岸上,聚集好汉英雄;闹市丛中,来显忠肝义胆。天罡[gāng]有分皆相会,地煞同心尽协从。

毕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脱身,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筵 [yán]	剿 [jiǎo]	晁 [cháo]	觑 [qù]	恁 [nèn]	赍 [jī]
趱 [zǎn]	钿 [diàn]	戟 [jǐ]	镔 [bīn]	琬 [wǎn]	庚 [gēng]
狻猊 [suān ní]		幡 [fān]	瞍 [sōu]	喏 [rě]	郓 [yùn]
胄 [zhòu]	绷 [bēng]	垆 [lú]	殁 [mò]	札 [zhá]	棹 [zhào]
哴 [liàng]	翎 [líng]	涴 [wò]	旌 [jīng]	弩 [nǔ]	忤 [wǔ]
宥 [yòu]	仝 [tóng]	罡 [gāng]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传说朝廷要来征剿，宋江要大家去梁山泊入伙。中途宋江收到宋清家书，知父病丧，在本乡村口听到老父不死，大骂兄弟写假书信。宋江拜了父亲，当晚即被官兵围定。

第三十六回

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篾[zhēn]曰：

上临之以天鉴，下察之以地祇[①]。
明有王法相继，暗有鬼神相随。
忠直可存于心，喜怒戒之在气。
为不节而亡家，因不廉而失位。
劝君自警平生，可叹可惊可畏。

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头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便是郓[yùn]城县新添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"宋太公！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；若是隐藏不发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"

宋太公道："宋江几时回来？"

赵能道："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

① 祇 [qí]

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说得过！”

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！孩儿便挺身出了官，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。已经赦宥[yòu]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！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，如今暴[突然]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！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，不如出官，免得受这厮腌臜[ā·zā]气。”

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！”

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官司见了，倒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。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务农时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

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[nèn]地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

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。我的罪犯又不该死，今已赦宥，必已减等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官。”

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[手段]赚我入来！”

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。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

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，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。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[为求照顾而行贿的钱]。

当夜，两个都头在宋江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下处。等待天明，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，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，典赡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[shì]酒，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

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，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，“亦且阎婆惜家又没了苦主，只是相公方便他则个。”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出豁他，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杻[chǒu]，只散禁在牢里。

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，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这张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

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拟定得罪犯，将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众人维持下来，都不甚深重。当厅带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

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，置酒相请，管待两个公人，赍[lái]发了些银两与他放宽。教宋江换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上麻鞋。

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："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，鱼米之乡，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奈，我自使四郎来望你，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，正从梁山泊过，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，切不可依随他，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此一节牢记于心。孩儿，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怜见，早得回来，父子团圆，弟兄完聚！"

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嘱付兄弟道："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们忧心。只有父亲年纪高大，我又不能尽人子之道，累被官司缠扰，背井离乡而去。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为我来江州来，弃撇父亲，无人看顾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，见的哪一个不相助，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，有一日归来也。"

宋清洒泪拜辞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

杀人亡命匿[①]家山，暮夜追兵欲避难。
自此便从缧绁[②]去，江州行见展云翰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上路。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家中银两，又因他是个好汉，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，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饭吃，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

宋江对他说道："实不瞒你两个说，我们明日此去，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，闻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来夺我，枉惊了你们。我

① 匿 [nì]　② 缧绁 [léi xiè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，只拣小路里过去，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

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你不说，俺们如何得知。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，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

当夜计议定了。次日，起个五更来打火。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，只从小路里走。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。

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来的不是别人，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，将领着三五十人，便来杀那两个公人。这张千、李万唬做一堆儿，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“兄弟！你要杀谁？”

刘唐道：“哥哥！不杀了这两个男女，等甚么！”

宋江道：“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

两个人只叫得苦：“今番倒不好了！”

刘唐把刀递与宋江，宋江接过，问刘唐道：“你杀公人何意？”

刘唐答道：“奉山上哥哥将令，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，直要来郓城县劫牢，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，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错了路道，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？”

宋江道：“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，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，万劫沉埋。若是如此来挟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”把刀望喉下自刎[wěn]。

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：“哥哥！且慢慢地商量！”就手里夺了刀。

宋江道：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，容我去江州牢城，听候限满回来，那时却得与你们相会。”

刘唐道：“哥哥，小弟这话不敢主张。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，迎迓[yà]哥哥，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。”

宋江道：“我只是这句话，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

小喽啰去报，不多时，只见吴用、花荣两骑马在前，后面数十骑马跟着，飞到面前下马。叙礼罢，花荣便道：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？”

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是甚么话！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动！”

吴学究笑道：“我知兄长的意了。这个容易，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晁[cháo]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腹的话。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，便送登程。”

宋江听了道：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”扶起两个公人来，宋江道：“要他两个放心，宁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”

两个公人道：“全靠押司救命！”

一行人都离了大路，来到芦苇岸边，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，却把山轿教人抬了，直到断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喽啰四下里去报请众头领都来聚会，迎接上山，到聚义厅上相见。晁盖谢道：“自从郓城救了性命，弟兄们到此，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，光辉草寨，恩报无门。”

宋江答道：“小可自从别后，杀死淫妇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，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，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，因此诈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吃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[qù]，不曾重伤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诗曰：

方枷铁锁并临头，坐守行监不少休。
天与英雄逢水浒，劫囚行见出江州。

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？且请少坐。”

两个中间坐了。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都两行坐下，小头目一面斟酒上来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，至白胜把盏下来。

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众位相爱之情！宋江是个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辞。”

晁盖道：“仁兄直如此见怪？虽然贤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他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道得治罪于他。”

宋江道：“哥哥，你这话休题！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，与众位来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，急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付；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怆惶惊恐。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，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，便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虽生何益。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

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

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名宗，本处人称为戴院长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，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

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。就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，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

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！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[xún]阳江，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

宋江道：“天色暄[xuān]热，趁早凉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

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

三个人厮赶着，奔过岭来。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，去那树阴之下挑出一个酒旆[pèi]儿来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去了便走。”

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，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主人家？”

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。

宋江看这汉子时，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赤色虬[1]须乱撒，红丝虎眼睁圆。

揭岭杀人魔祟[2]，酆[3]都催命判官。

那人出来，头上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，看着宋江三个人唱个喏[rě]道："拜揖！客人打多少酒？"

宋江道："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"

那人道："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"

宋江道："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"

那人道："客人休怪说。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方才吃酒。"

宋江道："这个何妨，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欢喜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"

那人道："恁地最好。"

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睃[suō]着，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。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。放下三只大碗，三双箸[zhù]，一面筛酒。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"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。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我只是不信，哪里有这话！"

那卖酒的人笑道："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。我这酒和肉里面，都有了麻药。"

宋江笑道："这个大哥，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"

两个公人道："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"

那人道："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荡来。"

那人荡热了将来，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。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。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下涎[xián]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

宋江跳起来道："你两个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？"向前来扶他，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，麻木了动弹不得。

酒店里那人道："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，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。"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，山崖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。又来把

① 虬 [qiú]　② 祟 [suì]　③ 酆 [fē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。

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解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"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！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，却不是从天降下，赐与我的。"

那人看罢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，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恰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"大哥，哪里去来？"

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"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见到，正不知在哪里担阁了。"

那人道："大哥却是等谁？"

那大汉道："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"

那人问道："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"

那大汉答道："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，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"

那人道："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"

那大汉道："正是此人。"

那人又问道："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"

那大汉道："我本不知。近日有个相识，从济州来，说道：'郓城县宋押司宋江，不知为甚么事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'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过去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；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，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。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，信步踱上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"

那人道："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"

那大汉慌忙问道："三个甚样人？"

那人道："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"

那汉失惊道："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？"

那人应道："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"

那大汉连忙问道："不曾动手么？"

那人答道："方才抱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大汉道:“等我认他一认!”

当下四个人进山崖边人肉作房里,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,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,却又不认得;相他脸上金印,又不分晓。没可寻思处,猛想起道: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,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

那人道: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,见了一锭大银,尚有若干散碎银两。解开文书袋来,看了差批,众人只叫得“惭愧”。

那大汉便道: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,早是不曾动手,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。”正是:

冤仇还报难回避,机会遭逢莫远图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那大汉便叫那人:“快讨解药来,先救起我哥哥。”

那人也慌了,连忙调了解药,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,先开了枷,扶将起来,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,那大汉扶住着,渐渐醒来,光着眼,看了众人立在面前,又不认得。

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,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:“是谁?我不是梦中么?”

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答礼道:“两位大哥请起。这里正是哪里?不敢动问二位高姓?”

那大汉道:“小弟姓李名俊,祖贯庐州人氏。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,能识水性,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。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,只靠做私商道路,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。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,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,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;大江中伏得水,驾得船,是弟兄两个: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,一个叫做翻江蜃[shèn]童猛。”

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问道:“却才麻翻了宋江,如何却知我姓名?”

李俊道:“小弟有个相识,近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,说道哥哥大名,为事发在江州牢城来。李俊未得拜识尊颜,往常思念,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,只为缘分浅薄,不能勾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,必从这里经过。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,不见来。今日无心,天幸使令李俊同两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吃，遇见李立，说将起来。因此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了，却又不认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才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问仁兄，闻知在郓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

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四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”

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。此间如何住得！”

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，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。”

李立连忙叫了火家，已都归来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。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厮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对宋江说道：“此间店里恁么好酒，我们又吃不多，便恁醉了！记着他家，我们回来还在这里买吃。”众人听了都笑。

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，送出包裹，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，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两个公人下岭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备酒食，殷勤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住家里。

过了数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赍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

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人烟辏[còu]集，市井喧哗。正来到市镇上，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也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。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枪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彩道：“好枪棒拳脚！”

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开呵道：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。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重膏，当下取赎[shú]；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，赍发咱家，休教空过了盘子。”

那教头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高抬贵

手！”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

宋江见他惶恐，掠了两遭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。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

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呵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！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颠倒赍发五两白银！正是：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，只向青楼买笑歌。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。’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，自家拜揖，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。”

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值得几多，不须致谢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，抢近前来，大喝道：“兀那厮是甚么鸟汉！哪里来的囚徒，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教头这厮，哪里学得这些枪棒，来我这里逞强！俺已都分付了众人，不许赍发他，如何敢来出尖[出人头地、异乎寻常，这里还有特别出风头的意思]！”搦[nuò]着双拳来打宋江。

不因此起处相争，有分教：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搅海苍龙的好汉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伙巴山猛虎的英雄。直教杀人路口人头滚，聚义场中热血流。

毕竟来打宋江的是甚么样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箴 [zhēn]	祇 [qí]	郓 [yùn]	宥 [yòu]	腌臢 [ā·za]	
恁 [nèn]	恃 [shì]	杻 [chǒu]	赍 [jī]	匿 [nì]	
缧绁 [léi xiè]		刎 [wěn]	迓 [yà]	晁 [cháo]	觑 [qù]
浔 [xún]	暄 [xuān]	旆 [pèi]	虬 [qiú]	祟 [suì]	酆 [fēng]
喏 [rě]	睃 [suō]	箸 [zhù]	涎 [xián]	蜃 [shèn]	辏 [còu]
赎 [shú]	搦 [nuò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主动就缚，被刺配江州牢城。中途被刘唐截住，宋江借刀自刎，不愿落草。揭阳岭在李立酒店被蒙汗酒麻翻，李俊赶来相救，李立劝他不要去江州，宋江不肯。揭阳镇上资助卖膏药的教头，被一大汉所打。

第三十七回

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[1]阳江

诗曰：

壮士当场展艺能，虎驰熊扑实堪惊。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花借阳和发育荣。
江上不来生李俊，牢城难免宋公明。
谁知颠沛存亡际，翻使洪涛纵巨鲸。

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赏[jǐn]发了那个教师，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这条大汉，搦[nuò]起双拳来打宋江。众人看那大汉时，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花盖膀双龙捧项，锦包肚二鬼争环。
浔阳岸英雄豪杰，但到处便没遮拦。

那大汉睁着眼喝道："这厮哪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！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"

① 浔 [xú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应道:“我自赏他银两,却干你甚事?”

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:“你这贼配军,敢回我话!”

宋江说道: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?”

那大汉提起双拳劈脸打来,宋江躲个过,那大汉又追入一步来。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,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,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,一只手提住腰胯,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,踉跄一跤,颠翻在地。

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,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。两个公人劝住教头。那大汉从地上扒将起来,看了宋江和教头,说道:“使得使不得,教你两个不要慌!”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请问:“教头高姓?何处人氏?”

教头答道: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,姓薛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,为因恶了同僚,不得升用,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。江湖上但唤小人病大虫薛永。不敢拜问恩官高姓大名?”

宋江道:“小可姓宋名江,祖贯郓[yùn]城县人氏。”

薛永道: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?”

宋江道:“小可便是,何足道哉!”

薛永听罢,便拜道:“闻名不如见面,见面胜似闻名。”

宋江连忙扶住道:“少叙三杯如何?”

薛永道:“好,正要拜识尊颜,小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,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。

只见酒家说道:“酒肉自有,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

宋江问道:“缘何不卖与我们吃?”

酒家道:“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,已使人分付了:若是卖与你们吃时,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。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,谁敢不听他说!”

宋江道:“既然恁[nèn]地,我们去休。那厮必然要来寻闹。”

薛永道: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,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

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,相辞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,又自去一处吃酒,那店家说道:“小郎已自都分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！你枉走，干自费力，不济事，他尽着人分付了。”

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则声不得。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话说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“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

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晚。但见：

暮烟迷远岫[xiù]，寒雾锁长空。群星拱皓月争辉，绿水共青山斗碧。疏林古寺，数声钟韵悠扬；小浦渔舟，几点残灯明灭。枝上子规啼夜月，园中粉蝶宿花丛。

宋江和两个公人见天色晚了，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。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哪里去宿是好？”

只见远远地小路上，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火明处，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

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，又不在正路上。”

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，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！”

三个人当时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宋江看那庄院时，但见：

前临村坞[wù]，后倚高冈。数行杨柳绿舍烟，百顷桑麻青带雨。高陇上牛羊成阵，芳塘中鹅鸭成群。正是：家有稻粱鸡犬饱，架多书籍子孙贤。

当晚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。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？”

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“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，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

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，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

庄客入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，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个歇定了；取三份饭食羹汤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

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"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"

宋江道："说得是。"

当时依允，去了行枷，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，看见星光满天，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"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，留俺们歇这一夜。"

正说间，听得庄里有人点火把，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"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，件件都要自来照管，这早晚也未曾去睡，一地里亲自点看。"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："开庄门！"

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，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"那个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"

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"小郎，你哪里去来？和甚人厮打？日晚了，拖枪拽棒！"

那大汉道："阿爹不知。哥哥在家里么？"

太公道："你哥哥吃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"

那汉道："我自去叫他起来，我和他赶人。"

太公道："你又和谁合口[口角]？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，又是杀人放火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"

那汉道："阿爹你不知，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，叵[pǒ]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撇呵卖药，教使枪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，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不知哪里走出一个囚徒来，那厮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我正要打那厮，堪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，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存身处。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，尽气力打了一顿，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。明日送去江边，捆做一块抛在江里，出那口鸟气！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哪里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来，分投赶去，捉拿这厮。”

太公道：“我儿，休恁地短命相！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干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伤重，快依我口便罢休。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？又是去害人性命。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，半夜三更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，你也积些阴德。”

那汉不顾太公说，拿着朴刀，径入庄内去了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

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！我们只宜走了好，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吃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肯说破，庄客如何敢瞒，难以遮盖。”

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的是。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。”

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大路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。”

两个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，三个人便趁星月之下，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慌不择路，走了一个更次，望见前面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浪滚，正是来到浔阳江边。有诗为证：

撞入天罗地网来，宋江时蹇[1]实堪哀。
才离黑煞凶神难，又遇丧门白虎灾。

只听得背后大叫：“贼配军休走！”

火把乱明，风吹胡哨赶将来。宋江只叫得苦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！”

三人躲在芦苇丛中，望后面时，那火把渐近。三人心里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尽头，早到地尽处。定目一观，看见大江拦截，侧边又是条阔港。宋江仰天叹道：“早知如此的苦，悔莫先知，只在梁山泊也罢。谁想直断送在这里，丧了残生！”

后面的正吹风胡哨赶来，前面又被大江阻当，宋江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芦苇丛中，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：“梢公，且

① 蹇 [jiǎn]

把船来救我们三个，俺与你十两银子。”

那梢公在船上问道：“你三个是甚么人，却走在这里来？”

宋江道：“背后有强人打劫，我们一昧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，我与你些银两。”

那梢公听得多与银两，把船便放拢来到岸边。三个连忙跳下船去，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，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捵[tiǎn，撑、推]开了船。那梢公一头搭上橹，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，心里暗喜欢，把橹一摇，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。

岸上那伙赶来的人，早赶到滩头，有十数个火把。为头两个大汉，各挺着一条朴刀，随从有二十余人，各执枪棒，口里叫道：“你那梢公，快摇船拢来！”

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，说道：“梢公，却是不要拢船！我们自多与你些银子相谢。”

那梢公点头，只不应岸上的人，把船望水上咿咿哑哑摇将去。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：“你那梢公不摇拢船来，教你都死！”

那梢公冷笑几声，也不应。岸上那伙人又叫道：“你是哪个梢公，直恁大胆不摇拢来？”

那梢公冷笑应道：“老爷叫做张梢公，你不要咬我鸟！”

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说道：“原来是张大哥！你见我弟兄两个么？”

那梢公应道：“我又不瞎，做甚么不见你！”

那长汉道：“你既见我时，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

那梢公道：“有话明朝来说，趁船的要去得紧。”

那长汉道：“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！”

那梢公道：“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，衣食父母，请他归去吃碗板刀面了来。”

那长汉道：“你且摇拢来，和你商量。”

那梢公又道：“我的衣饭，倒摇拢来把与你，倒乐意！”

那长汉道：“张大哥，不是这般说。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，你且拢来！”

那梢公一头摇橹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，却是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摇拢来，倒吃你接了去。你两个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见！”

宋江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：“也难得这个梢公，救了我们三个性命，又与他分说。不要忘了他恩德！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！”

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，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，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。宋江道：“惭愧！正是好人相逢，恶人远离。且得脱了这场灾难！”

只见那梢公摇着橹，口里唱起湖州歌来。唱道：

“老爷生长在江边，不怕官司不怕天。

昨夜华光来趁我，临行夺下一金砖。”

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，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道：“他是唱耍。”

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，只见那梢公放下橹，说道：“你这个撮鸟，两个公人，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，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！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？却是要吃馄饨[hún·tun]？”

宋江道：“家长休要取笑，怎地唤做板刀面？怎地是馄饨？”

那梢公睁着眼道：“老爷和你耍甚鸟！若还要吃板刀面时，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[huáng]板底下，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个，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。你若要吃馄饨时，你三个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！”

宋江听罢，扯定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正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”

那梢公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话！”

宋江答道：“梢公不知，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。你如何可怜见，饶了我三个！”

那梢公喝道：“你说甚么闲话，饶你三个？我半个也不饶你！老爷唤做有名的狗脸张爹爹，来也不认得爷，去也不认得娘！你便都闭了鸟嘴，快下水里去！”

宋江又求告道：“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，尽数与你，只饶了我三人性命！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梢公便去艎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，大喝道："你三个要怎地？"

宋江仰天叹道："为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责，连累了你两个！"

那两个公人也扯住宋江道："押司，罢，罢！我们三个一处死休！"

那梢公又喝道："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，便跳下江里去！跳便跳，不跳时，老爷便剁下水里去！"

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恰待要跳水，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，宋江探头看时，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摇将下来。船上有三个人：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；梢头两个后生，摇着两把快橹。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："前面是甚么梢公，敢在当港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！"

这船梢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"原来却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谁来！大哥又去做买卖？只是不曾带挈[qiè]兄弟。"

大汉道："是张大哥。你在这里又弄得一手，船里甚么行货？有些油水么？"

梢公答道："教你得知好笑。我这几日没道路，又赌输了，没一文。正在沙滩上闷坐，岸上一伙人赶这三头行货来我船里，却是鸟两个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哪里人。他说道迭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赶来的岸上那伙人，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定要讨他。我见有些油水吃，我不还他。"

船上那大汉道："咄！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"

宋江听得声音厮熟，便舱里叫道："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！"

那大汉失惊道："真个是我哥哥！早不做出来！"

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，那立在船头上的大汉，不是别人，正是：

家住浔阳江浦上，最称豪杰英雄。眉浓眼大面皮红。髭须垂铁线，语话若铜钟。凛凛身躯长八尺，能挥利剑霜锋。冲波跃浪立奇功。庐州生李俊，绰号混江龙。

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；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是翻江蜃[shèn]童猛。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过船来，口里叫苦道："哥哥惊恐！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！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[zhào]船出来江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！"

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方才问道："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"

李俊道："可知是哩！"

那梢公便拜道："我那爷！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争些儿伤了仁兄！"

宋江问李俊道："这个好汉是谁？高姓何名？"

李俊道："哥哥不知，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原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姓张名横，绰号船火儿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。"

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当时两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，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道："兄弟，我常和你说：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。今日你可仔细认看。"

张横扑翻身，又在沙滩上拜道："望哥哥恕兄弟罪过！"

宋江看那张横时，但见：

七尺身躯三角眼，黄髯赤发红睛。浔阳江上有声名。冲波如水怪，跃浪似飞鲸。恶水狂风都不惧，蛟龙见处魂惊。天差列宿害生灵。小孤山下住，船火号张横。

那梢公船火儿张横拜罢，问道："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？"

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，今来迭配江州。张横听了说道："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，长的便是小弟；我有个兄弟，却又了得，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伏[fú，在水里游]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因此人起他一个名，唤做浪里白跳张顺。当初我弟兄两个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"

宋江道："愿闻则个。"

张横道："我弟兄两个，但赌输了时，我便先驾一只船，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，贪省贯百钱的，又要快，便来下我船。等船里都坐满了，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，背着一个大包，也来趁船。我把船摇到半江里，歇了橹，抛了钉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讨船钱。本合五百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足钱一个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贯。却先问兄弟讨起，教他假意不肯还我，我便把他来起手[开刀]，一手揪住他头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扑同地撺下江里。排头儿定要三贯。一个个都惊得呆了，把出来不迭。都敛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。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，等没了人，却与兄弟分钱去赌。那时我两个只靠这件道路过日。”

宋江道：“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。”

李俊等都笑起来。张横又道：“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。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些私商[这里指做强盗，劫财害命]，兄弟张顺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时，小弟寄一封书去，只是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

李俊道：“我们都去村里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。”

留下童威、童猛看了船。三个人跟了李俊、张横，五个人投村里来。走不过半里路，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。张横说道：“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。”

李俊道：“你说兀谁弟兄两个？”

张横道：“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。”

李俊道：“一发叫他两个来拜见哥哥。”

宋江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！他两个赶着要捉我。”

李俊道：“仁兄放心，他弟兄不知是哥哥，他亦是我们一路人。”

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声，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面前。看见李俊、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，那弟兄二人大惊道：“二位大哥却如何与这三人厮熟？”

李俊大笑道：“你道他兀谁？”

那二人道：“便是不认得。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，灭俺镇上威风，正待要捉他。”

李俊道：“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，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公明哥哥。你两个还不快拜！”

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！不期今日方得相会。却才甚是冒渎[dú]，犯伤了哥哥，望乞怜悯恕罪！”

宋江扶起二位道：“壮士，愿求大名。”

李俊便道：“这弟兄两个富户，是此间人，姓穆名弘，绰号没遮拦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兄弟穆春，唤做小遮拦。是揭阳镇上一霸。我这里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发说与哥哥知道。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一霸；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、张顺两个一霸：以此谓之三霸。”

宋江答道：“我们如何省得！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还了薛永。”

穆弘笑道：“便是使枪棒的那厮？哥哥放心。”随即便教兄弟穆春：“去取来还哥哥。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。”

李俊说道：“最好，最好。便到你庄上去。”

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，就请童威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；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，置办酒食，杀羊宰猪，整理筵宴。一行众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庄上来。

却好五更天气，都到庄里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，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。宋江看那穆弘时，端的好表人物。但见：

面似银盆身似玉，头圆眼细眉单。威风凛凛逼人寒。灵官离斗府，佑圣下天关。武艺高强心胆大，阵前不肯空还。攻城野战夺旗幡[fān]。穆弘真壮士，人号没遮拦。

宋江与穆太公对坐说话。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，一处相会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。当日众人在席上，所说各自经过的许多事务，至晚都留在庄上宿歇。

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哪里肯放，把众人都留庄上，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，观看揭阳市村景一遭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违了限次[期限]，坚意要行。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，当日做个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来，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，临行分付薛永：“且在穆弘处住几时，却来江州，再得相会。”

穆弘道：“哥哥但请放心，我这里自看顾他。”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。

临动身，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，央宋江付与张顺。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。穆弘叫只船来，取过先头行李下船，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饯行。当下众人洒泪而别。李俊、张横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童威、童猛一行，都回穆家庄，分

别各自回家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，投江州来。这梢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风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依前带上行枷，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，正直府尹升厅。

原来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双名德章，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。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盛，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。

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。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"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"

两个公人告道："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湿坏了。"

知府道："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。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"

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帖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，来酒店里买酒吃。宋江取三两来银子，与了江州府公人。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、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

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万谢，相辞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"我们虽是吃了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"

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

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[měi]人情。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；管营处又自加倍送银两并人事[托请应酬]；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，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，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

少刻，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参见。管营已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"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：先皇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须先吃一百杀威棒。左右，与我捉去背起来。"

宋江告道："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"

管营道："这汉端的似有病的。不见他面黄肌瘦，有些病症？且与他权行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出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"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

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与他庆贺。

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与众人回礼。不时间又请差拨、牌头递杯，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。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自落的结识他们。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

自古道：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"贤兄，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？今已一旬之上了，他明日下来时，须不好看，连我们也无面目。"

宋江道："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不与他，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。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！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"

差拨道："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语高低，吃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。"

宋江道："兄长由他。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得；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"

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"节级下在这里了，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'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！'"

差拨道："我说是么！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。"

宋江笑道："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说话，容日再会。"

差拨也起身道："我们不要见他。"

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自来点视厅上见这节级。那差拨也自去了。

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，有分教：江州城里，翻为虎窟狼窝；十字街头，变作尸山血海。直教撞破天罗归水浒，掀开地网上梁山。

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地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浔 [xún]　赍 [jī]　搦 [nuò]　郓 [yùn]　恁 [nèn]　岫 [xiù]
坞 [wù]　叵 [pǒ]　蹇 [jiǎn]　捵 [tiǎn]　馄饨 [hún·tun]
艎 [huáng]　挈 [qiè]　摄 [shèn]　棹 [zhào]　浒 [fù]　渎 [dú]
幡 [fān]　浼 [mě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张横救宋江过浔阳江，在江心几乎被谋财害命，李俊赶来相救。与揭阳一霸穆弘、穆春相见。宋江来江州府，蔡九知府（蔡太师第九子）当厅。管营着宋江做了抄写文案的人。

第三十八回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诗曰：

心安茅屋稳，性定菜羹香。世味薄方好，人情淡最长。
因人成事业，避难遇豪强。他日梁山泊，高名四海扬。

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，出抄事房来，到点视厅上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高声喝道："哪个是新配到囚徒？"

牌头指着宋江道："这个便是。"

那节级便骂道："你这矮黑杀才！倚仗谁的势要，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"

宋江道："人情，人情，在人情愿。你如何逼取人财，好小哉相！"

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骂："贼配军，安敢如此无礼，颠倒说我小哉！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，且打这厮一百讯棍！"

两边营里众人，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，拿起讯棍，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"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"

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

那人大喝道:“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,轻咳嗽便是罪过!”

宋江道:“你便寻我过失,也不计利害,也不到的该死。”

那人怒道:“你说不该死,我要结果你也不难,只似打杀一个苍蝇。”

宋江冷笑道: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,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?”

那人听了这声,慌忙丢了手中讯棍,便问道:“你说甚么?”

宋江又答道:“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,你问我怎地?”

那人慌了手脚,拖住宋江问道:“足下高姓?你正是谁?哪里得这话来?”

宋江笑道:“小可便是山东郓[yùn]城县宋江。”

那人听了大惊,连忙作揖,说道: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。”

宋江道:“何足挂齿。”

那人便道:“兄长,此间不是说话处,未敢下拜。同往城里叙怀,请兄长便行。”

宋江道:“好。节级少待,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,取了吴用的书,自带了银两出来,锁上房门,分付牌头看管,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内,奔入江州城里来,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。那人问道:“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?”

宋江怀中取出书来,递与那人。那人拆开封皮,从头读了,藏在袖内,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礼道:“适间言语冲撞,休怪,休怪!”

那人道:“小弟只听得说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。往常时,但是发来的配军,常例送银五两。今番已经十数日不见送来,今日是个闲暇日头,因此下来取讨,不想却是仁兄。恰才在营内,甚是言语冒渎[dú]了哥哥,万望恕罪。”

宋江道:“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,又不知足下住处,亦无因入城,特地只等尊兄下来,要与足下相会一面,以此耽误日久。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,只想尊兄必是自来,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见,以慰平生之愿。”

说话的,那人是谁?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。那时故宋时，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“家长”，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“院长”。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：但出路时，赍[jī]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[一种画有神佛图像的纸]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神行法来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。更看他生的如何？但见：

面阔唇方神眼突，瘦长清秀身材。皂纱巾畔翠花开。黄旗书令字，红串映宣牌。两只脚行千里路，罗衫常惹尘埃。程途八百去还来。神行真太保，院长戴宗才。

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，戴宗、宋江俱各大喜。两个坐在阁子里，叫那卖酒的过来，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，就酒楼上两个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，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，告诉了一遍。

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饮得两杯酒过，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：“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，没奈何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

戴宗问道：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？”

过卖道：“便是如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

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，我只道是甚么人。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

戴宗便起身下去，不多时引了那个人上楼来。宋江看见了吃一惊。看那人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黑熊般一身粗肉，铁牛似遍体顽皮。交加一字赤黄眉，双眼赤丝乱系。怒发浑如铁刷，狰狞好似狻猊[suān ní]。天蓬恶煞下云梯。李逵真勇悍，人号铁牛儿。

宋江见了那人，便问戴宗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谁？”

戴宗道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名逵。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。本身一个异名，唤做黑旋风李逵。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[yòu]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为因酒性不好，多人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及会拳棍。见今在此牢里勾当[做事]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逵看着宋江，问戴宗道："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"

戴宗对宋江笑道："押司，你看这厮恁[nèn]么粗卤，全不识些体面！"

李逵便道："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卤？"

戴宗道："兄弟，你便请问'这位官人是谁'便好，你倒却说'这黑汉子是谁'，这不是粗卤，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说知，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"

李逵道："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"

戴宗喝道："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唤，全不识些高低！兀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！"

李逵道："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鸟。节级哥哥不要瞒我拜了，你却笑我。"

宋江便道："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"

李逵拍手叫道："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说些个，也教铁牛欢喜！"扑翻身躯便拜。

宋江连忙答礼，说道："壮士大哥请坐。"

戴宗道："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"

李逵道："不奈烦小盏吃，换个大碗来筛。"

宋江便问道："恰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"

李逵道："我有一锭大银，解[这里作抵押、典当解释]了十两小银使用了。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，去赎[shú]那大银出来，便还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[pǒ]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，却待要和那厮放对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"

宋江道："只用十两银子去取，再要利钱么？"

李逵道："利钱已有在这里了，只要十两本钱去讨。"

宋江听罢，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把与李逵，说道："大哥，你将去赎来用度。"

戴宗要阻当时，宋江已把出来了。李逵接得银子，便道："却是好也！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。赎了银子，便来送还，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"

宋江道："且坐一坐，吃几碗了去。"

李逵道："我去了便来。"推开帘子，下楼去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道："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。恰才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"

宋江道："却是为何，尊兄说这话？"

戴宗道："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贪酒好赌。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！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。他慌忙出门，必是去赌。若还赢得时，便有的送来还哥哥；若是输了时，哪里讨这十两银来拜还兄长。戴宗面上须不好看。"

宋江笑道："院长尊兄，何必见外。量这些银两，何足挂齿，由他去赌输了罢。若要用时，再送些与他使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"

戴宗道："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吃醉了时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。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专一路见不平，好打强的人，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"有诗为证：

天性由来太恶粗，江州人号李凶徒。
他时大展屠龙手，始识人中大丈夫。

宋江道："俺们再饮两杯，却去城外闲玩一遭。"

戴宗道："小弟也正忘了，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。"

宋江道："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，如此最好。"

且不说两个再饮酒，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，寻思道："难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银子，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。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，没一文做好汉请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，且将去赌一赌，倘或赢得几贯钱来，请他一请也好看。"

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，便去场上，将这十两银子撇在地下，叫道："把头钱过来我博。"

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，便道："大哥，且歇这一博，下来便是你博。"

李逵道："我要先赌这一博。"

小张乙道："你便傍猜也好。"

李逵道："我不傍猜，只要博这一博。五两银子做一注。"

有那一般赌的，却待要博，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[一种赌具]来，便叫道："我博兀谁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小张乙道："便博我五两银子。"

李逵叫一声，肐[gē]膊[dā]的博一个叉[头钱全是正面]，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。李逵叫道："我的银子是十两！"

小张乙道："你再博我五两快，便还了你这锭银子。"

李逵又拿起头钱，叫声："快[头钱全是背面]！"肐膊的又博个叉。

小张乙笑道："我教你休抢头钱，且歇一博，不听我口。如今一连博了两个叉。"

李逵道："我这银子是别人的。"

小张乙道："遮莫是谁的，也不济事了。你既输了，却说甚么！"

李逵道："没奈何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"

小张乙道："说甚么闲话！自古赌钱场上无父子，你明明地输了，如何倒来革争！"

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"你们还我也不还？"

小张乙道："李大哥，你闲常最赌的直，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[出息]？"

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掳了银子，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说道："老爷闲常赌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。"

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，一发齐上，要夺那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，便出到门前。把门的问道："大郎哪里去？"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门便走。

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，都只在门前叫道："李大哥，你恁地没道理，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！"只在门前叫喊，没一个敢近前来讨。

李逵正走之时，只见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臂喝道："你这厮如何却抢掳别人财物？"

李逵口里应道："干你鸟事！"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

李逵见了，惶恐满面，便道："哥哥休怪！铁牛闲常只是赌直，今日不想输了哥哥的银子，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听了大笑道："贤弟但要银子使用，只顾来问我讨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把来还他。"

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，都付与他。小张乙接过来说道："二位官人在上：小人只拿了自己的，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的记了冤仇。"

宋江道："你只顾将去，不要记怀。"

小张乙哪里肯。宋江便道："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？"

小张乙道："讨头的，拾钱的，和那把门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"

宋江道："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。兄弟自不敢来了，我自着他去。"

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了回去。宋江道："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"

戴宗道："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[zhuó]三杯，就观江景。"有诗为证：

白傅高风世莫加，画船秋水听琵琶。
欲舒老眼求陈迹，孤鹜[①]齐飞带落霞。

宋江道："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。"

戴宗道："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"

宋江道："恁地时却好。"

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浔[xún]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，有十数副座头。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，让宋江坐了头位。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

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。酒保取过两樽[zūn]玉壶春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开了泥头[泥封酒坛的封口]。宋江纵目一观，看那江上景致时，端的是景致非常。但见：

云外遥山耸翠，江边远水翻银。隐隐沙汀[tīng]，飞起几行鸥鹭[lù]；悠悠别浦，撑回数只渔舟。红蓼滩头，白发公垂钩下钓；黄芦岸口，青髻童牧犊[dú]骑牛。翻翻雪浪拍长空，拂拂凉风吹水面。紫霄峰上接穹苍，琵琶亭畔临江岸。四围空阔，八面玲珑。栏杆影浸玻

① 鹜 [w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璃，窗外光浮玉壁。昔日乐天声价重，当年司马泪痕多。

当时三人坐下，李逵便道："酒把大碗来筛，不奈烦小盏价吃。"

戴宗喝道："兄弟好村！你不要做声，只顾吃酒便了。"

宋江分付酒保道："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"

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来，放在李逵面前，一面筛酒，一面铺下肴馔。李逵笑道："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说不差了！便知我兄弟的性格！结拜得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！"

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吃，便问戴宗道："这里有好鲜鱼么？"

戴宗笑道："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。此间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！"

宋江道："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。"

戴宗便唤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顷刻造了汤来，宋江看见道："美食不如美器。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皿。"拿起箸[zhù]来，相劝戴宗、李逵吃，自也吃了些鱼，呷[xiā]了几口汤汁。

李逵也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和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看见忍笑不住，再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吃了。戴宗道："兄长，已定这鱼腌了，不中仁兄吃。"

宋江道："便是不才酒后，只爱口鲜鱼汤吃。这个鱼真是不甚好。"

戴宗应道："便是小弟也吃不得，是腌的，不中吃。"

李逵嚼了自碗里鱼，便道："两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们吃了。"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，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来分付道："我这大哥，想是肚饥。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。"

酒保道："小人这里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"

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"你又做甚么？"

李逵应道："叵耐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吃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酒保道:“小人问一声,也不多话!”

宋江道:“你去只顾切来,我自还钱。”

酒保忍气吞声,去切了二斤羊肉,做一盘将来,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见了,也不谦让,大把价挝来,只顾吃,拈指间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:“壮哉,真好汉也!”

李逵道: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,吃肉不强似吃鱼!”

戴宗叫酒保来问道:“却才鱼汤,家生甚是整齐,鱼却腌了,不中吃。别有甚好鲜鱼时,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

酒保答道:“不敢瞒院长说,这鱼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,还在船内,等鱼牙主人不来,未曾敢卖动,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

李逵跳起来道: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。”

戴宗道:“你休去,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。”

李逵道:“船上打鱼的,不敢不与我,值得甚么!”

戴宗拦当不住,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对宋江说道:“兄长,休怪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,全没些个体面,羞辱杀人!”

宋江道:“他生性是恁的,如何教他改得!我到敬他真实不假。”

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。诗曰:

溢[1]内烟景出尘寰[2],江上峰峦拥髻鬟[3]。
明月琵琶人不见,黄芦苦竹暮潮还。

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,见那渔船一字排着,约有八九十只,都缆系在绿杨树下。船上渔人,有斜枕着船梢睡的,有在船头上结网的,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,一轮红日将及沉西,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,喝一声道:“你们船上活鱼,把两尾来与我。”

那渔人应道:“我们等不见鱼牙主人来,不敢开舱。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

李逵道:“等甚么鸟主人!先把两尾鱼来与我。”

那渔人又答道:“纸也未曾烧,如何敢开舱?哪里先拿鱼与你!”

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,便跳上一只船去,渔人哪里拦当得住。李

① 溢 [pén]　② 寰 [huán]　③ 鬟 [huán]

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顾便把竹笆篾[miè]一拔，渔人在岸上只叫得："罢了！"

李逵伸手去艎[huáng]板底下一绞摸时，哪里有一个鱼在里面。原来那大江里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，却把竹笆篾拦住，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鱼，因此江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，去拔那竹篾。

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[gāo]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捎儿，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驾，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拿两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，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。

正热闹里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。众人看见，叫道："主人来了！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！"

那人道："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？"

众人把手指道："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！"

那人抢将过去，喝道："你这厮吃了豹子心，大虫胆，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！"

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纪，三柳掩口黑髯，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鬏[jiǎo]儿，上穿一领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绢搭膊，下面青白袅脚多耳麻鞋，手里提条行秤。

那人正来卖鱼，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，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，赶上前来，大喝道："你这厮要打谁！"

李逵也不回话，抡过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抢入去，早夺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，怎敌得李逵水牛般气力，直推将开去，不能够拢身。那人便望肋下躅[zhú]得几拳，李逵哪里着在意里。那人又飞起脚来踢，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，提起铁锤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挣扎！

李逵正打哩，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，一个人便来帮住手，喝道："使不得！使不得！"

李逵回头看时，却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脱身，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道烟走了。戴宗埋冤李逵道:“我教你休来讨鱼,又在这里和人厮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,你不去偿命坐牢!”

李逵应道:“你怕我连累你,我自打死了一个,我自去承当!”

宋江便道:“兄弟休要论口,坏了义气。拿了布衫,且去吃酒。”

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,搭在胳膊上,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数步,只听的背后有人叫骂道:“黑杀才!今番来和你见个输赢!”

李逵回转头来看时,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,匾扎起一条水裩[kūn]儿,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,头上除了巾帻[zé],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鬠儿来,在江边独自一个,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赶将来,口里大骂道:“千刀万剐[guǎ]的黑杀才!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,走的不是好男子!”

李逵听了大怒,吼了一声,撇了布衫,抢转身来。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,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,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:“好汉便上岸来。”

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[shuò],撩拨得李逵火起,托地跳在船上。说时迟,那时快,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,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,双脚一蹬,那只渔船一似狂风飘败叶,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

李逵虽然也识得水,却不甚高,当时慌了手脚。那人也不叫骂,撇了竹篙,叫声:“你来!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赢!”便把李逵胳膊拿住,口里说道:“且不和你厮打,先教你吃些水。”

两只脚把船只一晃,船底朝天,英雄落水,两个好汉扑桶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、戴宗急赶至岸边,那只船已翻在江里,两个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树下看,都道:“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,便挣扎得性命,也吃了一肚皮水。”

宋江、戴宗在岸边看时,只见江面开处,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,又淹将下去。两个正在江心里面,清波碧浪中间,一个显浑身黑肉,一个露遍体霜肤。两个打做一团,绞做一块。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贪看,没一个不喝彩。论这两个好汉时,但见:

一个是沂水县成精异物,一个是小孤山作怪妖魔。这个似酥团结就肌肤,那个如炭屑凑成皮肉。一个是色依壬[rén]癸[guǐ],一个体按庚[gēng]辛。那个如三冬瑞雪重铺,这个似半夜阴云轻罩。一个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灵官白蛇托化，一个是赵元帅黑虎投胎。这个似万万锤打就银人，那个如千千火炼成铁汉。一个是五台山银牙白象，一个是九曲河铁甲老龙。这个如布漆罗汉显神通，那个似玉碾金刚施勇猛。一个盘旋良久，汗流遍体迸真珠；一个揪扯多时，水浸浑身倾墨汁。那个学华光藏教主，向碧波深处现形骸[hái]；这个像黑煞天神，在雪浪堆中呈面目。正是玉龙搅暗天边日，黑鬼掀开水底天。

当时宋江、戴宗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来，又纳下去，何止淹了数十遭。宋江见李逵吃亏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问众人道："这白大汉是谁？"

有认得的说道："这个好汉便是本处卖鱼主人，唤做张顺。"

宋江听得猛省道："莫不是绰号浪里白跳的张顺？"

众人道："正是，正是！"

宋江对戴宗说道："我有他哥哥张横的家书在营里。"

戴宗听了，便向岸边高声叫道："张二哥不要动手，有你令兄张横家书在此。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，你且饶了他，上岸来说话。"

张顺在江心里见是戴宗叫他，却也如常认得，便放了李逵几分，早到岸边，扒上岸来，看着戴宗，唱个喏[rě]道："院长，休怪小人无礼！"

戴宗道："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，却教你相会一个人。"

张顺再跳下水里，赶将开去。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价挣扎浮[fú]水，张顺早泅到分际，带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，那水浸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脐下，摆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看的人个个喝彩。

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张顺、李逵都到岸下，各自扒将起来。戴宗见李逵喘做一团，口里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"且都请你们到琵琶亭上说话。"

张顺讨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，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坐下。戴宗便对张顺道："二哥，你认得我么？"

张顺道："小人自识得院长。只是无缘，不曾拜会。"

戴宗指着李逵问张顺道："足下日常曾认得他么？今日倒冲撞了你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顺道:“小人如何不认的李大哥,只是不曾交手。”

李逵道:“你也淹得我够了。”

张顺道:“你也打得好了。”

李逵道:“恁么,便和你两折过了。”

戴宗道:“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:不打不成相识。”

李逵道:“你路上休撞着我。”

张顺道:“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。”

四人都笑起来,大家唱个无礼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对张顺道:“二哥,你曾认得这位兄长么?”

张顺看了道:“小人却不认得,这里亦不曾见。”

李逵跳起身来道: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”

张顺道:“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?”

戴宗道: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

张顺纳头便拜道:“久闻大名,不想今日得会。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,扶危济困,仗义疏财。”

宋江答道:“量小可何足道哉!前日来时,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里,住了几日。后在浔阳江上,因穆弘相会,得遇令兄张横,修了一封家书寄来与足下,放在营内,不曾带得来。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吃三杯,就观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鲜鱼汤醒酒,怎当的他定要来讨鱼,我两个阻他不住。只听得江岸上发喊热闹,叫酒保看时,说道:‘是黑大汉和人厮打。’我两个急急走来解劝,不想却与壮士相会。今日得遇三位,岂非天幸。且请同坐,菜酌三杯。”再唤酒保重整杯盘,再备肴馔。

张顺道:“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,兄弟去取几尾来。”

宋江道:“最好。依例纳钱。”

张顺道:“既然得遇仁兄,事非偶然。兄长何故见外,如此说钱!”

李逵道:“我和你去讨。”

戴宗喝道:“又来了!你还吃的水不快活!”

张顺笑将起来,绾[wǎn]了李逵手说道:“我今番和你去讨鱼,看别人怎地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两个下琵琶亭来，到得江边，张顺略哨一声，只见江面上渔船都撑拢来到岸边。

张顺问道："哪个船里有金色鲤鱼？"

只见这个应道："我船上来。"

那个应道："我船里有。"

一霎时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。张顺选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条穿了，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。张顺自点了行贩，分付小牙子去把秤卖鱼。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谢道："何须许多，但赐一尾，也十分够了。"

张顺答道："些小微物，何足挂齿。兄长食不了时，将回行馆做下饭。"

两个序齿，李逵年长，坐了第三位，张顺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讨两樽玉壶春上色酒来，并些海鲜按酒果品之类。四人正饮酒间，张顺分付酒保，把一尾鱼做辣汤，用酒蒸一尾，教酒保切鲙[kuài，这里指的是鱼片]。四人饮酒中间，各叙胸中之事。

正说得入耳，只见一个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纱衣，来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。宋江看了那个女子时，生的如何？但见：

> 冰肌玉骨，粉面酥胸。杏脸桃腮，酝酿[yùn niàng]出十分春色；柳眉星眼，妆点就一段精神。花月仪容，蕙[huì]兰情性。心地里百伶百俐，身材儿不短不长。声如莺啭[zhuàn]乔林，体似燕穿新柳。正是：春睡海棠晞[xī]晓露，一枝芍药醉春风。

那女娘道罢万福，顿开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，却被他唱起来一搅，三个且都听唱，打断了他话头。李逵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跳起身来，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。那女子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。

众人近前看时，只见那女娘子桃腮似土，檀[tán]口无言。未知五脏如何，先见四肢不举。那酒店主人一发向前拦住四人，要去经官告理。正是：只因一念错，现出百般形。且看这女子性命如何？古云：好句有情怜夜月，落花无语怨东风。

毕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里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郓 [yùn] 渎 [dú] 赍 [jī] 狻猊 [suān ní] 宥 [yòu]
恁 [nèn] 赎 [shú] 叵 [pǒ] 肫 [gē] 揩 [dā] 酌 [zhuó]
鹜 [wù] 浔 [xún] 樽 [zūn] 汀 [tīng] 鹭 [lù] 犊 [dú]
箸 [zhù] 呷 [xiā] 溢 [pén] 寰 [huán] 鬟 [huán] 篾 [miè]
艎 [huáng] 篙 [gāo] 鬠 [jiǎo] 躅 [zhú] 裩 [kūn] 帻 [zé]
剐 [guǎ] 搠 [shuò] 壬 [rén] 癸 [guǐ] 庚 [gēng] 骸 [hái]
喏 [rě] 沸 [fù] 绾 [wǎn] 鲙 [kuài] 酝酿 [yùn niàng]
蕙 [huì] 啭 [zhuàn] 晞 [xī] 檀 [t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戴宗向宋江索取常例银，宋江取出吴用书信，与戴宗相认。宋江与李逵相见。李逵去赌，输了不认账，抢走别人的银两，宋江把银子还给小张乙，并给了将息钱。宋江、戴宗、李逵三人上琵琶亭。李逵因放走活鱼，被张顺淹得半死。宋江叫戴宗喝住张顺，救了李逵。

第三十九回

浔[1]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

诗曰：

闲来乘兴入江楼，渺渺烟波接素秋。
呼酒谩浇千古恨，吟诗欲泻百重愁。
赝[2]书不遂英雄志，失脚翻成猘犴[3]囚。
搔动梁山诸义士，一齐云拥闹江州。

话说当下李逵把指头纳倒了那女娘，酒店主人拦住说道："四位官人，如何是好？"

主人心慌，便叫酒保、过卖都向前来救他。就地下把水喷噀[xùn]，看看苏醒。扶将起来看时，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[表皮]，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。救得醒来，千好万好。

他的爹娘听得说是黑旋风，先自惊得呆了半晌，哪里敢说一言。看那女子已自说得话了，娘母取个手帕自与他包了头，收拾了钗环。宋江见他有不愿经官的意思，便唤那老妇人问道："你姓甚么？哪里人家？如

① 浔 [xún] ② 赝 [yàn] ③ 猘犴 [bì'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今待要怎地？”

那妇人道：“不瞒官人说，老身夫妻两口儿，姓宋，原是京师人。只有这个女儿，小字玉莲。因为家窘，他爹自教得他几曲儿，胡乱叫他来这琵琶亭上卖唱养口。为他性急，不看头势，不管官人说话，只顾便唱。今日这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，终不成经官动词，连累官人。”

宋江见他说得本分，又且同姓，宋江便道：“你着甚人跟我到营里，我与你二十两银子，将息女儿，日后嫁个良人，免在这里卖唱。”

那夫妻两口儿便拜谢道：“怎敢指望许多！但得三五两也十分足矣。”

宋江道：“我说一句是一句，并不会说谎。你便叫你老儿自跟我去讨与他。”

那夫妻二人拜谢道：“深感官人救济。”

戴宗埋怨李逵道：“你这厮要便与人合口，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。”

李逵道：“只指头略擦得一擦，他自倒了。不曾见这般鸟女子，恁[nèn]地娇嫩！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！”

宋江等众人都笑起来。张顺便叫酒保去说：“这席酒钱，我自还他。”

酒保听得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只顾去。”

宋江哪里肯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劝二位来吃酒，倒要你还钱，于礼不当。”

张顺苦死要还，说道：“难得哥哥会面。仁兄在山东时，小弟哥儿两个也兀自要来投奔哥哥。今日天幸得识尊颜，权表薄意，非足为礼。”

戴宗道：“公明兄长，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，仁兄曲允。”

宋江道：“这等却不好看。既然兄弟还了，改日却另置杯复礼。”

张顺大喜，就将了两尾鲤鱼，和戴宗、李逵，带了这个宋老儿，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，来到营里。五个人都进抄事房里坐下。宋江先取两锭小银二十两，与了宋老儿，那老儿拜谢了去，不在话下。

天色已晚，张顺送了鱼，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，相别去了。戴宗、李逵也自作别赶入城去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只说宋江把一尾鱼送与管营，留一尾自吃。宋江因见鱼鲜，贪爱爽口，多吃了些，至夜四更，肚里绞肠刮肚价疼，天明时，一连泻了二十来遭，昏晕倒了，睡在房中。宋江为人最好，营里众人都来煮粥烧汤，看觑[qù]伏侍他。

次日，张顺因见宋江爱鱼吃，又将得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，就谢宋江寄书之义。却见宋江破腹泻倒在床，众囚徒都在房里看视。张顺见了，要请医人调治。宋江道："自贪口腹，吃了些鲜鱼，苦无甚深伤，只坏了肚腹。你只与我赎[shú]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，便好了。"叫张顺把这两尾鱼，一尾送与王管营，一尾送与赵差拨。

张顺送了鱼，就赎了一贴六和汤药来，与宋江了，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营内自有众人煎药伏侍。次日，却见戴宗、李逵备了酒肉，径来抄事房看望宋江。只见宋江暴病才可，吃不得酒肉，两个自在房面前吃了，直至日晚，相别去了，亦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自在营中将息了五七日，觉得身体没事，病症已痊，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。又过了一日，不见他一个来。次日早饭罢，辰牌前后，揣了些银子，锁上房门，离了营里，信步出街来，径走入城，去州衙前左边，寻问戴院长家。有人说道："他又无老小，只止本身，只在城隍[huáng]庙间壁观音庵里歇。"

宋江听了，寻访直到那里，已自锁了门出去了。却又来寻问黑旋风李逵时，多人说道："他是个没头神[没有固定营生]，又无住处，只在牢里安身。没地里的巡检，东边歇两日，西边歪几时，正不知他哪里是住处。"

宋江又寻问卖鱼牙子张顺时，亦有人说道："他自在城外村里住，便是卖鱼时，也只在城外江边。只除非讨赊[shē]钱入城来。"

宋江听罢，又寻出城来，直要问到那里。独自一个闷闷不已，信步再出城外来，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，观之不足。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，仰面看时，旁边竖着一根望竿，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[pèi]子，上写道"浔阳江正库"，雕檐外一面牌额，上有苏东坡大书"浔阳楼"三字。

宋江看了，便道："我在郓[yùn]城县时，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，原来却在这里。我虽独自一个在此，不可错过，何不且上楼自己看玩一遭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来到楼前看时，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，两面白粉牌，各有五个大字，写道："世间无比酒，天下有名楼。"宋江便上楼来，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，凭阑[lán]举目看时，端的好座酒楼。但见：

雕檐映日，画栋飞云。碧阑干低接轩窗，翠帘幕高悬户牖[yǒu]。吹笙品笛，尽都是公子王孙；执盏擎壶，摆列着歌姬舞女。消磨醉眼，倚青天万叠云山；勾惹吟魂，翻瑞雪一江烟水。白苹渡口，时闻渔父鸣榔[láng]；红蓼滩头，每见钓翁击楫。楼畔绿槐啼野鸟，门前翠柳系花骢[cōng]。

宋江看罢浔阳楼，喝彩不已，凭阑坐下。酒保上楼来，唱了个喏[rě]，下了帘子，请问道："官人还是要待客，只是自消遣？"

宋江道："要待两位客人，未见来。你且先取一樽[zūn]好酒，果品肉食，只顾卖来。鱼便不要。"

酒保听了，便下楼去。少时，一托盘把上楼来。一樽蓝桥风月美酒，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，列几般肥羊、嫩鸡、酿[niàng]鹅、精肉，尽使朱红盘碟。

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，自夸道："这般整齐肴馔，济楚器皿，端的是好个江州。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，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。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，却无此等景致。"

独自一个，一杯两盏，倚阑畅饮，不觉沉醉。猛然蓦上心来，思想道："我生在山东，长在郓城，学吏出身，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，虽留得一个虚名，目今三旬之上，名又不成，功又不就，倒被文了双颊，配来在这里。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，如何得相见！"不觉酒涌上来，潸[shān]然泪下，临风触目，感恨伤怀。忽然做了一首《西江月》词调，便唤酒保，索借笔砚。起身观玩，见白粉壁上，多有先人题咏。

宋江寻思道："何不就书于此？倘若他日身荣，再来经过，重睹一番，以记岁月，想今日之苦。"乘其酒兴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去那白粉壁上，挥毫便写道：

"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
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
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
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写罢，自看了，大喜大笑。一面又饮了数杯酒，不觉欢喜，自狂荡起来，手舞足蹈，又拿起笔来，去那《西江月》后，再写下四句诗，道是：

“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

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

宋江写罢诗，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：“郓城宋江作”。

写罢，掷笔在桌上，又自歌了一回，再饮过数杯酒，不觉沉醉，力不胜酒，便唤酒保计算了，取些银子算还，多的都赏了酒保。拂袖下楼来，踉踉跄跄，取路回营里来。开了房门，便倒在床上，一觉直睡到五更。酒醒时，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。

当日害酒，自在房里睡卧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江州对岸有个去处，唤做无为军，却是个野去处。城中有个在闲[解职归家]通判，姓黄，双名文炳[bǐng]。这人虽读经书，却是阿谀谄佞[chǎn nìng]之徒，心地匾窄，只要嫉贤妒能。胜如己者害之，不如己者弄之，专在乡里害人。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，每每来浸润[用谗言讨好]他，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，指望他引荐出职，再欲做官。也是宋江命运合当受苦，撞了这个对头。

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，无可消遣，带了两个仆人，买了些时新礼物，自家一只快船渡过江来，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府。恰恨撞着府里公宴，不敢进去。却再回船边来归去，不期那只船仆人已缆在浔阳楼下。

黄文炳因见天气暄[xuān]热，且去楼上闲玩一回，信步入酒库里来，看了一遭。转到酒楼上，凭栏消遣，观见壁上题咏甚多，说道：“前人诗词，也有作得好的，亦有歪谈乱道的。”

黄文炳看了冷笑。正看到宋江题《西江月》词并所吟四句诗，大惊道：“这个不是反诗！谁写在此？”后面却书道“郓城宋江作”五个大字。

黄文炳再读道：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”冷笑道：“这人自负不浅。”又读道：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”黄文炳道：“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。”又读：“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”黄文炳道：“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，看来只是个配军。”又读道：“他年若得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”黄文炳道：“这厮报仇兀谁？却要在此间报仇！量你是个配军，做得甚用！”又读诗道：“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”黄文炳道：“这两句兀自可恕。”又读道：“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黄文炳摇着头道：“这厮无礼！他却要赛过黄巢，不谋反待怎地！”

再看了“郓城宋江作”，黄文炳道：“我也多曾闻这个名字，那人多管是个小吏。”便叫酒保来问道：“作这两篇诗词，端的是何人题下在此？”

酒保道：“夜来一个人，独自吃了一瓶酒，醉后疏狂，写在这里。”

黄文炳道：“约莫甚么样人？”

酒保道：“面颊上有两行金印，多管是牢城营内人。生得黑矮肥胖。”

黄文炳道：“是了。”就借笔砚，取幅纸来抄了，藏在身边，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。

黄文炳下楼，自去船中歇了一夜。次日饭后，仆人挑了盒仗，一径又到府前，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内，使人入去报复。

多样时，蔡九知府遣人出来，邀请在后堂。蔡九知府却出来与黄文炳叙罢寒温已毕，送了礼物，分宾坐下。黄文炳禀说道：“文炳夜来渡江，到府拜望，闻知公宴，不敢擅入。今日重复拜见恩相。”

蔡九知府道：“通判乃是心腹之交，径入来同坐何妨。下官有失迎迓[yà]。”左右执事入献茶。

茶罢，黄文炳道：“相公在上，不敢拜问，不知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曾使人来否？”

知府道：“前日才有书来。”

黄文炳道：“不敢动问，京师近日有何新闻？”

知府道：“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：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：夜观天象，罡[gāng]星照临吴楚分野之地。敢有作耗[作乱、作祟]之人，随即体察剿除。嘱付下官，紧守地方。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：‘耗国因家木，刀兵点水工。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。’因此特写封家书来，教下官提备。”

黄文炳寻思了半晌，笑道：“恩相，事非偶然也。”

黄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诗，呈与知府道："不想却在于此处。"

蔡九知府看了道："这个却正是反诗，通判哪里得来？"

黄文炳道："小生夜来不敢进府，回至江边，无可消遣，却去浔阳楼上避热闲玩，观看前人吟咏，只见白粉壁上新题下这篇。"

知府道："却是何等样人写下？"

黄文炳回道："相公，上面明题着姓名，道是'郓城宋江作'。"

知府道："这宋江却是甚么人？"

黄文炳道："他分明写，自道'不幸刺文双颊，只今配在江州'，眼见得只是个配军，牢城营犯罪的囚徒。"

知府道："量这个配军，做得甚么！"

黄文炳道："相公不可小觑了他！恰才相公所言，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，正应在本人身上。"

知府道："何以见得？"

黄文炳道："'耗国因家木'，耗散国家钱粮的人，必是家头着个木字，明明是个宋字。第二句'刀兵点水工'，兴起刀兵之人，水边是个工字，明是个江字。这个人姓宋名江，又作下反诗，明是天数，万民有福。"

知府又问道："何为'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'？"

黄文炳答道："或是六六之年，或是六六之数，'播乱在山东'，今郓城县正是山东地方。这四句谣言已都应了。"

知府又道："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？"

黄文炳回道："小生夜来问那酒保时，说道这人只是前日写下了去。这个不难，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，便见有无。"

知府道："通判高见极明。"便唤从人叫库子取过牢城营里文册簿来看。

当时从人于库内取至文册，蔡九知府亲自检看，见后面果有于今五月间新配到囚徒一名，郓城县宋江。黄文炳看了道："正是应谣言的人，非同小可。如是迟缓，诚恐走透了消息，可急差人捕获，下在牢里，却再商议。"

知府道："言之极当。"

随即升厅，叫唤两院押牢节级过来。厅下戴宗声喏。知府道："你与我带了做公的人，快下牢城营里捉拿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，不可时刻违误！”

戴宗听罢，吃了一惊，心里只叫得苦。随即出府来，点了众节级牢子，都叫：“各去家里取了各人器械，来我间壁城隍庙里取齐。”

戴宗分付了，众人各自归家去。戴宗即自作起神行法，先来到牢城营里，径入抄事房，推开门看时，宋江正在房里。见是戴宗入来，慌忙迎接，便道：“我前日入城来，哪里不寻遍。因贤弟不在，独自无聊，自去浔阳楼上饮了一瓶酒。这两日迷迷不好，正在这里害酒。”

戴宗道：“哥哥，你前日却写下甚言语在楼上？”

宋江道：“醉后狂言，忘记了，谁人记得！”

戴宗道：“却才知府唤我当厅发落，叫多带从人，拿捉浔阳楼上题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正身赴官。兄弟吃了一惊，先去稳住众做公的，在城隍庙等候。如今我特来先报知哥哥，却是怎地好！如何解救？”

宋江听罢，挠头不知痒处，只叫得苦：“我今番必是死也！”诗曰：

一首新诗写壮怀，谁知销骨更招灾。

戴宗特地传消息，明炳机先早去来。

戴宗道：“我教仁兄一着解手[这里指解决危难、转危为安的办法]，未知如何？如今小弟不敢担阁，回去便和人来捉你。你可披乱了头发，把尿屎泼在地上，就倒在里面，诈作风魔。我和从人来时，你便口里胡言乱语，只做失心风便好。我自去替你回复知府。”

宋江道：“感谢贤弟指教，万望维持则个。”

戴宗慌忙别了宋江，回到城里，径来城隍庙，唤了众人做公的，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，径喝问了：“哪个是新配来的宋江？”

牌头引众人到抄事房里，只见宋江披散头发，倒在尿屎坑里滚。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是甚么鸟人？”

戴宗假意大喝一声：“捉拿这厮！”

宋江白着眼，却乱打将来，口里乱道：“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，来杀你江州人。阎罗大王做先锋，五道将军做合后。与我一颗金印，重八百余斤。杀你这般鸟人！”

众做公的道：“原来是个失心风的汉子，我们拿他去何用？”

戴宗道：“说得是。我们且去回话，要拿时再来。”

众人跟了戴宗，回到州衙里，蔡九知府在厅上专等回报。戴宗和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做公的在厅下回复知府道："原来这宋江是个失心风的人，屎屎秽[huì]污全不顾，口里胡言乱语，全无正性。浑身臭粪不可当，因此不敢拿来。"

蔡九知府正待要问缘故时，黄文炳早在屏风背后转将出来，对知府道："休信这话！本人作的诗词，写的笔迹，不是有风症的人，其中有诈。好歹只顾拿来，便走不动，扛也扛将来。"

蔡九知府道："通判说得是。"便发落戴宗："你们不拣怎地，只与我拿得来，在此专等！"

戴宗领了钧旨，只叫得苦。再将带了众人，下牢城营里来，对宋江道："仁兄，事不谐矣！兄长只得去走一遭。"便把一个大竹箩，扛了宋江，直抬到江州府里，当厅歇下。

知府道："拿过这厮来！"

众做公的把宋江押于阶下。宋江哪里肯跪，睁着眼，见了蔡九知府道："你是甚么鸟人，敢来问我！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，来杀你江州人。阎罗大王做先锋，五道将军做合后。有一颗金印，重八百余斤。你也快躲了我。不时，教你们都死。"

蔡九知府看了，没做理会处。黄文炳又对知府道："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问，这人来时有风，近日却才风？若是来时风，便是真症候；若是近日才风，必是诈风。"

知府道："言之极当。"

便差人唤到管营、差拨，问他两个时，哪里敢隐瞒，只得直说道："这人来时不见有风病，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。"

知府听了大怒，唤过牢子狱卒，把宋江捆翻，一连打上五十下，打得宋江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[niè pán]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戴宗看了，只叫得苦，又没做道理救他处。宋江初时也胡言乱语，次后吃拷打不过，只得招道："自不合一时酒后，误写反诗，别无主意。"

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状，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，推放大牢里收禁。宋江吃打得两腿走不动，当厅钉了，直押赴死囚牢里来。却得戴宗一力维持，分付了众小牢子，都教好觑此人。戴宗自安排饭食，供给宋江，不在话下。诗曰：

江上高楼风景浓，偶因登眺气如虹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兴狂忽漫题新句，却被拘挛[1]逴犴中。

再说蔡九知府退厅，邀请黄文炳到后堂，称谢道："若非通判高明远见，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。"

黄文炳又道："相公在上，此事也不可宜迟。只好急急修一封书，便差人星夜上京师，报与尊府恩相知道，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。就一发禀道，若要活的，便着一辆陷车解上京；如不要活的，恐防路途走失，就于本处斩首号令，以除大害，万民称快。便是今上得知，必喜。"

蔡九知府道："通判所言有理，见得极明。下官即目也要使人回家送礼物去，书上就荐通判之功，使家尊面奏天子，早早升授富贵城池，去享荣华。"

黄文炳拜谢道："小生终身皆托于门下，自当衔环背鞍之报。"

黄文炳就撺掇蔡九知府写了家书，印上图书[图章]。黄文炳问道："相公差哪个心腹人去？"

知府道："本州自有个两院节级，唤做戴宗，会使神行法，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。只来早便差此人径往京师，只消旬日，可以往回。"

黄文炳道："若得如此之快，最好，最好！"

蔡九知府就后堂置酒管待了黄文炳，次日相辞知府，自回无为军去了。诗曰：

堪恨奸邪用意深，事非干己苦侵寻。
致将忠义囚囹圄[2]，报应终当活剖心。

且说蔡九知府安排两个信笼，打点了金珠宝贝玩好之物，上面都贴了封皮。次日早晨，唤过戴宗到后堂，嘱付道："我有这般礼物，一封家书，要送上东京太师府里去，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日生辰。日期将近，只有你能干去得。你休辞辛苦，可与我星夜去走一遭，讨了回书便转来，我自重重地赏你。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，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，专等你回报，切不可沿途担阁，有误事情！"

戴宗听了，不敢不依。只得领了家书信笼，便拜辞了知府，挑回下处安顿了，却来牢里对宋江说道："哥哥放心！知府差我上京师去，只旬

① 挛 [luán]　② 囹圄 [líng yǔ]

日之间便回，就太师府里使些见识，解救哥哥的事。每日饭食，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，委着他安排送来，不教有缺。仁兄且宽心守奈几日。”

宋江道：“望烦贤弟救宋江一命则个！”

戴宗叫过李逵，当面分付道：“你哥哥误题了反诗，在这里吃官司，未知如何。我如今又吃差往东京去，早晚便回。牢里哥哥饭食，朝暮全靠着你看觑他则个。”

李逵应道：“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！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。你自放心东京去，牢里谁敢奈何他！我好便好；不好，我使老大斧头砍他娘！”

戴宗临行，又嘱付道：“兄弟小心，不要贪酒，失误了哥哥饭食。休得出去噇[chuáng]醉了，饿着哥哥！”

李逵道：“哥哥你自放心去，若是这等疑忌时，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，待你回来却开。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宋江哥哥，有何不可！”

戴宗听了大喜道：“兄弟，若得如此发心[下决心]，坚意守看哥哥，又好。”

当日作别自去了。李逵真个不吃酒，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宋江，寸步不离。

不说李逵自看觑宋江，且说戴宗回到下处，换了腿绷[bēng]护膝，八搭麻鞋，穿上杏黄衫，整了搭膊，腰里插了宣牌，换了巾帻[zé]，便袋里藏了书信、盘缠，挑上两个信笼，出到城外。身边取出四个甲马，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，肩上挑上两个信笼，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。怎见得神行法效验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仿佛浑如驾雾，依稀好似腾云。
如飞两脚荡红尘，越岭登山去紧。
顷刻才离乡镇，片时又过州城。
金钱甲马果通神，万里如同眼近。

当日戴宗离了江州，一日行到晚，投客店安歇。解下甲马，取数陌金钱烧送了。过了一宿，次日早起来，吃了素食，离了客店，又拴上四个甲马，挑起信笼，放开脚步便行。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，脚不点地。路上略吃些素饭、素酒、点心又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看看日暮，戴宗早歇了，又投客店宿歇一夜。次日起个五更，赶早凉行，拴上甲马，挑上信笼又走。约行过了三二百里，已是巳牌时分，不见一个干净酒店。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，蒸得汗雨淋漓，满身蒸湿，又怕中了暑气。

正饥渴之际，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一座傍水临湖酒肆，戴宗拈指间走到跟前看时，干干净净，有二十副座头，尽是红油桌凳，一带都是槛窗。戴宗挑着信笼，入到里面，拣一副稳便座头，歇下信笼，解下腰里搭膊，脱下杏黄衫，喷口水，晾在窗栏上。

戴宗坐下，只见个酒保来问道："上下，打几角酒？要甚么肉食下酒，或鹅猪羊牛肉？"

戴宗道："酒便不要多，与我做口饭来吃。"

酒保又道："我这里卖酒卖饭，又有馒头粉汤。"

戴宗道："我却不吃荤酒，有甚素汤下饭？"

酒保道："加料麻辣燠[ào]豆腐如何？"

戴宗道："最好，最好！"

酒保去不多时，燠一碗豆腐，放两碟菜蔬，连筛三大碗酒来。戴宗正饥又渴，一上[一会儿、一次、一齐，犹如现在说一下]把酒和豆腐都吃了，却待讨饭吃，只见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，就凳边便倒。酒保叫道："倒了。"

只见店里走出一个人来。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臂阔腿长腰细，待客一团和气。梁山作眼英雄，旱地忽律朱贵。

当下朱贵从里面出来，说道："且把信笼将入去，先搜那厮身边有甚东西。"

便有两个火家去他身上搜看。只见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，包着一封书，取过来递与朱头领。朱贵扯开，却是一封家书，见封皮上面写道："平安家书，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，男蔡德章谨封。"

朱贵便拆开从头看了，见上面写道："见今拿得应谣言题反诗山东宋江，监收在牢一节，听候施行。"

朱贵看罢，惊得呆了，半晌则声不得。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，背入杀人作坊里去开剥，只见凳头边溜下搭膊，上挂着朱红绿漆宣牌。朱贵拿起来看时，上面雕着银字，道是"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"。

朱贵看了道："且不要动手。我常听的军师所说，这江州有个神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太保戴宗，是他至爱相识，莫非正是此人？如何倒送书去害宋江？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耽住，宋哥哥性命不当死，撞在我手里。你那火家，且与我把解药救醒他来，问个虚实缘由。”

当时火家把水调了解药，扶起来灌将下去。须臾之间，只见戴宗舒眉展眼，便扒起来，却见朱贵拆开家书在手里看。戴宗便叫道：“你是甚人？好大胆，却把蒙汗药麻翻了我。如今又把太师府书信擅开，拆毁了封皮，却该甚罪！”

朱贵笑道：“这封鸟书打甚么不紧！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[zhá]，便有利害，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！”

戴宗听了大惊，便问道：“足下好汉，你却是谁？愿求大名。”

朱贵答道：“俺这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梁山泊好汉旱地忽律朱贵的便是。”

戴宗道：“既然是梁山泊头领时，定然认得吴学究先生。”

朱贵道：“吴学究是俺大寨里军师，执掌兵权。足下如何认得他？”

戴宗道：“他和小可至爱相识。”

朱贵道：“亦闻军师多曾说来，兄长莫非是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长？”

戴宗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

朱贵又问道：“前者宋公明断配江州，经过山寨，吴军师曾寄一封书与足下。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命？”

戴宗又说道：“宋公明和我又是至爱弟兄，他如今为吟了反诗，救他不得。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，我如何肯害他性命！”

朱贵道：“你不信，请看蔡九知府的来书。”

戴宗看了，自吃一惊，却把吴学究初寄的书，与宋公明相会的话，并宋江在浔阳楼醉后误题反诗一事，都将备细说了一遍。朱贵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院长亲到山寨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，可救宋公明性命。”

朱贵慌忙叫备分例酒食，管待了戴宗，便向水亭上，觑着对港放了一枝号箭。响箭到处，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。朱贵便同戴宗带了信笼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，引至大寨。

吴用见报，连忙下关迎接，见了戴宗，叙礼道：“间别久矣！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且请到大寨里来。”

与众头领相见了，朱贵说起戴宗来的缘故，“如今宋公明见监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彼。”

晁[cháo]盖听得，慌忙请戴院长坐地，备问：“缘何我宋三郎吃官司，为因甚么事起来？”

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诗的事，一一对晁盖等众人说了。晁盖听罢大惊，便要起请众头领，点了人马，下山去打江州，救取宋三郎上山。

吴用谏道：“哥哥不可造次。江州离此间路远，军马去时，诚恐因而惹祸，打草惊蛇，倒送宋公明性命。此一件事，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吴用不才，略施小计，只在戴院长身上，定要救宋三郎性命。”

晁盖道：“愿闻军师妙计。”

吴学究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长送书上东京去，讨太师回报。只这封书上，将计就计，写一封假回书，教院长回去。书上只说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，便须密切差的当[恰当，妥当]人员解赴东京，问了详细，定行处决示众，断绝童谣。等他解来此间经过，我这里自差人下山夺了。此计如何？”

晁盖道：“倘若不从这里经过，却不误了大事？”

公孙胜便道：“这个何难。我们自着人去远近探听，遮莫从哪里过，务要等着，好歹夺了。只怕不能勾他解来。”

晁盖道：“好却是好，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迹。”

吴学究道：“吴用已思量心里了。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，是苏东坡、黄鲁直、米元章、蔡太师四家字体。苏、黄、米、蔡，宋朝四绝。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做相识，那人姓萧名让。因他会写诸家字体，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。又会使枪弄棒，舞剑抡刀。吴用知他写得蔡京笔迹。不若央及戴院长，就到他家，赚道泰安州岳庙里要写道碑文，先送五十两银子在此，作安家之资，便要他来。随后却使人赚了他老小上山，就教本人入伙，如何？”

晁盖道：“书有他写，便好歹也须用使个图书印记。”

吴学究又道：“吴用再有个相识，小生亦思量在肚里了。这人也是中原一绝，见在济州城里居住，本身姓金，双名大坚。开得好石碑文，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，亦会枪棒厮打。因为他雕得好玉石，人都称他做玉臂匠。也把五十两银去，就赚他来镌[juān]碑文。到半路上，却也如此行便了。这两个人山寨里亦有用他处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晁盖道："妙哉！"

当日且安排筵[yán]席，管待戴宗，就晚歇了。次日早饭罢，烦请戴院长打扮做太保模样，将了一二百两银子，拴上甲马，便下山，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，拽开脚步奔到济州来。没两个时辰，早到城里，寻问圣手书生萧让住处。有人指道："只在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。"

戴宗径到门首，咳嗽一声，问道："萧先生有么？"

只见一个秀才从里面出来。那人怎生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青衫乌帽气棱棱，顷刻龙蛇笔底生。

米蔡苏黄能仿佛，善书圣手有名声。

那萧让出到外面，见了戴宗，却不认得，便问道："太保何处？有甚见教？"

戴宗施礼罢，说道："小可是泰安州岳庙里打供[供养]太保。今为本庙重修五岳楼，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，特地教小可赍[jī]白银五十两作安家之资，请秀才便挪尊步，同到庙里作文则个。选定了日期，不可迟滞。"

萧让道："小生只会作文及书丹[用朱墨写在碑上待刻的文字]，别无甚用。如要立碑，还用刊字匠作。"

戴宗道："小可再有五十两白银，就要请玉臂匠金大坚刻石。拣定了好日，万望二位便挪尊步。"

萧让得了五十两银子，便和戴宗同来寻请金大坚。正行过文庙，只见萧让把手指道："前面那个来的，便是玉臂匠金大坚。"

戴宗抬头看时，见那人眉目不凡，资质秀丽。那人怎生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凤篆[①]龙章信手生，雕镌印信更分明。

人称玉臂非虚誉，艺苑驰声第一名。

当时萧让唤住金大坚，教与戴宗相见，且说泰安州岳庙里重修五岳楼，众上户要立道碑文碣[jié]石之事："这太保特地各赍五十两银子，来请我和你两个去。"

金大坚见了银子，心中欢喜。两个邀请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，置些蔬食，管待了。戴宗就付与金大坚五十两银子，作安家之资，又说道：

① 篆 [zhu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阴阳人已拣定了日期，请二位今日便烦动身。”

萧让道：“天气暄热，今日便动身也行不多路，前面赶不上宿头。只是来日起个五更，挨门出去。”

金大坚道：“正是如此说。”

两个都约定了来早起身，各自归家，收拾动用。萧让留戴宗在家宿歇。

次日五更，金大坚持了包裹行头，来和萧让、戴宗三人同行。离了济州城里，行不过十里多路，戴宗道：“二位先生慢来，不敢催逼。小可先去报知众上户来接二位。”拽开步数，争先去了。

这两个背着些包裹，自慢慢而行。看看走到未牌时分，约莫也走过了七八十里路，只见前面一声唿哨响，山城坡下跳出一伙好汉，约有四五十人。当头一个好汉，正是那清风山王矮虎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那两个是甚么人？哪里去？孩儿们，拿这厮取心儿吃酒。”

萧让告道：“小人两个是上泰安州刻石镌文的，又没一分财赋，只有几件衣服。”

王矮虎喝道：“俺不要你财赋、衣服，只要你两个聪明人的心肝做下酒。”

萧让和金大坚焦躁，倘仗各人胸中本事，便挺着杆棒，径奔王矮虎。王矮虎也挺朴刀来斗两个。三人各使手中器械，约战了五七合，王矮虎转身便走。两个却待去赶，听得山上锣声又响，左边走出云里金刚宋万，右边走出摸着天杜迁，背后却是白面郎君郑天寿，各带三十余人一发上，把萧让、金大坚横拖倒拽，捉投林子里来。

四筹好汉道：“你两个放心，我们奉着晁天王的将令，特来请你二位上山入伙。”

萧让道：“山寨里要我们何用？我两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只好吃饭。”

杜迁道：“吴军师一来与你相识，二乃知你两个武艺本事，特使戴宗来宅上相请。”

萧让、金大坚都面面厮觑，做声不得。当时都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，相待了分例酒食，连夜唤船，便送上山来。到得大寨，晁盖、吴用并头领众人都相见了，一面安排筵席相待，且说修蔡京回书一事，“因请二位上山入伙，共聚大义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两个听了，都扯住吴学究道："我们在此趋侍不妨，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，明日官司知道，必然坏了！"

吴用道："二位贤弟不必忧心，天明时便有分晓。"

当夜只顾吃酒歇了。次日天明，只见小喽啰报道："都到了。"

吴学究道："请二位贤弟亲自去接宝眷。"

萧让、金大坚听得，半信半不信。两个下至半山，只见数乘轿子，抬着两家老小上山来。两个惊得呆了，问其备细，老小说道："你两个出门之后，只见这一行人将着轿子来，说家长只在城外客店里中了暑风，快叫取老小来看救。出得城时，不容我们下轿，直抬到这里。"

两家都一般说。萧让听了，与金大坚两个闭口无言，只得死心塌地，再回山寨入伙。

安顿了两家老小，吴学究却请出来与萧让商议写蔡京字体回书，去救宋公明。金大坚便道："从来雕得蔡京的诸样图书名讳字号。"

当时两个动手完成，安排了回书，备个筵席，便送戴宗起程，分付了备细书意。戴宗辞了众头领，相别下山，小喽啰已把船只渡过金沙滩，送至朱贵酒店里。戴宗取四个甲马，拴在腿上，作别朱贵，拽开脚步，登程去了。

且说吴用送了戴宗过渡，自同众头领再回大寨筵席。正饮酒之间，只见吴学究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众头领问道："军师何故叫苦？"

吴用便道："你众人不知，是我这封书，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。"

众头领大惊，连忙问道："军师书上却是怎地差错？"

吴学究道："是我一时只顾其前，不顾其后，书中有个老大脱卯[mǎo，疏漏]。"

萧让便道："小生写的字体，和蔡太师字体一般，语句又不曾差了。请问军师，不知哪一处脱卯？"

金大坚又道："小生雕的图书，亦无纤毫差错，怎地见得有脱卯处？"

吴学究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差错脱卯处。有分教：众好汉大闹江州城，鼎沸白龙庙。直教弓弩[nǔ]丛中逃性命，刀枪林里救英雄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毕竟军师吴学究说出怎生脱卯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浔 [xún]	赝 [yàn]	狴犴 [bì'àn]		噀 [xùn]	恁 [nèn]
觑 [qù]	赎 [shú]	隍 [huáng]	赊 [shē]	旆 [pèi]	郓 [yùn]
阑 [lán]	牖 [yǒu]	榔 [láng]	骢 [cōng]	喏 [rě]	樽 [zūn]
酿 [niàng]	潸 [shān]	炳 [bǐng]	谄佞 [chǎn nìng]		暄 [xuān]
迓 [yà]	罡 [gāng]	秽 [huì]	涅槃 [niè pán]		挛 [luán]
囹圄 [líng yǔ]		噇 [chuáng]		绊 [bēng]	帻 [zé]
熝 [āo]	札 [zhá]	晁 [cháo]	镌 [juān]	筵 [yán]	赍 [jī]
篆 [zhuàn]	碣 [jié]	唿 [hū]	卯 [mǎo]	弩 [nǔ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浔阳楼吟反诗两首。黄文炳于浔阳楼上发现宋江反诗，蔡九知府下令捉拿。宋江装疯。蔡九知府把宋江下到死囚牢中，派戴宗去东京报告蔡太师。戴宗被朱贵领上梁山泊，吴用教戴宗赚萧让、金大坚上山，假造蔡京回书。

第四十回

梁山泊好汉劫法场
白龙庙英雄小聚义

诗曰：

有忠有信天颜助，行德行仁后必昌。
九死中间还得活，六阴之下必生阳。
若非吴用施奇计，焉得公明离法场。
古庙英雄欢会处，彩旗金鼓势鹰扬。

话说当时晁[cháo]盖并众人听了，请问军师道："这封书如何有脱卯[mǎo]处？"

吴用说道："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，是我一时不仔细，见不到处。才使的那个图书，不是玉箸[zhù]篆[zhuàn]文'翰林蔡京'四字？只是这个图书，便是教戴宗吃官司。"

金大坚便道："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[jiān]，并他的文章，都是这样图书。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，如何有破绽？"

吴学究道："你众位不知。如今江州蔡九知府，是蔡太师儿子，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？因此差了。是我见不到处。此人到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州，必被盘诘[jié]，问出实情，却是利害。”

晁盖道：“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，别写如何？”

吴学究道：“如何赶得上。他作起神行法来，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。只是事不宜迟，我们只得恁[nèn]地，可救他两个。”

晁盖道：“怎生去救？用何良策？”

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：“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。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，只是如此动身，休要误了日期。”

众多好汉得了将令，各各拴束行头，连夜下山，望江州来，不在话下。说话的，如何不说计策出？管教下回便见。

且说戴宗扣着日期，回到江州，当厅下了回书。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，好生欢喜，先取酒来赏了三钟，亲自接了回书，便道：“你曾见我太师么？”

戴宗禀道：“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，不曾得见恩相。”

知府拆开封皮，看见前面说：“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。”背后说：“妖人宋江，今上自要他看，可令牢固陷车盛载，密切差的当人员，连夜解上京师。沿途休教走失。”书尾说：“黄文炳[bǐng]早晚奏过天子，必然自有除授。”

蔡九知府看了，喜不自胜，教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，赏了戴宗。一面分付教合陷车，商量差人解发起身。戴宗谢了，自回下处，买了些酒肉来牢里看觑[qù]宋江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，过得一二日，正要起程，只见门子来报道：“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。”

蔡九知府叫请至后堂相见。又送些礼物时新酒果。知府谢道：“累承厚意，何以克当[敢当]！”

黄文炳道：“村野微物，何足挂齿，不以为礼，何劳称谢。”

知府道：“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。”

黄文炳道：“相公何以知之？”

知府道：“昨日下书人已回。妖人宋江教解京师。通判荣任，只在早晚奏过今上，升擢[zhuó]高任。家尊回书，备说此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黄文炳道:“既是恁地,深感恩相主荐。那个人下书,真乃神行人也。”

知府道:“通判如不信时,就教观看家书,显得下官不谬。”

黄文炳道:“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。如若相托,求借一观。”

知府便道:“通判乃心腹之交,看有何妨。”便令从人取过家书递与黄文炳看。

黄文炳接书在手,从头至尾,读了一遍,卷过来看了封皮,又见图书新鲜。黄文炳摇着头道:“这封书不是真的。”

知府道:“通判错矣!此是家尊亲手笔迹,真正字体,如何不是真的?”

黄文炳道:“相公容复,往常家书来时,曾有这个图书么?”

知府道:“往常来的家书,却不曾有这个图书来,只是随手写的。今番以定是图书匣在手边,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。”

黄文炳道:“相公,休怪小生多言,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。方今天下盛行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家字体,谁不习学得。况兼这个图书,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,法帖文字上,多有人曾见。如今升转太师丞相,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?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,须不当用讳字图书。令尊府太师恩相,是个识穷天下学,览遍世间书,高明远见的人,安肯造次错用。相公不信小生轻薄之言,可细细盘问下书人,曾见府里谁来。若说不对,便是假书。休怪小生多言,只是错爱至厚,方敢僭[jiàn]言[越分妄言]。”

蔡九知府听了,说道:“这事不难。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,一盘问便显虚实。”

知府留住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,随即升厅,公吏两边排立。知府叫唤戴宗有委用的事。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,四散去寻。有诗为证:

远贡鱼书达上台,机深文炳独疑猜。
神谋鬼计无人会,又被奸邪诱出来。

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,先去牢里见了宋江,附耳低言,将前事说了。宋江心中暗喜。次日,又有人请去酌[zhuó]杯,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,只见做公的四下来寻。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,蔡九知府问道:“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,真个办事,未曾重重赏你。”

戴宗答道:“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,如何敢怠慢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知府道:“我正连日事忙,未曾问得你个仔细。你前日与我去京师,哪座门入去?”

戴宗道:“小人到东京时,那日天色晚了,不知唤做甚么门。”

知府又道:“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?留你在哪里歇?”

戴宗道:“小人到府前,寻见一个门子,接了书入去。少顷,门子出来,交收了信笼,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。次日早五更,去府门前伺候时,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。小人怕误了日期,哪里敢再问备细,慌忙一径来了。”

知府再问道:“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,却是多少年纪?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?长大也是矮小?有须的也是无须的?”

戴宗道:“小人到府里时,天色黑了。次早回时,又是五更时候,天色昏暗,不十分看得仔细。只觉不甚么长,中等身材,敢是有些髭须。”

知府大怒,喝一声:“拿下厅去!”

旁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,将戴宗拖翻在当面。戴宗告道:“小人无罪。”

知府喝道:“你这厮该死!我府里老门子王公,已死了数年,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,如何却道他年纪大,有髭髯?况兼门子小王,不能够入府堂里去,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,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,方才去见李都管,然后达知里面,才收礼物。便要回书,也须得伺候三日。我这信笼东西,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,问你个常便备细,就胡乱收了?我昨日一时间仓卒,被你这厮瞒过了。你如今只好好招说,这封书哪里得来?”

戴宗道:“小人一时心慌,要赶程途,因此不曾看得分晓。”

蔡九知府喝道:“胡说!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!左右,与我加力打这厮!”

狱卒牢子情知不好,觑不得面皮,把戴宗捆翻,打得皮开肉绽,鲜血迸流。戴宗捱不过拷打,只得招道:“端的这封书是假的。”

知府道:“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?”

戴宗告道:“小人路经梁山泊过,走出那一伙强人来,把小人劫了,绑缚上山,要割腹剖心。去小人身上,搜出书信看了,把信笼都夺了,却饶了小人。情知回乡不得,只要山中乞死。他那里却写这封书与小人,回来脱身。一时怕见罪责,小人瞒了恩相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知府道:“是便是了,中间还有些胡说。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,谋了我信笼物件,却如何说这话。再打那厮!”

戴宗由他拷讯,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。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,语言前后相同,说道:“不必问了。取具大枷枷了,下在牢里。”却退厅来,称谢黄文炳道:“若非通判高见,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!”

黄文炳又道:“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,通同造意,谋叛为党。若不祛[qū]除,必为后患。”

知府道:“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,立了文案,押去市曹斩首,然后写表申朝。”

黄文炳道:“相公高见极明。似此,一者朝廷见喜,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;二乃却是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。”

知府道:“通判高见甚远。下官自当动文书,亲自保举通判。”

当日管待了黄文炳,送出府门,自回无为军去了。

次日,蔡九知府升厅,便唤当案孔目来分付道:“快教叠了文案,把这宋江、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,一面写下犯由牌,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。自古谋逆之人,决不待时。斩了宋江、戴宗,免致后患。”

当案却是黄孔目,本人与戴宗颇好,却无缘便救他,只替他叫得苦。当日禀道:“明日是个国家忌日,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,皆不可行刑。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。直待五日后,方可施行。”

一者天幸救济宋江,二乃梁山泊好汉未至。蔡九知府听罢,依准黄孔目之言,直待第六日早晨,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,饭后点起土兵和刀仗刽[guì]子,约有五百余人,都在大牢门前伺候。

已牌已后,狱官禀了,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。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,当厅判了两个斩字,便将片芦席贴起来。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,虽是和戴宗、宋江过得好,却没做道理救得他,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。

当时打扮已了,就大牢里把宋江、戴宗两个匾扎起,又将胶水刷了头发,绾[wǎn]个鹅梨角儿,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。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,各与了一碗长休饭,永别酒。吃罢,辞了神案,漏转身来,搭上利子,六七十个狱卒,早把宋江在前,戴宗在后,推拥出牢门前来。

宋江和戴宗两个,面面厮觑,各做声不得。宋江只把脚来跌,戴宗低了头,只叹气。江州府看的人,真乃压肩叠背,何止一二千人。但见: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愁云茬苒[rěn rǎn]，怨气氛氲[yūn]。头上日色无光，四下悲风乱吼。缨枪对对，数声鼓响丧三魂；棍棒森森，几下锣鸣催七魄。犯由牌高贴，人言此去几时回？白纸花双摇，都道这番难再活。长休饭颡[sǎng]内难吞，永别酒口中怎咽。狰狞刽子伏钢刀，丑恶押牢持法器。皂纛[dào]旗下，几多魍魉[wǎng liǎng]跟随；十字街头，无限强魂等候。监斩官忙施号令，仵[wǔ]作子准备扛尸。英雄气概霎时休，便是铁人须落泪。

刽子叫起恶杀都来[宋、元、明时刽子手行刑前的叫喊声。恶杀，就是恶煞、凶神]，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，押到市曹十字路口，团团枪棒围住。把宋江面南背北，将戴宗面北背南，两个纳坐下，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。那众人仰面看那犯由牌，上写道：

“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，故吟反诗，妄造妖言，结连梁山泊强寇，通同造反，律斩。犯人一名戴宗，与宋江暗递私书，结勾梁山泊强寇，通同谋叛，律斩。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某。”

那知府勒住马，只等报来。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丐者，强要挨入法场里看，众土兵赶打不退。正相闹间，只见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，也强挨将入来。土兵喝道：“你那伙人好不晓事！这是哪里，强挨入来要看？”

那伙使枪棒的说道：“你倒鸟村！我们冲州撞府，哪里不曾去！到处看出人[处决犯人]。便是京师天子杀人，也放人看。你这小去处，砍得两个人，闹动了世界。我们便挨入来看一看，打甚么鸟紧！”

正和土兵闹将起来。监斩官喝道：“且赶退去，休放过来！”

闹犹未了，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，又要挨将入来。土兵喝道：“这里出人，你担哪里去？”

那伙人说道：“我们是挑东西送知府相公去的，你们如何敢阻当我？”

土兵道：“便是相公衙里人，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。”

那伙人就歇了担子，都掣了扁担，立在人丛里看。只见法场北边一伙客商，推两辆车子过来，定要挨入法场上来。土兵喝道：“你那伙人哪里去？”

客人应道：“我们要赶路程，可放我等过去。”

土兵道：“这里出人，如何肯放你？你要赶路程，从别路过去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伙客人笑道："你倒说得好。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，不认得你这里鸟路，哪里过去？我们只是从这大路走。"

土兵哪里肯放。那伙客人齐齐的挨定了不动。四下里吵闹不住，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。又见那伙客人都盘在车子上，立定了看。

没多时，法场中间，人分开处，一个报，报道一声："午时三刻。"

监斩官便道："斩讫报来！"

两势下刀棒刽子便去开枷，行刑之人执定法刀在手。说时迟，一个个要见分明；那时快，看人人一齐发作。只见那伙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讫，数内一个客人，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，立在车子上，当当地敲得两三声，四下里一齐动手。有诗为证：

两首诗成便被囚，梁山豪杰定谋猷[①]。
赝[②]书舛[③]印生疑惑，致使浔[④]阳血漫流。

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，一个虎形黑大汉，脱得赤条条的，两只手握两把板斧，大吼一声，却似半天起个霹雳，从半空中跳将下来。手起斧落，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，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。众土兵急待把枪去搠[shuò]时，哪里拦当得住。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，逃命去了。

只见东边那伙弄蛇的丐者，身边都掣出尖刀，看着土兵便杀。西边那伙使枪棒的，大发喊声，只顾乱杀将来，一派杀倒土兵狱卒。南边那伙挑担的脚夫，抡起扁担，横七竖八，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。北边那伙客人，都跳下车来，推过车子，拦住了人，两个客商钻将入来，一个背了宋江，一个背了戴宗。其余的人，也有取出弓弩[nǔ]来射的，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，也有取出标枪来标的。

原来扮客商的这伙，便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。那伙扮使枪棒的，便是燕顺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。扮挑担的，便是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。那伙扮丐者的，便是阮[ruǎn]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。

这一行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，带领小喽啰一百余人，四下里杀将起来。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，抡两把板斧，一昧地砍将来。晁盖等却不认得，只见他第一个出力，杀人最多。晁盖猛省起来："戴宗曾说，一个黑旋风李逵，和宋三郎最好，是个莽撞之人。"晁盖便叫道："前面那好汉，莫不是黑旋风？"

① 猷 [yóu]　② 赝 [yàn]　③ 舛 [chuǎn]　④ 浔 [xún]

那汉哪里肯应，火杂杂地抡着大斧，只顾砍人。晁盖便教背宋江、戴宗的两个小喽啰，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。当下去十字街口，不问军官百姓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推倒攧[diān]翻的，不计其数。

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，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，直杀出城来。背后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四张弓箭，飞蝗般望后射来。那江州军民百姓，谁敢近前。

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，身上血溅满身，兀自在江边杀人，百姓撞着的，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。晁盖便挺朴刀叫道："不干百姓事，休只管伤人！"

那汉哪里来听叫唤，一斧一个，排头儿砍将去。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，前面望见尽是滔滔一派大江，却无了旱路。晁盖看见，只叫得苦。那黑大汉方才叫道："不要慌！且把哥哥背来庙里。"

众人都到来看时，靠江一所大庙，两扇门紧紧地闭着。黑大汉两斧砍开，便抢入来。晁盖众人看时，两边都是老桧苍松，林木遮映，前面牌额上，四个金书大字，写道"白龙神庙"。小喽啰把宋江、戴宗背到庙里歇下，宋江方才敢开眼，见了晁盖等众人，哭道："哥哥！莫不是梦中相会？"

晁盖便劝道："恩兄不肯在山，致有今日之苦。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？"

宋江道："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。他几番就要大牢里放了我，却是我怕走不脱，不肯依他。"

晁盖道："却是难得这个人！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矢！"

花荣便叫："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。"

正相聚间，只见李逵提着双斧，从廊下走出来。宋江便叫住道："兄弟哪里去？"

李逵应道："寻那庙祝，一发杀了！叵[pǒ]耐那厮不来接我们，倒把鸟庙门关上了！我指望拿他来祭门，却寻那厮不见。"

宋江道："你且来，先和我哥哥头领相见。"

李逵听了，丢下双斧，望着晁盖跪了一跪，说道："大哥，休怪铁牛粗卤。"

与众人都相见了，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，两个大家欢喜。花荣便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道:“哥哥,你教众人只顾跟着李大哥走,如今来到这里,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,断头路了,却又没一只船接应。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,却怎生迎敌,将何接济?”

李逵便道:“也不消得叫怎地好。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,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便走。”

戴宗此时方才苏醒,便叫道:“兄弟,使不得莽性!城里有五七千军马,若杀入去,必然有失。”

阮小七便道:“远望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,我弟兄三个赴水过去,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,如何?”

晁盖道:“此计是最上着。”

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,各人插把尖刀,便钻入水里去。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,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[zhào]船,吹风胡哨飞也似摇将来。众人看时,见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,都手里拿着军器。众人却慌将起来。

宋江听得说了,便道:“我命里这般合苦也!”奔出庙前看时,只见当头那只船上,坐着一条大汉,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,头上挽个穿心红一点髻[jiǎo]儿,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裩[kūn],口里吹着唿[hū]哨。宋江看时,不是别人,正是:

> 万里长江东到海,内中一个雄夫。面如傅粉体如酥。上山剜[wān]虎目,入水拔龙须。七昼波心能暗伏,水晶宫偷得明珠。翻江搅海勇身躯。人将张顺比,浪里白跳鱼。

当时张顺在头船上看见,喝道:“你那伙是什么人?敢在白龙庙里聚众!”

宋江挺身出庙前,叫道:“兄弟救我!”

张顺等见是宋江众人,大叫道:“好了!”

那三只棹船,飞也似摇拢到岸边。三阮看见,也赴来。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。

宋江看时,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头船上;张横引着穆弘、穆春、薛永,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;第三只船上,李俊引着李立、童威、童猛,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,都各执枪棒上岸来。

张顺见了宋江,喜从天降。众人便拜道:“自从哥哥吃官司,兄弟坐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立不安，又无路可救。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，李大哥又不见面，我只得去寻了我哥哥，引到穆弘太公庄上，叫了许多相识。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，要劫牢救哥哥，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，来到这里。不敢拜问，这伙豪杰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天王么？”

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：“这个便是晁盖哥哥。你等众位，都来庙里叙礼则个。”

张顺等九人，晁盖等十七人，宋江、戴宗、李逵，共是二十九人，都入白龙庙聚会。这个唤做“白龙庙小聚会”。

当下二十九筹好汉，两两讲礼已罢。只见小喽啰入庙来报道：“江州城里，鸣锣擂鼓，整顿军马，出城来追赶。远远望见旗幡[fān]蔽日，刀剑如麻，前面都是带甲马军，后面尽是擎枪兵将，大刀阔斧，杀奔白龙庙路上来。”

李逵听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杀将去！”提了双斧，便出庙门。

晁盖叫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众好汉相助着晁某，直杀尽江州军马，方才回梁山泊去。”

众英雄齐声应道：“愿依尊命。”

一百四五十人，一齐呐喊，杀奔江州岸上来。有分教：浔阳岸上，果然血染波红；湘浦江边，真巧尸如山积。直教跳浪苍龙喷毒火，巴山猛虎吼天风。

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晁 [cháo]　卯 [mǎo]　箸 [zhù]　篆 [zhuàn]　缄 [jiān]　诘 [jié]
恁 [nèn]　炳 [bǐng]　觑 [qù]　擢 [zhuó]　僭 [jiàn]　酌 [zhuó]
祛 [qū]　刽 [guì]　绾 [wǎn]　荏苒 [rěn rǎn]　氲 [yūn]
颡 [sǎng]　鼕 [dào]　魍魉 [wǎng liǎng]　仵 [wǔ]　猷 [yóu]
赝 [yàn]　舛 [chuǎn]　浔 [xún]　搠 [shuò]　弩 [nǔ]　阮 [ruǎn]
撷 [diān]　叵 [pǒ]　棹 [zhào]　鬠 [jiǎo]　裩 [kūn]　唿 [hū]
剜 [wān]　幡 [fā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黄文炳道破假回书上破绽，戴宗被打成招。斩首之日，梁山好汉及李逵来救。二十九条好汉在白龙庙聚义。

第四十一回

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[①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念奴娇》：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瑜赤壁。乱石巉[chán]崖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昔时多少豪杰！　　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后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[guān]巾，谈笑间，樯[qiáng]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樽[zūn]还酹[lèi]江月。

话说这篇词，乃《念奴娇》，是这故宋时东坡先生题咏赤壁怀古。汉末三分，曹操起兵百万之众，水陆并进，被周瑜用火，孔明祭风，跨江一战，杀得血染波红，尸如山叠。

为何自家引这一段故事，将大比小？说不了江州城外白龙庙中，梁山泊好汉小聚义，劫了法场，救得宋江、戴宗。正是晁[cháo]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、刘唐、燕顺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、阮[ruǎn]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，共是一十七人，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

① 炳 [bǐng]

壮健小喽啰；浔[xún]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，张顺、张横、李俊、李立、穆弘、穆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薛永九筹好汉，也带四十余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撑驾三只大船，前来接应；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，两路救应，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龙庙里聚义。只听得小喽啰报道："江州城里军兵，擂鼓摇旗，鸣锣发喊，追赶到来。"

那黑旋风李逵听得，大吼了一声，提两把板斧，先出庙门。众好汉呐声喊，都挺手中军器，齐出庙来迎敌。刘唐、朱贵先把宋江、戴宗护送上船，李俊同张顺、三阮整顿船只。

就江边看时，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：马军当先，都是顶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里都使长枪；背后步军簇拥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前来。这里李逵当先抡着板斧，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；背后便是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四将拥护。

花荣见前面的马军都扎住了枪，只怕李逵着伤，偷手取弓箭出来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，飕[sōu]地一箭，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。

那一伙马军吃了一惊，各自奔命，拨转马头便走，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。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，杀得那官军尸横遍野，血染江红，直杀到江州城下。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，官军慌忙入城，关上城门。

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，回到白龙庙前下船。晁盖整点众人完备，都叫分头下船，开江[船只起碇离岸]便走。却值顺风，拽起风帆，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，却投穆太公庄上来。

一帆顺风，早到岸边埠[bù]头，一行众人都上岸来。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学堂上，穆太公出来迎接，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。太公道："众头领连夜劳神，且请客房中安歇，将息贵体。"

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，整理衣服器械。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，杀了十数个猪羊，鸡鹅鱼鸭，珍肴异馔，排下筵[yán]席，管待众头领。饮酒中间，说起许多情节。晁盖道："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于缧绁[léi xiè]！"

穆太公道："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？"

李逵道："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，他们自要跟我来，我又不曾叫

他！”

众人听了都大笑。宋江起身与众人道：“小人宋江、戴院长，若无众好汉相救时，皆死于非命。今日之恩，深于沧海，如何报答得众位！只恨黄文炳那厮，无中生有，要害我们，这冤仇如何不报！怎地启请众位好汉，再做个天大人情，去打了无为军，杀得黄文炳那厮，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。那时回去如何？”

晁盖道：“贤弟众人在此，我们众人偷营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奸贼，已有提备，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，一发和学究、公孙二先生，并林冲、秦明都来报仇，也未为晚矣。”

宋江道：“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勾得来。一者山遥路远，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，几时得来，不要痴想。只是趁这个机会，便好下手。不要等他做了准备，难以报仇。”

花荣道：“哥哥见得是。然虽如此，只是无人识得路径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可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，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，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，然后方好下手。”

薛永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处无为军最熟。我去探听一遭如何？”

宋江道：“若得贤弟去走一遭，最好。”

薛永当日别了众人，自去了。

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，整顿军器枪刀，安排弓弩[nǔ]箭矢，打点大小船只等项提备。众人商量已了，只见薛永去了五日回来，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，拜见宋江。宋江看那人时，但见：

黑瘦身材两眼鲜，智高胆大性如绵。
荆湖第一裁缝手，侯健人称通臂猿。

宋江并众头领看见薛永引这个人来，宋江便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壮士是谁？”

薛永答道：“这人姓侯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。江湖上人称他第一手裁缝，端的是飞针走线；更兼惯习枪棒，曾拜薛永为师。人都见他瘦，因此唤他做通臂猿。见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。因见了小弟，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请在此。”

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坐商议。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。宋江便问江州消息，无为军路径如何。薛永说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，被杀死有五百余人，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，见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门日中后便关，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。原来哥哥被害一事，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，教害二位。如今见劫了法场，城中甚慌，晓夜提备。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，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食饭，因是得知备细。”

宋江道：“侯兄何以知之？”

侯健道：“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，多得薛师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无为军他家做衣服，因出来行食，遇见师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说出此一节事来。小人要结识仁兄，特来报知备细。这黄文炳有个嫡[dí]亲哥哥，唤做黄文烨[yè]，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桥补路，塑佛斋僧，扶危济困，救拔贫苦，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。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，心里只要害人。胜如己者妒之，不如己者害之，只是行歹事，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。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，只在一条巷内出入，靠北门里便是他家。黄文炳贴着城住，黄文烨近着大街。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，打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：‘这件事，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，却是我点拨他，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。’黄文烨听得说时，只在背后骂，说道：‘又做这等短命促掐[就是促狭。犹如现在北方话说的“缺德”]的事！于你无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时，报应只在目前，却不是反招其祸。’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，好生吃惊。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与他计较，尚未回来。”

宋江道：“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？”

侯健道：“原是一家分开的，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。”

宋江道：“黄文炳家多少人口？有几房头？”

侯健道：“男子妇人通有四十五口。”

宋江道：“天教我报仇，特地送这个人来。虽是如此，全靠众弟兄维持。”

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当以死向前。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，与哥哥报仇雪恨，当效死力！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又道："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，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。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。众弟兄去时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里，我有一计，只望众人扶助扶助。"

众头领齐声道："专听哥哥指教。"

宋江道："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，又要百十束芦柴，用着五只大船，两只小船。央及张顺、李俊驾两只小船，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。五只大船上，用着张横、三阮、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。此计方可。"

穆弘道："此间芦苇、油柴、布袋都有，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，便请哥哥行事。"

宋江道："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，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。来日三更二点为期，只听门外放起带铃鹁[bó]鸽，便教白胜上城策应。先插一条白绢号带，近黄文炳家，便是上城去处。再又教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去城门边左近埋伏，只看火起为号，便下手杀把门军士。李俊、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，等候策应。"

宋江分拨已定，薛永、白胜、侯健先自去了。随后再是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这里是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。众好汉至期各各拴缚了，身上都准备了器械。船舱里埋伏军汉。

众头领分拨下船：晁盖、宋江、花荣在童威船上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在张横船上，戴宗、刘唐、黄信在阮小二船上，吕方、郭盛、李立在阮小五船上，穆弘、穆春、李逵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贵、宋万在穆太公庄，看理江州城里消息。

先使童猛棹[zhào]一只打渔快船，前去探路。小喽啰并军健都伏在舱里，大众庄客水手撑驾船只，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。

那条大江周接三江，浔阳江、扬子江从四川只到大海，一派本计九千三百里，作呼为万里长江。中间通着多少去处，有名的是云梦泽，邻接着洞庭湖。古人有诗为证：

万里长江水似倾，重湖七泽共流行。
滔滔骇浪应知险，渺渺洪涛谁不惊。
千古战争思晋宋，三分割据想英灵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乾坤草昧生豪杰，搔动貔貅[1]百万兵。

当夜五只棹船装载许多人伴，径奔无为军来。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，夜凉风静，月白江清，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。昔日参寥子有首诗，题这江景，道是：

惊涛滚滚烟波杳[2]，月淡风清九江晓。

欲从舟子问如何，但觉庐山眼中小。

是夜初更前后，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，拣那有芦苇深处，一字儿缆定了船只。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："城里并无些动静。"

宋江便叫手下众人，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，都搬上岸，望城边来。听那更鼓时，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啰各各驮了沙土布袋并芦柴，就城边堆垛了。

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，只留张横、三阮、两童守船接应，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。望城上时，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鹞鸽。

只见城上一条竹竿，缚着白号带，风飘起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军汉，一面挑担芦苇油柴上城。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，把手指与众军汉道："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。"

宋江问白胜道："薛永、侯健在哪里？"

白胜道："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，只等哥哥到来。"

宋江又问道："你曾见石勇、杜迁么？"

白胜道："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。"

宋江听罢，引了众好汉下城来，径到黄文炳门前，却见侯健闪在房檐下。宋江唤来，附耳低言道："你去将菜园门开了，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。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，却去敲黄文炳门道：'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。'敲得门开，我自有摆布。"

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。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，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。侯健就讨了火种，递与薛永，将来点着。侯健便闪出来，却去敲门，叫道："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笼搬来寄顿。快开门则个！"

里面听得，便起来看时，望见隔壁火起，连忙开门出来。晁盖、宋江

① 貔貅 [pí xiū]　② 杳 [yǎ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等呐声喊杀将入去，众好汉亦各动手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人，只不见了文炳一个。

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，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，收拾俱尽。大哨一声，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，却奔城上来。

且说石勇、杜迁见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杀把门军人。又见前街邻舍，拿了水桶梯子，都来救火。石勇、杜迁大喝道："你那百姓休得向前！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，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，与宋江、戴宗报仇，不干你百姓事。你们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来闲管事！"

众百姓还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脚看。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两把板斧，着地卷将来，众邻舍方才呐声喊，抬了梯子水桶，一哄都走了。

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，带了些人，驮了麻搭火钩，都奔来救火。早被花荣张起弓，当头一箭，射翻了一个，大喝道："要死的便来救火！"

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。只见醉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黄文炳家里，前后点着，乱乱杂杂火起。看那火时，但见：

> 黑云匝地，红焰飞天。焠[cuì]律律走万道金蛇，焰腾腾散千团火块。狂风相助，雕梁画栋片时休；炎焰涨空，大厦高堂弹指没。骊[lí]山顶上，多应褒姒[sì]戏诸侯；赤壁坡前，有若周瑜施妙计。丙丁神忿怒，踏翻回禄火车；南陆将施威，鼓动祝融炉冶。咸阳宫殿焚三月，即墨城池纵万牛。冯夷卷雪罔施功，神术栾[luán]巴实难救。

当时石勇、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，李逵砍断了铁锁，大开了城门。一半人从城上出去，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。张横、三阮、两童都来接应，合做一处，扛抬财物上船。

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杀死无数的人，如何敢出来追赶，只得回避了。这宋江一行人众好汉，只恨拿不着黄文炳，都上了船去，摇开江，自投穆弘庄上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，蒸天价红，满城中讲动，只得报知本府。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，听得报说了，慌忙来禀知府道："敝乡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火，急欲回家看觑qù！”

蔡九知府听得，忙叫开城门，差一只官船相送。黄文炳谢了知府，随即出来，带了从人，慌速下船，摇开江面，望无为军来。看见火势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红，梢公说道：“这火只是北门里火。”

黄文炳见说了，心里越慌。看看摇到江心里，只见一只小船，从江面上摇过去了。不多时，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，却不径过，望着官船直撞将来。从人喝道：“甚么船，敢如此直撞来！”

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，手里拿着挠钩，口里应道：“去江州报失火的船。”

黄文炳便钻出来，问道：“哪里失火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北门里黄通判家，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烧着哩。”

黄文炳失口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那汉听了，一挠钩搭住了船，便跳过来。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而走，望江里踊身便跳。

忽见江面上一只船，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，把黄文炳劈腰抱住，拦头揪起，扯上船来。船上那个大汉，早来接应，便把麻索绑了。

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便是浪里白跳张顺，船上把挠钩的便是混江龙李俊。两个好汉立在船上，那摇官船的梢公只顾下拜。李俊说道：“我不杀你们，只要捉黄文炳这厮！你们自回去，说与那蔡九知府贼驴知道，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，早晚便要来取！”

梢公道：“小人去说！”

李俊、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

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，径奔穆弘庄上来。早摇到岸边，望见一行头领都在岸上等候，搬运箱笼上岸。见说道拿得黄文炳，宋江不胜之喜。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，说：“正要此人见面。”

李俊、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。众人看了，监押着离了江岸，到穆太公庄上来。朱贵、宋万接着，众人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。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，绑在柳树上，请众头领团团坐定。

宋江叫取一壶酒来，与众人把盏。上自晁盖，下至白胜，共是三十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位好汉，都把遍了。宋江大骂："黄文炳！你这厮！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？三回五次，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。你既读圣贤之书，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？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，你如何定要谋我？你哥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，他怎恁[nèn]般修善，扶危济困，救贫拔苦，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，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。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，交结权势之人，浸润官长，欺压良善。胜如你的你便要妒他，不如你的你又要害他。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，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'刺'！"

黄文炳告道："小人已知过失，只求早死！"

晁盖喝道："你那贼驴！怕你不死！你这厮早知今日，悔莫当初！"

宋江便问道："哪个兄弟替我下手？"

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，说道："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！我看他肥胖了，倒好烧吃。"

晁盖道："说得是。教取把尖刀来，就讨盆炭火来，细细地割这厮，烧来下酒，与我贤弟消这怨气！"

李逵拿起尖刀，看着黄文炳笑道："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，且会说黄道黑，拨置害人，无中生有撺掇他！今日你要快死，老爷却要你慢死！"

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，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[zhì]来下酒。割一块，炙一块，无片时，割了黄文炳，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，取出心肝，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。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，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。有诗为证：

文炳趋炎巧计乖，却将忠义苦挤排。
奸谋未遂身先死，难免剜[①]心炙肉灾。

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，众头领慌忙都跪下，齐道："哥哥有甚事，但说不妨，兄弟们敢不听！"

宋江便道："小可不才，自小学吏，初世为人，便要结识天下好汉。奈缘是力薄才疏，家贫不能接待，以遂平生之愿。自从刺配江州，经过之时，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。宋江因见父命严训，不曾肯住。正是天赐机会，于路直至浔阳江上，又遭际许多豪杰。不想小可不才，

① 剜 [wā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时间酒后狂言，险累了戴院长性命。感谢众位豪杰，不避凶险，来虎穴龙潭，力救残生；又蒙协助报了冤仇，恩同天地。今日如此犯下大罪，闹了两座州城，必然申奏去了。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，投托哥哥去，未知众位意下若何？如是相从者，只今收拾便行；如不愿去的，一听尊命。只恐事发，反遭负累；烦可寻思。”

说言未绝，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：“都去，都去！但有不去的，吃我一鸟斧，砍做两截便罢！”

宋江道：“你这般粗卤说话！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，方可同去。”

众人议论道：“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，闹了两处州郡，他如何不申奏朝廷？必然起军马来擒获。今若不随哥哥去，同死同生，却投哪里去？”

宋江大喜，谢了众人。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，次后分作五起进程：头一起便是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，第二起便是刘唐、杜迁、石勇、薛永、侯健，第三起便是李俊、李立、吕方、郭盛、童威、童猛，第四起便是黄信、张横、张顺、阮家三弟兄，第五起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穆弘、穆春、郑天寿、白胜。

五起二十八个头领，带了一干人等，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，各各分开，装载上车子。穆弘带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，将应有家财金宝，装载车上。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，都赍[jī]发他些银两，自投别主去佣工；有愿去的，一同便往。

前四起陆续去了，已自行动。穆弘收拾庄内已了，放起十数个火把，烧了庄院，撇下了田地，自投梁山泊来。

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，节次[前前后后、挨着次序]进发，只隔二十里而行。先说第一起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五骑马，带着车仗人等，在路行了三日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黄山门。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：“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，莫不有大伙在内？可着人催趲[zǎn]后面人马上来，一同过去。”

说犹未了，已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。宋江道：“我说么！且不要走动，等后面人马到来，好和他厮杀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，晁盖、戴宗各执朴刀，李逵拿着双斧，拥护着宋江，一齐趱马向前。

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啰，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，各挺军器在手，高声喝道："你等大闹了江州，劫掠了无为军，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，待回梁山泊去，我四个等你多时！会事的只留下宋江，都饶了你们性命！"

宋江听得，便挺身出去，跪在地下，说道："小可宋江被人陷害，冤屈无伸，今得四方豪杰，救了宋江性命。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？万望高抬贵手，饶恕残生！"

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，都慌忙滚鞍下马，撇了军器，飞奔前来，拜倒在地下，说道："俺弟兄四个，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，想杀也不能勾见面！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，我弟兄商议定了，正要来劫牢，只是不得个实信。前日使小喽啰直到江州来探望，回来说道：'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，劫了法场，救出往揭阳镇去了。后又烧了无为军，劫掠黄通判家。'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，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，不期今日得见仁兄之面。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，权当接风。请众好汉同到敝寨，盘桓[huán]片时，别当拜会。"

宋江大喜，扶起四位好汉，逐一请问大名。为头的那人姓欧名鹏，祖贯是黄州人氏。守把大江军户，因恶了本官，逃走在江湖上。绿林中熬出这个名字，唤做摩云金翅。有诗为证：

黄州生下英雄士，力壮身强武艺精。
行步如飞偏出众，摩云金翅是欧鹏。

第二个好汉姓蒋名敬，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。原是落科举子出身，科举不第，弃文就武，颇有谋略，精通书算，积万累千，纤毫不差，亦能刺枪使棒，布阵排兵。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。有诗为证：

高额尖峰智虑精，先明何处可屯兵。
湖南秀气生豪杰，神算人称蒋敬名。

第三个好汉姓马名麟，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。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，吹得双铁笛，使得好大滚刀，百十人近他不得，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。有诗为证：

铁笛一声山石裂，铜刀两口鬼神惊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麟形貌真奇怪，人道神仙再降生。

第四个好汉姓陶名宗旺，祖贯是光州人氏。庄家田户出身，惯使一把铁锹，有的是气力，亦能使枪抡刀，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。有诗为证：

五短身材黑面皮，铁锹敢掘泰山基。

光州庄户陶宗旺，古怪人称九尾龟。

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，小喽啰早捧过果盒，一大壶酒，两大盘肉，托过来把盏。先递晁盖、宋江，次递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，与众人都相见了，一面递酒。

没两个时辰，第二起头领又到了，一个个尽都相见。把盏已遍，邀请众位上山。两起十位头领，先来到黄门山寨内。那四筹好汉便叫椎[chuí]牛宰马管待，却教小喽啰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。

未及半日，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，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。宋江饮酒中间，在席上开话道："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，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。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，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？"

四个好汉齐答道："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，情愿执鞭坠镫[dèng]。"

宋江、晁盖大喜，便说道："既是四位肯从大义，便请收拾起程。"

众多头领俱各欢喜。在山寨住了一日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宋江、晁盖仍旧做头一起下山，进发先去。次后依例而行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而来。

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，带领了小喽啰三五百人，便烧毁了寨栅，随作第六起登程。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，心中甚喜，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："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，虽是受了些惊恐，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。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这回只得死心踢地与哥哥同死同生。"

一路上说着闲话，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。

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、金大坚，已得朱贵、宋万先回报知，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，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。擂鼓吹笛，众好汉们都乘马轿，迎上寨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到得关下，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，都到聚义厅上，焚起一炉好香。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。宋江哪里肯，便道："哥哥差矣！感蒙众位不避刀斧，救拔宋江性命。哥哥原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却让不才坐？若要坚执如此相让，宋江情愿就死！"

晁盖道："贤弟如何这般说？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，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，如何有今日之众？你正是山寨之恩主，你不坐，谁坐？"

宋江道："仁兄，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。宋江若坐了，岂不自羞？"

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，宋江坐了第二位，吴学究坐了第三位，公孙胜坐了第四位。宋江道："休分功劳高下，梁山泊一行旧头领，去左边主位上坐。新到头领，去右边客位上坐。待日后出力多寡，那时另行定夺。"

众人齐道："哥哥言之极当。"

左边一带，是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；右边一带，论年甲次序，互相推让：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戴宗、李逵、李俊、穆弘、张横、张顺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萧让、王矮虎、薛永、金大坚、穆春、李立、欧鹏、蒋敬、童威、童猛、马麟、石勇、侯健、郑天寿、陶宗旺。共是四十人头领坐下，大吹大擂，且吃庆喜筵席。

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，说与众人："叵[pǒ]耐黄文炳那厮，事又不干他己，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，解说道：'耗国因家木'，耗散国家钱粮的人，必是家头着个木字，不是个宋字？'刀兵点水工'，兴动刀兵之人，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，不是个江字？这个正应宋江身上。那后两句道：'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。'合主[正应]宋江造反在山东，以此拿了小可。不期戴宗院长又传了假书，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，只要先斩后奏。若非众好汉救了，焉得到此！"

李逵跳将起来道："好！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！虽然吃了他些苦，黄文炳那贼也吃我杀得快活。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，便造反怕怎地！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，吴先生做个丞相，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，我们都做个将军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，却不好！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！"

戴宗慌忙喝道："铁牛，你这厮胡说！你今日既到这里，不可使你那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在江州性儿，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，亦不许你胡言乱语，多嘴多舌。再如此多言插口，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，以警后人！”

李逵道：“嗳也！若割了我这颗头，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？我只吃酒便了。”

众多好汉都笑。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。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，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啰。取出原将来的信笼，交还戴院长收用。戴宗哪里肯要，定教收放库内公支使用。晁盖叫众多小喽啰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，都参见了。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，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，山寨里再起造房舍，修理城垣[yuán]。至第三日酒席上，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宋江还有一件大事，正要禀众弟兄。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，乞假数日，未知众位肯否？”

晁盖便问道：“贤弟今欲要往何处？干甚么大事？”

宋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去处。有分教：枪刀林里，再逃一遍残生；山岭边傍，传授千年勋业。正是：只因玄女书三卷，留得清风史数篇。

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炳 [bǐng]　巉 [chán]　纶 [guān]　樯 [qiáng]　樽 [zūn]　酹 [lèi]
晁 [cháo]　阮 [ruǎn]　浔 [xún]　飕 [sōu]　埠 [bù]　筵 [yán]
缧绁 [léi xiè]　弩 [nǔ]　嫡 [dí]　烨 [yè]　鹁 [bó]
棹 [zhào]　貔貅 [pí xiū]　杳 [yǎo]　焠 [cuì]　骊 [lí]
姒 [sì]　栾 [luán]　觑 [qù]　恁 [nèn]　炙 [zhì]　剜 [wān]
赍 [jī]　趱 [zǎn]　桓 [huán]　椎 [chuí]　镫 [dèng]　叵 [pǒ]
垣 [yu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众好汉大败江州官军。宋江提议攻打无为军。用火烧了黄文炳的家，拿走银钱。黄文炳被李俊、张顺擒拿。宋江入伙落草。晁盖坐第一把交椅。

第四十二回

义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
诗曰：

为人当以孝为先，定省须教效圣贤。
一念不差方合义，寸心无愧可通天。
路通还道非侥幸，神授天书岂偶然。
遇宿逢高先降谶[①]，宋江元是大罗仙。

话说当下宋江在筵[yán]上对众好汉道："小可宋江，自蒙救护上山，到此连日饮宴，甚是快乐。不知老父在家，正是如何。即目[现今]江州申奏京师，必然行移济州，着落郓[yùn]城县追捉家属，比捕正犯。此事恐老父受惊，性命存亡不保。宋江想念：'哀哀父母，生我劬[qú]劳。欲报深恩，昊天罔极。'因老父生育之恩难报，暂离山寨，欲往敝乡，去家中搬取老父上山，昏定晨省，以尽孝敬，以绝挂念。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？"

晁[cháo]盖道："贤弟，这件是人伦中大事，养生送死，人子之道。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，倒教家中老父吃苦！如何不依贤弟。只是众兄弟们

① 谶 [chè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连日辛苦，寨中人马未定。再停两日，点起山寨些少人马，一径去取了来。”

宋江道：“仁兄，再过几日不妨。只恐江州行移到济州，追捉家属，这一件不好。以此事不宜迟，也不须点多人去，只宋江潜地自去，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，连夜上山来。那时使乡中神不知，鬼不觉。若还多带了人伴去时，必然惊吓乡里，反招不便。”

晁盖道：“贤弟，路中倘有疏失，无人可救。”

宋江道：“若为父亲，死而无怨。”

当日苦留不住。宋江坚执要行，便取个毡笠戴了，提条短棒，腰带利刃，便下山去。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。

且说宋江过了渡，到朱贵酒店里上岸，出大路投郓城县来。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

一日，奔宋家村晚了，到不得，且投客店歇了。次日，趲[zǎn]行到宋家村时却早，且在林子里伏了，等待到晚，却投庄上来敲后门。庄里听得，只见宋清出来开门，见了哥哥，吃那一惊，慌忙道：“哥哥，你回家来怎地？”

宋江道：“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。”

宋清道：“哥哥，你在江州做了的事，如今这里都知道了。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，每日来勾取，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。只等江州文书到来，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，下在牢里监禁，听候拿你。日里夜间，一二百土兵巡绰。你不宜迟，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，救父亲并兄弟。”

宋江听了，惊得一身冷汗，不敢进门，转身便走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是夜月色朦胧，路不分明。宋江只顾拣僻净小路去处走，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。宋江回头听时，只隔一二里路，看见一簇火把照亮，只听得叫道：“宋江休走！早来纳降！”

宋江一头走，一面肚里寻思：“不听晁盖之言，果有今日之祸。皇天可怜，垂救宋江！”

远远望见一个去处，只顾走。少间，风扫薄云，现出那轮明月，宋江方才认得仔细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看了那个去处，有名唤做还道村。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，山下一遭涧水，中间单单只一条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入来这村，左来右去走，只是这条路，更没第二条路。宋江认的这个村口，欲待回身，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。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，寻路躲避。抹过一座林子，早看见一所古庙。但见：

墙垣[yuán]颓损，殿宇倾斜。两廊画壁长青苔，满地花砖生碧草。门前小鬼，折臂膊不显狰狞；殿上判官，无幞[fú]头不成礼数。供床上蜘蛛结网，香炉内蝼蚁营窠[kē]。狐狸常睡纸炉中，蝙蝠不离神帐里。料想经年无客过，也知尽日有云来。

宋江只得推开庙门，乘着月光，入进庙里来，寻个躲避处。前殿后殿，相了一回，安不的身，心里越慌。只听的外面有人道："多管只走在这庙里。"

宋江听时，是赵能声音，急没躲处。见这殿上一所神厨，宋江揭起帐幔，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，安了短棒，做一堆儿伏在厨内，气也不敢喘，屁也不敢放。

只听的外面拿着火把，照将入来。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，赵能、赵得引着四五十人，拿着火把，各到处照，看看照上殿来。宋江道："我今番走了死路，望阴灵遮护则个！神明庇佑！"

一个个都走过了，没人看着神厨里。宋江道："却不是天幸！"

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。宋江道："我这番端的受缚！"

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，上下把火只一照，火烟冲将起来，冲下一片屋尘来，正落在赵得眼里，眯了眼。便将火把丢在地下，一脚踏灭了，走出殿门外来，对土兵们道："这厮不在庙里，别又无路，却走向哪里去了？"

土兵众人答道："多是这厮走入村中树林里去了。这里不怕他走到哪里去，这个村唤做还道村，只有这条路出入，里面虽有高山林木，却无路上的去，亦不怕他走了。都头只把住村口，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，也走不脱了。待天明，村里去细细搜捉。"

赵能、赵得道："也是。"引了土兵，下殿去了。

宋江道："却不是神明护佑！若还得了性命，必当重修庙宇，再建祠堂。阴灵保佑则个！"

说犹未了，只听的有几个土兵在于庙门前叫道："都头，在这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了。”

赵能、赵得和众人一伙抢入来。宋江道：“却不又是晦气！这遭必被擒捉！”

赵能到庙前问时：“在哪里？”

土兵道：“都头你来看，庙门上两个尘手迹，以定是却才推开庙门，闪在里面去了。”

赵能道：“说的是，再仔细搜一搜看。”

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看。宋江道：“我命运这般蹇[jiǎn]拙，今番必是休了！”

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，只不曾翻过砖来。众人又搜了一回，火把看看照上殿来。赵能道：“多是只在神厨里。却才兄弟看不仔细，我自照一照看。”

一个土兵拿着火把，赵能一手揭起帐幔[màn]，五七个人伸头来看。不看万事俱休，才看一看，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，将那火把都吹灭了，黑腾腾罩了庙宇，对面不见。

赵能道：“却又作怪，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！想是神明在里面，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，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。我们且去罢休。只守住村口，待天明再来寻获。”

赵得道：“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，再把枪去搠[shuò]一搠。”

赵能道：“也是。”

两个却待向前，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，吹的飞砂走石，滚将下来，摇的那殿宇吸吸地动，罩下一阵黑云，布合了上下，冷气侵人，毛发竖立。赵能情知不好，叫了赵得道：“兄弟快走，神明不乐！”

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，望庙门外跑走。有几个攧[diān]翻了的，也有闪肭[nǜ，扭伤，折伤]了腿的，扒的起来奔命。走出庙门，只听的庙里有人叫：“饶恕我们！”

赵能再入来看时，两三个土兵跌倒在龙墀[chí]里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，死也挣不脱，手里丢了朴刀，扯着衣裳叫饶。宋江在神厨里听了，忍不住笑。

赵能把土兵衣服解脱了，领出庙门去。有几个在前面的土兵说道：“我说这神道最灵，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，引的小鬼发作起来！我们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去守住了村口等他，须不吃他飞了去。”

赵能、赵得道：“说得是。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。”

众人都望村口去了。

只说宋江在神厨里，口称惭愧道：“虽不被这厮们拿了，却怎能勾出村口去？”

正在厨内寻思，百般无计，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人出来。宋江道：“却又是苦也！早是不钻出去。”

只见两个青衣童子，径到厨边，举口[开口]道：“小童奉娘娘法旨，请星主说话。”

宋江哪里敢做声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娘娘有请，星主可行。”

宋江也不敢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宋星主休得迟疑，娘娘久等！”

宋江听的莺声燕语，不是男子之音，便从椅子底下钻将出来看时，却是两个青衣女童，侍立在此床边。宋江吃了一惊，却是两个泥神。只听的外面又说道：“宋星主，娘娘有请。”

宋江分开帐幔，钻将出来，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，齐齐躬身，各打个稽首。宋江看那女童时，但见：

朱颜绿发，皓齿明眸。飘飘不染尘埃，耿耿天仙风韵。螺蛳髻山峰堆拥，凤头鞋莲瓣轻盈。领抹深青，一色织成银缕；带飞真紫，双环结就金霞。依稀阆[làng]苑董双成，仿佛蓬莱花鸟使。

当下宋江问道：“二位仙童，自何而来？”

青衣道：“奉娘娘法旨，有请星主赴宫。”

宋江道：“仙童差矣！我自姓宋名江，不是甚么星主。”

青衣道：“如何差了。请星主便行，娘娘久等！”

宋江道：“甚么娘娘？亦不曾拜识，如何敢去？”

青衣道：“星主到彼便知，不必询问。”

宋江道：“娘娘在何处？”青衣道：“只在后面宫中。”

青衣前引便行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。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，青衣道：“宋星主，从此间进来。”

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，星月满天，香风拂拂，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。早知如此，却不来这里躲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避，不受那许多惊恐！”

宋江行着，觉道两边松树，香坞[wù]两行，夹种着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松树，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。宋江看了，暗暗寻思道：“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。”

跟着青衣，行不过一里来路，听得潺潺[chán]的涧水响。看前面时，一座青石桥，两边都是朱栏杆。岸上栽种奇花异草，苍松茂竹，翠柳夭桃；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，流从石洞里去。

过的桥基看时，两行奇树，中间一座大朱红棂[líng]星门。宋江入的棂星门看时，抬头见一所宫殿。但见：

> 金钉朱户，碧瓦雕檐。飞龙盘柱戏明珠，双凤帏[wéi]屏鸣晓日。红泥墙壁，纷纷御柳间宫花；翠霭[ǎi]楼台，淡淡祥光笼瑞影。窗横龟背，香风冉冉透黄纱；帘卷虾须，皓月团团悬紫绮[qǐ]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定是人间帝主家。

宋江见了，寻思道：“我生居郓城县，不曾听的说有这个去处。”心中惊恐，不敢动脚。

青衣催促：“请星主行。”

一引，引入门内，有个龙墀，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，都挂着绣帘，正中一所大殿，殿上灯烛荧煌。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，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：“娘娘有请星主进来。”

宋江到大殿上，不觉肌肤战栗，毛发倒竖。下面都是龙凤砖阶。青衣入帘内奏道：“请至宋星主在阶前。”

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，躬身再拜，俯伏在地，口称：“臣乃下浊庶民，不识圣上。伏望天慈，俯赐怜悯！”

御帘内传旨：“教请星主坐。”

宋江哪里敢抬头。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，宋江只得勉强坐下。殿上喝声“卷帘”，数个青衣早把朱帘卷起，搭在金钩上。娘娘问道：“星主别来无恙？”

宋江起身再拜道：“臣乃庶民，不敢面觑[qù]圣容。”

娘娘道：“星主既然至此，不必多礼。”

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，看见殿上金碧交辉，点着龙灯凤烛，两边都是青衣女童，执笏[hù]捧圭，执旌[jīng]擎扇侍从；正中七宝九龙床上，坐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着那个娘娘。宋江看时，但见：

头绾[wǎn]九龙飞凤髻，身穿金缕绛绡衣。蓝田玉带曳长裾，白玉圭璋[zhāng]擎彩袖。脸如莲萼，天然眉目映云环；唇似樱桃，自在规模端雪体。犹如王母宴蟠桃，却似嫦娥居月殿。正大仙容描不就，威严形像画难成。

那娘娘坐于九龙床上，手执白玉圭璋，口中说道："请星主到此。"命童子献酒。

两下青衣女童执着奇花金瓶，捧酒过来斟在玉杯内。一个为首的女童，执玉杯递酒来劝宋江。宋江起身，不敢推辞，接过玉杯，朝娘娘跪饮了一杯。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，如醍醐[tí hú]灌顶，甘露洒心。

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，上劝宋江。宋江战战兢兢[jīng]，怕失了体面，尖着指头拿了一枚，就而食之，怀核在手。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，宋江又一饮而尽。娘娘法旨："教再劝一杯。"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，宋江又饮了。仙女托过仙枣，又食了两枚。共饮过三杯仙酒，三枚仙枣。宋江便觉道春色微醺[xūn]，又怕酒后醉失体面，再拜道："臣不胜酒量，望乞娘娘免赐。"

殿上法旨道："既是星主不能饮，酒可止。教取那三卷天书，赐与星主。"

青衣去屏风背后，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，包着三卷天书，度与宋江。宋江拜受看时，可长五寸，阔三寸，厚三寸。不敢开看，再拜祗[zhī]受[恭敬地接受]，藏于袖中。

娘娘法旨道："宋星主，传汝三卷天书，汝可替天行道，为主全忠仗义，为臣辅国安民。去邪归正，他日功成果满，作为上卿。吾有四句天言，汝当记取，终身佩受，勿忘于心，勿泄于世。"

宋江再拜："愿受天言，臣不敢轻泄于世人。"

娘娘法旨道："遇宿重重喜，逢高不是凶。北幽南至睦，两处见奇功。"

宋江听毕，再拜谨受。娘娘法旨道："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，道行未完，暂罚下方，不久重登紫府[神仙住的地方]，切不可分毫失忘。若是他日罪下酆[fēng]都[迷信传说的阴间城池]，吾亦不能救汝。此三卷之书，可以善观熟视。只可与天机星同观，其他皆不可见。功成之后，便可焚之，勿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在世。所嘱之言，汝当记取。目今天凡相隔，难以久留，汝当速回。”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，“他日琼楼金阙[què]，再当重会。”

宋江便谢了娘娘，跟随青衣女童，下得殿庭来。出得棂星门，送至石桥边，青衣道：“恰才星主受惊，不是娘娘护佑，已被擒拿。天明时，自然脱离了此难。星主，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。”

宋江凭栏看时，果见二龙戏水。二青衣望下一推，宋江大叫一声，却撞在神厨内，觉来乃是南柯一梦。

宋江扒将起来看时，月影正午，料是三更时分。宋江把袖子里摸时，手里枣核三个，袖里帕子包着天书。摸将出来看时，果是三卷天书，又只觉口里酒香。宋江想道：“这一梦真乃奇异，似梦非梦！若把做梦来，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，口中又酒香，枣核在手里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，不曾忘了一句？不把做梦来，我自分明在神厨里，一跤撅将出来。有甚难见处，想是此间神圣最灵，显化如此。只是不知是何神明？”

揭起帐幔看时，九龙椅上坐着一个娘娘，正和梦中一般。宋江寻思道：“这娘娘呼我做星主，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。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，分付我的四句天言，不曾忘了。青衣女童道：‘天明时，自然脱离此村之厄。’如今天色渐明，我却出去。”

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，把衣服拂拭了，一步步撅下殿来。便从左廊下转出庙前，仰面看时，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：“玄女之庙”。

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：“惭愧！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，传受与我三卷天书，又救了我的性命！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，必当来此重修庙宇，再建殿庭。伏望圣慈，俯垂护佑！”称谢已毕。有诗为证：

还道村中夜避灾，荒凉古庙侧身来。
只因一念通溟[①]漠，方得天书降上台。

宋江只得望着村口，悄悄出来。离庙未远，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又不济了！”立住了脚，“且未可出去。我若到他前面，定吃他拿了。不如且在这里路旁树背后躲一躲。”

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，只见数个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，把刀枪拄着，一步步撅将入来，口里声声都只叫道：“神圣救命则个！”

① 溟 [míng]

宋江在树背后看了，寻思道："却又作怪！他们把着村口，等我出来拿我，却又怎地众人抢入来？"

再看时，赵能也抢入来，口里叫道："我们都是死也！"

宋江道："那厮如何恁[nèn]地慌？"

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。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，露出鬼怪般肉，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，口里喝道："含鸟休走！"

远观不睹，近看分明，正是黑旋风李逵。宋江想道："莫非是梦里么？"不敢走出去。

那赵能正走到庙前，被松树根只一绊，一跤撅在地下。李逵赶上，就势一脚，踏住脊背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。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，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各挺一条朴刀。上首的是欧鹏，下首的是陶宗旺。

李逵见他两个赶来，恐怕争功坏了义气，就手把赵能一斧，砍做两半，连胸膛都砍开了。跳将起来，把土兵赶杀四散走了。

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。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，也杀将来。前面赤发鬼刘唐，第二石将军石勇，第三催命判官李立。这六筹好汉说道："这厮们都杀散了，只寻不见哥哥，却怎生是好？"

石勇叫道："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。"

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，说道："感谢众兄弟们，又来救我性命，将何以报大恩？"

六筹好汉见了宋江，大喜道："哥哥有了！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。"

石勇、李立分投去了。宋江问刘唐道："你们如何得知，来这里救我？"

刘唐答道："哥哥前脚下得山来，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，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。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，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，只恐哥哥倘有些疏失。半路里撞见戴宗道：'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。'晁头领大怒，分付戴宗去山寨，只教留下吴军师、公孙胜、阮家三弟兄、吕方、郭盛、朱贵、白胜看守寨栅，其余兄弟都教来此间寻赶哥哥。听得人说道：'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。'村口守把的这厮们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，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。随即李大哥追来，我等都赶入来。不想哥哥在这里！"

说犹未了，石勇引将晁盖、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薛永、蒋敬、马麟到来，李立引将李俊、穆弘、张横、张顺、穆春、侯健、萧让、金大坚一行，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多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作谢众位头领。晁盖道:“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,不听愚兄之言,险些儿又做出来。”

宋江道:“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,悬肠挂肚,坐卧不安,不由宋江不来取。”

晁盖道:“好教贤弟欢喜,令尊并令弟家眷,我先叫戴宗引杜迁、宋万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童威、童猛送去,已到山寨中了。”

宋江听得大喜,拜谢晁盖道:“若得仁兄如此施恩,宋江死亦无怨。”

晁盖、宋江俱各欢喜,与众头领各各上马,离了还道村口。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,望空顶礼,称谢:“神明庇佑之力,容日专当拜还心愿。”有诗为证:

且喜余生得命归,剥床深喜脱灾非。
仰天祝谢仁晁盖,暗把家园载得回。

且说一行人马离了还道村,径回梁山泊来。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,直到金沙滩,都来迎接着。到得大寨聚义厅上,众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问道:“老父何在?”

晁盖便叫:“请宋太公出来。”

不多时,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,抬着宋太公到来。众人扶策下轿,上厅来。宋江见了,喜从天降,笑逐颜开。宋江再拜道:“老父惊恐!宋江做了不孝之子,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!”

宋太公道:“叵[pǒ]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,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,只待江州公文到来,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。听得你在庄后敲门,此时已有八九个土兵在前面草厅上,续后不见了,不知怎地赶出去了。到三更时候,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,将我搭扶上轿抬了,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,放火烧了庄院。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,径来到这里。”

宋江道:“今日父子团圆相见,皆赖众兄弟之力也!”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。

晁盖众人都来参见宋太公已毕,一面杀牛宰马,且做庆喜筵席,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。当日尽醉方散,次日又排筵宴贺喜,大小头领尽皆欢喜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三日，又做筵席，庆贺宋江父子完聚。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，思忆老母在蓟州，离家日久，未知如何。众人饮酒之时，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"感蒙众位豪杰相带贫道许多时，恩同骨肉。只是小道自从跟随着晁头领到山，逐日宴乐，一向不曾还乡。蓟州老母在彼，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，欲待回乡省视一遭。暂别众头领，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，以满小道之愿，免致老母挂念悬望之心。"

晁盖道："向日已闻先生所言，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。今既如此说时，难以阻当，只是不忍分别。虽然要行，只是来日相送。"

公孙胜谢了，当日尽醉方散，各自归帐内安歇。次日早，就关下排了筵席，与公孙胜饯行。其日众头领都在关下送路。

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士打扮了，腰里腰包、肚包，背上雌雄宝剑，肩胛上挂着棕笠，手中拿把鳖壳扇，便下山来。众头领接住，就关下筵席，各各把盏送别。饯行已遍，晁盖道："一清先生，此去难留，却不可失信。本是不容先生去，只是老尊堂在上，不敢阻当。百日之外，专望鹤驾降临，切不可爽约。"

公孙胜道："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，小道岂敢失信。回家参过本师真人，安顿了老母，便回山寨。"

宋江道："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，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，早晚也得侍奉。"

公孙胜道："老母平生只爱清幽，吃不得惊唬，因此不敢取来。家中自有田产山庄，老母自能料理。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，再得聚义。"

宋江道："既然如此，专听尊命。只望早早降临为幸！"

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。公孙胜道："不消许多，但只要三分足矣。"

晁盖定教收了一半，打拴在腰包里，打个稽首，别了众人，过金沙滩便行，望蓟州去了。

众头领席散，却待上山，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。宋江连忙问道："兄弟，你如何烦恼？"

李逵哭道："干鸟气么！这个也去取爷，那个也去望娘，偏铁牛是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掘坑里钻出来的！”

晁盖便问道：“你如今待要怎地？”

李逵道：“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，如何养得我娘快乐？我要去取他来这里，快乐几时也好。”

晁盖道：“李逵说的是。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山来，也是十分好事。”

宋江便道：“使不得！李家兄弟生性不好，回乡去必然有失。若是教人和他去，亦是不好。况且他性如烈火，到路上必有冲撞。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，哪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。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？必然原籍追捕。你又形貌凶恶，倘有疏失，路程遥远，如何得知。你且过几时，打听得平静了，去取未迟。”

李逵焦躁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！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，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。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！”

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既是要去取娘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放你去。”

李逵道：“你且说哪三件事？”

宋江点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三件事来。有分教：李逵去高山顶上，杀一窝猛兽毒虫；沂水县中，损几个生灵性命。直使施为撼地摇天手，来斗巴山跳涧虫。

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哪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谶 [chèn]	筵 [yán]	郓 [yùn]	劬 [qú]	晁 [cháo]	趱 [zǎn]
垣 [yuán]	幞 [fú]	窠 [kē]	蹇 [jiǎn]	幔 [màn]	搠 [shuò]
撷 [diān]	胸 [nù]	墀 [chí]	阆 [làng]	坞 [wù]	潺 [chán]
棂 [líng]	帏 [wéi]	霭 [ǎi]	绮 [qǐ]	覷 [qù]	笏 [hù]
旌 [jīng]	绾 [wǎn]	璋 [zhāng]	醍醐 [tí hú]		兢 [jīng]
醺 [xūn]	祇 [zhī]	酆 [fēng]	阙 [què]	溟 [míng]	恁 [nèn]
叵 [pǒ]	蓟 [jì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回家搬取老父，被官军追赶，在玄女庙神橱里躲避。九天玄女赐三卷天书，赠四句诗。晁盖派人接宋太公上山，与宋江相会。公孙胜要回家探母，李逵也要回家搬母。

第四十三回

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
诗曰：

家住沂州翠岭东，杀人放火恣行凶。
因餐虎肉长躯健，好吃人心两眼红。
闲向溪边磨巨斧，闷来岩畔斫[1]乔松。
有人问我名和姓，撼地摇天黑旋风。

话说李逵道："哥哥，你且说哪三件事，尽依。"

宋江道："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，第一件，径回，不可吃酒；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谁肯和你同去，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；第三件，你使的那两把板斧，休要带去，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"

李逵道："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！哥哥放心。我只今日便行，我也不住了。"

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挎一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带了一锭大银，三五个小银子，吃了几杯酒，唱个大喏[rě]，别了众人，便下山来，过金沙

① 斫 [zhuó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滩去了。

晁[cháo]盖、宋江并众头领送行已罢，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，对众人说道："李逵这个兄弟，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，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？"

杜迁便道："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与他是乡里。"

宋江听罢，说道："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，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。"

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。小喽啰飞报下山来，直至店里，请的朱贵到来。宋江道："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，因他酒性不好，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。诚恐路上有失，我们难得知道。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，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。"

朱贵答道："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见在一个兄弟，唤做朱富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。这李逵，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，有个哥哥，唤做李达，专与人家做长工。这李逵自小凶顽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归。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，只怕店里无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"

宋江道："这个无人看店，不必你忧心，我自教侯健、石勇替你暂管几日。"

朱贵领了这言语，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，便走到店里，收拾包裹，交割铺面与石勇、侯健，自奔沂州去了。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[yán]席，饮酒快乐，与吴学究看习天书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来到沂水县界。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，因此不惹事，无有话说。行至沂水县西门外，见一簇人围着榜看。李逵也立在人丛中，听得读道：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，系郓[yùn]城县人；第二名贼戴宗，系江州两院押狱；第三名从贼李逵，系沂州沂水县人。

李逵在背后听了，正待指手画脚，没做奈何处，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，拦腰抱住，叫道："张大哥！你在这里做甚么？"

李逵扭过身看时，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。李逵问道："你如何也来在这里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朱贵道:“你且跟我来说话。”

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，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。朱贵指着李逵道:“你好大胆!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，五千贯捉戴宗,三千贯捉李逵,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?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,如之奈何？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,不肯教人和你同来;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,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。我迟下山来一日,又先到你一日。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？”

李逵道:“便是哥哥分付,教我不要吃酒,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？你是这里人,家在哪里住？”

朱贵道:“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。我原是此间人,因在江湖上做客,消折了本钱,就于梁山泊落草,今次方回。”

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。朱富置酒管待李逵。李逵道:“哥哥分付,教我不要吃酒,今日我已到乡里了,便吃两碗儿,打甚么鸟紧!”

朱贵不敢阻当他,由他吃。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,安排些饭食,李逵吃了,趁五更晓星残月,霞光明朗,便投村里去。朱贵分付道:“休从小路去。只从大朴树转弯,投东大路,一直望百丈村去,便是董店东。快取了母亲来,和你早回山寨去。”

李逵道:“我自从小路去,却不近？大路走,谁奈烦!”

朱贵道:“小路走,多大虫,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。”

李逵应道:“我却怕甚鸟!”

戴上毡笠儿,提了朴刀,挎了腰刀,别了朱贵、朱富,便出门投百丈村来。约行了数十里,天色渐渐微明,去那露草之中,赶出一只白兔儿来,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赶了一直[一阵],笑道:“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!”有诗为证:

山径崎岖静复深,西风黄叶满疏林。
偶逢双斧喽啰汉,横索行人买路金。

正走之间,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,时值新秋,叶儿正红。李逵来到树林边厢,只见转过一条大汉,喝道:“是会的[明白事的人]留下买路钱,免得夺了包裹!”

李逵看那人时,带一顶红绢抓髻[jiǎo]儿头巾,穿一领粗布衲袄,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里拿着两把板斧，把黑墨搽[chá]在脸上。李逵见了，大喝一声："你这厮是甚么鸟人，敢在这里剪径！"

那汉道："若问我名字，吓碎你心胆！老爷叫做黑旋风！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，便饶了你性命，容你过去。"

李逵大笑道："没你娘鸟兴！你这厮是甚么人？哪里来的？也学老爷名目，在这里胡行！"

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。那汉哪里抵当得住，却待要走，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，搠[shuò]翻在地，一脚踏住胸脯，喝道："认得老爷么？"

那汉在地下叫道："爷爷！饶恕孩儿性命！"

李逵道："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！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！"

那汉道："小人虽然姓李，不是真的黑旋风。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，提起好汉大名，神鬼也怕，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，胡乱在此剪径。但有孤单客人经过，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，便撇了行李奔走了去，以此得这些利息[财物]，实不敢害人。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，只在这前村住。"

李逵道："叵[pǒ]耐这厮无礼，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，却坏我的名目，学我使两把板斧，且教他先吃我一斧！"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。

李鬼慌忙叫道："爷爷！杀我一个，便是杀我两个！"

李逵听得，住了手问道："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？"

李鬼道："小人本不敢剪径。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，无人养赡，因此小人单提爷爷大名唬吓人，夺些单身的包裹，养赡老母，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。如今爷爷杀了小人，家中老母必是饿杀。"

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听的说了这话，自肚里寻思道："我特地归家来取娘，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，天地也不佑我。罢罢，我饶了你这厮性命！"放将起来。

李鬼手提着斧，纳头便拜。李逵道："只我便是真黑旋风。你从今已后，休要坏了俺的名目。"

李鬼道："小人今番得了性命，自回家改业，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，在这里剪径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逵道："你有孝顺之心，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，便去改业。"

李鬼拜谢道："重生的父母！再长的爹娘！"

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，把与李鬼，拜谢去了。李逵自笑道："这厮却撞在我手里！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，必去改业。我若杀了他，也不合天理。我也自去休。"

拿了朴刀，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。走到巳牌时分，看看肚里又饥又渴，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，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。李逵见了，奔到那人家里来。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墜[zhuā]髻鬟边插一簇野花，搽一脸胭脂铅粉。李逵放下朴刀，道："嫂子，我是过路客人，肚中饥饿，寻不着酒食店。我与你一贯足钱，央你回些酒饭吃。"

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，不敢说没，只得答道："酒便没买处，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。"

李逵道："也罢，只多做些个，正肚中饥出鸟来。"

那妇人道："做一升米不少么？"

李逵道："做三升米饭来吃。"

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，便去溪边淘了米，将来做饭。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。只见一个汉子，撷[diǎn]手撷脚，从山后归来。李逵转过屋后听时，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，开后门见了，便问道："大哥，哪里闪肭[nǜ]了腿？"

那汉子应道："大嫂，我险些儿和你不厮见了。你道我晦鸟气么！指望出去寻个单身的过，整整的等了半个月，不曾发市[开张]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！却恨撞着那驴鸟，我如何敌得他过！倒吃他一朴刀，搠翻在地，定要杀我。吃我假意叫道：'你杀我一个，却害了我两个。'他便问我缘故，我便告道：'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，无人赡养，定是饿死。'那驴鸟真个信我，饶了我性命，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，教我改了业养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，且离了那林子里，僻净处睡了一回，从后山走回家来。"

那妇人道："休要高声！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，教我做饭，莫不正是他？如今在门前坐地，你去张一张看。若是他时，你去寻些麻药来，放在菜内，教那厮吃了，麻翻在地。我和你却对付了他，谋得他些金银，搬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往县里住去，做些买卖，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！”

李逵已听得了，便道：“叵耐这厮！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，又饶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。这个正是情理难容！”一转踅[xué]到后门边。

这李鬼却待出门，被李逵劈鬅揪住，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在地，身边掣出腰刀，早割下头来。拿着刀，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，正不知走哪里去了。

再入屋内来，去房中搜看，只见有两个竹笼，盛些旧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，李逵都拿了。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，都打缚在包裹里。

却去锅里看时，三升米饭早熟了，只没菜蔬下饭。李逵盛饭来，吃了一回，看着自笑道：“好痴汉！放着好肉在面前，却不会吃！”

拔出腰刀，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，把些水洗净了，灶里扒些炭火来便烧，一面烧，一面吃。吃得饱了，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，放了把火，提了朴刀，自投山路里去了。那草屋被风一扇，都烧没了。有诗为证：

劫掠资财害善良，谁知天道降灾殃。
家园荡尽身遭戮[①]，到此翻为没下场。

李逵赶到董店东时，日已平西。径奔到家中，推开门，入进里面，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：“是谁入来？”

李逵看时，见娘双眼都盲了，坐在床上念佛。李逵道：“娘！铁牛来家了！”

娘道：“我儿，你去了许多时，这几年正在哪里安身？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，只博得些饭食吃，养娘全不济事！我如常思量你，眼泪流干，因此瞎了双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？”

李逵寻思道：“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。我只假说便了。”李逵应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上路特来取娘。”

娘道：“恁[nèn]地却好也！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？”

李逵道：“铁牛背娘到前路，却觅一辆车儿载去。”

娘道：“你等大哥来，却商议。”

李逵道：“等做甚么，我自和你去便了。”

① 戮 [lù]

恰待要行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。入得门，李逵见了，便拜道："哥哥，多年不见。"

李达骂道："你这厮归来则甚？又来负累人！"

娘便道："铁牛如今做了官，特地家来取我。"

李达道："娘呀！休信他放屁！当初他打杀了人，教我披枷带锁，受了万千的苦。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，闹了江州，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，着落原籍追捕正身，却要捉我到官比捕。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，说：'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，亦不曾回家，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？'又替我上下使钱，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。见今出榜，赏三千贯捉他。你这厮不死，却走家来胡说乱道！"

李逵道："哥哥不要焦躁，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，多少是好。"

李达大怒，本待要打李逵，却又敌他不过，把饭罐撇在地下，一直去了。李逵道："他这一去，必然报人来捉我，却是脱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罢。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，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。大哥归来见了，必然不赶来。"

李逵便解下腰包，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，叫道："娘，我自背你去休。"

娘道："你背我哪里去？"

李逵道："你休问我，只顾去快活便了。我自背你去，不妨！"

李逵当下背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门望小路里便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，领着十来个庄客，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，不见了老娘，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。李达见了这锭大银，心中忖道："铁牛留下银子，背娘去哪里藏了？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。我若赶去，倒吃他坏了性命。想他背娘，必去山寨里快活。"

众人不见了李逵，都没做理会处。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："这铁牛背娘去，不知往哪条路去了。这里小路甚杂，怎地去赶他？"

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，各自回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，背着娘，只奔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。但见：

暮烟横远岫[xiù]，宿雾锁奇峰。慈鸦撩乱投林，百鸟喧呼傍树。行行雁阵坠长空，飞入芦花；点点萤光明野径，偏依腐草。茅荆夹路，惊闻更鼓之声；古木悬崖，时见龙蛇之影。卷起金风飘败叶，吹来霜气布深山。

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，天色已晚了。娘双眼不明，不知早晚。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，过那边去，方才有人家。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，一步步捱上岭来。娘在背上说道："我儿，哪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。"

李逵道："老娘，且待过岭去，借了人家安歇了，做些饭吃。"

娘道："我日中吃了些干饭，口渴的当不得。"

李逵道："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。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，寻水与你吃。"

娘道："我儿，端的渴杀我也！救我一救！"

李逵道："我也困倦的要不得！"

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，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，把娘放下，插了朴刀在侧边，分付娘道："奈心坐一坐，我去寻水来你吃。"

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，闻声寻将去，扒过了两三处山脚，到得那涧边看时，一溪好水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穿崖透壑[1]不辞劳，远望方知出处高。
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

李逵扒到溪边，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，寻思道："怎地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？"立起身来，东观西望，远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。李逵道："好了！"攀藤揽葛，上到庵前。

推开门看时，却是个泗[sì]州大圣祠堂，面前有个石香炉。李逵用手去掇，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，哪里拔得动，一时性起来，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，把那香炉磕将下来。拿了再到溪边，将这香炉水里浸了，拔起乱草，洗得干净，挽了半香炉水，双手擎来，再寻旧路，夹七夹八走上岭来。到得松树里边，石头上不见了娘，只

① 壑 [hè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见朴刀插在那里。

李逵叫娘吃水，杳[yǎo]无踪迹，叫了几声不应。李逵定住眼，四下里看时，寻不见娘。走不得三十余步，只见草地上一段血迹。李逵见了，心里越疑惑。趁着那血迹寻将去，寻到一处大洞口，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[shì]一条人腿。李逵心里忖道："我从梁山泊归来，特为老娘来取他。千辛万苦背到这里，却把来与你吃了！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，不是我娘的是谁的！"

心头火起，赤黄须竖立起来，将手中朴刀挺起，来搠那两个小虎。这小大虫被搠得慌，也张牙舞爪，钻向前来，被李逵手起，先搠死了一个，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，李逵赶到洞里，也搠死了，却钻入那大虫洞内。

李逵却便伏在里面张外面时，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，望窝里来。李逵道："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！"放下朴刀，胯边掣出腰刀。

那母大虫到洞口，先把尾去窝里一剪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。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，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，尽平生气力，舍命一戳，正中那母大虫粪门。李逵使得力重，和那刀把也直送入肚里去了。那老大虫吼了一声，就洞口带着刀，跳过涧边去了。李逵却拿了朴刀，就洞里赶将出来。那老虎负疼，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。

李逵恰待要赶，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，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。自古道：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。那一阵风起处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大吼了一声，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。李逵看那大虫，但见：

一声吼叫轰霹雳，两眼圆睁闪电光。
摇头摆尾欺存孝，舞爪张牙啖[1]狄梁。

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。那李逵不慌不忙，趁着那大虫的势力，手起一刀，正中那大虫颔[hàn]下。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扑，一者护那疼痛，二者伤着他那气管。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，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，登时间死在岩下。

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，还又到虎窝边，将着刀复看了一遍，只恐还有大虫，已无有踪迹。李逵也困乏了，走向泗州大圣庙里，睡到天明。次日早晨，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，把布衫包裹

① 啖 [d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了，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。李逵大哭了一场。有诗为证：

沂岭西风九月秋，雌雄猛虎聚林丘。
因将老母身躯啖，致使英雄血泪流。
手执钢刀探虎穴，心如烈火报冤仇。
立诛四虎威神力，千古传名李铁牛。

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，不免收拾包裹，拿了朴刀，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。只见五七个猎户，都在那里收窝弓弩[nǔ]箭。见了李逵一身血污，行将下岭来，众猎户吃了一惊，问道："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？如何敢独自过岭来？"

李逵见问，自肚里寻思道："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，我如何敢说实话？只谎说罢。"答道："我是客人。昨夜和娘过岭来，因我娘要水吃，我去岭下取水，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。我直寻到虎巢里，先杀了两个小虎，后杀了两个大虎。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，方才下来。"

众猎户齐叫道："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？便是李存孝和子路，也只打得一个。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，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。我们为这两个畜生，正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。这条沂岭，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，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。我们不信！敢是你哄我？"

李逵道："我又不是此间人，没来由哄你做甚么！你们不信，我和你上岭去，寻讨与你，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。"

众猎户道："若端的有时，我们自得重重的谢你。却是好也！"

众猎户打起胡哨来，一霎时，聚起三五十人，都拿了挠钩枪棒，跟着李逵，再上岭来。此时天大明朗，都到那山顶上，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，一个在窝内，一个在外面；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；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。

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，尽皆欢喜，便把索子抓缚起来，众人扛抬下岭，就邀李逵同去请赏。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，都来迎接着，抬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唤做曹太公庄上。那人原是闲吏，专一在乡放刁把滥，近来暴有几贯浮财，只是为人行短。

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，相见了，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，动问那杀虎的缘由。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，因此杀死大虫的话，说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遍。众人都呆了。曹太公动问:“壮士高姓名讳?”

李逵答道:“我姓张,无讳,只唤做张大胆。”

曹太公道:“真乃是大胆壮士!不恁的胆大,如何杀的四个大虫!”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,不在话下。

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杀了四个大虫,抬在曹太公家,讲动了村坊道店,哄的前村后村,山僻人家,大男幼女,成群拽队都来看虎。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。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,逃在前村爹娘家里,随着众人也来看虎,却认得李逵的模样,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:“这个杀虎的黑大汉,便是杀我老公,烧了我屋的。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”

爹娘听得,连忙来报知里正。里正听了道:“他既是黑旋风时,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,逃走在江州,又做出事来,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。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,他却走在这里!”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。

曹太公推道更衣,急急的到里正家。里正说:“这个杀虎的壮士,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。见今官司着落拿他。”

曹太公道:“你们要打听得仔细。倘不是时,倒惹的不好。若真个是时,却不妨。要拿他时,也容易;只怕不是他时,却难。”

里正道:“只有李鬼的老婆认得。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,杀了李鬼。”

曹太公道:“既是如此,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,却问他:今番杀了大虫,还是要去县请功,只是要村里讨赏?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,便是黑旋风了。着人轮换把盏,灌得醉了,缚在这里,却去报知本县,差都头来取去,万无一失。”

众人道:“说得是。”

里正说与众人,商量定了。有《浣溪沙》词为证:

杀却凶人毁却房,西风林下路匆忙,忽逢猛虎聚前冈。

格杀虽除村岭患,潜谋难免报仇殃,脱离罗网更高强。

曹太公回家来款住[稳住]李逵,一面且置酒来相待,便道:“适间抛撇,请勿见怪。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,放下朴刀,宽松坐一坐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逵道:“好,好!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,只有刀鞘[qiào]在这里。若是开剥时,可讨来还我。”

曹太公道:“壮士放心,我这里有的是好刀,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。”

李逵解了腰间刀鞘,并缠袋包裹,都递与庄客收贮,便把朴刀倚在壁边。曹太公叫取大盘肉来,大壶酒来。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,轮番把盏,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。曹太公又请问道:“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,只是在这里讨些赏[jiǎng]发?”

李逵道:“我是过往客人,忙些个。偶然杀了这窝猛虎,不须去县里请功,只此有些赏发便罢。若无,我也去了。”

曹太公道:“如何敢轻慢了壮士!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。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。”

李逵道:“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。”

曹太公道:“有,有。”

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,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。只见门前鼓响笛鸣,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。一杯冷,一杯热,李逵不知是计,只顾开怀畅饮,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。不两个时辰,把李逵灌得酩酊[mǐng dǐng]大醉,立脚不住。

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,放翻在一条板凳上,就取两条绳子,连板凳绑住了。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,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,补了一纸状子。

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,知县听的大惊,连忙升厅问道:“黑旋风拿住在哪里?这是谋叛的人,不可走了!”

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:“见缚在本乡曹大户家。为是无人禁得他,诚恐有失,路上走了,不敢解来。”

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,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。那人是谁?有诗为证:

面阔眉浓须鬓赤,双睛碧绿似番人。
沂水县中青眼虎,豪杰都头是李云。

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分付道:“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。你可多带人去,密地解来,休要哄动村坊,被他走了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都头领台旨下厅来了，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，各带了器械，便奔沂岭村中来。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，如何掩饰得过。此时街市上讲动了，说道："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，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。"

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得了这个消息，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："这黑厮又做出来了！如何解救？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，差我来打听消息。如今他吃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时，怎的回寨去见哥哥？似此怎生是好！"

朱富道："大哥且不要慌。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。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，如何敢近傍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。我却有个道理对他，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。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，将十数瓶酒，把肉大块切了，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。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，挑着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，解来时，只做与他把酒贺喜，将众人都麻翻了，却放李逵，如何？"

朱贵道："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整顿，及早便去！"

朱富道："只是李云不会吃酒，便麻翻了，终久醒得快。还有件事：倘或日后得知，须在此安身不得。"

朱贵道："兄弟，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。不如带领老小，跟我上山，一发入了伙，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却不快活！今夜便叫两个火家，觅了一辆车儿，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，约在十里牌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，李云不会吃酒时，肉里多糁[sǎn]些，逼着他多吃些，也麻倒了。救得李逵，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。"

朱富道："哥哥说得是。"

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，打拴了三五个包箱，捎在车儿上，家中粗物都弃了，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，分付两个火家跟着。车子只顾先去，救了李逵，后面随即便来。有诗为证：

杀人放火惯为非，好似於菟[①]插翅飞。
朱贵不施邀截计，定担枷锁入圜[②]扉。

且说朱贵、朱富当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大块，将药来拌了，连酒装做

① 於菟 [wū tú]　② 圜 [yuán]

两担，带了二三十个空碗，又有若干菜蔬，也把药来拌了，恐有不吃肉的，也教他着手。

两担酒肉，两个火家各挑一担，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，四更前后，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。到天明，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，朱贵接到路口。

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，自村里吃了半夜酒，四更前后，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。后面李都头坐在兜轿儿上。看看早来到面前，朱富便向前拦住，叫道："师父且喜！小弟将来接力。"

桶内舀一壶酒来，斟一大钟，上劝李云。朱贵托着肉来，火家捧过果盒。李云见了，慌忙下轿，跳向前来说道："贤弟，何劳如此远接！"

朱富道："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。"

李云接过酒来，到口不吃。朱富跪下道："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，今日这个喜酒，也饮半盏儿，见徒弟的孝顺之意。"

李云推却不过，略呷[xiā]了两口。朱富便道："师父不饮酒，须请些肉。"

李云道："夜间已饱，吃不得了。"

朱富道："师父行了许多路，肚里也饥了。虽不中吃，胡乱请些，也免小弟之羞。"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。

李云见他如此殷勤，只得勉意吃了两块。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，都劝了三钟。朱贵便叫土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。这伙男女哪里顾个冷热好吃不好吃，酒肉到口，只顾吃，正如这风卷残云，落花流水，一齐上来抢着吃了。

李逵光着眼，看了朱贵弟兄两个，已知用计，故意道："你们也请我吃些！"

朱贵喝道："你是歹人，有何酒肉与你吃！这般杀才[该杀的人]，快闭了口！"

李云看着土兵，喝道："叫走！"

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[qù]，走动不得，口颤脚麻，都跌倒了。李云急叫："中了计了！"

恰待向前，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，晕倒了，软做一堆，睡在地下。当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朱贵、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，喝声："孩儿们休走！"

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。走得快的走了，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。

李逵大叫一声，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，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。朱富慌忙拦住，叫道："不要害他！是我的师父，为人最好。你只顾先走。"

李逵应道："不杀得曹太公老驴，如何出得这口气！"

李逵赶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，续后里正也杀了。性起来，把猎户排头儿一昧价搠将去。那三十来个土兵都被搠死了。这看的人和众庄客，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，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。

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，朱贵喝道："不干看的人事，休只管伤人！"慌忙拦住。李逵方才住了手，就土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。三个人提着朴刀，便要从小路里走。

朱富道："不好，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！他醒时，如何见的知县？必然赶来。你两个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，且是为人忠直，等他赶来，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，也是我的恩义，免得教回县去吃苦。"

朱贵道："兄弟，你也见的是。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，留李逵在路傍帮你等他。只有李云那厮吃的药少，没一个时辰便醒。若是他不赶来时，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。"

朱富道："这是自然了。"当下朱贵前行去了。

只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边等候。果然不到一个时辰，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，飞也似赶来，大叫道："强贼休走！"

李逵见他来的凶，跳起身，挺着朴刀来斗李云，恐伤朱富。正是，有分教：梁山泊内添双虎，聚义厅前庆四人。

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，二人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斫 [zhuó]　喏 [rě]　晁 [cháo]　筵 [yán]　郓 [yùn]　鬅 [jiǎo]
搽 [chá]　搠 [shuò]　叵 [pǒ]　鼜 [zhuā]　撷 [diān]　肭 [nǜ]
踅 [xué]　戮 [lù]　恁 [nèn]　岫 [xiù]　壑 [hè]　泗 [sì]
杳 [yǎo]　舐 [shì]　啖 [dàn]　颔 [hàn]　弩 [nǔ]　鞘 [qiào]
赍 [jī]　酩酊 [mǐng dǐng]　糁 [sǎn]　於菟 [wū tú]
圜 [yuán]　呷 [xiā]　觑 [q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李逵回家搬母，途中遇李鬼。回家见娘，娘双目失明。李达揭穿李逵秘密，并去财主家领人捉拿李逵。李逵背娘至沂岭，娘被虎吃。李逵连杀子母四虎，被众猎户迎至曹太公庄上。曹太公设计灌醉，报告知县。朱贵、朱富救得李逵性命。

第四十四回

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

诗曰：

豪杰遭逢信有因，连环钩锁共相寻。
矢言一德情坚石，歃[1]血同心义断金。
七国争雄今继迹，五胡云扰振遗音。
汉廷将相由屠钓，莫惜梁山错用心。

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。两个就官路旁边斗了五七合，不分胜败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，叫道："且不要斗！都听我说。"

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"师父听说：小弟多蒙错爱，指教枪棒，非不感恩。只是我哥哥朱贵，见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，着他来照管李大哥。不争被你拿了解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这场手段[安排]。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，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杀了这些土兵。我们本待去得远了，猜道师父回去不得，必来赶我。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师父，你是个精

① 歃 [shà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细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，又走了黑旋风，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？你若回去时，定吃官司责怪，又无人来相救。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入了伙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

李云寻思了半晌，便道：“贤弟，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么。”

朱富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，专一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。”

李云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闪得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！只喜得我又无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。只得随你们去休！”

李逵便笑道：“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说！”便和李云剪拂了。

这李云不曾娶老小，亦无家当，当下三人合作一处，来赶车子。半路上朱贵接见了，大喜。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，于路无话。

看看相近梁山泊，路上又迎着马麟、郑天寿，都相见了，说道：“晁[cháo]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。今既见了，我两个先去回报。”

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。次日，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。朱贵向前，先引李云拜见晁、宋二头领，相见众好汉，说道：“此人是沂水县都头，姓李名云，绰号青眼虎。”次后，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，说道：“这是舍弟朱富，绰号笑面虎。”都相见了。

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，被虎吃了，因此杀了四虎。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，众人大笑。晁、宋二人笑道：“被你杀了四个猛虎，今日山寨里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，正宜作庆。”

众多好汉大喜，便教杀羊宰牛，做筵[yán]席庆贺。两个新到头领，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。

吴用道：“近来山寨十分兴旺，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皆是二公之德也，众兄弟之福也。然是如此，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，替回石勇、侯健。朱富老小另拨一所房舍住居。目今山寨事业大了，非同旧日，可再设三处酒馆，专一探听吉凶事情，往来义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，可以报知如何进兵，好做准备。西山地面广阔，可令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。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，去山南边那里开店。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，去北山那里开店。仍复都要设立水亭、号箭、接应船只，但有缓急军情，飞捷报来。山前设置三座大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关，专令杜迁总行守把，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遣，早晚不得擅离。”

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，掘港汊[chà]，修水路，开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[yuán]，筑彼山前大路。他原是庄户出身，修理久惯。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廒[áo]，支出纳入，积万累千，精通书算。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、山上山下、三关把隘[ài]许多行移关防文约、大小头领号数。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、印信、牌面等项。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、五方旗号等件。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。令宋万、白胜去金沙滩下寨。令王矮虎、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。令穆春、朱富管收山寨钱粮。吕方、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。令宋清专管筵宴。都分拨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话下。梁山泊自此无事，每日只是操练人马，教演武艺。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，船上厮杀，亦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，宋江与晁盖、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：“我等弟兄众位，今日都共聚大义，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。我想他回蓟[jì]州探母参师，期约百日便回，今经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[失信]不来？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，探听他虚实下落，如何不来。”

戴宗道：“愿往。”

宋江大喜，说道：“只有贤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”

当日戴宗别了众人，次早打扮做个承局，下山去了。但见：

虽为走卒，不占军班。一生常作异乡人，两腿欠他行路债。寻常结束，青衫皂带系其身；赶趁程途，信笼文书常爱护。监司出入，皂花藤杖挂宣牌；帅府行军，夹棒黄旗书令字。家居千里，日不移时便到厅阶；紧急军情，时不过刻不违宣限。早向山东餐黍[shǔ]米，晚来魏府吃鹅梨。

且说戴宗自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蓟州来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来，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。

在路行了三日，来到沂水县界，只闻人说道：“前日走了黑旋风，伤了好多人，连累了都头李云，不知去向，至今无获处。”戴宗听了冷笑。

当日正行之次，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。看见了戴宗走得快，那人立住了脚，便叫一声：“神行太保。”

戴宗听得，回过脸来定睛看时，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。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生模样？但见：

白范阳笠子，如银盘拖着红缨；皂团领战衣，似翡翠围成锦绣。搭膊丝绦缠裹肚，腿绷[bēng]护膝衬鞚[wēng]鞋。沙鱼鞘[qiào]斜插腰刀，笔管枪银丝缠杆。那人头圆耳大，鼻直口方。生得眉秀目疏，腰细膀阔。远看毒龙离石洞，近观飞虎下云端。

戴宗听得那人叫了一声“神行太保”，连忙回转身来问道：“壮士素不曾拜识，如何呼唤贱名？”

那汉慌忙答道：“足下真乃是神行太保！”

撇了枪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连忙扶住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

那汉道：“小弟姓杨名林，祖贯彰德府人氏。多在绿林丛中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。数月之前，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会，备说梁山泊晁、宋二公招贤纳士，如此义气，写下一封书，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。只是不敢擅进，诚恐不纳。因此心意未定，进退蹉跎[cuō tuó]，不曾敢来。外日[往日，前些天]公孙先生所说，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伙的人。山寨里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，自行八百里路。今见兄长行步非常，因此唤一声看，不想果是仁兄。正是天幸，无心而得遇！”

戴宗道：“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杳[yǎo]无音信，今奉晁、宋二公将令，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，寻取公孙胜还寨，不期却遇足下相会。”

杨林道：“小弟虽是彰德府人，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，倘若不弃，就随侍兄长同走一遭。”

戴宗道：“若得足下作伴，实是万幸。寻得公孙先生见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迟。”

杨林见说了，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结拜为兄。戴宗收了甲马，两个缓缓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杨林置酒请戴宗，戴宗道：“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荤。”

两个只买些素饭相待，结义为兄弟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吃了早饭，收拾动身。杨林便问道：“兄长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走得上？只怕同行不得。”

戴宗笑道：“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。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

上，作起法来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不然，你如何赶得我走！”

杨林道：“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的人，比不得兄长神体。”

戴宗道：“不妨。是我的这法，诸人都带得，作用了时，和我一般行。只是我自吃素，并无妨碍。”

当时取两个甲马，替杨林缚在腿上，戴宗也只缚了两个。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气在上面，两个轻轻地走了去，要紧要慢，都随着戴宗行。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，虽只见缓缓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

两个行到巳牌时分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四围都是高山，中间一条驿路。杨林却自认得，便对戴宗说道：“哥哥，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。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为山势秀丽，水绕峰环，以此唤做饮马川。”

两个正来到山边过，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，战鼓乱鸣，走出一二百小喽啰，拦住去路。当先拥着两筹好汉，各挺一条朴刀，大喝道：“行人须住脚！你两个是甚么鸟人？哪里去的？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，饶你两个性命！”

杨林笑道：“哥哥，你看我结果那呆鸟！”拈着笔管枪，抢将入去。

那两个头领见他来得凶，走近前来看了，上首的那个便叫道：“且不要动手！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？”

杨林见了，却不认得。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。杨林请过戴宗，说道：“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。”

戴宗问道：“这两个壮士是谁？如何认得贤弟？”

杨林便道：“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，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，姓邓名飞，为他双睛红赤，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[suān ní]。能使一条铁链，人皆近他不得。多曾合伙，一别五年，不曾见面。谁想今日他却在这里相遇着。”

邓飞便问道：“杨林哥哥，这位兄长是谁？必不是等闲人也。”

杨林道：“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”

邓飞听了道：“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，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答道："小可便是。"

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："平日只听得说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。"

戴宗看那邓飞时，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原是襄阳关扑汉，江湖飘荡不思归。

多餐人肉双睛赤，火眼狻猊是邓飞。

当下二位壮士施礼罢，戴宗又问道："这位好汉高姓大名？"

邓飞道："我这兄弟姓孟名康，祖贯是真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只。原因押送花石纲，要造大船，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，他把本官一时杀了，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长大白净，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，起他一个绰号，叫他做玉幡[fān]竿孟康。"

戴宗见说大喜。看那孟康时，怎生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能攀强弩①冲头阵，善造艨艟②越大江。

真州妙手楼船匠，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当时戴宗见了二人，心中甚喜。四筹好汉说话间，杨林问道："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？"

邓飞道："不瞒兄长说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只近半载之前，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，姓裴[péi]名宣，祖贯是京兆府人氏。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，极好刀笔。为人忠直聪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。亦会拈枪使棒，舞剑抡刀，智勇足备。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，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，从我这里经过，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，让他年长，见在山寨中为主。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。"

便叫小喽啰牵过马来，请戴宗、杨林都上了马，四骑马望山寨来。行不多时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马。裴宣已有人报知，连忙出寨降阶而接。

戴宗、杨林看裴宣时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肉白肥胖，四平八稳，心中暗喜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问事时智巧心灵，落笔处神号鬼哭。

心平恕毫发无私，称裴宣铁面孔目。

当下裴宣出寨来，降阶迎接，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。俱各讲礼

① 弩 [nǔ]　② 艨艟 [méng chō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罢，谦让戴宗正面坐了，次是裴宣、杨林、邓飞、孟康，五筹好汉，宾主相待，坐定筵宴。当日大吹大擂饮酒，一团和气。看官听说：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，时节到来，天幸自然义聚相逢。

众人吃酒中间，戴宗在筵上说起晁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四方豪杰，待人接物一团和气，仗义疏财，许多好处；众头领同心协力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，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；更有许多军马，何愁官兵到来。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。

裴宣回道："小弟寨中，也有三百来人马，财赋亦有十余辆车子，粮食草料不算。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，引荐于大寨入伙，愿听号令效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"

戴宗大喜道："晁、宋二公待人接纳，并无异心。更得诸公相助，如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，那时一同扮做官军，星夜前往。"

众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。端的好个饮马川。但见：

一望茫茫野水，周回隐隐青山。几多老树映残霞，数片彩云飘远岫[xiù]。荒田寂寞，应无稚子看牛；古渡凄凉，哪得奚[xī]人饮马。只好强人安寨栅，偏宜好汉展旌[jīng]旗。

戴宗看了这饮马川一派山景，喝彩道："好山好水，真乃秀丽！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？"

邓飞道："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，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。"

众皆大笑。五筹好汉吃得大醉。裴宣起身舞剑饮酒，戴宗称赞不已。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。三位好汉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别，自回寨里来收拾行装，整理动身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，在路晓行夜住，早来到蓟州城外，投个客店安歇了。杨林便道："哥哥，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出家人，必是山间林下村落中住，不在城里。"

戴宗道："说得是。"

当时二人先到城外，一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，并无一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晓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来，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，亦无一个认得，两个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"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？"

当日和杨林却入蓟州城里来寻他。两个寻问老成人时，都道："不认得。敢不是城中人？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。"

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，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，迎将一个人来。戴宗、杨林立在街上看时，前面两个小牢子，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，一个捧着若干缎子采缯[zēng]之物，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[guì]子。

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蓝靛[diàn]般一身花绣，两眉入鬓，凤眼朝天，淡黄面皮，细细有几根髭髯。

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，姓杨名雄，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，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。因为他一身好武艺，面貌微黄，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。有一首《临江仙》词，单道着杨雄好处。但见：

两臂雕青镌[juān]嫩玉，头巾环眼嵌玲珑。鬓边爱插翠芙蓉。背心书刽字，衫串染猩红。　　问事厅前逞手段，行刑处刀利如风。微黄面色细眉浓。人称病关索，好汉是杨雄。

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，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把法刀。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，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，送回家去，正从戴宗、杨林面前迎将过来，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。

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，为头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。这汉是蓟州守御城池的军，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。为见杨雄原是外乡人来蓟州，有人惧怕他，因此不怯气。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缎匹，带了这几个没头神[没职业的混混]，吃得半醉，却好赶来要惹他。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，那张保拨开众人，钻过面前叫道："节级拜揖。"

杨雄道："大哥来吃酒。"

张保道："我不要酒吃，我特来向你借百十贯钱使用。"

杨雄道："虽是我认得大哥，不曾钱财相交，如何问我借钱？"

张保道："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"

杨雄应道："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，怎么是诈得百姓的？你来放刁！我与你军卫有司，各无统属！"

张保不应，便叫众人向前一哄，先把花红缎子都抢了去。杨雄叫道："这厮们无礼！"

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，被张保劈胸带住，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。那几个都动起手来，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。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气，解拆不开。

正闹中间，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，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弹不得。那大汉看了，路见不平，便放下柴担，分开众人，前来劝道："你们因甚打这节级？"

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："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，敢来多管！"

那大汉大怒，焦躁起来，将张保劈头只一提，一跤撅[diān]翻在地。那几个帮闲的见了，却待要来动手，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，都打的东倒西歪。杨雄方才脱得身，把出本事来施展动，一对拳头撺梭相似，那几个破落户，都打翻在地。

张保尴尬不是头，扒将起来，一直走了。杨雄忿怒，大踏步赶将去。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，杨雄在后面追着，赶转小巷去了。

那大汉兀自不歇手，在路口寻人厮打。戴宗、杨林看了，暗暗地喝彩道："端的是好汉！此乃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壮士也！"有诗为证：

路见不平真可怒，拔刀相助是英雄。
哪堪石秀真豪杰，慷慨相投入伙中。

当时戴宗、杨林向前邀住，劝道："好汉且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罢休了。"

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。杨林替他挑了柴担，戴宗挽住那汉手，邀入酒店里来。杨林放下柴担，同到阁儿里面。那大汉叉手道："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。"

戴宗道："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，因见壮士仗义之心，只恐足下拳手太重，误伤人命，特地做这个出场。请壮士酌三杯，到此相会，结义则个！"

那大汉道："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，却又蒙赐酒相待，实是不当。"

杨林便道："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有何伤乎！且请坐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相让，那汉哪里肯僭[jiàn]上。戴宗、杨林一带坐了，那汉坐于对席。叫过酒保，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，把与酒保道："不必来问，但有下饭，只顾买来与我们吃了，一发总算。"

酒保接了银子去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案酒之类。三人饮过数杯，戴宗问道："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"

那汉答道："小人姓石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，一生执意，路见不平，但要去相助，人都唤小弟作拚命三郎。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钱，还乡不得，流落在此蓟州，卖柴度日。既蒙拜识，当以实告。"

戴宗道："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，得遇壮士，如此豪杰，流落在此卖柴，怎能够发迹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，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。"

石秀道："小人只会使些枪棒，别无甚本事，如何能够发达快乐！"

戴宗道："这般时节认不得真！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闭塞。小可一个薄识[相识]，因一口气，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。如今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个官人。"

石秀叹口气道："小人便要去，也无门路可进。"

戴宗道："壮士若肯去时，小可当以相荐。"

石秀道："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？"

戴宗道："小可姓戴名宗，兄弟姓杨名林。"

石秀道："江湖上听的说个江州神行太保，莫非正是足下？"

戴宗道："小可便是。"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，送与石秀做本钱。

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谦让，方才收了，作谢二人，藏在身边，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。正欲要和戴宗、杨林说些心腹之话，投托入伙，只听的外面有人寻问入来。三个看时，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赶入酒店里来。

戴宗、杨林见人多，吃了一惊，闹哄里，两个慌忙走了。石秀起身迎住道："节级，哪里去来？"

杨雄便道："大哥，何处不寻你，却在这里饮酒。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。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，去夺他包袱，却撇了足下。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，都来相助，依还夺

得抢去的花红缎匹回来，只寻足下不见。却才有人说道：‘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吃酒。’因此才知得，特地寻将来。”

石秀道：“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邀在这里酌三杯，说些闲话，不知节级呼唤。”

杨雄大喜，便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因何在此？”

石秀答道：“小人姓石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平生性直，路见不平，便要去舍命相护，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。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钱，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。”

杨雄看石秀时，果然好个壮士，生得上下相等。有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单道着石秀好处。但见：

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浇油。
心雄胆大有机谋，到处逢人搭救。
全仗一条杆棒，只凭两个拳头。
掀天声价满皇州，拚命三郎石秀。

当下杨雄又问石秀道：“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，何处去了？”

石秀道：“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，只道相闹，以此去了。”

杨雄道：“恁[nèn]地时，先唤酒保取两瓮酒来，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，吃了去，明日却得来相会。”

众人都吃了酒，自去散了。杨雄便道：“石家三郎，你休见外。想你此间必无亲眷，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，如何？”

石秀见说大喜，便说道：“不敢动问节级贵庚[gēng]？”

杨雄道：“我今年二十九岁。”

石秀道：“小弟今年二十八岁。就请节级坐，受小弟拜为哥哥。”

石秀拜了四拜。杨雄大喜，便叫酒保：“安排饮馔酒果来！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。”

正饮酒之间，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，带领了五七个人，直寻到酒店里来。杨雄见了，起身道：“泰山来做甚么？”

潘公道：“我听得你和人厮打，特地寻将来。”

杨雄道：“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，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。”

潘公叫：“好，好！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，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去。便教潘公中间坐了，杨雄对席上首，石秀下首，三人坐下，酒保自来斟酒。

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说道："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，也不枉了！公门中出入，谁敢欺负他！"又问道："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？"

石秀道："先父原是操刀屠户。"

潘公道："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？"

石秀笑道："自小吃屠家饭，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。"

潘公道："老汉原是屠户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。只有这个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了这行衣饭。"

三人酒至半酣，计算了酒钱，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。三人取路回来，杨雄入得门便叫："大嫂，快来与这叔叔相见。"

只见布帘里面应道："大哥，你有甚叔叔？"

杨雄道："你且休问，先出来相见。"

布帘起处，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。生得如何？石秀看时，但见：

黑鬒鬒[zhěn]鬓儿，细弯弯眉儿，光溜溜眼儿，香喷喷口儿，直隆隆鼻儿，红乳乳腮儿，粉莹莹脸儿，轻袅袅身儿，玉纤纤手儿，一捻捻腰儿，软脓脓肚儿，翘尖尖脚儿，花簇簇鞋儿，肉奶奶胸儿，白生生腿儿。更有一件窄溚溚[qiū]、紧挡挡[chōu]、红鲜鲜、黑稠稠，正不知是甚么东西。

有诗为证：

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

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

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小字唤做巧云。先嫁了一个吏员，是蓟州人，唤做王押司，两年前身故了，方才晚嫁得杨雄，未及一年夫妻。

石秀见那妇人出来，慌忙向前施礼道："嫂嫂请坐。"

石秀便拜。那妇人道："奴家年轻，如何敢受礼！"

杨雄道："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。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礼。"

当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妇人还了两礼，请入来里面坐地。收拾一间空房，教叔叔安歇，不在话下。过了一宿。话休絮烦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日，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，分付家中道："安排石秀衣服巾帻[zé]。"客店内有些行李、包裹，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。

却说戴宗、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伙做公的入来寻访石秀，闹哄里两个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寻问公孙胜。两日，绝无人认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处。

两个商量了，且回去，要便再来寻访。当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离了蓟州，自投饮马川来，和裴宣、邓飞、孟康一行人马，扮作官军，星夜望梁山泊来。戴宗要见他功劳，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。

这段话下来，接着再说：有杨雄的丈人潘公，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。潘公道："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，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，那里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。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里面，又好照管。"

石秀见了，也喜端的便益[方便]。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，"只央叔叔掌管帐目。"

石秀应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、水盆、砧[zhēn]头，打磨了许多刀仗，整顿了肉案，打并了作坊猪圈，赶上十数个肥猪，选个吉日开张肉铺。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，吃了一两日酒。

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，都欢喜，自此无话。一向潘公、石秀自做买卖。不觉光阴迅速，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。时值秋残冬到，石秀里里外外身上，都换了新衣穿着。

石秀一日早起五更，出外县买猪，三日了方回家来，只见铺店不开。却到家里看时，肉案、砧头也都收过了，刀仗家火亦藏过了。

石秀是个精细的人，看在肚里，便省得了，自心中忖道："常言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哥哥自出外去当官，不管家事，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，一定背后有说话。又见我两日不回，必有人搬口弄舌，想是疑心，不做买卖。我休等他言语出来，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。自古道：哪得长远心的人。"

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，却去房中换了脚手，收拾了包裹、行李，细细写了一本清帐，从后面入来。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，请石秀坐定吃酒。潘公道："叔叔远出劳心，自赶猪来辛苦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石秀道:“礼当。丈丈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,若上面有半点私心,天地诛灭!”

潘公道:“叔叔何故出此言?并不曾有个甚事。”

石秀道:“小人离乡五七年了,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,特地交还帐目。今晚辞了哥哥,明早便行。”

潘公听了,大笑起来道:“叔叔差矣!你且住,听老汉说。”

那老子言无数句,话不一席,有分教:报恩壮士提三尺,破戒沙门丧九泉。

毕竟潘公对石秀说出甚言语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歃 [shà]	晁 [cháo]	筵 [yán]	汊 [chà]	垣 [yuán]	廒 [áo]
隘 [ài]	蓟 [jì]	黍 [shǔ]	绷 [bēng]	鞚 [wēng]	鞘 [qiào]
蹉跎 [cuō tuó]		杳 [yǎo]	狻猊 [suān ní]		幡 [fān]
弩 [nǔ]	艨艟 [méng chōng]		裴 [péi]	岫 [xiù]	奚 [xī]
旌 [jīng]	缯 [zēng]	刽 [guì]	靛 [diàn]	镌 [juān]	撷 [diān]
僭 [jiàn]	恁 [nèn]	庚 [gēng]	鬓 [zhěn]	湫 [qiū]	挡 [chōu]
帻 [zé]	砧 [zhēn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戴宗往蓟州探望公孙胜，中途遇杨林。在饮马川遇邓飞、孟康，又与裴宣相见。戴宗、杨林未找见公孙胜。杨雄与张保厮打，石秀助杨雄赶走张保。杨雄引石秀与潘巧云相见。戴宗、杨林同裴宣、邓飞、孟康等人一起上梁山。潘公、石秀开肉铺。

第四十五回

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[1]如海

偈[jì]曰：

朝看楞伽经，暮念华严咒。种瓜还得瓜，种豆还得豆。
经咒本慈悲，冤结如何救。照见本来心，方便多竟究。
心地若无私，何用求天佑。地狱与天堂，作者还自受。

话说这一篇言语，古人留下，单说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。既修二祖四缘，当守三归五戒。叵[pǒ]耐缁[zī]流[僧徒、僧众]之辈，专为狗彘[zhì]之行，辱莫前修，遗臭后世，庸深可恶哉！

当时潘公说道："叔叔且住，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。叔叔两夜不曾回家，今日回来，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，叔叔一定心里只道是不开店了，因此要去。休说恁[nèn]地好买卖，便不开店时，也养叔叔在家。不瞒叔叔说：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，不幸没了，今得二周年，做些功果[为亡灵做佛事]与他，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。今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，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。老汉年纪高大，熬不得夜，因此一发

① 裴 [pé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和叔叔说知。”

石秀道:“既然丈丈恁地说时,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。”

潘公道:“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,只顾随分且过。”

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,收过了杯盘。

只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,铺设坛场,摆放佛像供器,鼓钹[bó]钟磬[qìng],香灯花烛,厨下一面安排斋食。杨雄到申牌时分,回家走一遭,分付石秀道:“贤弟,我今夜却限当牢,不得前来,凡事央你支持则个。”

石秀道:“哥哥放心自去,晚间兄弟替你料理。”

杨雄去了,石秀自在门前照管。没多时,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,揭起帘子入来。石秀看那和尚时,端的整齐。但见:

> 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,把麝香松子匀搽[chá];一领黄烘烘直裰初缝,使沉速栴[zhān]檀[tán]香染。山根鞋履,是福州染到深青;九缕丝绦,系西地买来真紫。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,只睃[suō]趁施主娇娘;这秃驴美甘甘满口甜言,专说诱良家少妇。淫情发处,草庵中去觅尼姑;色胆动时,方丈内来寻行者。仰观神女思同寝,每见嫦娥要讲欢。

那和尚入到里面,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。石秀答礼道:“师父少坐。”

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。石秀便叫:“丈丈,有个师父在这里。”

潘公听得,从里面出来。那和尚便道:“干爷,如何一向不到敝寺?”

老子道:“便是开了这些店面,却没工夫出来。”

那和尚便道:“押司周年,无甚罕物相送,些少挂面,几包京枣。”

老子道:“阿也!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!”教:“叔叔收过了。”

石秀自搬入去,叫点茶出来,门前请和尚吃。

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,不敢十分穿重孝,只是淡妆轻抹,便问:“叔叔,谁送物事来?”

石秀道:“一个和尚,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。”

那妇人便笑道:“是师兄海阇[shé]黎[高僧]裴如海,一个老诚的和尚。他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,出家在报恩寺中。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,结拜我父做干爷,长奴两岁,因此上叫他做师兄。他法名叫做海公。叔叔,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，有这般好声音！”

石秀道：“缘来恁地！”自肚里已有些瞧科。

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，石秀却背叉着手，随后跟出来，布帘里张看。

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，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，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。那妇人便道：“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？”

和尚道：“贤妹，些少薄礼微物，不足挂齿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师兄何故这般说。出家人的物事，怎的消受的！”

和尚道：“敝寺新造水陆堂[举行水陆斋、水陆道场时用的屋子]，也要来请贤妹随喜[到庙里瞻谒]，只恐节级见怪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计较。老母死时，也曾许下血盆愿心，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烦还了。”

和尚道：“这是自家的事，如何恁地说。但是分付如海的事，小僧便去办来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。”

只见里面丫嬛[huán]捧茶出来。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，把帕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，双手递与和尚。那和尚一头接茶，两只眼涎[xián]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。这妇人也嘻嘻的笑着看这和尚。

人道色胆如天，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张见。石秀自肚里暗忖道：“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，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，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！莫教撞在石秀手里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，也不见的！”

石秀此时已有三分在意了，便揭起布帘，走将出来。那和尚放下茶盏，便道：“大郎请坐。”

这妇人便插口道：“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。”

那和尚虚心冷气动问道：“大郎贵乡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

石秀道：“我姓石名秀，金陵人氏。因为只好闲管，替人出力，以此叫做拚命三郎。我是个粗卤汉子，礼数不到，和尚休怪！”

裴如海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。”相别出门去了。

那妇人道：“师兄早来些个。”

那和尚应道：“便来了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妇人送了和尚出门，自入里面来了。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。

看官听说：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，惟和尚色情最紧。为何说这等话？且如俗人、出家人，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，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？说这句话，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，惟有和尚家第一闲。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，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，又无俗事所烦，房里好床好铺睡着，无得寻思，只是想着此一件事。

假如譬喻说，一个财主家，虽然十相俱足，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，夜间又被钱物挂念，到三更二更才睡，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，哪得情趣。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，一日价辛辛苦苦挣扎，早晨巴不到晚，起的是五更，睡的是半夜，到晚来未上床，先去摸一摸米瓮，看到底没颗米，明日又无钱，总然妻子有些颜色，也无些甚么意兴。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，专一理会这等勾当。

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，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。因此苏东坡学士道："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；转秃转毒，转毒转秃。"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，道是：

一个字便是僧，两个字是和尚，三个字鬼乐官，四字色中饿鬼。

且说这石秀自在门前寻思了半晌，又且去支持管待。不多时，只见行者先来点烛烧香。少刻，海阇黎引领众僧却来赴道场。潘公、石秀接着，相待茶汤已罢，打动鼓钹，歌咏赞扬。

只见海阇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阇黎，摇动铃杵，发牒请佛，献斋赞供诸天护法监坛主盟，"追荐亡夫王押司，早生天界。"

只见那妇人乔素梳妆，来到法坛上，执着手炉，拈香礼佛。那海阇黎越逞精神，摇着铃杵，念动真言。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，都七颠八倒起来。但见：

班首轻狂，念佛号不知颠倒；阇黎没乱，诵真言岂顾高低。烧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烛头陀，错拿香盒。宣名表白，大宋国称做大唐；忏罪沙弥，王押司念为押禁。动铙[náo]的望空便撇，打钹的落地不知。敲钰[xiǎn]子的软做一团，击响磬的酥做一块。满堂喧哄，绕席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横。藏主心忙，击鼓错敲了徒弟手；维那眼乱，磬槌打破了老僧头。十年苦行一时休，万个金刚降不住。

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，自不觉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，拴不定心猿意马。以此上德行高僧，世间难得。石秀却在侧边看了，也自冷笑道："似此有甚功德！正谓之作福不如避罪。"

少间，证盟[把死者的姓名写在纸上焚烧的一种仪式]已了，请众人和尚就里面吃斋。海阇黎却在众僧背后，转过头来，看着那妇人嘻嘻的笑，那婆娘也掩着口笑。两个都眉来眼去，以目送情。石秀都看在眼里，自有五分来不快意。

众僧都坐了吃斋，先饮了几杯素酒，搬出斋来，都下了衬钱[做佛事时散给和尚的钱]。潘公道："众师父饱斋则个。"

众和尚说道："感承施主虔[qián]心，足矣了。"

少刻，众僧斋罢，都起身行食[饭后散步]去了。转过一遭，再入道场。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，只推肚疼，自去睡在板壁后了。那妇人一点情动，哪里顾的防备人看见，便自去支持。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，把些茶食果品煎点。海阇黎着众僧用心看经，请天王拜忏，设浴召亡，参礼三宝。

追荐到四更时分，众僧困倦，这海阇黎越逞精神，高声看诵。那妇人在布帘下看了，欲火炽盛，不觉情动，便教丫嬛请海和尚说话。那贼秃慌忙来到妇人面前。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，说道："师兄，明日来取功德钱时，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，不要忘了。"

和尚道："小僧记得。只说：要还愿，也还了好。"

和尚又道："你家这个叔叔，好生利害！"

妇人应道："这个睬他则甚！又不是亲骨肉。"

海阇黎道："恁地小僧却才放心。我只道是节级的至亲兄弟。"

两个又戏笑了一回。那和尚自出去判斛[hú，给鬼吃的一种面食，叫做斛食。判斛，是说把斛食散给鬼]送亡。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，正张得着，都看在肚里了。

当夜五更，道场满散[做佛事或道场期满时，谢神的一种仪式]，送佛化纸已了，众僧作谢回去，那妇人自上楼去睡了。石秀却自寻思了，气道："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哥恁的豪杰，却恨撞了这个淫妇！”忍了一肚皮鸟气，自去作坊里睡了。

次日，杨雄回家，俱各不提。饭后，杨雄又出去了。只见海阇黎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，径到潘公家来。那妇人听得是和尚来了，慌忙下楼出来接着，邀入里面坐地，便叫点茶来。那妇人谢道：“夜来多教师父劳神，功德钱未曾拜纳。”

海阇黎道：“不足挂齿。小僧夜来所说血盆忏愿心这一事，特禀知贤妹。要还时，小僧寺里见在念经，只要都疏一道就是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好，好！”便叫丫嬛请父亲出来商议。

潘公便出来谢道：“老汉打熬不得，夜来甚是有失陪侍。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，无人管待。却是休怪，休怪！”

那和尚道：“干爷正当自在。”

那妇人便道：“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。师兄说道，明日寺中做好事，就附搭还了。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，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，只要证盟忏疏，也是了当一头事。”

潘公道：“也好。明日只怕买卖紧，柜上无人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，却怕怎的？”

潘公道：“我儿出口为愿，明日只得要去。”

那妇人就取些银子做功果钱与和尚去：“有劳师兄，莫责轻微。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。”

海阇黎道：“谨候拈香。”收了银子，便起身谢道：“多承布施，小僧将去分俵众僧。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。”

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。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，起来宰猪赶趁。

却说杨雄当晚回来安歇，那妇人待他吃了晚饭，洗了脚手，却去请潘公对杨雄说道：“我的阿婆临死时，孩儿许下血盆经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。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，酬了便回，说与你知道。”

杨雄道：“大嫂，你便自说与我何妨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我对你说，又怕你嗔怪，因此不敢与你说。”

当晚无话，各自歇了。次日五更，杨雄起来，自去画卯[mǎo]，承应官府。石秀起来，自理会做买卖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只见那妇人起来，浓妆艳饰，包了香盒，买了纸烛，讨了一乘轿子。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，也不来管他。饭罢，把丫嬛迎儿也打扮了。巳牌时候，潘公换了一身衣裳，来对石秀道："相烦叔叔照管门前，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。"

石秀笑道："多烧些好香，早早来。"

石秀自肚里已知了。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，一径望报恩寺里来。有诗为证：

眉眼传情意不分，秃奴绻[1]恋女钗裙。
设言宝刹还经意，却向僧房会雨云。

却说海阇黎这贼秃单为这妇人，结拜潘公做干爷，只吃杨雄阻滞碍眼，因此不能够上手。自从和这妇人结拜起，只是眉来眼去送情，未见真实的意，因这一夜道场里，才见他十分有意。

期日约定了，那贼秃磨枪备剑，整顿精神，先在山门下伺候着。见轿子到来，喜不自胜，向前迎接。潘公道："甚是有劳和尚。"

那妇人下轿来，谢道："多多有劳师兄。"

海阇黎道："不敢，不敢！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，从五更起来诵经，到如今未曾住歇，只等贤妹来证盟，却是多有功德。"

把这妇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陆堂上，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烛之类，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。那妇人都道了万福，参礼了三宝。海阇黎引到地藏菩萨面前，证盟忏悔。通罢疏头[向神佛祈福的祝文]，便化了纸，请众僧自去吃斋，着徒弟陪侍。海和尚却请："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。"一邀把这妇人引到僧房里深处，预先都准备下了，叫声："师哥，拿茶来！"

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，白雪锭器盏内，朱红托子，绝细好茶。吃罢，放下盏子，"请贤妹里面坐一坐。"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，琴光黑漆春台，挂几幅名人书画，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。

潘公和女儿一带坐了，和尚对席，迎儿立在侧边。那妇人便道："师兄，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，清幽静乐。"

海阇黎道："娘子休笑话，怎生比得贵宅上。"

① 绻 [qu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潘公道:“生受了师兄一日,我们回去。”

那和尚哪里肯,便道:“难得干爷在此,又不是外人。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,如何不吃箸[zhù]面了去?师哥,快搬来!”说言未了,却早托两盘进来,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,异样菜蔬,并诸般素馔之物,排一春台。

那妇人便道:“师兄何必治酒,无功受禄。”

和尚笑道:“不成礼数,微表薄情而已。”师哥儿将酒来斟在杯内。和尚道:“干爷多时不来,试尝这酒。”

老儿饮罢道:“好酒,端的味重!”

和尚道:“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,做了三五石米,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。”

老子道:“甚么道理!”

和尚又劝道:“无物相酬贤妹娘子,胡乱告饮一杯。”

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,迎儿也吃劝了几杯。那妇人道:“酒住,吃不去了。”

和尚道:“难得贤妹到此,再告饮几杯。”

潘公叫轿夫入来,各人与他一杯酒吃。和尚道:“干爷不必记挂,小僧都分付了,已着道人邀在外面,自有坐处吃酒面。干爷放心,且请开怀自饮几杯。”

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,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。潘公吃央不过,多吃了两杯,当不住,醉了。和尚道:“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。”

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,把这老儿搀在一个静房里去睡了。这里和尚自劝道:“娘子,再开怀饮几杯。”

那妇人一者有心,二乃酒入情怀。自古道:酒乱性,色迷人。那妇人三杯酒落肚,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,口里嘈道:“师兄,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?”

和尚扯着口,嘻嘻的笑道:“只是敬重娘子。”

那妇人便道:“我吃不得了。”

和尚道:“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[传说为释迦牟尼的牙齿]。”

那妇人便道:“我正要看佛牙则个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和尚把那妇人一引，引到一处楼上，却是海阇黎的卧房，铺设得十分整齐。那妇人看了，先自五分欢喜，便道："你端的好个卧房，干干净净！"

和尚笑道："只是少一个娘子。"

那妇人也笑道："你便讨一个不得？"

和尚道："哪里得这般施主？"

妇人道："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。"

和尚道："你叫迎儿下去了，我便取出来。"

那妇人道："迎儿，你且下去，看老爷醒也未。"

迎儿自下的楼来，去看潘公，和尚把楼门关上。那妇人道："师兄，你关我在这里怎的？"

这贼秃淫心荡漾，向前捧住那妇人，说道："我把娘子十分错爱，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。今日难得娘子到此，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！"

那妇人又道："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，你却要骗我。倘若他得知，却不饶你。"

和尚跪下道："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！"

那妇人张着手，说道："和尚家倒会缠人，我老大耳刮子打你！"

和尚嘻嘻的笑着说道："任从娘子打，只怕娘子闪了手。"

那妇人淫心也动，便搂起和尚道："我终不成真个打你。"

和尚便抱住这妇人，向床前卸衣解带，共枕欢娱。正是：

不顾如来法教，难遵佛祖遗言。一个色胆歪斜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个淫心荡漾，从他长老埋冤。这个气喘声嘶，却似牛鬶[hōu]柳影；那一个言娇语涩，浑如莺啭[zhuàn]花间。一个耳边诉雨意云情，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。阇黎房里，翻为快活道场；报恩寺中，反作极乐世界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一朝倾在巧云中。

从古及今，先人留下两句言语，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，凡俗人家岂可惹他。自古说这秃子道：

色中饿鬼兽中狨[①]，弄假成真说祖风。

此物只宜林下看，岂堪引入画堂中。

当时两个云雨才罢，那和尚搂住这妇人，说道："你既有心于我，我

① 狨 [ró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身死而无怨。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，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，不能够终夜欢娱，久后必然害杀小僧！”

那妇人便道：“你且不要慌，我已寻思一条计了。我的老公，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。我自买了迎儿，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。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，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，烧夜香为号，你便入来不妨。只怕五更睡着了，不知省觉，却哪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，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，高声叫佛，便好出去。若买得这等一个时，一者得他外面策望[接应]，二乃不教你失了晓。”

和尚听了这话，大喜道：“妙哉！你只顾如此行。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，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我不敢留恋长久，恐这厮们疑忌。我快回去是得，你只不要误约。”

那妇人连忙再整云鬟[huán]，重匀粉面，开了楼门，便下楼来，教迎儿叫起潘公，慌忙便出僧房来。轿夫吃了酒面，已在寺门前伺候。海阇黎只送那妇人到山门外。那妇人作别了上轿，自和潘公、迎儿归家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这海阇黎自来寻报晓头陀。本房原有个胡道，今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，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。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，劝人念佛，天明时收掠斋饭。

海和尚唤他来房中，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，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。胡道起身说道：“弟子无功，怎敢受禄。日常又承师父的恩惠。”

海阇黎道：“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，我早晚出些钱，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。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。”

胡道感激恩念不尽。海阇黎日常时，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午斋与胡道，待节下又带挈[qiè]他去看经，得些斋衬钱。胡道感恩不浅，寻思道：“他今日又与我银两，必有用我处，何必等他开口。”胡道便道：“师父，但有使令小道处，即当向前。”

海阇黎道：“胡道，你既如此好心说时，我不瞒你。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，约定后门首但有香桌儿在外时，便是教我来。我却难去那里趖[xué]，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，我才可去。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

佛时，可就来那里后门头，看没人便把木鱼大敲报晓，高声叫佛，我便好出来。”

胡道便道：“这个有何难哉！”

当时应允了。其日，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。只见迎儿出来说道：“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，却在后门里来？”

那胡道便念起佛来。里面这妇人听得了，已自瞧科，便出来后门问道：“你这道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？”

胡道应道：“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，教人省睡。晚间宜烧些香，教人积福。”

那妇人听了大喜，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。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背，便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小道便是海阇黎心腹之人，特地使我先来探路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我已知道了。今夜晚间你可来看，如有香桌儿在外，你可便报与他则个。”

胡道把头来点着。迎儿取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。那妇人来到楼上，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了。自古道：人家女使，谓之奴才，但得了些小便宜，如何不随顺了，天大之事也都做了。因此人家妇人女使，可用而不可多，却又少他不得。古语不差，有诗为证：

送暖偷寒起祸胎，坏家端的是奴才。
请看当日红娘事，却把莺莺哄得来。

且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，未到晚，先来取了铺盖去，自监里上宿。这迎儿得了些小意儿，巴不到晚，自去安排了香桌儿，黄昏时掇在后门外。那妇人却闪在旁边伺候。初更左侧，一个人戴顶头巾，闪将入来。迎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人也不答应，便除下头巾，露出光顶来。这妇人在侧边见是海和尚，骂一声：“贼秃，倒好见识！”

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。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，关上了后门，也自去睡了。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，如糖似蜜，如酥似髓，如鱼似水，快活淫戏了一夜。

自古道：莫说欢娱嫌夜短，只要金鸡报晓迟。两个正好睡哩，只听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得咯咯地木鱼响，高声念佛。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，海阇黎披衣起来道："我去也。今晚再相会。"

那妇人道："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，你便不可负约。如无香桌儿在后门，你便切不可来。"

和尚下床，依前戴上头巾，迎儿开后门放他去了。自此为始，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，那和尚便来。家中只有个老儿，未晚先自要去睡，迎儿这个丫头，已自是做一路了，只要瞒石秀一个。

那妇人淫心起来，哪里管顾。这和尚又知了妇人的滋味，两个一似被摄了魂魄的一般。这和尚只待头陀报了，便离寺来。那妇人专得迎儿做脚[做引线、内应]，放他出入，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。自此往来，将近一月有余，这和尚也来了十数遍。

且说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，自在坊里歇宿，常有这件事挂心，每日委决不下，却又不曾见这和尚往来。每日五更睡觉，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。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，高声叫佛。

石秀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冷地里思量道："这条巷是条死巷，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？事有可疑。"

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，石秀正睡不着，只听得木鱼敲响，头陀直敲入巷里来，到后门口高声叫道："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。"

石秀听得叫得跷蹊[qiāo·qī]，便跳将起来，去门缝里张时，只见一个人，戴顶头巾，从黑影里闪将出来，和头陀去了，随后便是迎儿来关门。石秀见了，自说道："哥哥如此豪杰，却恨讨了这个淫妇！倒被这婆娘瞒过了，做成这等勾当！"

巴得天明，把猪出去门前挑了，卖个早市。饭罢讨了一遭赊[shē]钱，日中前后，径到州衙前来寻杨雄。

却好行至州桥边，正迎见杨雄。杨雄便问道："兄弟哪里去来？"

石秀道："因讨赊钱，就来寻哥哥。"

杨雄道："我常为官事忙，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，且来这里坐一坐。"

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，拣一处僻净阁儿里，两个坐下，叫酒保取瓶好酒来，安排盘馔海鲜按酒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人饮过三杯，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。杨雄是个性急的人，便问道："兄弟，你心中有些不乐，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？"

石秀道："家中也无有甚话。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，有句话，敢说么？"

杨雄道："兄弟何故今日见外？有的话，但说不妨。"

石秀道："哥哥每日出来，只顾承当官府，却不知背后之事。这个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，且未敢说。今日见得仔细，忍不住，来寻哥哥，直言休怪！"

杨雄道："我却无背后眼，你且说是谁。"

石秀道："前者家里做道场，请那个贼秃海阇黎来，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，兄弟都看见。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忏愿心，两个都带酒归来。我近日只听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，那厮敲得作怪。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，看见果然是这贼秃，戴顶头巾，从家里出去。似这等淫妇，要他何用！"

杨雄听了，大怒道："这贱人怎敢如此！"

石秀道："哥哥且息怒，今晚都不要提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明日只推做上宿，三更后却再来敲门，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，兄弟一把拿来，从哥哥发落。"

杨雄道："兄弟见得是。"

石秀又分付道："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。"

杨雄道："我明日约你便是。"

两个再饮了几杯，算还了酒钱，一同下楼来，出得酒肆，各散了。有诗为证：

饮散高楼便转身，杨雄怒气欲沾巾。
五更专等头陀过，准备钢刀要杀人。

只见四五个虞候叫杨雄道："哪里不寻节级！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，叫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。快走，快走！"

杨雄便分付石秀道："本官唤我，只得去应答。兄弟先回家去。"

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，收拾了店面，自去作坊里歇息。

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，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。知府看了大喜，叫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取酒来，一连赏了十大赏钟。杨雄吃了，都各散了。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，至晚吃的大醉，扶将归去。

那妇人见丈夫醉了，谢了众人，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烛。杨雄坐在床上，迎儿去脱鞚[wēng]鞋，妇人与他除头巾，解巾帻[zé]。

杨雄看了那妇人，一时蓦上心来。自古道：醉是醒时言。指着那妇人骂道："你这贱人！贼妮子！好歹是我结果了你！"

那妇人吃了一惊，不敢回话，且伏侍杨雄睡了。杨雄一头上床睡，一面口里恨恨地骂道："你这贱人！腌臜[ā·za]泼妇！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！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！"

那妇人哪里敢喘气，直待杨雄睡着。看看到五更，杨雄酒醒了讨水吃，那妇人便起，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，桌上残灯尚明。杨雄吃了水，便问道："大嫂，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？"

那妇人道："你吃得烂醉了，只怕你要吐，哪里敢脱衣裳，只在脚后倒了一夜。"

杨雄道："我不曾说甚么言语？"

那妇人道："你往常酒性好，但吃醉了便睡。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。"

杨雄又问道："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，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。"

那妇人也不应，自坐在踏床上，眼泪汪汪，口里叹气。杨雄又说道："大嫂，我夜来醉了，又不曾恼你，做甚么了烦恼？"

那妇人掩着泪眼只不应。杨雄连问了几声，那妇人掩着脸假哭。杨雄就踏床上，扯起那妇人在床上，务要问道为何烦恼。

那妇人一头哭，一面口里说道："我爷娘当初把我嫁王押司，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，不想半路相抛。今日嫁得你十分豪杰，却又是好汉，谁想你不与我做主。"

杨雄道："又作怪！谁敢欺负你，我不做主？"

那妇人道："我本待不说，却又怕你着他道儿；欲待说来，又怕你忍气。"

杨雄听了便道："你且说怎么地来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妇人道:“我说与你,你不要气苦。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,初时也好,向后看看放出刺来。见你不归时,如常看了我,说道:‘哥哥今日又不来,嫂嫂自睡,也好冷落!’我只不睬他,不是一日了。这个且休说。昨日早晨,我在厨下洗脖项,这厮从后走出来,看见没人,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:‘嫂嫂,你有孕也无?’被我打脱了手。本待要声张起来,又怕邻舍得知笑话,装你的望子。巴得你归来,却又滥泥也似醉了,又不敢说。我恨不得吃了他,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!”

这妇人反坐石秀。有诗为证:

可怪潘姬太不良,偷情潜自入僧房。
弥缝翻害忠贞客,一片虚心假肚肠。

杨雄听了,心中火起,便骂道:“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阇黎许多事,说得个没巴鼻[没来由、无缘无故的意思]。眼见得那厮慌了,便先来说破,使个见识。”口里恨恨地道:“他又不是我亲兄弟,赶了出去便罢。”

杨雄到天明下楼来,对潘公说道:“辜了的牲口腌了罢,从今日便休要做买卖!”

一霎时,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。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,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。石秀是个乖觉的人,如何不省得。笑道:“是了。因杨雄醉里出言,走透了消息,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,拟定是反说我无礼。他教杨雄叫收了肉店,我若便和他分辩,教杨雄出丑。我且退一步了,自却别作计较。”

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。杨雄怕他羞耻,也自去了。石秀捉了包裹,挎了解腕尖刀,来辞潘公道:“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,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,小人告回。帐目已自明明白白,并无分文来去,如有毫厘昧心,天诛地灭!”

潘公被女婿分付了,也不敢留他。石秀相辞去了,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,赁[lìn]了一间房住下。石秀却自寻思道:“杨雄与我结交,我若不明白得此事,枉送了他的性命。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,心中怪我,我也分别不得,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。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,起个四更,便见分晓。”

在店里住了两日,却去杨雄门前探听,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去。石秀道:“今晚必然当牢,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。”

当晚回店里,睡到四更起来,挎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,悄悄地开了店门,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。伏在黑影里张时,却好交五更时候,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,来巷口探头探脑。

石秀一闪,闪在头陀背后,一只手扯住头陀,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搁着,低声喝道:“你不要挣扎!若高做声,便杀了你!你只好好实说,海和尚叫你来做怎地?”

头陀道:“好汉,你饶我便说。”

石秀道:“你快说!我不杀你。”

头陀道:“海阇黎和潘公女儿有染,每夜来往。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,唤他入钹[入门];五更里却教我来打木鱼叫佛,唤他出钹[出门]。”

石秀道:“他如今在哪里?”

头陀道:“他还在他家里睡着。我如今敲得木鱼响,他便出来。”

石秀道:“你且借你衣服、木鱼与我。”

头陀身上剥了衣服,夺了木鱼。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,被石秀将刀就项上一勒,杀倒在地。头陀已死了,石秀却穿上直裰护膝,一边插了尖刀,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。

海阇黎在床上,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,连忙起来披衣下楼。迎儿先来开门,和尚随后从后门里闪将出来。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,那和尚悄悄喝道:“只顾敲做甚么!”

石秀也不应他,让他走到巷口,一跤放翻,按住喝道:“不要高则声!高则声便杀了你!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。”

海阇黎知道石秀,哪里敢挣扎则声,被石秀都剥了衣裳,赤条条不着一丝,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,三四刀搠死了,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。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,再回客店里,轻轻地开了门进去,悄悄地关上了,自去睡,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,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,点个灯笼,一个小猴子跟着,出来赶早市。正来到死尸边过,却被绊一跤,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。只见小猴子叫道:“苦也!一个和尚醉倒在

这里。”

老子摸得起来，摸了两手血迹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几家邻舍听得，都开了门出来，把火照时，只见遍地都是血粥，两个尸首躺在地上。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，要去官司陈告。正是：祸从天降，灾向地生。恰似破屋更遭连夜雨，漏船又遇打头风。

王公毕竟被众邻舍拖住见官，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裴 [péi]	偈 [jì]	叵 [pǒ]	缁 [zī]	彘 [zhì]	恁 [nèn]
钹 [bó]	磬 [qìng]	搽 [chá]	栴 [zhān]	檀 [tán]	睃 [suō]
阇 [shé]	嬛 [huán]	涎 [xián]	铙 [náo]	铦 [xiān]	虔 [qián]
斛 [hú]	卯 [mǎo]	绻 [quǎn]	箸 [zhù]	鲅 [hōu]	啭 [zhuàn]
狨 [róng]	鬟 [huán]	挈 [qiè]	趛 [xué]	跷蹊 [qiāo·qi]	
赊 [shē]	鞚 [wēng]	帻 [zé]	腌臜 [ā·za]		赁 [lì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潘巧云与裴如海来往。石秀与杨雄设计捉拿裴、潘。杨雄大骂潘巧云，潘巧云诬陷石秀调戏她。杨雄怀疑石秀，石秀杀了裴如海和胡道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四十六回

病关索大闹翠屏山
拚命三火烧祝家庄

诗曰：

古贤遗训太叮咛，气酒财花少纵情。
李白沉江真鉴识，绿珠累主更分明。
铜山蜀道人何在？争帝图王客已倾。
寄语缙[1]绅须领悟，休教四大日营营。

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，直到蓟[jì]州府里首告。知府却才升厅，一行人跪下告道："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，泼翻在地下。看时，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头陀，俱各身上无一丝。头陀身边有刀一把。"

老子告道："老汉每日常卖糕糜[mí]营生，只是五更出来赶趁。今朝起得早了些个，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，不看下面，一跤绊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只见两个死尸，血碌碌的在地上，一时失惊叫起来，倒被邻舍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镜，可怜见辨察。"

① 缙 [jìn]

知府随即取了供词，行下公文，委当方里甲带了仵[wǔ]作行人，押了邻舍、王公一干人等，下来检验尸首，明白回报。众人登场看检已了，回州禀复知府："为被杀死僧人，系是报恩寺阇[shé]黎裴[péi]如海。旁边头陀，系是寺后胡道。和尚不穿一丝，身上三四道搠[shuò]伤致命方死。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，只脖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。想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，惧罪自行勒死。"

知府叫拘本寺首僧，鞫[jū]问缘故，俱各不知情由。知府也没个决断。当案孔目禀道："眼见得是这和尚裸形赤体，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杀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邻舍都教召保听候，尸首着仰本寺住持，即备棺木盛殓[liàn]，放在别处，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。"

知府道："也是。"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，不在话下。

蓟州城里，有些好事的子弟们，亦知此事，在街上讲动了，因此做成一只曲儿来，道是：

"叵[pǒ]耐秃囚无状，做事只恁[nèn]狂荡。暗约娇娥，要为夫妇，永同鸳帐。怎禁贯恶满盈，玷辱诸多和尚。血泊内横尸里巷，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。立雪齐腰，投岩喂虎，全不想祖师经上。目连救母生天，这贼秃为娘身丧。"

后来蓟州城里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，拿起笔来，又做了这只《临江仙》词，教唱道：

"破戒沙门情最恶，终朝女色昏迷。头陀做作亦跷蹊[qiāo·qi]。睡来同衾[qīn]枕，死去不分离。小和尚片时狂性起，大和尚魄丧魂飞。长街上露出这些儿。只因胡道者，害了海阇黎。"

这件事满城里都讲动了，那妇人也惊得呆了，自不敢说，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。杨雄在蓟州府里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、头陀，心里早瞧了七八分，寻思："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了，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。我今日闲些，且去寻他，问他个真实。"

正走过州桥前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"哥哥哪里去？"

杨雄回过头来，见是石秀，便道："兄弟，我正没寻你处。"

石秀道："哥哥且来我下处，和你说话。"

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，说道："哥哥，兄弟不说谎么？"

杨雄道："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，酒后失言，反被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婆娘瞒过了，怪兄弟相闹不得。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。”

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，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如何肯做这等之事！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，因此来寻哥哥，有表记教哥哥看。”将过和尚、头陀的衣裳：“尽剥在此。”

杨雄看了，心头火起，便道：“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，出这口恶气！”

石秀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你既是公门中勾当[做事]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，如何杀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说时，却不错杀了人？”

杨雄道：“是此怎生罢休得？”

石秀道：“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说，教你做个好男子。”

杨雄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？”

石秀道：“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静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说道：‘我多时不曾烧香，我今来和大嫂同去。’把那妇人赚将出来，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。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，当头对面，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，哥哥那时许与一纸休书，弃了这妇人，却不是上着？”

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必说得！你身上清洁，我已知了。都是那妇人谎说。”

石秀道：“不然，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。”

杨雄道：“既然兄弟如此高见，必不差了。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，你却休要误了。”

石秀道：“小弟不来时，所言俱是虚谬[miù]。”

杨雄当下别了石秀，离了客店，且去府里办事。至晚回家，并不提起，亦不说甚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，说有旧愿不曾还得。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，未曾还得。今日我闲些，要去还了，须和你同去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你便自去还了罢，要我去何用？”

杨雄道：“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，必须要和你同去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我们早吃些素饭，烧汤洗浴了去。”

杨雄道：“我去买香纸，雇轿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头插带了等我。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："饭罢便来，兄弟休误。"

石秀道："哥哥，你若抬得来时，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。你三个步行上来，我自在上面一个僻处等你。不要带闲人上来。"

杨雄约了石秀，买了纸烛归来，吃了早饭。那妇人不知有此事，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。迎儿也插带了。轿夫扛轿子，早在门前伺候。杨雄道："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。"

潘公道："多烧香，早去早回。"

那妇人上了轿子，迎儿跟着，杨雄也随在后面。出得东门来，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："与我抬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还你些轿钱。"

不到一个时辰，早来到那翠屏山上。但见：

远如蓝靛[diàn]，近若翠屏。涧边老桧摩云，岩上野花映日。漫漫青草，满目尽是荒坟；袅袅白杨，回首多应乱冢[zhǒng]。一望并无闲寺院，崔嵬[wéi]好似北邙[máng]山。

原来这座翠屏山，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乱坟，上面并无庵舍寺院，层层尽是古墓。

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，叫轿夫歇下轿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轿帘，叫那妇人出轿来。妇人问道："却怎地来这山里？"

杨雄道："你只顾且上去。轿夫只在这里等候，不要来，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。"

轿夫道："这个不妨，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。"

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，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，只见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妇人道："香纸如何不将来？"

杨雄道："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。"

把妇人一扶，扶到一处古墓里。石秀便把包裹、腰刀、杆棒都放在树根，前来道："嫂嫂拜揖！"

那妇人连忙应道："叔叔怎地也在这里？"一头说，一面肚里吃了一惊。

石秀道："在此专等多时。"

杨雄道："你前日对我说道，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，又将手摸着你胸前，问你有孕也未。今日这里无人，你两个对的明白。"

那妇人道："哎呀！过了的事，只顾说甚么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石秀睁着眼来道："嫂嫂，你怎么说这般闲话！正要哥哥面前说个明白。"

那妇人道："叔叔，你没事自把鬠[jiǎo]儿提做甚么！"

石秀道："嫂嫂，你休要硬诤[zhèng]，教你看个证见。"便去包裹里取出海阇黎并头陀的衣服来，撒放地下，道："你认得么？"

那妇人看了，飞红了脸，无言可对。石秀飕[sōu]地掣出腰刀，便与杨雄说道："此事只问迎儿，便知端的。"

杨雄便揪过那丫头，跪在面前，喝道："你这小贱人，快好好实说，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？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号？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？实对我说，饶你这条性命；但瞒了一句，先把你剁做肉泥。"

迎儿叫道："官人，不干我事，不要杀我！我说与你。"却把僧房中吃酒，上楼看佛牙，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，"两个背地里约下，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，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。娘子和他约定，但是官人当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，便是暗号。头陀来看了，却去报知和尚。当晚海阇黎扮做俗人，带顶头巾入来。五更里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，高声念佛为号，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。但是和尚来时，瞒我不得，只得对我说了。娘子许我一副钏[chuàn]镯、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随顺了。似此往来，通有数十遭，后来便吃杀了。又与我几件首饰，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，因此不敢说。只此是实，并无虚谬。"

迎儿说罢，石秀便道："哥哥得知么？这般言语，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。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。"

杨雄揪过那妇人来，喝道："贼贱人！丫头已都招了，便你一些儿休赖，再把实情对我说了，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！"

那妇人说道："我的不是了！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，饶恕了我这一遍！"

石秀道："哥哥，含糊不得，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。"

杨雄喝道："贱人，你快说！"

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从做道场夜里说起，直至往来，一一都说了。石秀道："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？"

那妇人道："前日他醉了骂我，我见他骂得跷蹊，我只猜是叔叔看

见破绽说与他。到五更里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，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。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。”

石秀道：“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，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”

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[首饰]，剥了衣裳，我亲自伏侍他。”

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。杨雄割两条裙带来，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。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，递过刀来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，一发斩草除根。”

杨雄应道：“果然。兄弟把刀来，我自动手！”

迎儿见头势不好，却待要叫，杨雄手起一刀，挥作两段。那妇人在树上叫道：“叔叔劝一劝！”

石秀道：“嫂嫂，哥哥自来伏侍你。”

杨雄向前，把刀先斡[wò]出舌头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妇人叫不的。杨雄却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，我一时间误听不明，险些被你瞒过了！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，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你这婆娘，心肝五脏怎地生着？我且看一看！”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，取出心肝五脏，挂在松树上。

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，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你且来，和你商量一个长便[长远稳妥的办法]。如今一个奸夫，一个淫妇，都已杀了，只是我和你投哪里去安身立命？”

石秀道：“兄弟已寻思下了，自有个所在，请哥哥便行，不可耽迟。”

杨雄道：“却是哪里去？”

石秀道：“哥哥杀了人，兄弟又杀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伙，却投哪里去？”正是：

奸淫妇女说缘因，顷刻尸骸化作尘。

若欲避他灾与祸，梁山泊里好潜身。

杨雄道：“且住！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，如何便肯收录我们？”

石秀道：“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。谁不知道！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，愁甚不收留！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雄道："凡事先难后易，免得后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们。"

石秀笑道："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发放心，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，尚兀自在包里，因此可去投托他。"

杨雄道："既有这条门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。"

石秀道："哥哥，你也这般兜搭。倘或入城事发拿住，如何脱身？放着包裹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，兄弟又有些银两，再有三五个人也够用了，何须又去取讨。惹起是非来，如何救解？这事少时便发，不可迟滞，我们只好望山后走。"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拿了杆棒，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，提了朴刀。却待要离古墓，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"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。我听得多时了。"

杨雄、石秀看时，那人纳头便拜。杨雄却认得这人，姓时名迁，祖贯是高唐州人氏，流落在此，则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，跳篱骗马的勾当。曾在薊州府里吃官司，却得杨雄救了他。人都叫他做鼓上蚤[zǎo]。怎见得时迁的好处？有诗为证：

骨软身躯健，眉浓眼目鲜。形容如怪族，行步似飞仙。
夜静穿墙过，更深绕屋悬。偷营高手客，鼓上蚤时迁。

当时杨雄便问时迁："你说甚么？"

时迁道："节级哥哥听禀：小人近日没甚道路，在这山里掘些古坟，觅两分东西。因见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来冲撞，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。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。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！未知尊意肯带挈[qiè]小人么？"

石秀道："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，哪争你一个！若如此说时，我们一同去。"

时迁道："小人却认得小路去。"

当下引了杨雄、石秀，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，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，不见三个下来。分付了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又不敢上去。挨不过了，不免信步寻上山来，只见一群老鸦，成团打块在古墓上。两个轿夫上去看时，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，以此聒[guō]噪。

轿夫看了，吃那一惊，慌忙回家报与潘公，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，带了仵作行人，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。回复知府，禀道："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，割在松树边。使女迎儿，杀死在古墓下。坟边遗下一堆妇人、头陀衣服。"

知府听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、头陀的事，备细询问潘公。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，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，都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"眼见得是此妇人与这和尚通奸，那女使、头陀做脚。想这石秀那厮路见不平，杀死头陀、和尚。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、女使无疑。定是如此，只拿得杨雄、石秀，便知端的。"

当即行移文书，出给赏钱，捕获杨雄、石秀。其余轿夫人等，各放回听候。潘公自去买棺木，将尸首殡[bìn]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雄、石秀、时迁离了蓟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行到郓[yùn]州地面。过得香林洼，早望见一座高山，不觉天色渐渐晚了。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，三个人行到门前看时，但见：

> 前临官道，后傍大溪。数百株垂柳当门，一两树梅花傍屋。荆榛篱落，周回绕定茅茨[cí]；芦苇帘栊，前后遮藏土炕。右壁厢一行书写：门关暮接五湖宾；左势下七字句道：庭户朝迎三岛客。虽居野店荒村外，亦有高车驷[sì]马来。

当日黄昏时候，店小二却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"客人来路远，以此晚了。"

时迁道："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"

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"客人不曾打火么？"

时迁道："我们自理会。"

小二道："今日没客歇，灶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"

时迁问道："店里有酒肉卖么？"

小二道："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，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迁道:“也罢。先借五升米来做饭,却理会。”

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,就淘了,做起一锅饭来。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。杨雄取出一只钗儿,把与店小二,先回他这瓮酒来吃,明日一发算帐。小二哥收了钗儿,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,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

时迁先提一桶汤来,叫杨雄、石秀洗了脚手,一面筛酒来,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。放下四只大碗,斟下酒来吃。

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,问小二哥道:“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?”

小二哥应道: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

石秀道: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?”

小二道:“客人,你是江湖上走的人,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?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冈山。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,便唤做独龙冈,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百里,却唤做祝家庄。庄主太公祝朝奉[唐时的官名,到宋时一般用做对绅豪尊称],有三个儿子,称为祝氏三杰。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,都是佃户,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,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,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

石秀道:“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?”

小二道: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,地方较近,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,因此准备下。”

石秀道:“我与他些银两,回与我一把朴刀用,如何?”

小二哥道:“这个却使不得,器械上都编着字号。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,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

石秀笑道:“我自取笑你,你却便慌。且只顾饮酒。”

小二道:“小人吃不得了,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,宽饮几杯。”

小二哥去了,杨雄、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,只见时迁道:“哥哥要肉吃么?”

杨雄道: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,你又哪里得来?”

时迁嘻嘻的笑着,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杨雄问道:“哪里得这鸡来?”

时迁道:“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,见这只鸡在笼里。寻思没甚与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哥吃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，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捍[xián]得干净，煮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吃。”

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！”

石秀笑道：“还不改本行。”

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，一面盛饭来吃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扒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。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，都是鸡骨头，却去灶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，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？”

时迁道：“见鬼了耶耶！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，何曾见你的鸡？”

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鸡却哪里去了？”

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？黄猩子吃了？鹞[yào]鹰扑了去？我却怎地得知。”

小二道：“我的鸡才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

石秀道：“不要争，值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。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

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，老爷不赔你便怎地？”

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。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，拿你到庄上，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。”

石秀听了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泊好汉，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！”

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拿我去！”

小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

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径奔杨雄、石秀来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，作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

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。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。”

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裹分开腰了，穿上麻鞋，挎了腰刀，各人去枪架上拣了一条好朴刀。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。”

便去灶前寻了把草，灶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焠[cuì]着。看那草房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被风一搧[shān]，刮刮杂杂火起来，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正是：

小忿原来为攘鸡，便教兵燹[①]及黔黎。

智多星用连环计，祝氏庄园作粉齑[②]。

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，约有一二百人，发着喊赶将来。石秀道："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"

杨雄道："且住，一个来杀一个，两个来杀一双，待天色明朗却走。"

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。那伙人初时不知，抡着枪棒赶来，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。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，石秀赶入去，又搠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了去。

三个得一步，赶一步。正走之间，喊声又起，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，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，拖入草窝去了。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，却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，两把挠钩拨开去了，将朴刀望草里便戳，发声喊，都走了。

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，顾不得时迁了，且四下里寻路走罢。见东边火把乱明，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，两个便望东边来。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，将时迁背剪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见前面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"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，就问路程。"

两个便入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，对面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来，就做些饭吃。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按酒，荡将酒来。方欲待吃，只见外面一个人奔将入来，身材长大，生得阔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粗，穿一领茶褐绸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，下面穿一双油膀靴，叫道："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。"

店主人连忙应道："装了担，少刻便送到庄上。"

那人分付了，便转身，又说道："快挑来。"

① 燹 [xiǎn]　② 齑 [j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待出门，正从杨雄、石秀面前过。杨雄却认得他，便叫一声："小郎，你如何却在这里？不看我一看？"

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却也认得，便叫道："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"望着杨雄、石秀便拜。

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：梁山泊内，恼犯了那个英雄；独龙冈前，乱杀下一堆尸首。直教祝家庄上三番闹，宛子城中大队来。

毕竟杨雄、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缙 [jìn]　蓟 [jì]　糜 [mí]　仵 [wǔ]　阇 [shé]　裴 [péi]
搠 [shuò]　鞠 [jū]　殮 [liàn]　叵 [pǒ]　恁 [nèn]
蹊蹊 [qiāo·qi]　衾 [qīn]　谬 [miù]　靛 [diàn]　冢 [zhǒng]
嵬 [wéi]　邙 [máng]　鬁 [jiǎo]　诤 [zhèng]　飕 [sōu]　钏 [chuàn]
斡 [wò]　蚤 [zǎo]　挈 [qiè]　聒 [guō]　殡 [bìn]　郓 [yùn]
茨 [cí]　驷 [sì]　捍 [xiàn]　鹞 [yào]　焠 [cuì]　搀 [shān]
燹 [xiǎn]　斋 [j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杨雄与石秀杀了潘巧云，与时迁一起去梁山泊。三人到祝家店吃酒，石秀、时迁与小二冲突。石秀放火烧了酒店，时迁被擒。杨雄、石秀遇见杜兴。

第四十七回

扑天雕双修生死书
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
诗曰：

聪明遭折挫，狡狯[1]失便宜。损人终有报，倚势必遭危。
良善为身福，刚强是祸基。直饶三杰勇，难犯宋江威。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，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"这位兄长是谁？"

杨雄道："这个兄弟姓杜名兴，祖贯是中山府人氏。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，以此人都唤他做鬼脸儿。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，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。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维持，救了他，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"

杜兴便问道："恩人为何公干来到这里？"

杨雄附耳低言道："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伙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，不提

① 狡 [kuà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防背后赶来。我弟兄两个杀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，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

杜兴道：“恩人不要慌，我教放时迁还你。”

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

三人坐下。当时饮酒，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，来到这里。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，每日拨万论千，尽托付杜兴身上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

杨雄道：“此间大官人是谁？”

杜兴道：“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：中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[hù]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等。惟有祝家庄最豪杰，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名为祝氏三杰：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，唤做铁棒栾[luán]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有个扈家庄，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，也十分了得。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庄上，却是杜兴的主人，姓李名应，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[轻易打败对手]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

杨雄又问道：“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？”

杜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

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却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

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。杜兴哪里肯要他还，便自招了酒钱。三个离了村店，便引杨雄、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。外面周回一遭阔港，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，门外一座吊桥，接着庄门。入得门来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。

杜兴道：“两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报知，请大官人出来相见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杜兴入去不多时，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。杨雄、石秀看时，果然好表人物。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鹘[hú]眼鹰睛头似虎，燕颔[hàn]猿臂狼腰。疏财仗义结英豪。爱骑雪白马，喜着绛红袍。背上飞刀藏五把，点钢枪斜嵌银条。性刚谁敢犯分毫。李应真壮士，名号扑天雕。

当时李应出到厅前，杜兴引杨雄、石秀上厅拜见。李应连忙答礼，便教上厅请坐。杨雄、石秀再三谦让，方才坐了。李应便叫取酒来且相待。杨雄、石秀两个再拜道："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，求救时迁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"

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，修了一封书缄[jiān]，填写名讳，使个图书印记，便差一个副主管赍[jī]了，备一匹快马，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。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[zhá]，上马去了。杨雄、石秀拜谢罢，李应道："二位壮士放心，小人书去，便当放来。"

杨雄、石秀又谢了。李应道："且请去后堂，少叙三杯等待。"

两个随进里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饭罢，吃了茶，李应问些枪法，见杨雄、石秀说的有理，心中甚喜。

巳牌时分，那个副主管回来，李应唤到后堂问道："去取的这人在哪里？"

主管答道："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，倒有放还之心。后来走出祝氏三杰，反焦躁起来，书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"

李应失惊道："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，书到便当依允，如何恁[nèn]地起来？必是你说得不好，以致如此！杜兴，你须自去走一遭，亲见祝朝奉，说个仔细缘由。"

杜兴道："小人愿去。只求东人亲笔书缄，到那里方才肯放。"

李应道："说得是。"急取一幅花笺[jiān]纸来，李应亲自写了书札，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，把与杜兴接了。

后槽牵过一匹快马，备上鞍辔[pèi]，拿了鞭子，便出庄门，上马加鞭，奔祝家庄去了。李应道："二位放心，我这封亲笔书去，少刻定当放还兄弟相见。"

杨雄、石秀深谢了，留在后堂，饮酒等待。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见杜兴回来。李应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，只见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庄客报道:“杜主管回来了。”

李应问道:“几个人回来?”

庄客道:“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。”

李应摇着头道:“却又作怪!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,今日缘何恁地?”

杨雄、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,只见杜兴下了马,入得庄门。见他模样,气得紫涨了面皮,半晌说不的话。杜兴怒气时,有诗为证:

怪眼圆睁谁敢近,神眉剔竖果难当。

生来长在中山府,鬼脸英雄性最刚。

李应出到前厅,连忙问道:“你且说备细缘故,怎么地来?”

杜兴道:“小人赍了东人书呈,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,却好遇见祝龙、祝虎、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。小人声了三个喏[rě]。祝彪喝道:‘你又来做甚么?’

“小人躬身禀道:‘东人有书在此拜上。’

“祝彪那厮变了脸,骂道:‘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!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,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。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,又来怎地?’

“小人说道:‘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人数,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,今投敝庄东人。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,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。万望高抬贵手,宽恕宽恕。’

“祝家三个都叫道:‘不还,不还!’

“小人又道:‘官人请看,东人书札在此。’

“祝彪那厮接过书去,也不拆开来看,就手扯的粉碎,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。祝彪、祝虎发话道:‘休要惹老爷们性发,把你那李应捉来,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。’

“小人本不敢尽言,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,把东人百般秽[huì]骂,便喝叫庄客来拿小人,被小人飞马走了。于路上气死小人!叵[pǒ]耐那厮,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,今日全无些仁义!”

那李应听罢,怒从心上起,恶向胆边生,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,按捺不下,大呼庄客:“快备我那马来!”

杨雄、石秀谏道:“大官人息怒。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应哪里肯听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，前后兽面掩心，穿一领大红袍，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，拿了点钢枪，戴上凤翅盔，出到庄前，点起三百悍勇庄客。

杜兴也披一副甲，持把枪上马，带领二十余骑马军。杨雄、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应的马，径奔祝家庄来。日渐衔山时分，早到独龙冈前，但将人马排开。

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，占着这座独龙山冈，四下一遭阔港。那庄正造在冈上，有三层城墙，都是顽石垒砌的，约高二丈。前后两座庄门，两条吊桥。墙里四边都盖窝铺[临时搭起防护、警备用的草棚，现在叫做窝棚]，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，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。

李应勒马在庄前大骂："祝家三子，怎敢毁谤老爷！"

只见庄门开处，拥出五六十骑马来。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，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> 头戴缕金凤翅荷叶盔，身穿连环锁子梅花甲。腰悬一副弓和箭，手执二件刀与枪。马额下红缨如血染，宝镫[dèng]边气焰似云霞。

当下李应见了祝彪，指着大骂道："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。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共意，保护村坊。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，早来早放，要取物件，无有不奉。我今一个平人[良民]，二次修书来讨，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，耻辱我名，是何道理？"

祝彪道："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协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贼，扫清山寨。你如何却结连反贼，意在谋叛？"

李应喝道："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，当得何罪！"

祝彪道："贼人时迁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，遮掩不过！你去便去，不去时，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。"

李应大怒，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枪，便奔祝彪。两边擂起鼓来。祝彪纵马去战李应。两个就独龙冈前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了十七八合。

祝彪战李应不过，拨回马便走，李应纵马赶将去。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[qù]得较亲，背翻身一箭，李应急躲时，臂上早着。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，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雄、石秀见了，大喝一声，拈两条朴刀，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。祝彪抵当不住，急勒回马便走，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。那马负疼，壁直立起来，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，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。

杨雄、石秀见了，自思又无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赶。杜兴也自把李应救起，上马先去了。杨雄、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。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，见天色晚来，也自回去了。

杜兴扶着李应，回到庄前，下了马，同入后堂坐，众宅眷都出来看视。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，连夜在后堂商议。杨雄、石秀说道："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，又中了箭。非不效力，时迁亦不能够出来。我弟兄两个，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[cháo]、宋二公并众头领，来与大官人报仇，就救时迁。"

李应道："非是我不用心，实出无奈。两位壮士，只得休怪！"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。

杨雄、石秀哪里肯受。李应道："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"

两个方才收受，拜辞了李应。杜兴送出村口，指与大路。杜兴作别了，自回李家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儿直挑出来。两个入到店里买些酒吃，就问路程。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

两个一面吃酒，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见他两个非常，便来答应道："你两位客人从哪里来？要问上山去怎地？"

杨雄道："我们从蓟州来。"

石勇猛可想起道："莫非足下是石秀么？"

杨雄道："我乃是杨雄，这个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"

石勇慌忙道："小子不认得。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，多曾称说兄长，闻名久矣。今得上山，且喜，且喜！"

三个叙礼罢，杨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，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响箭。只见对港芦苇丛中，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鸭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嘴滩上岸。

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，早见戴宗、杨林下山来迎接，俱各叙礼罢，一同上至大寨里。

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，都来聚会，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杨林引杨雄、石秀上厅参见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。相见已罢，晁盖细问两个踪迹。杨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艺、投托入伙先说了，众人大喜，让位而坐。杨雄渐渐说到："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，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争闹起来，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，时迁被捉。李应二次修书去讨，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，誓愿要捉山寨里好汉，且又千般辱骂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！"

不说万事皆休，才然说罢，晁盖大怒，喝叫："孩儿们！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！"正是：

杨雄石秀诉衷肠，可笑时迁行不臧。
惹得群雄齐发怒，兴兵三打祝家庄。

宋江慌忙劝道："哥哥息怒！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，同心协助，如何却要斩他？"

晁盖道："俺梁山泊好汉，自从火并王伦之后，便以忠义为主，全施仁德于民。一个个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了锐气。新旧上山的兄弟们，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，因此连累我等受辱。今日先斩了这两个，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，便起军马去，就洗荡了那个村坊，不要输了锐气。如何？孩儿们，快斩了报来！"

宋江劝住道："不然！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，那个鼓上蚤[zǎo]时迁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，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。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，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。即目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寻他，那厮倒来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。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非是我们生事害他，其实那厮无礼。哥哥权且息怒，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。一是与山寨报仇，不折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，被他耻辱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。"

吴学究道："兄长之言最好，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便道："宁可斩了小弟，不可绝了贤路。"

众头领力劝，晁盖方才免了二人。杨雄、石秀也自谢罪。宋江抚谕[yù]道："贤弟休生异心！此是山寨号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过失，也须斩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[péi]宣做军政司，赏功罚罪，已有定例。贤弟只得恕罪，恕罪。"

杨雄、石秀拜罢，谢罪已了，晁盖叫去坐于杨林之下。山寨里都唤小喽啰来参贺新头领已毕，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[yán]席。拨定两所房屋，教杨雄、石秀安歇，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。

当晚席散。次日，再备筵席，会众商量议事。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，启请诸位头领，同宋江去打祝家庄，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。

商议已定，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，留下吴学究、刘唐并阮[ruǎn]家三弟兄、吕方、郭盛护持大寨。原拨定守滩、守关、守店有职事人员，俱各不动。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，顶替马麟监督战船。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：

头一拨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带领三千小喽啰，三百马军，披挂已了，下山前进。

第二拨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白胜，也带领三千小喽啰，三百马军，随后接应。

再着金沙滩、鸭嘴滩二处小寨，只教宋万、郑天寿守把，就行接应粮草。晁盖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，于路无话，早来到独龙山前，尚有一里多路，前军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便和花荣商议道："我听得说，祝家庄里路径甚杂，未可进兵。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，然后进去。知得顺逆路程，却才进去与他敌对。"

李逵便道："哥哥，兄弟闲了多时，不曾杀得一个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"

宋江道："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破阵冲敌，用着你先去。这是做细作[间谍、暗探]的勾当，用你不着。"

李逵笑道："量这个鸟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了三二百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孩儿们杀将去，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，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

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胡说！且一壁厢去，叫你便来。”

李逵走开去了，自说道：“打死几个苍蝇，也何须大惊小怪！”

宋江便唤石秀来，说道：“兄弟曾到彼处，可和杨林走一遭。”

石秀便道：“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？我们扮做甚么样人入去好？”

杨林便道：“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[以念咒赶鬼为职业的人]去，身边藏了短刀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入去。你只听我法环响，不要离了我前后。”

石秀道：“我在蓟州，原曾卖柴，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。身边藏了暗器，有些缓急，扁担也用得着。”

杨林道：“好，好！我和你计较了，今夜打点，五更起来便行。”

宋江听了，心中也喜。有诗为证：

攘鸡无赖笑时迁，被捉遭刑不可言。
搔动宋江诸煞曜[①]，三庄迅扫作平川。

且说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，行不到二十来里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，四下里弯环相似，树木丛密，难认路头。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。

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，石秀看时，却见杨林头戴一个破笠子，身穿一领旧法衣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进来。石秀见没人，叫住杨林说道：“看见路径弯杂难认，不知哪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们众人都是熟路，正看不仔细。”

杨林道：“不要管他路径曲直，只顾拣大路走便了。”

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顾望大路先走。见前面一村人家，数处酒店肉店，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门前歇了。只见店内把朴刀、枪又插在门前，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，写个大“祝”字。往来的人，亦各如此。

石秀见了，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，唱个喏，拜揖道：“丈人，请问此间是何风俗，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客人？原来不知，只可快走。”

石秀道：“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钱，回乡不得，因此

① 曜 [yà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担柴来这里卖，不知此间乡俗地理。”

老人道：“客人，只可快走，别处躲避，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。”

石秀道：“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，怎地了大厮杀？”

老人道：“客人，你敢真个不知！我说与你：俺这里唤做祝家庄，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。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，见今引领军马在村口，要来厮杀。却怕我这村里路杂，未敢入来，见今驻扎在外面。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，每户人家，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，但有令传来，便要去策应。”

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村中总有多少人家？”

老人道：“只我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万人家。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：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；西村唤扈太公庄，有个女儿，唤做扈三娘，绰号一丈青，十分了得。”

石秀道：“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！”

那老人道：“若是我们初来时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吃捉了。”

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怎地初来要吃捉了？”

老人道：“我这村里的路，有首诗说道：‘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盘陀路。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。’”

石秀听罢，便哭起来，扑翻身便拜，向那老人道：“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，倘或卖了柴出去，撞见厮杀走不脱，却不是苦！爷爷，怎地可怜见小人！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，只指与小人出去的路罢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？我就买你的。你且入来，请你吃些酒饭。”

石秀拜谢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里。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[mí]，叫石秀吃了。石秀再拜谢道：“爷爷，指教出去的路径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你便从村里走去，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。不问路道阔狭，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，没那树时都是死路。如有别的树木转弯，也不是活路。若还走差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里，地下埋藏着竹签、铁蒺藜[jí·li，打仗时阻止敌人兵马前进的障碍物]，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飞签，准定吃捉了，待走哪里去？”

石秀拜谢了，便问：“爷爷高姓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老人道:“这村里姓祝的最多，惟有我复姓钟离，土居[老家]在此。”

石秀道:“酒饭小人都吃够了,即当厚报。”

正说之间,只听得外面吵闹。石秀听得道“拿了一个细作”。石秀吃了一惊,跟那老人出来看时,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。石秀看时,却是杨林,剥得赤条条的,索子绑着。

石秀看了,只暗暗地叫苦,悄悄假问老人道:“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？为甚事绑了他？”

那老人道:“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？”

石秀又问道:“怎地吃他拿了？”

那老人道:“说这厮也好大胆,独自一个来做细作,打扮做个解魔法师,闪入村里来。却又不认这路,只拣大路走了,左来右去,只走了死路,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[这里是暗号、记号的意思]。人见他走得差了,来路跷蹊[qiāo·qi],报与庄上大官来捉他。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,手起伤了四五个人,当不住这里人多,一发上去,因此吃拿了。有人认得他,从来是贼,叫做锦豹子杨林。”

说言未了,只听得前面喝道,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。石秀在壁缝里张时,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,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,都弯弓插箭。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,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,坐在一匹雪白马上,全副披挂了弓箭,手执一条银枪。石秀自认得他,特地问老人道:“过去相公是谁？”

那老人道:“这官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,唤做祝彪,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。弟兄三个,只有他第一了得。”

石秀拜谢道:“老爷爷,指点寻路出去。”

那老人道:“今日晚了,前面倘或厮杀,枉送了你性命。”

石秀道:“爷爷,可救一命则个！”

那老人道:“你且在我家歇一夜,明日打听得没事,便可出去。”

石秀拜谢了,坐在他家。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,排门分付道:“你那百姓,今夜只看红灯为号,齐心并力,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。”

叫过去了。石秀问道: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老人道："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，今夜约会要捉宋江。"

石秀见说，心中自忖了一回，讨个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。

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，不见杨林、石秀出来回报，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，出来回报道："听得那里讲动，说道捉了一个细作。小弟见路径又杂，难认，不敢深入重地。"

宋江听罢，忿怒道："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！又吃拿了一个细作，必然陷了两个兄弟。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，也要救他两个兄弟，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？"

只见李逵便道："我先杀入去，看是如何。"

宋江听得，随即便传将令，教军士都披挂了。李逵、杨雄前一队做先锋，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，穆弘居左，黄信在右，宋江、花荣、欧鹏等中军头领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大刀阔斧，杀奔祝家庄来。

比及杀到独龙冈上，是黄昏时分，宋江催趱[zǎn]前军打庄。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挥两把夹钢板斧，火剌剌地杀向前来。到得庄前看时，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，庄门里不见一点火，李逵便要下水过去。杨雄扯住道："使不得！关闭庄门，必有计策。待哥哥来，别有商议。"

李逵哪里忍得住，拍着双斧，隔岸大骂道："那鸟祝太公老贼！你出来，黑旋风爷爷在这里！"

庄上只是不应。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杨雄接着，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，亦无动静。宋江勒马看时，庄上不见刀枪军马，心中疑忌，猛省道："我的不是了。天书上明明戒说：'临敌休急暴。'是我一时见不到，只要救两个兄弟，以此连夜起兵。不期深入重地，直到了他庄前，不见敌军，他必有计策，快教三军且退。"

李逵叫道："哥哥，军马到这里了，休要退兵！我与你先杀过去，你都跟我来。"

说犹未了，庄上早知。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，直飞起半天里去。那独龙冈上，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，那门楼上弩[nǔ]箭如雨点般射将来。宋江道："取旧路回军。"

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，说道："来的旧路都阻塞了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必有埋伏。”

宋江教军兵四下里寻路走。李逵挥起双斧，往来寻人厮杀，不见一个敌军。

只见独龙冈上山顶，又放一个炮来。响声未绝，四下里喊声震地，惊的宋公明目睁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你便有文韬[tāo]武略，怎逃出地网天罗？直饶班马才能，难脱龙潭虎穴。正是：安排缚虎擒龙计，要捉惊天动地人。

毕竟宋公明并众将军马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猃 [kuài]　蓟 [jì]　扈 [hù]　栾 [luán]　鹘 [hú]　颔 [hàn]
缄 [jiān]　赍 [jī]　札 [zhá]　恁 [nèn]　笺 [jiān]　辔 [pèi]
喏 [rě]　秽 [huì]　叵 [pǒ]　镫 [dèng]　觑 [qù]　晁 [cháo]
蚤 [zǎo]　谕 [yù]　裴 [péi]　筵 [yán]　阮 [ruǎn]　曜 [yào]
糜 [mí]　蒺藜 [jí·li]　跷蹊 [qiāo·qi]　趱 [zǎn]　弩 [nǔ]
韬 [tā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李应修书去祝家庄取时迁，被祝氏三杰扯了书札。李应与祝彪交锋，被祝彪射中臂膀。杨雄、石秀投梁山泊搬兵。宋江带人马到独龙山前安寨。石秀遇钟离老人，问了盘陀路。杨林被捉。宋江杀奔祝家庄，中计被围。

第四十八回

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

诗曰：

虎噬[1]狼吞满四方，三庄人马势无双。
天王绰号惟晁[2]盖，时雨高名羡宋江。
可笑金睛王矮虎，翻输红粉扈[3]三娘。
他年同聚梁山泊，女辈英华独擅场。

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，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，且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。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，众人都叫苦起来。宋江问道："怎么叫苦？"

众军都道："前面都是盘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转到这里。"

宋江道："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，取路出去。"

又走不多时，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，叫道："才得望火把亮处取路，又有苦竹签、铁蒺藜[jí·lí]遍地撒满，鹿角[打仗时阻止敌人兵马前进的障碍物]都塞了路口！"

① 噬 [shì]　② 晁 [cháo]　③ 扈 [h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:“莫非天丧我也!”

正在慌急之际,只听得左军中间,穆弘队里闹动。报来说道:“石秀来了!”

宋江看时,见石秀拈着口刀,奔到马前道:“哥哥休慌,兄弟已知路了。暗传下将令,教五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,不要管他路阔路狭。”

宋江催趱[zǎn]人马,只看有白杨树便转。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,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,便唤石秀问道:“兄弟,怎么前面贼兵众广?”

石秀道:“他有烛灯为号,且寻烛灯便走。”

花荣在马上看见,把手指与宋江道:“哥哥,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?只看我等投东,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;若是我们投西,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。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。”

宋江道:“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?”

花荣道:“有何难哉!”便拈弓搭箭,纵马向前,望着影中只一箭,不端不正,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,不见了那碗红灯,便都自乱撺起来。

宋江叫石秀引路,且杀出村口去。只听得前面喊声连天,一带火把纵横撩乱。宋江教前军扎住,且使石秀领路去探。不多时,回来报道:“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,杀散伏兵。”

宋江听罢,进兵夹攻,夺路奔出村口并杀。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。

会合着林冲、秦明等,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。却好天明,去高阜[fù]处下了寨栅,整点人马,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。宋江大惊,询问缘故,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:“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,前去探路,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,拖翻马脚,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,救护不得。”

宋江听罢大怒,要杀随行军汉:“如何不早报来?”

林冲、花荣劝住。宋江众人纳闷道:“庄又不曾打得,倒折了两个兄弟。似此怎生奈何?”

杨雄道:“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。所有东村李大官人,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,见今在庄上养疾,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?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:“我正忘了也。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。”

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,选一骑好马并鞍辔[pèi],亲自上门去求见。林冲、秦明权守栅寨。宋江带同花荣、杨雄、石秀,上了马,随行三百马军,取路投李家庄来。

到得庄前,早见门楼紧闭,吊桥高拽起了,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。门楼上早擂起鼓来。宋江在马上叫道:“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,特来谒[yè]见大官人,别无他意,休要提备。”

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、石秀在彼,慌忙开了庄门,放只小船过来,与宋江声喏[rě]。宋江连忙下马来答礼。杨雄、石秀近前禀道:“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,唤做鬼脸儿杜兴。”

宋江道:“原来是杜主管。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: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,无缘不曾拜会。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,经过此间,特献彩缎名马羊酒薄礼,只求一见,别无他意。”

杜兴领了言语,再渡过庄来,直到厅前。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,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。李应道:“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,我如何与他厮见?无私有意。你可回他话道,只说我卧病在床,动止不得,难以相见,改日却得拜会。礼物重蒙所赐,不敢祇[zhī]受。”

三祝英雄不可干,便将羊酒事高谈。
李应倨[①]傲情辞伪,紧闭重门不放参。

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,禀道:“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:本欲亲身迎迓[yà],奈缘中伤,患躯在床不能相见,容日专当拜会。重蒙所赐厚礼,并不敢祇受。”

宋江道:“我知你东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庄失利,欲求相见则个。他恐祝家庄见怪,不肯出来相见。”

杜兴道:“非是如此,委实患病。小人虽是中山人氏,到此多年了,颇知此间虚实事情:中间是祝家庄,东是俺李家庄,西是扈家庄。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,有事互相救应。今番恶了俺东人,自不去救应,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。他庄上别的不打紧,只有一个女将,唤做一丈青扈三娘,使两口日月刀,好生了得。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,早晚要娶。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,不须提备东边,只要紧

① 倨 [jù]

防西路。

“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，一座在独龙冈前，一座在独龙冈后。若打前门，却不济事；若是两面夹攻，方可得破。前门打紧，路杂难认，一遭[四周]都是盘陀路径，阔狭不等。但有白杨树，便可转弯，方是活路；如无此树，便是死路。”

石秀道：“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砍伐去了，将何为记？”

杜兴道：“虽然砍伐了树，如何起得根尽，也须有树根在彼。只宜白日进兵去攻打，黑夜不可进去。”

宋江听罢，谢了杜兴，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，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大寨里坐下。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“好意送礼与他，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。我自引三百人去，打开鸟庄，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！”

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省得，他是富贵良民，惧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？”

李逵笑道：“那厮想是个小孩子，怕见。”

众人一齐都笑起来。宋江道：“虽然如此说了，两个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。”

众人都起身说道：“哥哥将令，谁敢不听。不知教谁前去？”

黑旋风李逵说道：“你们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。”

宋江道：“你做先锋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”

李逵低了头忍气。宋江便点马麟、邓飞、欧鹏、王矮虎四个：“跟我亲自做先锋去。”第二点戴宗、秦明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白胜，准备下水路用人。第三点林冲、花荣、穆弘、李逵，分作两路，策应众军。标拨已定，都饱食了，披挂上马。

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，攻打头阵，前面打着一面大红“帅”字旗，引着四个头领，一百五十骑马军，一千步军，直杀奔祝家庄来。于路着人探路，直来到独龙冈前。宋江勒马，看那祝家庄时，果然雄壮。古人有篇诗赞，便见祝家庄气象。但见：

独龙山前独龙冈，独龙冈上祝家庄。
绕冈一带长流水，周遭环匝皆垂杨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墙内森森罗剑戟[1]，门前密密排刀枪。
飘扬旗帜惊鸟雀，纷纭矛盾生光芒。
强弩[2]硬弓当要路，灰瓶炮石护垣[3]墙。
对敌尽皆雄壮士，当锋多是少年郎。
祝龙出阵真难敌，祝虎交锋莫可当。
更有祝彪多武艺，咤叱喑[4]呜比霸王。
朝奉祝公谋略广，金银罗绮[5]有千箱。
樽[6]酒常时延好客，山林镇日会豪强。
久共三村盟誓约，扫清强寇保村坊。
白旗一对门前立，上面明书字两行：
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

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，心中大怒，设誓道："我若打不得祝家庄，永不回梁山泊！"

众头领看了，一齐都怒起来。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。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，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，后面都是铜墙铁壁，把得严整。

正看之间，只见直西一彪军马，呐着喊，从后杀来。宋江留下马麟、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，自带了欧鹏、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马，前来迎接。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，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雾鬟云鬟[huán]娇女将，凤头鞋宝镫[dèng]斜踏。黄金坚甲衬红纱，狮蛮带柳腰躁跨。霜刀把雄兵乱砍，玉纤手将猛将生拿。天然美貌海棠花，一丈青当先出马。

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，一骑青鬃马上，抡两口日月双刀，引着三五百庄客，前来祝家庄策应。宋江道："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，想来正是此人。谁敢与他迎敌？"

说犹未了，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，听得说是个女将，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。当时喊了一声，骤马向前，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一丈青。两军呐喊，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。一个双刀的熟闲，一个单枪的出众，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，宋江在马上看时，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。

① 戟 [jǐ]　② 弩 [nǔ]　③ 垣 [yuán]　④ 喑 [yīn]　⑤ 绮 [qǐ]　⑥ 樽 [zū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过来，谁想斗过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颤脚麻，枪法便都乱了。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，王矮虎却要做光[调戏]起来。

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，心中道："这厮无理！"便将两把双刀，直上直下，砍将入来。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，拨回马却待要走，被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猿臂，将王矮虎提离雕鞍，活捉去了。众庄客齐上，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了去。

欧鹏见折了王英，便提起刀来救。一丈青纵马挎刀，接着欧鹏，两个便斗。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大滚刀。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彩。怎的一个欧鹏刀法精熟，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。

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，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，跑着马，提了铁枪，大发喊赶将来。祝家庄上已看多时，诚恐一丈青有失，慌忙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，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，骤马提枪来捉宋江。马麟看见，一骑马使起双刀，来迎住祝龙厮杀。

邓飞恐宋江有失，不离左右，看他两边厮杀，喊声迭起。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，欧鹏斗一丈青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。宋江看时，大喜，却是霹雳火秦明，听得庄后厮杀，前来救应。宋江大叫："秦统制，你可替马麟！"

秦明是个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，正没好气，拍马飞起狼牙棍，便来直取祝龙。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。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。

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，便撇了欧鹏，却来接住马麟厮杀。两个都会使双刀，马上相迎着，正如这风飘玉屑，雪撒琼花，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

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，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。庄门里面那教师栾[luán]廷玉，带了铁锤，上马挺枪，杀将出来。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。栾廷玉也不来交马，带住枪时，刺斜里便走。欧鹏赶将去，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，翻筋斗撅[diān]下马去。

邓飞大叫："孩儿们救人！"上马飞着铁枪，径奔栾廷玉。

宋江急唤小喽啰救得欧鹏上马。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，拍马便走。栾廷玉也撇了邓飞，却来战秦明。两个斗了一二十合，不分胜败，栾廷

玉卖个破绽，落荒即走。秦明舞棍径赶将去，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。秦明不知是计，也追入去。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，都有人埋伏，见秦明马到，拽起绊马索来，连人和马都绊翻了，发声喊，捉住了秦明。

邓飞见秦明坠马，慌忙来救，急见绊马索拽，却待回身，两下里叫声："着！"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，就马上活捉了去。宋江看见，只叫得苦，只救得欧鹏上马。

马麟撇了一丈青，急奔来保护宋江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栾廷玉、祝龙、一丈青分投赶将来。看看没路，正待受缚，只见正南上一伙好汉飞马而来，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。宋江看时，乃是没遮拦穆弘。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，两个好汉飞奔前来，一个是病关索杨雄，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。东北上又一个好汉，高声大叫："留下人着！"宋江看时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三路人马一齐都到。

宋江心下大喜，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、祝龙。庄上望见，恐怕两个吃亏，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，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，使一条长枪，自引五百余人马，从庄后杀将出来，一齐混战。

庄前李俊、张横、张顺下水过来，被庄上乱箭射来，不能下手。戴宗、白胜只在对岸呐喊。宋江见天色晚了，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。宋江又教小喽啰筛锣，聚拢众好汉，且战且走。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，只恐弟兄们迷了路。

正行之间，只见一丈青飞马回来，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马望东而走。背后一丈青紧追着，八个马蹄翻盏撒钹[bó]相似，赶投深村处来。一丈青正赶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"那鸟婆娘赶我哥哥哪里去！"

宋江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，抡两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个小喽啰，大踏步赶将来。一丈青便勒转马，望这树林边去。宋江也勒住马看时，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，当先[前面]簇拥着一个壮士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> 嵌宝头盔稳戴，磨银铠甲重披。素罗袍上绣花枝，狮蛮带琼瑶密砌。丈八蛇矛紧挺，霜花骏马频嘶。满山都唤小张飞，豹子头林冲便是。

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，在马上大喝道："兀那婆娘走哪里去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丈青飞刀纵马，直奔林冲，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。两个斗不到十合，林冲卖个破绽，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，林冲把蛇矛逼个住，两口刀逼斜了，赶拢去，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挟过马来。

宋江看见，喝声彩，不知高低。林冲叫军士绑了，骤马来问道："不曾伤犯了哥哥？"

宋江道："不曾伤着。"便叫李逵："快走！村中接应众好汉，且教来村口商议。天色已晚，不可恋战。"

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。林冲保护宋江，押着一丈青在马上，取路出村口来。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赶出村口来。

祝家庄人马，也收回庄上去了。满村中杀死的人，不计其数。祝龙教把捉到的人，都将来陷车囚了，一发拿了宋江，却解上东京去请功。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。

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，到村口下了寨栅。先教将一丈青过来，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啰，着四个头领，骑四匹快马，把一丈青拴了双手，也骑一匹马："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，便来回话。待我回山寨，自有发落。"

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，尽皆小心送去。就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。一行人都领了将令，连夜去了。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

次日，只见探事人报来说："军师吴学究，引将三阮头领，并吕方、郭盛，带五百人马到来！"

宋江听了，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，到中军帐里坐下。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，一面犒[kào]赏三军众将。吴用道："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，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。不知近日胜败如何？"

宋江道："一言难尽！叵[pǒ]耐祝家那厮，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，写道：'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'这厮无礼！先一遭进兵攻打，因为失其地利，折了杨林、黄信。夜来进兵，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，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，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、邓飞。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

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，折尽锐气。今来似此，如之奈何？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，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，情愿自死于此地，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。”

吴学究笑道：“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，却好有此这个机会。吴用想来，唾手而得，事在旦夕可破。”

宋江听罢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军师神机妙策，人不敢及。请问先生，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？机会自何而来？”

吴学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机会来，有分教：祝家庄上，杀数百个壮汉村夫；梁山泊中，添八九个英雄好汉。正是：空中伸出拿云手[比喻本领高强的人]，救出天罗地网人。

毕竟军师吴用对宋江说出甚么机会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噬 [shì]　晁 [cháo]　扈 [hù]　蒺藜 [jí·li]　趱 [zǎn]　阜 [fù]
辔 [pèi]　谒 [yè]　喏 [rě]　祇 [zhī]　倨 [jù]　迓 [yà]
戟 [jǐ]　弩 [nǔ]　垣 [yuán]　喑 [yīn]　绮 [qǐ]　樽 [zūn]
鬟 [huán]　镫 [dèng]　栾 [luán]　擷 [diān]　钹 [bó]　犒 [kào]
叵 [pǒ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迷了盘陀路，花荣射灭烛灯，黄信被捉。杨雄会李应。宋江引兵来到独龙冈前，扈三娘捉了王矮虎。林冲捉了扈三娘。晁盖派吴用前来助战，吴用献计。

第四十九回

解珍解宝双越狱
孙立孙新大劫牢

《西江月》：

忠义立身之本，奸邪坏国之端。狼心狗幸滥居官，致使英雄扼腕。　夺虎机谋可恶，劫牢计策堪观。登州城郭痛悲酸，顷刻横尸遍满。

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"今日有个机会，却是石勇面上一起来投入伙的人，又与栾[luán]廷玉那厮最好，亦是杨林、邓飞的至爱相识。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，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，以为进身之报，随后便至。五日之内可行此计，却是好么？"

宋江听了，大喜道："妙哉！"方才笑逐颜开。说话的，却是甚么计策？下来便见。

看官牢记这段话头，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，一同事发。却难这边说一句，那边说一回，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，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会的话，下来接着关目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，唤做登州。登州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。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，当厅委了杖限文书，捉捕登州山上大虫。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，限外不行解官，痛责枷号不恕。

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，弟兄两个，哥哥唤做解珍，兄弟唤做解宝。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，有一身惊人的武艺，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。

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，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细膀阔。曾有一篇《临江仙》，单道着解珍的好处：

虽是登州搜猎户，忠良偏恶奸邪。虎皮战袄鹿皮靴。硬弓开满月，强弩[nǔ]蹬拽车。浑铁钢叉无敌手，纵横谁敢拦遮。怒时肝胆尽横斜。解珍心性恶，人号两头蛇。

那个兄弟解宝，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身材，面圆身黑，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，有时性起，恨不得腾天倒地，拔树摇山。也有一篇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解宝的好处：

性格忘生拚命，生来骁[xiāo]勇英豪。赶翻麋鹿与猿猱[náo]，杀尽山中虎豹。手执莲花铁镋[tǎng]，腰悬蒲叶尖刀。腰间紧束虎筋绦，双尾蝎英雄解宝。

那弟兄两个，当官受了甘限文书[在限期内完成差役，否则“甘心”受责罚的文书字据]，回到家中，整顿窝弓、药箭、弩子、镔叉，穿了豹皮裤、虎皮套体，拿了铁叉，两个径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窝弓。去树上等了一日，不济事了，收拾窝弓下去。

次日，又带了干粮，再上山伺候，看看天晚，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，爬上树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没动静。两个移了窝弓，却来西山边下了。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，两个心焦，说道：“限三日内要纳大虫，迟时须用受责，却是怎地好！”

两个到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时分，不觉身体困倦，两个背厮靠着且睡。未曾合眼，忽听得窝弓发响。两个跳将起来，拿了钢叉，四下里看时，只见一个大虫，中了药箭，在那地上滚。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。

那大虫见了人来，带着箭便走。两个追将向前去，不到半山里时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药力透来，那大虫当不住，吼了一声，骨渌渌[lù]滚将下山去了。

解宝道："好了！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。"

解宝当时弟兄两个，提了钢叉，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。此时方才天明，两个敲开庄门入去。庄客报与太公知道。多时，毛太公出来，解珍、解宝放了钢叉，声了喏[rě]，说道："伯伯，多时不见，今日特来拜扰。"

毛太公道："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？有甚话说？"

解珍道："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。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，要捕获大虫，一连等了三日。今早五更射得一个，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。"

毛太公道："不妨。既是落在我园里，二位且少坐。敢弟兄肚饥，吃些早饭去取。"

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，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。解珍、解宝起身谢道："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。"

毛太公道："既是在我庄后，却怕怎地？且坐吃茶，却去取未迟。"

解珍、解宝不敢相违，只得又坐下，庄客拿茶来教二位吃了。毛太公道："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。"

解珍、解宝道："深谢伯伯。"

毛太公引了二人，入到庄后，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，百般开不开。毛太公道："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，敢是锁簧锈了，因此开不得。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。"

庄客便将铁锤来，敲开了锁。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，遍山边去看，寻不见。毛太公道："贤侄，你两个莫不错看了，认不仔细，敢不曾落在我园里？"

解珍道："我两个怎地得错看了！是这里生长的人，如何不认得！"

毛太公道："你自寻便了，有时自抬去。"

解宝道："哥哥，你且来看，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，又有血路在上头，如何得不在这里？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。"

毛太公道："你休这等说！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，便又抬得过？却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，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寻。你如何这般说话！”

解珍道：“伯伯，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。”

毛太公道：“你这两个好无道理！我好意请你吃酒饭，你颠倒赖我大虫！”

解宝道：“有甚么赖处！你家也见当里正，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，却没本事去捉，倒来就我见成。你倒将去请功，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！”

毛太公道：“你吃限棒，干我甚事！”

解珍、解宝睁起眼来，便道：“你敢教我搜一搜么？”

毛太公道：“我家比你家，各有内外。你看这两个教化头倒来无礼！”

解宝抢近厅前，寻不见，心中火起，便在厅前打将起来。解珍也就厅前搬折阑[lán]干，打将入去。毛太公叫道：“解珍、解宝白昼抢劫！”

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，见庄上都有准备，两个便拔步出门，指着庄上骂道：“你赖我大虫，和你官司理会！”

解氏深机捕获，毛家巧计牢笼。当日因争一虎，后来引起双龙。

那两个正骂之间，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，引着一伙伴当。解珍听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家庄上庄客，捉过了我大虫。你爹不讨还我，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。”

毛仲义道：“这厮村人不省事，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。你两个不要发怒，随我到家里，讨还你便了。”

解珍、解宝谢了。毛仲义叫开庄门，教他两个进去。待得解珍、解宝入得门来，便教关上庄门，喝一声：“下手！”

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，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。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，众人一发上，把解珍、解宝绑了。毛仲义道：“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，如何来白赖我的？乘势抢掳我家财，打碎家中什物，当得何罪！解上本州，也与本州除了一害！”

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，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、解宝。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[不明情势、不看风头]，正中了他的计策，分说不得。

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，扛了许多打碎的家火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物，将解珍、解宝剥得赤条条地，背剪绑抬了，解上州里来。

本州有个六案孔目，姓王名正，却是毛太公的女婿，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。才把解珍、解宝押到厅前，不由分说，捆翻便打，定要他两个招做“混赖大虫，各执钢叉，因而抢掳财物”。

解珍、解宝吃拷不过，只得依他招了。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来枷了，钉下大牢里去。毛太公、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：“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！不若一发结果了他，免致后患。”

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，分付孔目王正：“与我一发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。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[贿赂官吏]。”

却说解珍、解宝押到死囚牢里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。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，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，并听信王孔目之言，教对付他两个性命，便来亭心里坐下。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：“快过来跪在亭子前！”

包节级喝道：“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、双尾蝎，是你么？”

解珍道：“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，实不曾陷害良善。”

包节级喝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！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，双尾蝎做单尾蝎！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！”

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，见没人，那小节级便道：“你两个认得我么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”

解珍道：“我只亲弟兄两个，别无哪个哥哥。”

那小牢子道：“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？”

解珍道：“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。我却不曾与你相会，足下莫非是乐和舅？”

那小节级道：“正是。我姓乐名和，祖贯茅州人氏。先祖挈[qiè]家到此，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。我自在此州里勾当，做小牢子。人见我唱得好，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。姐夫见我好武艺，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。”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玲珑心地衣冠整，俊俏肝肠语话清。
能唱人称铁叫子，乐和聪慧是天生。

原来这乐和是个聪明伶俐的人，诸般乐品尽皆晓得，学着便会；作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事见头知尾；说起枪棒武艺，如糖似蜜价爱。为见解珍、解宝是个好汉，有心要救他，只是单丝不成线，孤掌岂能鸣，只报得他一个信。

乐和说道："好教你两个得知，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，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。你两个却是怎生好？"

解珍道："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，你既说起他来，只央你寄一个信。"

乐和道："你却教我寄信与谁？"

解珍道："我有个房分姐姐，是我爷面上的[属于父系的、共祖父的]，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，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。原来是我姑娘[姑母]的女儿，叫做母大虫顾大嫂，开张酒店，家里又杀牛开赌。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，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。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。孙新、孙立的姑娘，却是我母亲，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。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，把我的事说知，姐姐必然自来救我。"

乐和听罢，分付说："贤亲，你两个且宽心着。"

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，开了门，把与解珍、解宝吃了。推了事故，锁了牢门，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，一径奔到东门外，望十里牌来。

早望见一个酒店，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，后面屋下，一簇人在那里赌博。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。用眼看时，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> 眉粗眼大，胖面肥腰。插一头异样钗环，露两臂时兴钏[chuàn]镯。红裙六幅，浑如五月榴花；翠领数层，染就三春杨柳。有时怒起，提井栏便打老公头；忽地心焦，拿石碓[duì]敲翻庄客腿。生来不会拈针线，正是山中母大虫。

乐和入进店内，看着顾大嫂唱个喏道："此间姓孙么？"

顾大嫂慌忙答道："便是。足下却要沽酒？却要买肉？如要赌钱，后面请坐。"

乐和道："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。"

顾大嫂笑道："原来却是乐和舅，数年不曾拜会。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。舅舅且请里面拜茶。"

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，顾大嫂便动问道："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，家下穷忙少闲，不曾相会。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"

乐和答道："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。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进来，虽不曾相会，多闻他的大名。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”

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我的兄弟，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？”

乐和道：“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，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，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，抢掳家财，解入州里来。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，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，结果了性命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独力难救。只想一者占亲，二乃义气为重，特地与他通个消息。他说道，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。若不早早用心着力，难以救拔。”

顾大嫂听罢，一片声叫起苦来，便叫火家：“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！”

这几个火家去不多时，寻得孙新归来，与乐和相见。怎见得孙新的好处？有诗为证：

军班才俊子，眉目有神威。鞭起乌龙见，枪来玉蟒飞。
胸藏鸿鹄[1]志，家有虎狼妻。到处人钦敬，孙新小尉迟。

原来这孙新，祖是琼州人氏，军官子孙，因调来登州驻扎，弟兄就此为家。孙新生得身长力壮，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，使得几路好鞭枪，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，叫他做小尉迟。有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，孙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教舅舅先回去。他两个已下在牢里，全望舅舅看觑qù则个。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，却径来相投舅舅。”

乐和道：“但有用着小人处，尽可出力而行，当得向前。”

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，将出一包金银，付与乐和：“望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，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。”

乐和谢了，收了银两，自回牢里来，替他使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：“你有甚么道理，救我两个兄弟？”

孙新道：“毛太公那厮，有钱有势。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，须不肯干休，定要做翻了他两个，似此必然死在他手。若不去劫牢，别样也救他不得。”

顾大嫂道：“我和你今夜便去。”

孙新笑道：“你好粗卤！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，劫了牢也要个去向。

① 鹄 [hú]

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，行不得这件事。”

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谁？”

孙新道：“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、邹润，如今见在登云山台峪[yù]里聚众打劫。他和我最好，若得他两个相帮助，此事便成。”

顾大嫂道：“登云山离这里不远，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。”

孙新道：“我如今便去。你可收拾下酒食肴馔，我去定请得来。”

顾大嫂分付火家，宰了一口猪，铺下数般果品按酒，排下桌子。

天色黄昏时候，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。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，原是莱州人氏。自小最好赌钱，闲汉出身，为人忠良慷慨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气性高强，不肯容人，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平生度量宽如海，百万呼卢一笑中。
会使折腰飞虎棒，邹渊名号出林龙。

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，是他侄儿，年纪与叔叔仿佛，二人争差不多。身材长大，天生一等异相，脑后一个肉瘤，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。那邹润往常但和人争闹，性起来，一头撞去。忽然一日，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，看的人都惊呆了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脑后天生瘤一个，少年撞折涧边松。
大头长汉名邹润，壮士人称独角龙。

当时顾大嫂见了，请入后面屋下坐地，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说了，商量劫牢一节。邹渊道：“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二十来个心腹的。明日干了这件事，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。我却有个去处，我也有心要去多时，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遮莫甚么去处，都随你去，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。”

邹渊道：“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。他手下见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，一个是火眼狻猊[suān ní]邓飞，一个是石将军石勇，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。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，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，如何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最好。有一个不去的，我便乱枪戳死他！”

邹润道：“还有一件，我们倘或得了人，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，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之奈何？”

孙新道：“我的亲哥哥见做本州兵马提辖。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，几番草寇临城，都是他杀散了，到处闻名。我明日自去请他来，要他依允便了。”

邹渊道：“只怕他不肯落草。”

孙新说道：“我自有良法。”

当吃了半夜酒。歇到天明，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，却使一个火家，带领了一两个人，推一辆车子：“快走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，说道：‘家中大嫂害病沉重，便烦来家看觑。’”

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：“只说我病重临危，有几句紧要的话，须是便来，只有一番相见嘱付。”

火家推车儿去了。孙新专在门前伺候，等接哥哥。

饭罢时分，远远望见车儿来了，载着乐大娘子，背后孙提辖骑着马，十数个军汉跟着，望十里牌来。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，说：“哥嫂来了。”

顾大嫂分付道：“只依我如此行。”

孙新出来，接见哥嫂：“且请嫂嫂下了车儿，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。”

孙提辖下了马，入门来，端的好条大汉：淡黄面皮，落腮胡须，八尺以上身材，姓孙名立，绰号病尉迟；射得硬弓，骑得劣马，使一管长枪，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，海边人见了，望风而降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胡须黑雾飘，性格流星急。鞭枪最熟惯，弓箭常温习。
阔脸似妆金，双睛如点漆。军中显姓名，病尉迟孙立。

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，进得门，便问道：“兄弟，婶子害甚么病？”

孙新答道：“他害得症候，病得跷蹊[qiāo·qī]。请哥哥到里面说话。”

孙立便入来。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，便教火家牵过马，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。良久，孙新道：“请哥哥、嫂嫂去房里看病。”

孙立同乐大娘子入进房里，见没有病人。孙立问道：“婶子病在哪里房内？”

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，邹渊、邹润跟在背后。孙立道：“婶子，你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是害甚么病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伯伯拜了！我害些救兄弟的病！”

孙立道：“却又作怪！救甚么兄弟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伯伯，你不要推聋装哑！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？偏不是你的兄弟？”

孙立道：“我并不知因由。是哪两个兄弟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伯伯在上，今日事急，只得直言拜禀。这解珍、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，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。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，要去城中劫牢，救出他两个兄弟，都投梁山泊入伙去。恐怕明日事发，先负累伯伯，因此我只推患病，请伯伯、姆姆到此，说个长便。若是伯伯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。如今朝廷有甚分晓，走了的倒没事，见在的便吃官司！常言道：近火先焦。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，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。伯伯尊意若何？”

孙立道：“我却是登州的军官，怎地敢做这等事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，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！”

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，邹渊、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。孙立叫道：“婶子且住！休要急速，待我从长计较，慢慢地商量。”

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。顾大嫂又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去时，即便先送姆姆前行，我们自去下手。”

孙立道：“虽要如此行时，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，看个虚实，方可行事。”

顾大嫂道：“伯伯，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！一就去劫牢，一就去取行李不迟。”

孙立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怎地推却得开，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。罢，罢，罢！都做一处商议了行。”

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，收拾起财物人马，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。邹渊去了。又使孙新入城里来，问乐和讨信，就约会了，暗通消息解珍、解宝得知。

次日，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，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。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，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，共有四十余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孙新宰了两个猪，一腔羊，众人尽吃了一饱。教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，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。孙新跟着孙立，邹渊领了邹润，各带了火家，分作两路入去。正是：

捉虎翻成纵虎灾，赃官污吏巧安排。
乐和不去通关节，怎得牢城铁瓮开。

且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，只要陷害解珍、解宝的性命。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里门里狮子口边，只听得拽铃子响。乐和道："甚么人？"

顾大嫂应道："送饭的妇人。"

乐和已自瞧科了，便来开门，放顾大嫂入来，再关了门，将过廊下去。包节级正在亭心坐着看见，便喝道："这妇人是甚么人？敢进牢里来送饭！自古狱不通风。"

乐和道："这是解珍、解宝的姐姐，自来送饭。"

包节级喝道："休要教他入去！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。"

乐和讨了饭，却来开了牢门，把与他两个。解珍、解宝问道："舅舅，夜来所言的事如何？"

乐和道："你姐姐入来了，只等前后相应。"

乐和便把匣床与他两个开了。只听的小牢子入来报道："孙提辖敲门，要走入来。"

包节级道："他自是军官，来我牢里有何事干！休要开门！"

顾大嫂一踅[xué]，踅下亭心边去。外面又叫道："孙提辖焦躁了打门。"

包节级忿怒，便下亭心来。顾大嫂大叫一声："我的兄弟在哪里？"

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。包节级见不是头，望亭心外便走。解珍、解宝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包节级。包节级措手不及，被解宝一枷梢打重，把脑盖劈得粉碎。当时顾大嫂手起，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，一齐发喊，从牢里打将出来。

孙立、孙新两个把住牢门，见四个从牢里出来，一发望州衙前便走。邹渊、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。街市上大喊起，行步的人先奔出城去。孙提辖骑着马，弯着弓，搭着箭，压在后面。街上人家都关上门，不敢出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，谁敢向前拦当。众人簇拥着孙立奔出城门去，一直望十里牌来，扶搀乐大娘子上了车儿，顾大嫂上了马，帮着便行。

解珍、解宝对众人道："叵[pǒ]耐毛太公老贼冤家，如何不报了去！"

孙立道："说得是。"便令："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，我们随后赶来。"

孙新、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去了。孙立引着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并火家伴当，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，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，却不提备。一伙好汉呐声喊，杀将入去，就把毛太公、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个。

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，后院里牵得七八匹好马，把四匹捎带驮载。解珍、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，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。

各人上马，带了一行人，赶不到三十里路，早赶上车仗人马，一处上路行程。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，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。

不一二日，来到石勇酒店里。那邹渊与他相见了，问起杨林、邓飞二人。石勇答言说起："宋公明去打祝家庄，二人都跟去，两次失利。听得报来说，杨林、邓飞俱被陷在那里，不知如何。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，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，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。"

孙立听罢，大笑道："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伙，正没半分功劳。献此一条计策，打破祝家庄，为进身之报，如何？"

石勇大喜道："愿闻良策。"

孙立道："栾廷玉那厮，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。我学的枪刀，他也知道；他学的武艺，我也尽知。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郓[yùn]州守把经过，来此相望，他必然出来迎接。我们进身入去，里应外合，必成大事。此计如何？"

正与石勇说计未了，只见小校报道："吴学究下山来，前往祝家庄救应去。"

石勇听得，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，请来这里相见。说犹未了，已有军马来到店前，乃是吕方、郭盛并阮[ruǎn]氏三雄，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石勇接入店内，引着这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。吴用听了大喜，说道："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，且休上山，便烦请往祝家庄行此一事，成全这段功劳如何？"

孙立等众人皆喜，一齐都依允了。吴用道："小生今去也。如此见阵，我人马前行，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。"

吴学究商议已了，先来宋江寨中，见宋公明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，备说起："石勇、杨林、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，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，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。今来共有八人，投托大寨入伙。特献这条计策，以为进身之报。今已计较定了，里应外合，如此行事，随后便来参见兄长。"

宋江听说罢，大喜，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，忙叫寨内置酒，安排筵[yán]席等来相待。

却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，只带了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孙新、顾大嫂、乐和，共是八人，来参宋江。都讲礼已毕，宋江置酒设席管待，不在话下。

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，教第三日如此行，第五日如此行。分付已了，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，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。

再说吴学究道："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，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"

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，有分教：打破了祝家庄，壮观得梁山泊。直教天罡[gāng]龙虎相逢日，地煞风云际会时。

毕竟军师吴学究取哪四个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栾 [luán]　弩 [nǔ]　骁 [xiāo]　猱 [náo]　锵 [tǎng]　渌 [lù]
喏 [rě]　阑 [lán]　挈 [qiè]　钏 [chuàn]　碓 [duì]　鹘 [hú]
觑 [qù]　峪 [yù]　狻猊 [suān ní]　蹊蹊 [qiāo·qi]
蹩 [xué]　叵 [pǒ]　郓 [yùn]　阮 [ruǎn]　筵 [yán]　罡 [gā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毛太公要害死解珍、解宝，孙立及孙新、顾大嫂、邹渊、邹润等劫牢报仇，投奔梁山。宋江两打祝家庄失利，众人愿作内应，以此功作为入伙之礼。

第五十回

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
格言曰：

乾坤宏大，日月照鉴分明。宇宙宽洪，天地不容奸党。使心用幸，果报只在今生。积善存仁，获福休言后世。千般巧计，不如本分为人。万种强为，争奈随缘俭用。心慈行孝，何须努力看经。意恶损人，空读如来一藏。

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："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[péi]宣，圣手书生萧让，通臂猿侯健，玉臂匠金大坚。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，连夜下山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"戴宗去了。

只见寨外军士来报："西村扈[hù]家庄上扈成，牵牛担酒，特来求见。"

宋江叫请入来。扈成来到中军帐前，再拜恳告道："小妹一时粗卤，年幼不省人事，误犯威颜，今者被擒，望乞将军宽恕。奈缘[怎奈]小妹原许祝家庄上，小妹不合奋一时之勇，陷于缧绁[léi xiè]。如蒙将军饶放，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用之物，当依命拜奉。”

宋江道：“且请坐说话。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，平白欺负俺山寨，因此行兵报仇，须与你扈家无冤。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，因此还礼，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，我便把令妹还你。”

扈成答道：“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。”

吴学究便道：“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？”

扈成道：“如今擒锁在祝家庄上，小人怎敢去取？”

宋江道：“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，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？”

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如此说。只依小生一言：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[动静]，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。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，你可就缚在彼。若是捉下得人时，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上山寨，奉养在宋太公处。你且放心回去，我这里自有个道理。”

扈成道：“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。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，定缚来奉献将军麾[huī]下。”

宋江道：“你若是如此，便强似送我金帛。”

扈成拜谢了去。

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换作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”，领了一行人马，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。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，报入庄里去。栾[luán]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，说与祝氏三杰道：“这孙提辖是我弟兄，自幼与他同师学艺。今日不知如何到此？”

带了二十余人马，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出来迎接。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。众人讲礼已罢，栾廷玉问道：“贤弟在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”

孙立答道：“总兵府行下文书，对调我来此间郓[yùn]州守把城池，提防梁山泊强寇。便道经过，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，特来相探。本待从前门来，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，不敢过来，特地寻觅村里，从小路问道庄后，入来拜望仁兄。”

栾廷玉道：“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，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，只要捉了宋江贼首，一并解官。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，正如锦上添花，旱苗得雨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孙立笑道:“小弟不才,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,成全兄长之功。”

栾廷玉大喜,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,再拽起了吊桥,关上了庄门。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,更换衣裳,都出前厅来相见。祝朝奉与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杰都相见了。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,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。讲礼已罢,便对祝朝奉说道:“我这个贤弟孙立,绰号病尉迟,任登州兵马提辖。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。”

祝朝奉道:“老夫亦是治下。”

孙立道:“卑小之职,何足道哉。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。”

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。孙立动问道:“连日相杀,征阵劳神。”

祝龙答道:“也未见胜败。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。”

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,去后堂拜见宅眷。唤过孙新、解珍、解宝参见了,说道:“这三个是我兄弟。”指着乐和便道:“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。”指着邹渊、邹润道:“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。”

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,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,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,哪里有疑心?只顾杀牛宰马,做筵[yán]席管待众人,且饮酒食。

过了一两日,到第三日,庄兵报道:“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。”

祝彪道:“我自去上马拿此贼。”

便出庄门,放下吊桥,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。早迎见一彪军马,约有五百来人,当先拥出那个头领,弯弓插箭,拍马抡枪,乃是小李广花荣。祝彪见了,跃马挺枪,向前来斗。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。两个在独龙冈前,约斗了十数合,不分胜败。花荣卖了个破绽,拨回马便走,引他赶来。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,背后有认得的说道:“将军休要去赶,恐防暗器,此人深好弓箭。”

祝彪听罢,便勒转马来不赶,领回人马,投庄上来,拽起吊桥。看花荣时,也引军马回去了。祝彪直到厅前下马,进后堂来饮酒。孙立动问道:“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?”

祝彪道:“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,枪法好生了得。斗了五十余合,那厮走了。我却待要赶去追他,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,因此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各自收兵回来。”

孙立道:“来日看小弟不才,拿他几个。”

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,众人皆喜。至晚席散,又歇了一夜。到第四日午牌,忽有庄兵报道:“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。”

当下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子都披挂了,出到庄前门外,远远地望见,早听得鸣锣擂鼓,呐喊摇旗,对面早摆成阵势。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,左边栾廷玉,右边孙提辖,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,都摆在两边。

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。祝龙焦躁,喝叫放下吊桥,绰枪上马,引一二百人马,大喊一声,直奔林冲阵上。庄门下擂起鼓来,两边各把弓弩[nǔ]射住阵脚。

林冲挺起丈八蛇矛,和祝龙交战,连斗到三十余合,不分胜败。两边鸣锣,各回了马。祝虎大怒,提刀上马,跑到阵前高声大叫:“宋江决战!”

说言未了,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,乃是没遮拦穆弘,来战祝虎。两个斗了三十余合,又没胜败。祝彪见了大怒,便绰枪飞身上马,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。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,一骑马,一条枪,飞抢出来战祝彪。

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,心中忍耐不住,便唤孙新:“取我的鞭枪来,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。”

披挂了,牵过自己马来,这骑马号乌骓[zhuī]马,鞴[bèi]上鞍子,扣了三条肚带,腕上悬了虎眼钢鞭,绰枪上马。祝家庄上一声锣响,孙立出马在阵前。

宋江阵上林冲、穆弘、杨雄都勒住马,立于阵前。孙立早跑马出来,说道:“看小可捉这厮们。”

孙立把马兜住,喝问道:“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,出来与我决战!”

宋江阵内鸾铃响处,一骑马跑将出来,众人看时,乃是拚命三郎石秀,来战孙立。两马相交,双枪并举,四条臂膊纵横,八只马蹄撩乱。

两个斗到五十合,孙立卖个破绽,让石秀一枪搠[shuò]入来,虚闪一个过,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,直挟到庄前撇下,喝道:“把来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了！”

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，都赶散了。三子收军，回到门楼下，见了孙立，众皆拱手钦伏。孙立便问道：“共是捉得几个贼人？”

祝朝奉道：“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，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，又捉得一个黄信。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。阵上拿得两个，秦明、邓飞。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，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。共是七个了。”

孙立道：“一个也不要坏他，快做七辆囚车装了，与些酒饭，将养身体，休教饿损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东京去，教天下传名，说这个祝家庄三子。”

祝朝奉谢道：“多幸得提辖相助，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。”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。石秀自把囚车装了。

看官听说：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，要赚祝家庄人，故意教孙立捉了，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。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、邹润、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。

杨林、邓飞见了邹渊、邹润，心中暗喜。乐和张看得没人，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。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，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。话休絮繁。一是祝家庄当败，二乃恶贯满盈，早是祝家庄坦然不疑。

至第五日，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。当日辰牌时候，早饭已罢，只见庄兵报道：“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。”

孙立道：“分十路待怎地！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准备便了。先安排些挠钩套索，须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！”

庄上人都披挂了。祝朝奉亲自也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，见正东上一彪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，背后便是李俊、阮[ruǎn]小二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在此；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，随背后是张横、张顺；正南门楼上望时，也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，病关索杨雄，黑旋风李逵。四面都是兵马，战鼓齐鸣，喊声大举。

栾廷玉听了道：“今日这厮们厮杀，不可轻敌。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。”

祝龙道：“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贼兵。”

祝虎道：“我也出后门杀那正南上的人马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祝彪道:“我也出前门捉宋江,是要紧的贼首。”

祝朝奉大喜,都赏了酒。各人上马,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。其余的都守庄院,门楼前呐喊。

此时邹渊、邹润已藏了大斧,只守在监门左侧。解珍、解宝藏了暗器,不离后门。孙新、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。顾大嫂先拨人兵保护乐大娘子,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趹[xué]。只听风声,便乃下手。

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,放了一个炮,把前后门都开,放了吊桥,一齐杀将出来。四路军兵出了门,四下里分投去厮杀。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,立在吊桥上。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。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入来。

邹渊、邹润听得乐和唱,便唿[hū]哨了几声,抡动大斧,早把守监房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,便开了陷车[囚车],放出七个大虫来,各各寻了器械,一声喊起。

顾大嫂掣出两把刀,直奔入房里,把应有妇人,一刀一个尽都杀了。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,却待要投井时,早被石秀一刀剁翻,割了首级。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。

后门头解珍、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,黑焰冲天而起。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,并力向前。祝虎见庄里火起,先奔回来。孙立守在吊桥上,大喝一声:“你那厮哪里去!”拦住吊桥。

祝虎省口,便拨转马头,再奔宋江阵上来。这里吕方、郭盛,两戟[jǐ]齐举,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搠翻在地,众军乱上,剁做肉泥。前军四散奔走。孙立、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。

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,飞马望庄后而来。到得吊桥边,见后门头解珍、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撺将下来。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,猛然撞着黑旋风,踊身便到,抡动双斧,早砍翻马脚。祝龙措手不及,倒撞下来,被李逵只一斧,把头劈翻在地。

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,不敢回,直望扈家庄投奔,被扈成叫庄客捉了,绑缚下。正解将来见宋江,恰好遇着李逵,只一斧,砍翻祝彪头来。庄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抡起双斧,便看着扈成砍来。扈成见局面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好，拍马落荒而走，弃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。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。

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，直抢入扈家庄里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。叫小喽啰牵了有的马匹，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，捎搭[装载]有四五十驮，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，却回来献纳。

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，众头领都来献功，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夺得好马五百余匹，活捉牛羊不记其数。宋江看了，大喜道："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。"

正嗟叹间，闻人报道："黑旋风烧了扈家庄，砍得头来献纳。"

宋江便道："前日扈成已来投降，谁教他杀了此人？如何烧了他庄院？"

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，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[rě]，说道："祝龙是兄弟杀了，祝彪也是兄弟砍了，扈成那厮走了，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，兄弟特来请功。"

宋江喝道："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，别的怎地是你杀了？"

黑旋风道："我砍得手顺，望扈家庄赶去，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，被我一斧砍了，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。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。"

宋江喝道："你这厮！谁叫你去来！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，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，擅自去杀他一家，故违了我的将令！"

李逵道："你便忘记了，我须不忘记！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，你今却又做人情。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，便又思量阿舅、丈人。"

宋江喝道："你这铁牛，休得胡说！我如何肯要这妇人？我自有个处置。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？"

李逵答道："谁鸟奈烦！见着活的便砍了。"

宋江道："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，本合斩首，且把杀祝龙、祝彪的功劳折过了。下次违令，定行不饶！"

黑旋风笑道："虽然没了功劳，也吃我杀得快活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，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。宋江与吴用商议道，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。石秀禀说起："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，指路之力，救济大恩，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，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。"

宋江听罢，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。石秀去不多时，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，拜见宋江、吴学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，永为乡民："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，不留一家。因为你一家为善，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。"

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。宋江又道："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，今日打破了祝家庄，与你村中除害，所有各家，赐粮米一石，以表人心。"

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。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，尽数装载上车。金银财赋，犒[kào]赏三军众将。其余牛羊骡马等物，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，宋江大喜。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。

又得若干新到头领：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。并救出七个好汉。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，同老小乐大娘子，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。

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[qiè]幼，香花灯烛，于路拜谢。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，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，前面鞭敲金镫[dèng]，后军齐唱凯歌。但见：

> 云开见日，雾散天清。旱苗得时雨重生，枯树遇春风再活。一鞭喜色，如龙骏马赴梁山；满面笑容，似虎雄兵归大寨。车上满装粮草，军中尽是降兵。风卷旌[jīng]旗，将将齐敲金镫响；春风宇宙，人人都唱凯歌回。

宋江把这祝家庄兵都收在部下，一行军马尽出村口。乡民百姓，自把祝家庄村坊拆作白地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，闭门在庄上不出，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，已知被宋江打破了，惊喜相半。只见庄客入来报说："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，便问祝家庄事情。"

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入庄。李应把条白绢搭

膊络着手，出来迎迓[yà]，邀请进庄里前厅。

知府下了马，来到厅上，居中坐了。侧首坐着孔目，下面一个押番，几个虞候，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。李应拜罢，立在厅前。知府问道："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？"

李应答道："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，有伤左臂，一向闭门，不敢出去，不知其实。"

知府道："胡说！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，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，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，彩缎金银，你如何赖得过？知情是你！"

李应告道："小人是知法度的人，如何敢受他的东西。"

知府道："难信你说。且提去府里，你自与他对理[对质]明白。"喝叫狱卒牢子捉了："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辨。"

两下押番、虞候把李应缚了，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。知府又问道："哪个是杜主管杜兴？"

杜兴道："小人便是。"

知府道："状上也有你名。一同带去，也与他锁了。"

一行人都出庄门。当时拿了李应、杜兴，离了李家庄，脚不停地解来。行不过三十余里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、林冲、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一班人马，拦住去路。林冲大喝道："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！"

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，撇了李应、杜兴，逃命去了。宋江喝叫："赶上！"

众人赶了一程回来，说道："我们若赶上时，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。但自不知去向。"

便与李应、杜兴解了缚索，开了锁，便牵两匹马过来，与他两个骑了。宋江便道："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？"

李应道："却是使不得。知府是你们杀了，不干我事。"

宋江笑道："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辨？我们去了，必然要负累了你。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，且在山寨消停几日，打听得没事了时，再下山来不迟。"

当下不由李应、杜兴不行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。一行三军人马，迤逦[yǐ lǐ]回到梁山泊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寨里头领晁[cháo]盖等众人擂鼓吹笛，下山来迎接，把了接风酒，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。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。两个讲礼已罢，李应禀宋江道："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，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。在此趋侍不妨，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，可教小人下山则个。"

吴学究笑道："大官人差矣。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，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，大官人却回哪里去？"

李应不信。早见车仗人马，队队上山来。李应看时，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。李应连忙来问时，妻子说道："你被知府捉了来，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，带领二百来土兵，到来抄扎家私。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，将家里一应箱笼、牛羊、马匹、驴骡等项，都拿了去，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。"

李应听罢，只叫得苦。晁盖、宋江都下厅伏罪道："我等弟兄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，因此行出这条计来，万望大官人情恕！"

李应见了如此言语，只得随顺了。宋江道："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。"

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，亦有家眷老小在彼，便与妻子道："只得依允他过。"

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，众皆大喜。宋江便取笑道："大官人，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。"

扮知府的是萧让，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、杨林，扮孔目的是裴宣，扮虞候的是金大坚、侯健。又叫唤那四个都头，却是李俊、张横、马麟、白胜。李应都见了，目睁口呆，言语不得。

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，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，乃是李应、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杜兴、乐和、时迁，女头领扈三娘、顾大嫂同乐大娘子、李应宅眷，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。正厅上大吹大擂，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。

次日又作席面，宋江主张，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，结为夫妇。众头领都称赞宋公明仁德之士。正饮宴间，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："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，要来见头领。"

晁盖、宋江听得报了，大喜道："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，足遂平生

之愿。”

不知那个人来，有分教：枷梢起处，打翻路柳墙花；大斧落时，杀倒幼童稚子。皆是两筹好汉恩逢义，一个军师智隐情。

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裴 [péi]	扈 [hù]	缧绁 [léi xiè]		麾 [huī]	栾 [luán]
郓 [yùn]	筵 [yán]	弩 [nǔ]	骓 [zhuī]	鞴 [bèi]	搠 [shuò]
阮 [ruǎn]	踅 [xué]	唿 [hū]	戟 [jǐ]	喏 [rě]	犒 [kào]
挈 [qiè]	镫 [dèng]	旌 [jīng]	迓 [yà]	迤逦 [yǐ lǐ]	晁 [ch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扈成来讨扈三娘，宋江、吴用劝其不要协助祝家庄。孙立与栾廷玉及祝朝奉、祝氏三杰相见，捉得石秀，取得信任，作为内应，杀死祝氏三杰。李逵烧了扈家庄。宋江谢过钟离老人，免烧庄院，给村民粮赏，凯歌归山。宋江、吴用设计截李应入伙。宋江让扈三娘与王矮虎成亲。

第五十一回
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
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诗曰：

龙虎山中走煞罡[①]，英雄豪杰起多方。
魁罡飞入山东界，挺挺黄金架海梁。
幼读经书明礼义，长为吏道志轩昂。
名扬四海称时雨，岁岁朝阳集凤凰。
运蹇[②]时乖遭迭配，如龙失水困泥冈。
曾将玄女天书受，漫向梁山水浒藏。
报冤率众临曾市，挟恨兴兵破祝庄。
谈笑西陲[③]屯甲胄[④]，等闲东府列刀枪。
两赢童贯排天阵，三败高俅[⑤]在水乡。
施功紫塞辽兵退，报国清溪方腊亡。
行道合天呼保义，高名留得万年扬。

话说梁山泊聚义厅上，晁[cháo]盖、宋江并众头领与扑天雕李应陪

① 罡 [gāng]　② 蹇 [jiǎn]　③ 陲 [chuí]　④ 胄 [zhòu]　⑤ 俅 [qiú]

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话，敲牛宰马，做庆喜筵[yán]席，犒[kào]赏三军，并众大小喽啰筵宴，置备礼物酬谢。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俱各拨房安顿。

次日，又作席面，会请众头领作主张。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："我当初在清风山时，许下你一头亲事，悬悬挂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愿。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，招你为婿。"

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，引着一丈青扈[hù]三娘到筵前。宋江亲自与他陪话，说道："我这兄弟王英，虽有武艺，不及贤妹。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，一向未曾成得。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，众头领都是媒人，今朝是个良辰吉日，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。"

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，推却不得，两口儿只得拜谢了。晁盖等众人皆喜，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。当日尽皆筵宴，饮酒庆贺。

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"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，小喽啰出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郓[yùn]城县都头雷横。朱头领邀请住了，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"

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与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，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道："久别尊颜，常切云树之思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"

雷横连忙答礼道："小弟蒙本县差遣，往东昌府公干，回来经过路口，小喽啰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"

宋江道："天与之幸！"

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。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仝[tóng]消息，雷横答道："朱仝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新任知县好生欣喜。"

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"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"

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，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郓城县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事。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，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。先拨外面守店头领。宋江道："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，乐和去帮助朱贵，郑天寿去帮助李立。东南西北四座店内，卖酒卖肉，招接四方入伙好汉，每店内设两个头领。

"一丈青、王矮虎后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金沙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。鸭嘴滩小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。

"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。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。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。

"阮[ruǎn]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监造战船。李应、杜兴、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。陶宗旺、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[yuán]雁台。侯健专管监造衣袍、铠甲、旌[jīng]旗、战袄。朱富、宋清提调筵宴。穆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。

"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。裴[péi]宣专管军政司，赏功罚罪。其余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马麟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，分调大寨八面安歇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于山顶寨内。花荣、秦明居于山左寨内。林冲、戴宗居于山右寨内。李俊、李逵居于山前。张横、张顺居于山后。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"

一班头领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。山寨体统，甚是齐整。有诗为证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职分头任所长。
从此山东遭扰攘，难禁地煞与天罡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赍[jī]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，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[mǎo]酉[yǒu]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"都头几时回来？"

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。雷横答道："我却才前日来家。"

李小二道："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趖

[xué，走江湖、跑码头]的行院，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见在勾栏里，说唱诸般品调。每日有那一般打散[曲艺]，或有戏舞，或有吹弹，或有歌唱，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都头如何不去睃[suō]一睃？端的是好个粉头。”

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，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[这里是指左边]头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[正戏以前的玩笑趣剧]。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自出外面赶碗头脑[找碗酒吃]去了。

院本下来，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，穿着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皂绦，拿把扇子，上来开呵道：“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”

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，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，拍下一声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诗，便说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，是一段风流酝藉的格范，唤做‘豫章城双渐赶苏卿’。”

说了开话[开场白]又唱，唱了又说，合棚价众人喝彩不绝。雷横坐在上面，看那妇人时，果然是色艺双绝。但见：

> 罗衣叠雪，宝髻堆云。樱桃口杏脸桃腮，杨柳腰兰心蕙[huì]性。歌喉宛转，声如枝上莺啼；舞态蹁跹[pián xiān]，影似花间凤转。腔依古调，音出天然。舞回明月坠秦楼，歌遏行云遮楚馆。高低紧慢，按宫商吐雪喷珠；轻重疾徐，依格范铿[kēng]金戛[jiá]玉。笛吹紫竹篇篇锦，板拍红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务头[说唱到重要的关口，或是唱腔和故事情节最精彩的地方]，这白玉乔按唱道：“虽无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。看官喝彩道是过去了，我儿且回一回，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。”

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：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

白玉乔道：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

白秀英托着盘子，先到雷横面前。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无一文。雷横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带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”

白秀英笑道：“头醋不酽[yàn]彻底薄。官人坐当其位，可出个标首[领头出的赏钱]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雷横通红了面皮道:“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,非是我舍不得。”

白秀英道:“官人既是来听唱,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?”

雷横道:“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,却恨今日忘记带来。”

白秀英道:“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,提甚三五两银子。正是教俺望梅止渴,画饼充饥。”

白玉乔叫道:“我儿,你自没眼。不看城里人村里人,只顾问他讨甚么。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。”

雷横道:“我怎地不是晓事的?”

白玉乔道:“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[风流子弟玩的门道]时,狗头上生角。”

众人齐和起来。雷横大怒,便骂道:“这忤奴怎敢辱我!”

白玉乔道:“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[乡下佬],打甚么紧!”

有认得的喝道:“使不得!这个是本县雷都头。”

白玉乔道:“只怕是驴筋头。”

雷横哪里忍耐得住,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,揪住白玉乔,一拳一脚,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,都来解拆开了,又劝雷横自回去了。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。

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,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。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,又带重伤,叫一乘轿子,径到知县衙内诉告:“雷横殴打父亲,搅散勾栏,意在欺骗奴家。”

知县听了,大怒道:“快写状来!”这个唤做枕边灵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,验了伤痕,指定证见。

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,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,撒娇撒痴,不由知县不行,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,当厅责打,取了招状,将具枷来枷了,押出去号令示众。

那婆娘要逞好手,又去知县行说了,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,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这一班禁子人等,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,如何肯掤[bīng]扒[剥去衣服,捆绑起来]他。这婆娘寻思一会:“既是出名奈何了他,只是一怪。”

走出勾栏门,去茶坊里坐下,叫禁子过去,发话道:“你们都和他有首尾,却放他自在。知县相公教你们掤扒他,你倒做人情!少刻我对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！”

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捆扒他便了。”

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”

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“兄长，没奈何且胡乱捆一捆。”把雷横捆扒在街上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看见儿子吃他捆扒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直这般好使？谁保的常没事！”

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，听我说，我们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捆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。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。”

禁子们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”

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[nèn]的倚势！我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

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？”

那婆婆哪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千人骑、万人压、乱人入的贱母狗！做甚么倒骂我！”

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“老咬虫，吃贫婆！贱人怎敢骂我！”

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！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。”

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

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，见了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。那一枷梢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玉貌花颜俏粉头，当场歌舞擅风流。
只因窘辱雷横母，裂脑横尸一命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邻佑人等，对尸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

雷横一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。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禁子都监下了。把雷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，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

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着哀告朱仝道："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。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[qù]看觑。"

朱仝道："老娘自请放心归去。今后饭食不必来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处，可以救之。"

雷横娘道："哥哥救得孩儿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"

朱仝道："小人专记在心，老娘不必挂念。"

那婆婆拜谢去了。朱仝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。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仝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，又怎奈白玉乔那厮，催并叠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。

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，解上济州，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。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，朱仝道："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"

众人都到店里吃酒。朱仝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[解手]，乘后面僻净处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分付道："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。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"

雷横道："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，恐怕罪犯深重。"

朱仝道："兄弟，你不知。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这文案却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自去。"

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软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朱仝拿着空枷，撺在草里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"吃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"

众人道："我们赶快去他家里捉！"

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日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仝告道："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"

知县本爱朱仝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，却解朱仝到济州来。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

朱仝只得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送朱仝上路。家间人自有送衣服盘缠，先赍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郓城县，迤逦lǐ mǐ望沧州横海郡来，于路无话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仝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，便教："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"

当下除了行枷，便与了回文，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

只说朱仝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押番、虞候、门子、承局、节级、牢子，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见朱仝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

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仝在阶侍立。知府唤朱仝上厅问道："你缘何放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"

朱仝禀道："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，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"

知府道："你如何得此重罪？"

朱仝道："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问得重了。"

知府道："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？"

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"你敢见他孝道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为义气上放了他？”

朱仝道：“小人怎敢欺公罔上。”

正问之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，方年四岁，生得端严美貌，乃是知府亲子，知府爱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内见了朱仝，径走过来便要他抱。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。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，说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。”

知府道：“孩儿快放了手，休要啰唣。”

小衙内又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，和我去耍。”

朱仝禀道：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，耍一回了来。”

知府道：“孩儿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子来。”

朱仝抱了小衙内，出府衙前来，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，转了一遭，再抱入府里来。知府看见，问衙内道：“孩儿哪里去来？”

小衙内道：“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。”

知府说道：“你哪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？”

朱仝禀道：“微表小人孝顺之心，何足挂齿。”

知府教取酒来与朱仝吃。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，筛酒连与朱仝吃了三大赏钟。知府道：“早晚孩儿要你耍时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”

朱仝道：“恩相台旨，怎敢有违。”

自此为始，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。朱仝囊箧[qiè]又有，只要本官见喜，小衙内面上抵自赔费。

时过半月之后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，年例各处点放河灯，修设好事。当日天晚，堂里侍婢奶子叫道：“朱都头，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，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”

朱仝道：“小人抱去。”

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，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朱仝驮在肩头上，转出府衙内前来，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，但见：

> 钟声杳[yǎo]霭[ǎi]，幡[fān]影招摇。炉中焚百和名香，盘内贮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诵真言荐拔幽魂；人列银钱，挂孝服超升滞魄。合堂功德，画阴司八难三涂；绕寺庄严，列地狱四生六道。杨柳枝头分净水，莲花池内放明灯。

当时朱仝肩背着小衙内，绕寺看了一遭，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。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见背后有人拽朱仝袖子道："哥哥借一步说话。"

朱仝回头看时，却是雷横，吃了一惊，便道："小衙内且下来，坐在这里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，切不要走动。"

小衙内道："你快来，我要去桥上看河灯。"

朱仝道："我便来也。"转身却与雷横说话。

朱仝道："贤弟因何到此？"

雷横扯朱仝到静处，拜道："自从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无处归着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。小弟说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，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，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。"

朱仝道："吴先生见在何处？"

背后转过吴学究道："吴用在此。"

言罢便拜。朱仝慌忙答礼道："多时不见，先生一向安乐？"

吴学究道："山寨里众头领多多拜意，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见。今夜伺候得着，望仁兄便挪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"

朱仝听罢，半晌答应不得，便道："先生差矣。这话休提，恐被外人听了不好。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，我因义气放了他，上山入伙，出身不得。我亦为他配在这里。天可怜见，一年半载挣扎还乡，复为良民。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！你二位便可请回，休在此间，惹口面[引起口舌、招惹是非]不好。"

雷横道："哥哥在此，无非只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。不是小弟裹合上山，端的晁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迟延自误。"

朱仝道："兄弟，你是甚么言语！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。"

吴学究道："既然都头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告退，相辞了去休。"

朱仝道："说我贱名，上复众位头领。"一同出来。

朱仝回来，不见了小衙内，叫起苦来，两头没路去寻。雷横扯住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仝:“哥哥休寻,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,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,我们一处去寻。”

朱仝道:“兄弟,不是耍处。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,分付在我身上。”

雷横道:“哥哥且跟我来。”

朱仝帮住[拉住]雷横、吴用,三个离了地藏寺,径出城外。朱仝心慌,便问道:“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哪里?”

雷横道:“哥哥且走到我下处,包还你小衙内。”

朱仝道:“迟了时,恐知府相公见怪。”

吴用道:“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,以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。”

朱仝道:“你那伴当姓甚名谁?”

雷横答道:“我也不认得,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。”

朱仝失惊道:“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?”

吴用道:“便是此人。”

朱仝跌脚叫苦,慌忙便赶。离城走下到二十里,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:“我在这里。”

朱仝抢近前来问道:“小衙内放在哪里?”

李逵唱个喏[rě]道:“拜揖节级哥哥,小衙内有在这里。”

朱仝道:“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。”

李逵指着头上道:“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。”

朱仝看了,又问:“小衙内正在何处?”

李逵道:“被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,直驮出城来,如今睡在林子里,你自请去看。”

朱仝乘着月色明朗,径抢入林子里寻时,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时,只见头劈做两半个,已死在那里。有诗为证:

远从萧寺看花灯,偶遇雷横便请行。
只为坚心悭[①]入伙,更将婴孺劈天灵。

当时朱仝心下大怒,奔出林子来,早不见了三个人。四下里望时,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:“来,来,来!和你斗二三十合。”

① 悭 [qiān]

朱仝性起，奋不顾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赶将来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后朱仝赶来。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赶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块。李逵却在前面，又叫："来，来，来！和你并个你死我活。"

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，只是赶他不上。赶来赶去，天色渐明。李逵在前面，急赶急走，慢赶慢行，不赶不走，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。朱仝看了道："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"

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，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。朱仝道："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。"立住了脚，高声叫道："庄里有人么？"

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人来。那人是谁？正是：

累代金枝玉叶，先朝凤子龙孙。丹书铁券护家门，万里招贤名振。待客一团和气，挥金满面阳春。能文会武孟尝君，小旋风聪明柴进。

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，问道："兀是谁？"

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，资质秀丽，慌忙施礼，答道："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，被黑旋风杀害小衙内，见今走在贵庄，望烦添力捉拿送官。"

柴进道："既是美髯公，且请坐。"

朱仝道："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？"

柴进答道："小生姓柴名进，小旋风便是。"

朱仝道："久闻大名。"连忙下拜，又道："不期今日得识尊颜。"

柴进说道："美髯公亦久闻名，且请后堂说话。"

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。朱仝道："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？"

柴进道："容复：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，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，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无人敢搜。近间有个爱友，和足下亦是旧交，目今见在梁山泊做头领，名唤及时雨宋公明，写一封密书，令吴学究、雷横、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，礼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因见足下推阻不从，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，先绝了足下归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吴先生、雷兄，如何不出来陪话？"

只见吴用、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，望着朱仝便拜，说道："兄长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望乞恕罪！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晓。”

朱仝道：“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[tuī]毒些个！”

柴进一力相劝。朱仝道：“我去则去，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。”

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快出来陪话。”

李逵也从侧首出来，唱个大喏。朱仝见了，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起身抢近前来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进、雷横、吴用三个苦死劝住。朱仝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”

吴用道：“休说一件事，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。愿闻哪一件事？”

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，有分教：大闹高唐州，惹动梁山泊。直教招贤国戚遭刑法，好客皇亲丧土坑。

毕竟朱仝对柴进等说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罡 [gāng]	蹇 [jiǎn]	陲 [chuí]	胄 [zhòu]	俅 [qiú]	晁 [cháo]
筵 [yán]	犒 [kào]	扈 [hù]	郓 [yùn]	仝 [tóng]	阮 [ruǎn]
垣 [yuán]	旌 [jīng]	裴 [péi]	赍 [jī]	卯 [mǎo]	酉 [yǒu]
踅 [xué]	睃 [suō]	蕙 [huì]	蹁跹 [pián xiān]		铿 [kēng]
戛 [jiá]	酽 [yàn]	掤 [bīng]	恁 [nèn]	觑 [qù]	
迤逦 [yǐ lǐ]	箧 [qiè]	杳 [yǎo]	霭 [ǎi]	幡 [fān]	喏 [rě]
悭 [qiān]	忒 [tuī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与吴用商议各头领重新分工。雷横不愿上山入伙。雷横打死白秀英，被押进牢里，朱仝开枷放雷横。朱仝被断配沧州，知府留他在本府听候使唤。朱仝抱小衙内看点放河灯，吴用使计教李逵杀了小衙内。吴用、雷横、朱仝、李逵相见。

第五十二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诗曰：

缚虎擒龙不偶然，必须妙算出机先。
只知悻悻[1]全无畏，讵[2]意冥冥却有天。
非分功名真晓露，白来财物等浮烟。
到头挠扰为身累，辜负日高花影眠。

话说当下朱仝[tóng]对众人说道："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。"

李逵听了大怒道："教你咬我鸟！晁[cháo]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"

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并，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"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"

柴进道："恁[nèn]地也却容易，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"

① 悻 [xìng]　② 讵 [j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朱仝道："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[yùn]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"

吴学究道："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"

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付李逵道："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却来取你还山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"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，且只说朱仝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，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。于路无话。

早到朱贵酒店里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。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。朱仝道："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"

宋江大笑道："我教长兄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"

朱仝又问道："见在何处？"

宋江道："奉养在家父宋太公歇处，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"

朱仝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"近日有人赍[jī]书来说，你已在山寨入伙了，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"

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仝、雷横山顶下寨，一面且做筵[yán]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。次日，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

府尹听了大怒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移公文，诸处缉捕，捉拿朱仝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[qiè]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，住了一月之间，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急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"

李逵便问道："大官人，有甚紧事？"

柴进道："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见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"

李逵道："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？"

柴进道："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"

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从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在路不免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

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，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，但见：

> 面如金纸，体似枯柴。悠悠无七魄三魂，细细只一丝两气。牙关紧急，连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脖[hēng]，尽日药丸难下腹。隐隐耳虚闻磬[qìng]响，昏昏眼暗觉萤飞。六脉微沉，东岳判官催使去；一灵缥缈，西方佛子唤同行。丧门吊客已临身，扁鹊卢医难下手。

柴进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卧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"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省烦恼。"

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"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。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，在此间横行害人。有那等献勤的卖科[卖弄，讨好]，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，盖造的好。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，来宅子后看了，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'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哪里去？'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，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

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[官司]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。”

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，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。”

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。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。”

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！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后商量。那厮若还去告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。”

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仝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。”

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！江州无军马，偏我不曾杀人？”

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。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殴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，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

言罢，便放了命。柴进痛哭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，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后事。”

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[guǒ]盛殓[liàn]，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”

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，依礼铺设灵位，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，问从人，都不肯说。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

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撺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、川弩[nǔ]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，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酒，佯醉假颠，径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

柴进听得说，挂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"你是他家甚么人？"

柴进答道："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"

殷天锡道："我前日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"

柴进道："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，待断七了搬出去。"

殷天锡道："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，便要出屋！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"

柴进道："直阁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"

殷天锡喝道："你将出来我看！"

柴进道："见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"

殷天锡大怒道："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左右，与我打这厮！"

众人却待动手，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哄都走了。

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脚尖一发上，柴进哪里劝得住。看那殷天锡时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[xiǎng]。有诗为证：

惨刻侵谋倚横豪，岂知天宪竟难逃。
李逵猛恶无人敌，不见阎罗不肯饶。

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，柴进只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："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"

李逵道："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"

柴进道："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快走，事不宜迟。"

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果来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"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"

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，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

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，只待拿人来。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，高廉喝道："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！"

柴进告道："小人是柴世宗嫡[dí]派子孙，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，见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，不幸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殴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凶打死。"

高廉喝道："李大见在哪里？"

柴进道："心慌逃走了。"

高廉道："他是个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！你又故纵他走了，却来瞒昧官府。你这厮，不打如何肯招！牢子下手，加力与我打这厮！"

柴进叫道："庄客李大救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。放着先朝太祖誓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"

高廉道："誓书有在哪里？"

柴进道："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。"

高廉大怒，喝道："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，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"

众人下手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"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"。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[bìn]葬，不在话下。

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占住了房屋园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

却说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掣条朴刀，径奔李逵。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一发向前劝住。

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"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李逵之事，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便叫李逵兄弟与朱仝陪话。李逵睁着怪眼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"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，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却怎地倒教我陪话！"

宋江道："兄弟，却是你杀了小衙内。虽是军师严令，论齿序，他也是你哥哥。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我却是拜你便了。"

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"我不是怕你，为是哥哥逼我，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。"

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，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

李逵说："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，殴骂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"

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"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。"

吴学究道："兄长休惊。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"

李逵问道："戴宗哥哥哪里去了？"

吴用道："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"

说言未绝，只见小校来报："戴院长回来了。"

宋江便去迎接，到来堂上坐下，便问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"去到柴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径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说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，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[léi xiè]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。"

晁盖道："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，但到处便惹口面。"

李逵道："柴皇城被他打伤呕气死了，又来占他房屋，又喝教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也忍不得！"

晁盖道："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。我亲自去走一遭。"

宋江道："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使得轻动。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"

吴学究道："高唐州城地虽小，人物稠穰[ráng]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麟、白胜十二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。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，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十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”

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。前部已离山寨，中军主将宋江、吴用督并人马，望高唐州进发。端的好整齐，但见：

绣旗飘号带，画角间铜锣。三股叉、五股叉，灿灿秋霜；点钢枪、芦叶枪，纷纷瑞雪。蛮牌遮路，强弓硬弩当先；火炮随车，大戟[jǐ]长戈拥后。鞍上将似南山猛虎，人人好斗偏争；坐下马如北海苍龙，骑骑能冲敢战。端的枪刀流水急，果然人马撮风行。

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，亦有军卒报知高廉。高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，今日你倒来就缚，此是天教我成功。左右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，出城迎敌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”

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文武两全。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、监军、统领、统制、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，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

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，号为飞天神兵，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头披乱发，脑后撒一把烟云；身挂葫芦，背上藏千条火焰。黄抹额齐分八卦，豹皮裩[kūn]尽按四方。熟铜面具似金装，镔[bīn]铁滚刀如扫帚。掩心铠甲，前后竖两面青铜；照眼旌[jīng]旗，左右列千层黑雾。疑是天蓬离斗府，正如月孛[bèi]下云衢[qú]。

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，披甲背剑，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回列成阵势，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到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，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。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，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，厉声高叫：“高唐州纳命的出来！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高廉把马一纵，引着三十余个军官，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着林冲骂道："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"

林冲喝道："你这个害民的强盗！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"

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"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？"

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名直，拍马抡刀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径奔于直。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，翻筋斗攧[diān]下马去。高廉见了大惊："再有谁人出马报仇？"

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，双名文宝，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[luán]铃响，珂[kē]珮鸣，早出到阵前，四只马蹄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见了，大叫："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。"

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搠[shuò]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，死于马下，那匹马跑回本阵去了。两阵军相对，齐呐声喊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砂走石，撼地摇天，刮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撺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

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，背后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。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五千军兵，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说前事。宋江、吴用听了大惊。与军师道："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"

吴学究道："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"

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，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操鼓，杀奔城下来。

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。吴学究道："那阵内皂旗，便是神师计的军兵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"

宋江道："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惊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"

高廉分付大小将校："不要与他强敌挑斗，但见牌响，一齐并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重赏。"

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轿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，上有龙章凤篆[zhuàn]，手里拿着宝剑，出阵前。宋江指着高廉骂道："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们误折一阵。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"

高廉喝道："你这伙反贼，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"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把剑一指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宋江却待招呼人马，杀将过去。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砂，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。但见：

> 狻猊[suān ní]舞爪，狮子摇头。闪金獬豸[xiè zhì]逞威雄，奋锦貔貅[pí xiū]施勇猛。豺狼作对，吐獠牙直奔雄兵；虎豹成群，张巨口来啮劣马。带刺野猪冲阵入，卷毛恶犬撞人来。如龙大蟒扑天飞，吞象顽蛇钻地落。

高廉铜牌响处，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，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。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后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，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

宋江来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。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却喜众头领都有。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"今番打高唐州，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"

吴学究道："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，可先用计提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传令:“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,其余人马,退去旧寨内将息。”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,等到一更时分,但见:

云生四野,雾涨八方。摇天撼地起狂风,倒海翻江飞急雨。雷公忿怒,倒骑火兽逞神威;电母生嗔,乱掣金蛇施圣力。大树和根拔去,深波彻底卷干。若非灌口斩蛟龙,疑是泗[sì]州降水母。

当夜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引着三百余人,伏在草里看时,只见高廉步走,引领三百神兵,吹风唿哨[声势浩大]杀入寨里来,见是空寨,回身便走。

杨林、白胜呐声喊,高廉只怕中了计,四散便走,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,只顾射去,一箭正中高廉左背。众军四散,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,去得远了。杨林、白胜人少,不敢深入。

少刻雨过云收,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,草坡前搠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,解赴宋公明寨内,具说雷雨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,大惊道:“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,却又无雨无风。”

众人议道:“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,离地只有三四十丈,云雨气味,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”

杨林说:“高廉也自披发仗剑,杀入寨中,身上中了我一弩箭,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,不敢去追。”

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,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。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寨栅,围绕大寨,提备再来劫寨。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。

且说高廉自中了箭,回到城中养病,令军士:“守护城池,晓夜提备,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,捉宋江未迟。”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,心中忧闷,和军师吴用商量道:“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,倘或别添他处军马,并力来劫,如之奈何?”

吴学究道: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,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个人来,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,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

宋江又问道:“军师,这个人是谁?”

吴学究说出这个人来,有分教:翩翩鹤驾,请出这个神仙;靄靄[ǎ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云程，来破几年妖法。正是：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

毕竟军师吴学究当下要请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悻 [xìng]　讵 [jù]　仝 [tóng]　晁 [cháo]　恁 [nèn]　郓 [yùn]
赍 [jī]　筵 [yán]　挈 [qiè]　脖 [hēng]　磬 [qìng]　椁 [guǒ]
殓 [liàn]　弩 [nǔ]　飨 [xiǎng]　嫡 [dí]　殡 [bìn]
缧绁 [léi xiè]　穰 [ráng]　戟 [jǐ]　裩 [kūn]　镔 [bīn]
旌 [jīng]　孛 [bèi]　衢 [qú]　撵 [diān]　銮 [luán]　珂 [kē]
搠 [shuò]　篆 [zhuàn]　狻猊 [suān ní]　獬豸 [xiè zhì]
貔貅 [pí xiū]　泗 [sì]　雹 [b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朱仝要杀黑旋风，柴进暂留李逵。吴用及雷、朱先上山。柴皇城宅后院花园被殷天锡占，李逵打死殷天锡，柴进被高廉下在牢里。宋江引军与高廉对阵，林冲等败退。宋江使回风返火之法，高廉又使神兽之法，宋江又败。高廉使风雨之法劫寨扑空，被杨林箭射左背。

第五十三回

戴宗智取公孙胜
李逵斧劈罗真人

诗曰：

堪叹人心毒似蛇，谁知天眼转如车。
去年妄取东邻物，今日还归北舍家。
无义钱财汤泼雪，倘来田地水推沙。
若将奸狡为生计，恰似朝霞与暮霞。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"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薊[jì]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"

宋江道："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着，却哪里去寻？"

吴用道："只说薊州，有管下多少县治、镇市、乡村，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洞府，大川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薊州管下县治名山仙境去处，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"

宋江听罢，随即教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薊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"小可愿往，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吴用道:“你作起神行法来,谁人赶得你上?”

戴宗道:“若是同伴的人,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,教他也走得许多路程。”

李逵便道: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

戴宗道:“你若要跟我去,须要一路上吃素,都听我的言语。”

李逵道:“这个有甚难处,我都依你便了。”

宋江、吴用分付道:“路上小心在意,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,早早回来。”

李逵道:“我打死了殷天锡,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,我如何不要救他!今番并不敢惹事了。”

二人同行。有诗为证:

飞步神行说戴宗,李逵同伴去如风。若还寻着公孙胜,要使高廉永绝踪。豪杰士,黑旋风。一时赤手逞英雄。谁知一路经行处,惹祸招灾顷刻中。

话说戴宗、李逵各藏了暗器,拴缚了包裹,两个拜了宋江并众人,离了高唐州,取路投蓟州来。走了三十余里,李逵立住脚道:“大哥,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”

戴宗道:“你要跟我作神行法,须要只吃素酒,且向前面去。”

李逵答道:“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?”

戴宗道:“你又来了。今日已晚,且寻客店宿了,明日早行。”

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,天色昏黑,寻着一个客店歇了,烧起火来做饭,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,来房里与戴宗吃。戴宗道:“你如何不吃饭?”

李逵应道:“我且未要吃饭哩。”

戴宗寻思道:“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。”

戴宗自把素饭吃了,却悄悄地来后面张时,见李逵讨两角酒,一盘牛肉,在那里自吃。戴宗道:“我说甚么!且不要道破他,明日小小的耍他耍便了。”

戴宗自去房里睡了。李逵吃了一回酒肉,恐怕戴宗说他,自暗暗的来房里睡了。到五更时分,戴宗起来,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,各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宿钱，离了客店。

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"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，今日须要赶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"

戴宗取四个甲马，去李逵两只腿上也缚了，分付道："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"

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，李逵拽开脚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"且着他忍一日饿！"

戴宗也自拴上甲马，随后赶来。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。只听耳朵边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趱[zǎn]。

李逵怕将起来，几遍待要住脚，两条腿哪里收拾得住，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脚不点地，只管得走去了。看见酒肉饭店，又不能够入去买吃。李逵只得叫："爷爷，且住一住！"走的甚是神捷。有诗为证：

李逵禀性实凶顽，酒肉堆盘似虎餐。
只为一时贪口腹，足行千里不能安。

李逵看看走到红日平西，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够住脚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戴宗从背后赶来，叫道："李大，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？"

李逵应道："哥哥，救我一救！饿杀铁牛也！"

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。李逵叫道："我不能够住脚买吃，你与两个充饥。"

戴宗道："兄弟，你走上来与你吃。"

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来远近，只赶不上。李逵叫道："好哥哥，等我一等！"

戴宗道："便是今日有些跷蹊[qiāo·qī]，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。"

李逵道："阿也！我的这鸟脚，不由我半分，自这般走了去，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来！"

戴宗道："只除是恁[nèn]的般方好，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"

李逵道："好哥哥，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你却笑我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道: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,今日连我也走不得住。你自走去。”

李逵叫道:“好爷爷!你饶我住一住!”

戴宗道:“我的这法第一不许吃荤并吃牛肉,若还吃了一块牛肉,只要走十万里方才得住。”

李逵道:“却是苦也!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,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。正是怎么好!”

戴宗道:“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,只用去天尽头走一遭了,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才回得来。”

李逵听罢,叫起撞天屈[天大的冤屈]来。戴宗笑道:“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,我便罢得这法。”

李逵道:“老爹,我今都依你便了。”

戴宗道:“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?”

李逵道:“今后但吃时,舌头上生碗来大疔[dīng]疮!我见哥哥要吃素,铁牛却吃不得,因此上瞒着哥哥。今后并不敢了。”

戴宗道:“既是恁的,饶你这一遍。”

退后一步,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,喝声:“住!”

李逵却似钉住了的一般,两只脚立定地下,挪移不动。其法甚是灵。有诗为证:

戴宗神术极专精,十步攒为两步行。
可惜李逵多勇健,云车风驾莫支撑。

戴宗道:“我先去,你且慢慢的来。”

李逵正待抬脚,哪里移得动,拽也拽不起,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:“又是苦也!晚夕怎地得去?”便叫道:“哥哥,救我一救!”

戴宗转回头来,笑道:“你今番依我说么?”

李逵道:“你是我亲爷,却是不敢违了你的言语。”

戴宗道:“你今番却要依我。”便把手绾[wǎn]了李逵,喝声:“起!”

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:“哥哥可怜见铁牛,早歇了罢!”

前面到一个客店,两个且来投宿。戴宗、李逵入到房里,去腿上都卸下甲马来,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。问李逵道:“今番却如何?”

李逵道:“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。”

戴宗道:“谁着你夜来私买酒肉吃!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逵道:“为是你不许我吃荤,偷了些吃,也吃你耍得我够了!”

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,烧汤洗了脚,上床歇了。睡到五更,起来洗漱罢,吃了饭,还了房钱,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,戴宗取出甲马道:“兄弟,今日与你只缚两个,教你慢行些。”

李逵道:“我不要缚了。”

戴宗道:“你既依我言语,我和你干大事,如何肯弄你?你若不依我,教你一似夜来,只钉住在这里,只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,回来放你。”

李逵慌忙叫道:“我依,我依!”

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,作起神行法,扶着李逵,两个一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,要行便行,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哪里敢违他言语,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,吃了便行。李逵方才放心。有诗为证:

戴宗术法久通神,去住迟延总在心。
从此李逵方畏服,二人交谊断黄金。

话休絮烦。两个用神行法,不旬日,迤逦[yǐ mǐ]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,两个入城来,戴宗扮做主人,李逵扮做仆者。绕城中寻了一日,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,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,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,绝无消耗。

李逵心焦,骂道:“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哪里!我若见时,脑揪将去见哥哥!”

戴宗瞅道:“你又来了!若不听我的言语,我又教你吃苦!”

李逵笑道:“我自这般说耍。”

戴宗又埋怨了一回,李逵不敢回话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次日早起,都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,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哪里居住,并无一人认得。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

当日晌午时分,两个走得肚饥,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,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。只见里面都坐满,没一个空处,戴宗、李逵立在当路。过卖问道:“客官要吃面时,和这老人合坐一坐。”

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,便与他施礼,唱个喏[rě],两个对面坐了,李逵坐在戴宗肩下。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。戴宗道: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我吃一个，你吃三个不少么？”

李逵道：“不济事，一发做六个来，我都包办！”

过卖见了也笑。等了半日，不见把面来，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。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，那老人也不谦让，拿起面来便吃。那分面却热，老儿低着头，伏桌儿吃。

李逵性急，见不搬面来，叫一声：“过卖！”骂道：“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！”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溅那老人一脸热汁，那分面都泼翻了。

老儿焦躁，便来揪住李逵喝道：“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！”

李逵捻起拳头，要打老儿，戴宗慌忙喝住。老人不肯罢休。有四句诗单说李逵，诗曰：

李逵平昔性刚凶，欺负年高一老翁。
面汁溅来盈脸上，怒中说出指挥功。

戴宗与他陪话道：“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，小可陪丈丈一分面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，老汉路远，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长生不死之法，迟时误了程途。”

戴宗问道：“丈丈何处人氏？却听谁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？”

老儿答道：“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。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，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。”

戴宗寻思道：“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？”便问老人道：“丈丈，贵村曾有个公孙胜么？”

老人道：“客官问别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认的他，老汉和他是邻舍。他只有个老母在堂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，比时唤做公孙一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孙胜。此是俗名，无人认得。”

戴宗道：“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

戴宗又拜问丈丈道：“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么？”

老人道：“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，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。”

戴宗听了大喜，连忙催趱面来吃，和那老儿一同吃了，算还面钱，同出店肆，问了路途。戴宗道：“丈丈先行，小可买些香纸，也便来也。”

老人作别去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戴宗、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神行法，四十五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，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"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"

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，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望见那座仙山，委实秀丽。但见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[xiù]堆云。两崖分虎踞龙蟠，四面有猿啼鹤唳[lì]。朝看云封山顶，暮观日挂林梢。流水潺湲[chán yuán]，涧内声声鸣玉珮；飞泉瀑布，洞中隐隐奏瑶琴。若非道侣修行，定有仙翁炼药。

当下戴宗、李逵来到二仙山下，见个樵夫，戴宗与他施礼说道："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？"

樵夫指道："只过这个山嘴，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。"

两个抹过山嘴来，见有十数间草房，一周遭矮墙，墙外一座小小石桥。两个来到桥边，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。戴宗施礼问道："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，清道人在家么？"

村姑答道："在屋后炼丹。"

戴宗心中暗喜。有诗为证：

半空苍翠拥芙蓉，天地风光迥不同。
十里青松栖野鹤，一溪流水泛春红。
疏烟白鸟长空外，玉殿琼楼罨[①]画中。
欲识真仙高隐处，便从林下觅形踪。

戴宗、李逵两个立在门前，戴宗分付李逵道："你且去树背后躲一躲，待我自入去见了他，却来叫你。"

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戴宗咳嗽了一声，只见一个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看那婆婆，但见：

苍然古貌，鹤发酡[tuó]颜。眼昏似秋月笼烟，眉白如晓霜映日。青裙素服，依稀紫府元君；布袄荆钗，仿佛骊[lí]山老姥。形如天上翔云鹤，貌似山中傲雪松。

戴宗当下施礼道："告禀老娘，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"

婆婆问道："官人高姓？"

戴宗道："小可姓戴名宗，从山东到此。"

① 罨 [y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婆婆道:“孩儿出外云游,不曾还家。”

戴宗道:“小可是旧时相识,要说一句紧要的话,求见一面。”

婆婆道:“不在家里。有甚话说,留下在此不妨,待回家自来相见。”

戴宗道:“小可再来。”就辞了婆婆,却来门外对李逵道:“今番须用着你。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,如今你可去请他。他若说不在时,你便打将起来。却不得伤犯他老母,我来喝住你便罢。”

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,插在两胯下,入的门里,叫一声:“着个出来!”

婆婆慌忙迎着问道:“是谁?”见了李逵睁着双眼,先有八分怕他,问道:“哥哥有甚话说?”

李逵道:“我是梁山泊黑旋风,奉着哥哥将令,教我来请公孙胜。你教他出来,佛眼相看;若还不肯出来,放一把鸟火,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。莫言不是,早早出来!”

婆婆道:“好汉莫要恁地。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,自唤做清道人。”

李逵道:“你只叫他出来,我自认得他鸟脸!”

婆婆道:“出外云游未归。”

李逵拔出大斧,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拦住,李逵道:“你不叫你儿子出来,我只杀了你!”拿起斧来便砍,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

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将出来,叫道:“不得无礼!”有诗为证:

李逵巨斧白如霜,惊得婆婆命欲亡。
幸得戴宗来救护,公孙方肯出中堂。

戴宗便来喝道:“铁牛如何吓倒老母!”

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,便唱个喏道:“阿哥休怪,不恁地你不肯出来。”

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,却出来拜请戴宗、李逵,邀进一间静室坐下,问道:“亏二位寻得到此。”

戴宗道:“自从师父下山之后,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,并无打听处,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,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,无计奈何,只得叫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。绕遍蓟州,并无寻处,偶因素面店中,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。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,老母只是推却,因此使李逵激出师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父来。这个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。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，请师父便可行程，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。”

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幼年飘荡江湖，多与好汉们相聚。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，非是昧心，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，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听教。恐怕山寨有人寻来，故意改名清道人，隐居在此。”

戴宗道：“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，师父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

公孙胜道：“干碍老母无人养赡，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，其实去不得了。”

戴宗再拜恳告。公孙胜扶起戴宗，说道：“再容商议。”

公孙胜留戴宗、李逵在净室里坐定，出来叫个庄客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公孙胜道：“若是师父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。山寨大义，从此休矣！”

公孙胜道：“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，若肯容许时，便一同去。”

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启问本师。”

公孙胜道：“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

戴宗道：“哥哥在彼一日，如度一年，烦请师父同往一遭。”

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、李逵离了家里，取路上二仙山来。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，来到半山腰，却早红轮西坠。

松阴里面一条小路，直到罗真人观前，见有朱红牌额上写三个金字，书着“紫虚观”。三人来到观前，看那二仙山时，果然是好座仙境。但见：

> 青松郁郁，翠柏森森。一群白鹤听经，数个青衣碾药。青梧翠竹，洞门深锁碧窗寒；白雪黄芽，石室云封丹灶暖。野鹿衔花穿径去，山猿擎果引雏来。时闻道士谈经，每见仙翁论法。虚皇坛畔，天风吹下步虚声；礼斗殿中，鸾背忽来环珮韵。只此便为真紫府，更于何处觅蓬莱。

三人就着衣亭上，整顿衣服，从廊下入来，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。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，报知罗真人，传法旨，教请三人入来。

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、李逵到松鹤轩内，正值真人朝真[道士拜神]才罢，坐在云床上养性。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[请安，问好]，躬身侍立。戴宗、李逵看那罗真人时，端的有神游八极之表。但见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星冠攒玉叶，鹤氅[chǎng]缕金霞。神清似长江皓月，貌古似泰华乔松。踏魁罡[gāng]朱履步丹霄，歌步虚琅函浮瑞气。长髯广颊，修行到无漏之天；碧眼方瞳，服食造长生之境。三岛十洲骑凤往，洞天福地抱琴游。高餐沆瀣[hàng xiè]，静品鸾笙。正是：三更步月鸾声远，万里乘云鹤背高。都仙太史临凡世，广惠真人住世间。

戴宗当下见了，慌忙下拜，李逵只管着眼看。罗真人问公孙胜道："此二位何来？"

公孙胜道："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，山东义友是也。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，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。弟子未敢擅便，故来禀问我师。"

罗真人道："吾弟子既脱火坑，学炼长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自宜慎重，不可妄为。"

戴宗再拜道："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"

罗真人道："二位不知，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，汝等自下山去商议。"

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，离了松鹤轩，连晚下山来。李逵问道："那老仙先生说甚么？"

戴宗道："你偏不听得？"

李逵道："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则声。"

戴宗道："便是他的师父说道，教他休去。"

李逵听了，叫起来道："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，千难万难寻见了，却放出这个屁来！莫要引老爷性发，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把那老贼倒直撞下山去！"

戴宗瞅着道："你又要钉住了脚？"

李逵道："不敢，不敢！说一声儿耍。"

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。公孙胜道："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恳告本师。若肯时，便去。"

戴宗至夜，叫了安置，两个收拾行李，都来净室里睡了。两个睡到三更左侧，李逵悄悄地爬将起来，听得戴宗鼾齁[hōu]的睡着，自己寻思道："却不是干鸟气么！你原是山寨里人，却来问甚么鸟师父！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！我忍不得了，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他没问处，只得和我去。”

李逵要害真人。有诗为证：

欲请公孙去解围，真人不肯着他为。

李逵夜奋英雄力，斧到应教性命危。

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悄悄地开了房门，乘着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。到得紫虚观前，却见两扇大门关了。旁边篱墙苦不甚高，李逵腾地跳将过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来。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看诵玉枢宝经之声。

李逵爬上来舐[shì]破窗纸张时，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云床上，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名香，点起两枝画烛，朗朗诵经。李逵道：“这贼道却不是当死！”一踅[xué]，踅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呀地两扇亮槅[gé]齐开。

李逵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劈将下来，砍倒在云床上，流出白血来。李逵看了，笑道：“眼见的这贼道是童男子身，颐养得元阳真气，不曾走泻，正没半点的红。”

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到项下。李逵道：“今番且除了一害，不烦恼公孙胜不去。”便转身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

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哪里去！”

李逵道：“你这个小贼道，也吃我一斧！”

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二人都被李逵砍了。有诗为证：

李逵双斧白如霜，劈倒真人命已亡。

料得精魂归碧落，一心暗地喜非常。

且说李逵笑道：“只好撒开！”径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。

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，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兀自未觉，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。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，安排早饭，相待两个吃了。

戴宗道：“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。”

李逵听了，暗暗地冷笑。三个依原旧路，再上山来。入到紫虚观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，公孙胜问道："真人何在？"

道童答道："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"

李逵听说，吃了一惊，把舌头伸将出来，半日缩不入去。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李逵暗暗想道："昨夜莫非是错杀了？"

罗真人便道："汝等三人又来何干？"

戴宗道："特来哀告我师慈悲，救取众人免难。"

罗真人道："这黑大汉是谁？"

戴宗答道："是小可义弟，姓李名逵。"

真人笑道："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"

戴宗拜谢。李逵自暗暗寻思道："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却又鸟说！"

只见罗真人道："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？"

三个谢了。戴宗寻思："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。"

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。戴宗道："上告我师，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？"

罗真人便起身："都跟我来。"

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。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，道："吾弟子可登。"

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，罗真人把袖一拂，喝声道："起！"

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，载了公孙胜，冉冉腾空便起，离山约有二十余丈。罗真人喝声："住！"那片红云不动。

却铺下一个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声："起！"

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，载了戴宗，起在半空里去了。那两片青红二云，如芦席大，起在天上转。

李逵看得呆了。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，铺在石上，唤李逵踏上。李逵笑道："却不是耍！若跌下来，好个大疙疸[gē·dā]！"

罗真人道："你见二人么？"

李逵立在手帕上，罗真人喝一声："起！"

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，飞将起去。李逵叫道："阿也！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"

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红二云，平平坠将下来。戴宗拜谢，侍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在面前。公孙胜侍立在左手。李逵在上面叫道："我也要撒尿撒屎，你不着我下来，我劈头便撒下来也！"

罗真人问道："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恼犯了你，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，入来把斧劈我？若是我无道德，已被杀了。又杀了我一个道童。"

李逵道："不是我，你敢错认了！"

罗真人笑道："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，其心不善，且教你吃些磨难。"把手一招，喝声："去！"一阵恶风，把李逵吹入云端里。

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，李逵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，不觉径到蓟州地界，唬得魂不着体，手脚摇战。忽听得刮剌剌地响一声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。

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，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，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，众皆吃惊。有诗为证：

李逵唬得大痴呆，忽向云端落下来。
官吏见来俱丧胆，只疑妖怪降庭阶。

话说马知府见了，叫道："且拿这厮过来。"

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，把李逵驱至当面。马府尹喝道："你这厮是哪里妖人？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？"

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马知府道："必然是个妖人！"教去取些法物来。

牢子、节级将李逵捆翻，驱下厅前草地里。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，劈头一淋；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，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。李逵口里、耳朵里都是尿屎。李逵叫道："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。"

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，因此不肯下手伤他，再驱李逵到厅前。早有吏人禀道："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，若是他的从者，不可加刑。"

马府尹笑道："我读千卷之书，每闻今古之事，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，即系妖人。牢子，与我加力打那厮！"

众人只得拿翻李逵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[niè pán]。马知府喝道："你那厮快招了妖人，便不打你！"

李逵只得招做"妖人李二"。取一面大枷钉了，押下大牢里去。李逵来到死囚狱里，说道："我是直日神将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这蓟州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人都死！”

那押牢节级、禁子，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，谁不钦服，都来问道：“你这个端的是甚么人？”

李逵道：“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，因一时有失，恶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间，教我受些苦难，三两日必来取我。你们若不把些酒食来将息我时，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！”

那节级、牢子见了他说，倒都怕他，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。李逵见他们害怕，越说起风话来。牢里众人越怕了，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，换些干净衣裳。李逵道：“若还缺了我酒食，我便飞了去，教你们受苦！”

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题。

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，一一说与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逵。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，动问山寨里事务。戴宗诉说晁[cháo]天王、宋公明仗义疏财，专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损害忠臣烈士、孝子贤孙、义夫节妇，许多好处。罗真人听罢甚喜。

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头礼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逵。罗真人道：“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，休带回去。”

戴宗告道：“真人不知，这李逵虽然愚蠢，不省理法，也有些小好处。第一，耿直，分毫不肯苟取于人。第二，不会阿谄[chǎn]于人，虽死其忠不改。第三，并无淫欲邪心、贪财背义，敢勇当先。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。不争没了这个人，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。”

罗真人笑道：“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，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，故罚他下来杀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坏了此人，只是磨他一会。我叫取来还你。”

戴宗拜谢。罗真人叫一声：“力士何在？”就鹤轩前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一尊黄巾力士出现。但见：

面如红玉，须似皂绒。仿佛有一丈身材，纵横有千斤气力。黄巾侧畔，金环耀日喷霞光；绣袄中间，铁甲铺霜吞月影。常在坛前护法，每来世上降魔。脚穿抹绿雕蹲[dūn]靴，手执宣花金蘸斧。

那个黄巾力士上告：“我师有何法旨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罗真人道:“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,罪业已满。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,速去速回。”

力士声喏去了。约有半个时辰,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。戴宗连忙扶住李逵,问道:“兄弟这两日在哪里?”

李逵看了罗真人,只管磕头拜说道:“铁牛不敢了也!”

罗真人道:“你从今以后,可以戒性,竭力扶持宋公明,休生歹心。”

李逵再拜道:“敢不遵依真人言语!”

戴宗道:“你正去哪里走了这几日?”

李逵道:“自那日一阵风,直刮我去蓟州府里,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,被他府里众人拿住。那个马知府道我是妖人,捉翻我捆了,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头一身,打得我两腿肉烂,把我枷了,下在大牢里去。众人问我是何神从天上落下来,只吃我说道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,因有些过失,罚受此苦,过三二日,必来取我。虽是吃了一顿棍棒,却也诈得些酒肉噇[chuáng]。那厮们惧怕真人,却与我洗浴,换了一身衣裳。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,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,把枷锁开了,喝我闭眼,一似睡梦中,直扶到这里。”

公孙胜道:“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,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。”

李逵听了,叫道:“活佛,你何不早说,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!”只顾下拜。

戴宗也再拜恳告道:“小可端的来的多日了, 高唐州军马甚急,望乞师父慈悲,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,破了高廉,便送还山。”

罗真人道:“我本不教他去,今为汝大义为重,权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,汝当记取。”

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。只因罗真人说了那几句话,传授秘诀,有分教:额角有光,日中无影。炼丹在石屋云房,飞步去蓬莱阆[làng]苑。正是:满还济世安邦愿,来作乘鸾跨凤人。

毕竟罗真人说教公孙胜怎地下山,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蓟 [jì]　趱 [zǎn]　跷蹊 [qiāo·qi]　恁 [nèn]　疔 [dīng]

绾 [wǎn]　迤逦 [yǐ lǐ]　喏 [rě]　岫 [xiù]　唳 [lì]

潺湲 [chán yuán]　罨 [yǎn]　酡 [tuó]　骊 [lí]　氅 [chǎng]

罡 [gāng]　沆瀣 [hàng xiè]　鼬 [hōu]　舐 [shì]　踅 [xué]

槅 [gé]　疙疸 [gē·da]　涅槃 [niè pán]　晁 [cháo]

谄 [chǎn]　蹲 [dūn]　噇 [chuáng]　阆 [là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戴宗、李逵奉命找公孙胜。戴宗被公孙老母回绝。公孙胜以老母年迈、罗真人不放为由不去梁山。李逵于三更偷去松鹤轩，斧劈罗真人。罗真人捉弄李逵，戴宗央求罗真人救李逵回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五十四回

入云龙斗法破高廉
黑旋风探穴救柴进

诗曰：

奉辞伐罪号天兵，主将须将正道行。
自谓魔君能破敌，岂知正法更专精。
行仁柴进还存命，无德高廉早丧生。
试把兴亡重检点，西风搔首不胜情。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"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，却与高廉的一般。吾今传授与汝五雷天罡[gāng]正法，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休被人欲所缚，误了大事，专精从前学道之心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汝应上界天闲星，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。吾有八个字，汝当记取，休得临期有误。"

罗真人说那八个字，道是："逢幽而止，遇汴而还。"

公孙胜拜受了诀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三人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道衣，宝剑二口，并铁冠，如意等物了当，拜辞了老母，离山上路。

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"小可先去报知哥哥，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，却得再来相接。"

公孙胜道："正好。贤弟先往报知，吾亦趱[zǎn]行来也。"

戴宗分付李逵道："于路小心伏侍先生，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！"

李逵答道："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，我如何敢轻慢了他！"

戴宗拴上甲马，作起神行法来，预先去了。

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扶侍公孙胜，哪里敢使性。

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，只见街市人烟辏[còu]集。公孙胜道："这两日于路走的困倦，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。"

李逵道："也好。"

却见驿道旁边一个小酒店，两个入来店里坐下。公孙胜坐了上首，李逵解了腰包，下首坐了。叫过卖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馔来与二人吃。公孙胜道："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？"

过卖道："我店里只卖酒肉，没有素点心。市口人家有枣糕卖。"

李逵道："我去买些来。"便去包内取了铜钱，径投市镇上来，买了一包枣糕。欲待回来，只听得路旁侧首有人喝彩道："好气力！"

李逵看时，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，把铁瓜锤在那里使，众人看了喝彩他。李逵看那大汉时，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条大路。李逵看那铁锤时，约有三十来斤。那汉使的发了，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，把那石头打做粉碎，众人喝彩。

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枣糕揣在怀中，便来拿那铁锤。那汉喝道："你是甚么鸟人，敢来拿我的锤！"

李逵道："你使的甚么鸟好，教众人喝彩？看了倒污眼！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。"

那汉道："我借与你，你若使不动时，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！"

李逵接过瓜锤，如弄弹丸一般，使了一回，轻轻放下，面又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内不喘。那汉看了，倒身便拜，说道："愿求哥哥大名。"

李逵道："你家在哪里住？"

那汉道："只在前面便是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，见一把锁锁着门。那汉把钥匙开了门，请李逵到里面坐地。

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[zhēn]、铁锤、火炉、钳、凿家火，寻思道："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，山寨里正用得着，何不叫他也去入伙？"

李逵又道："汉子，你通个姓名，教我知道。"

那汉道："小人姓汤名隆。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来，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故，小人贪赌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。入骨好使枪棒，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，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。敢问哥哥高姓大名？"

李逵道："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"

汤隆听了，再拜道："多闻哥哥威名，谁想今日偶然得遇。"

李逵道："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！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，教你也做个头领。"

汤隆道："若得哥哥不弃，肯带携兄弟时，愿随鞭镫[dèng]。"就拜李逵为兄。有四句诗单题着汤隆好处：

铜筋铁骨身躯健，炉冶钳锤每用功。
原是延安知寨后，金钱豹子是汤隆。

当时李逵认汤隆为弟。汤隆道："我又无家人伴当，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，表结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"

李逵道："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，担阁不得，只可如今便行。"

汤隆道："如何这般要紧？"

李逵道："你不知，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，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。"

汤隆道："这个师父是谁？"

李逵道："你且休问，快收拾了去。"

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，戴上毡笠儿，挎了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弃了家中破房旧屋、粗重家火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。公孙胜埋怨道："李逵，你如何去了许多时！再来迟些，我依前回去了。"

李逵不敢做声回话，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，备说结义一事。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枣糕，叫过卖将去整理，三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同饮了几杯酒，吃了枣糕，算还了酒钱。李逵、汤隆各背上包裹，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，迤逦[yǐ mǐ]望高唐州来。

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，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。公孙胜见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"近日相战如何？"

戴宗道："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，每日领兵来搦[nuò]战。哥哥坚守不敢出敌，只等先生到来。"

公孙胜道："这个容易。"

李逵引着汤隆，拜见戴宗，说了备细，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。离寨五里远，早有吕方、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。四人都上了马，一同到寨，宋江、吴用等出寨迎接。各施礼罢，摆了接风酒，叙问间阔之情，请入中军帐内，众头领亦来作庆。

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、吴用，并众头领等，讲礼已罢，寨中且做庆贺筵[yán]席。

次日，中军帐上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。公孙胜道："主将传令，且着拔寨都起，看敌军如何，贫道自有区处。"

当日宋江传令，各寨一齐引军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[háo]，下寨已定。次日早五更造饭，军人都披挂衣甲。宋公明、吴学究、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，摇旗擂鼓，呐喊筛锣，杀到城下来。

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，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，早晨都披挂了衣甲，便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。两军渐近，旗鼓相望，各摆开阵势。两阵里花腔鼉[tuó]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

宋江阵门开处，分十骑马来雁翅般摆开在两边。左手下五将：花荣、秦明、朱仝[tóng]、欧鹏、吕方；右手下五将是林冲、孙立、邓飞、马麟、郭盛。中间三骑马上，为头是主将宋公明。怎生打扮？

头顶茜红巾，腰系狮蛮带。锦征袍大红贴背，水银盔彩凤飞檐。抹绿靴斜踏宝镫，黄金甲光动龙鳞。描金鞊[tiè]随定紫丝鞭，锦鞍鞯[jiān]稳称桃花马。

左边那骑马上，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权军师吴学究。怎生打扮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五明扇齐攒白羽，九纶[guān]巾巧簇乌纱。素罗袍香皂沿边，碧玉环丝绦束定。凫舄[fú xì]稳踏葵花镫，银鞍不离紫丝缰。两条铜链挂腰间，一骑青骢[cōng]出战场。

右边那骑马上，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阵副军师公孙胜。怎生打扮？

星冠耀日，神剑飞霜。九霞衣服绣春云，六甲风雷藏宝诀。腰间系杂色短须绦，背上悬松文古定剑。穿一双云头点翠皂朝靴，骑一匹分鬃昂首黄花马。名标蕊笈[jí]玄功著，身列仙班道行高。

三个总军主将，三骑马出到阵前。看对阵金鼓齐鸣，门旗开处，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，立马于门旗下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束发冠珍珠镶嵌，绛红袍锦绣攒成。连环铠甲耀黄金，双翅银盔飞彩凤。足穿云缝吊墩[dūn]靴，腰系狮蛮金鞓[tīng]带。手内剑横三尺水，阵前马跨一条龙。

那知府高廉出到阵前，厉声高叫，喝骂道："你那水洼草贼，既有心要来厮杀，定要分个胜败，见个输赢，走的不是好汉！"

宋江听罢，问一声："谁人出马立斩此贼？"

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，直至垓[gāi]心。高廉见了，喝问道："谁与我直取此贼去？"

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，唤做薛元辉，使两口双刀，骑一匹劣马，飞出垓心，来战花荣。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，花荣拨回马望本阵便走。

薛元辉不知是计，纵马舞刀，尽力来赶。花荣略带住了马，拈弓取箭，扭转身躯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。两军齐呐声喊。

高廉在马上见了，大怒，急去马鞍前鞒[qiáo]取下那面聚兽铜牌，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，只见神兵队里，卷起一阵黄砂来，罩的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，豺狼虎豹怪兽毒虫，就这黄砂内卷将出来。

众军恰待都走，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，指着敌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只见一道金光射去，那伙怪兽毒虫，都就黄砂中乱纷纷坠于阵前。众军人看时，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，黄砂尽皆荡散不起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但见人亡马倒，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炮石，如雨般打将下来。

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，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。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

次日，分兵四面围城，尽力攻打。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道："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，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若是今日攻击得紧，那厮今夜必来偷营劫寨。今晚可收军一处，直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。这里虚扎寨栅，夜间教众将只听霹雳响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齐进兵。"

传令已了，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，都收四面军兵还寨，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

却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花荣、秦明、吕方、郭盛上土坡等候。是夜，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带铁葫芦，于内藏着硫黄焰硝、烟火药料，各人俱执钩刃铁扫帚，口内都衔芦哨。二更前后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高廉当先，驱领神兵前进，背后却带三千余骑奔杀前来。

离寨渐近，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却早黑气冲天，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播土扬尘。三百神兵各取火种，去那葫芦口上点着，一声芦哨齐响，黑气中间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阔斧滚入寨里来。

高埠(bù)处，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，只见那空寨中火起，光焰乱飞，上下通红，无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齐赶，围定寨栅，黑处偏见，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，都被杀在寨里。

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，奔走回城。背后一支军马追赶将来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看看赶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桥，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，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。

高廉进到城中，尽点百姓上城守护。高廉军马神兵，被宋江、林冲杀个尽绝。有诗为证：

虎略龙韬[1]说宋江，高廉神术更无双。
一时杀戮无噍[2]类，不日开门就纳降。

① 韬 [tāo]　② 噍 [jiào]

次日，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。高廉寻思："我数年学得术法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"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，急急修书二封，教去东昌、寇州："二处离此不远，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，教星夜起兵来接应。"

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，赍[jī]擎书信，放开西门，杀将出来，投西夺路去了。众将却待去追赶，吴用传令："且放他去，可以将计就计。"

宋江问道："军师如何作用？"

吴学究道："城中兵微将寡，所以他去求救。我这里可使两支人马，诈作救应军兵，于路混战，高廉必然开门助战。乘势一面取城，把高廉引入小路，必然擒获。"

宋江听了大喜，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支军马，分作两路而来。

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，竟天价放火为号，城上只望救兵到来。过了数日，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，急忙报知。

高廉听了，连忙披挂上城瞻望，只见两路人马，战尘蔽日，喊杀连天，冲奔前来，四面围城军马，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，尽点在城军马，大开城门，分投掩杀出去。

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，看见宋江引着花荣、秦明，三骑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马，急去追赶。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转人马回来。

两边锣响，左手下吕方，右手下郭盛，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。高廉急夺路走时，部下军马折其大半，奔走脱得垓心时，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。举眼再看，无一处是救应军马，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。

行不到十里之外，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拥出病尉迟孙立，拦住去路，厉声高叫："我等你多时，好好下马受缚！"

高廉引军便回，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，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，两头夹攻将来，四面截了去路。高廉便弃了坐下马，便走上山。四下里步军一齐赶上山去。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起！"驾一片黑云，冉冉腾空，直上山顶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，见了，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疾！"将剑望空一指，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。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，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。可怜半世英雄汉，化作南柯梦里人。有诗为证：

五马诸侯贵匪轻，自将妖术弄魔兵。
到头难敌公孙胜，致使阴陵一命倾。

且说雷横提了首级，都下山来，先使人去飞报主帅。宋江已知杀了高廉，收军进高唐州城内，先传下将令："休得伤害百姓。"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；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。那时当牢节级、押狱禁子已都走了，只有三五十个罪囚，尽数开了枷锁释放。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，宋江心中忧闷。

寻到一处监房内，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；又一座牢内，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，同监在彼。为是连日厮杀，未曾取问发落，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。

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，数内有一个禀道："小人是当牢节级蔺[lìn]仁。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，专一牢固监守柴进，不得有失。又分付道：'但有凶吉，你可便下手。'三日之前，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。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，不忍下手，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，不必下手。后又催并得紧，小人回称柴进已死。因是连日厮杀，知府不闲，却差人下来看视。小人恐见罪责，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，开了枷锁，推放里面躲避，如今不知存亡。"

宋江听了，慌忙着蔺仁引入。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不知多少深浅。上面叫时，哪得人应。把索子放下去探时，约有八九丈深。宋江道："柴大官人眼见得多是没了！"

宋江垂泪。吴学究道："主帅且休烦恼，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，便见有无。"

说犹未了，转过黑旋风李逵来，大叫道："等我下去！"

宋江道："正好。当初也是你送了他，今日正宜报本。"

李逵笑道："我下去不怕，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。"

吴学究道："你却也忒[tuī]奸猾！"且取一个大篾[miè]箩，把索子抓

了，接长索头，扎起一个架子，把索抓在上面。

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拿两把板斧，坐在箩里，却放下井里去，索上缚两个铜铃。

渐渐放到底下，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，去井底下摸时，摸着一堆，却是骸骨。李逵道："爷娘，甚鸟东西在这里？"又去这边摸时，底下湿漉漉的，没下脚处。

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，两手去摸底下，四边却宽。一摸摸着一个人，做一堆儿墩在水坑里。李逵叫一声："柴大官人！"哪里见动。把手去摸时，只觉口内微微声唤。

李逵道："谢天地！恁[nèn]的时还有救性！"随即爬在箩里，摇动铜铃，众人扯将上来。

李逵说下面的事，宋江道："你可再下去，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，先发上来，却再放箩下来取你。"

李逵道："哥哥不知，我去蓟[jì]州着了两道儿，今番休撞第三遍！"

宋江笑道："我如何肯弄你！你快下去。"

李逵只得再坐箩里，又下井去。到得底下，李逵爬将出箩去，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，摇动索上铜铃。上面听得，早扯起来到上面，众人看了大喜。

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，两腿皮肉打烂，眼目略开又闭。宋江心中甚是凄惨，叫请医士调治。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。宋江听得，急叫把箩放将下去，取他上来。李逵到得上面，发作道："你们也不是好人！便不把箩放下去救我。"

宋江道："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，因此忘了你，休怪。"

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，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，共有二十余辆车子，叫李逵、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。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，处斩于市。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、仓廒[áo]粮米，尽数装载上山。

大小将校，离了高唐州，得胜回梁山泊，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回。在路已经数日，回到大寨。柴进扶病起来，称谢晁[cháo]、宋二公并众头领。

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所，另建一所房子，与柴进并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家眷安歇。晁盖、宋江等众皆大喜。自高唐州回来，又添得柴进、汤隆两个头领，且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东昌、寇州两处，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，失陷了城池，只得写表，差人申奏朝廷。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，都到京师说知真实。高太尉听了，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。

次日五更，在待漏院中，专等景阳钟响，百官各具公服，直临丹墀[chí]，伺候朝见，道君皇帝设朝。正是：

鸡鸣紫陌曙光寒，莺啭[①]皇州春色阑[②]。
金阙[③]晓钟开万户，玉阶仙仗列千官。
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旌[④]旗露未干。
独有凤凰池上客，阳春一曲和皆难。

当日五更三点，道君皇帝升殿。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。天子驾坐，殿头官喝道："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"

高太尉出班奏曰："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、宋江，累造大恶，打劫城池，抢掳仓廒，聚集凶徒恶党。见在济州杀害官军，闹了江州、无为军，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，仓廒库藏，尽被掳去。此是心腹大患，若不早行诛戮剿除，他日养成贼势，甚于北边强虏敌国。微臣不胜惶惧，伏乞我皇圣断。"

天子闻奏大惊，随即降下圣旨，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，前去剿捕，务要扫清水泊，杀绝种类。高太尉又奏道："量此草寇，不必兴举大兵。臣保一人，可去收复。"

天子道："卿若举用，必无差错。即令起行，飞捷报功，加官赐赏，高迁任用。"

高太尉奏道："此人乃开国之初，河东名将呼延赞嫡[dí]派子孙，单名呼个灼字。使两条铜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见受汝宁郡都统制，手下多有精兵勇将。臣举保此人，可以征剿梁山泊。可授兵马指挥使，领马步精锐军士，克日[限期]扫清山寨，班师还朝。"

天子准奏，降下圣旨：着枢密院即便差人赍敕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。

① 啭 [zhuàn]　② 阑 [lán]　③ 阙 [què]　④ 旌 [jīng]

当日朝罢，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，赍擎圣旨，前去宣取。当日起行，限时定日，要呼延灼赴京听命。

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，听得门人报道："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，有委用的事。"

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。开读已罢，设筵管待使臣。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，鞍马器械，带引三四十从人，一同使命[使臣、使者]，离了汝宁州，星夜赴京。于路无话，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，来见高太尉。

当日高俅[qiú]正在殿帅府坐衙，门吏报道："汝宁州宣到呼延灼，见在门外。"

高太尉大喜，叫唤进来参见了。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，正是：

开国功臣后裔，先朝良将玄孙。家传鞭法最通神，英武惯经战阵。仗剑能探虎穴，弯弓解射雕群。将军出世定乾坤，呼延灼威名大振。

当下高太尉问慰已毕，与了赏赐。次日早朝，引见道君皇帝。徽[huī]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，喜动天颜，就赐踢雪乌骓[zhuī]一匹。那马浑身墨锭似黑，四蹄雪练价白，因此名为踢雪乌骓马，日行千里。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。呼延灼就谢恩已罢，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，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。

呼延灼禀复："恩相，小人观探梁山泊兵多将广，武艺高强，不可轻敌小觑[qù]。小人乞保二将为先锋，同提军马到彼，必获大功。若是误举，甘当重罪。"

高太尉听罢大喜，问道："将军所保谁人，可为前部先锋？"

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，有分教：宛子城重添羽翼，梁山泊大破官军。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阁，身体先登聚义厅。

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罡 [gāng] 趱 [zǎn] 辏 [còu] 砧 [zhēn] 镫 [dèng] 迤逦 [yǐ lǐ]
搦 [nuò] 筵 [yán] 壕 [háo] 鼍 [tuó] 仝 [tóng] 帖 [tiè]
鞯 [jiān] 纶 [guān] 凫舄 [fú xì] 骢 [cōng] 笈 [jí] 墩 [dūn]
鞓 [tīng] 垓 [gāi] 鞒 [qiáo] 埠 [bù] 韬 [tāo] 噍 [jiào]
赍 [jī] 蔺 [lìn] 忒 [tuī] 篾 [miè] 恁 [nèn] 蓟 [jì]
廒 [áo] 晁 [cháo] 墀 [chí] 啭 [zhuàn] 阑 [lán] 阙 [què]
旌 [jīng] 嫡 [dí] 俅 [qiú] 徽 [huī] 骓 [zhuī] 觑 [q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罗真人教公孙胜破敌之法。高廉劫寨，被公孙胜使法把三百神兵杀绝。吴用假做援军到来，高廉出城迎接，城被夺，人被杀。蔺仁藏柴进于枯井中，李逵下井，吊他上来。呼延灼奉命征剿梁山义军。

第五十五回

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
诗曰：

幼辞父母去乡邦，铁马金戈入战场。
截发为绳穿断甲，扯旗作带裹金疮。
腹饥惯把人心食，口渴曾将虏血尝。
四海太平无事业，青铜愁见鬓如霜。

话说这八句诗，专道武将不容易得做。自古道：一将功成万骨枯！诚有此言也。且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："将军所保何人，可为先锋？"

呼延灼禀道："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，姓韩名滔，原是东京人氏，曾应过武举出身，使一条枣木槊[shuò]，人呼为百胜将军。此人可为正先锋。又有一人，乃是颍[yǐng]州团练使，姓彭名玘[qǐ]，亦是东京人氏，乃累代将门之子，使一口三尖两刃刀，武艺出众，人呼为天目将军。此人可为副先锋。"

高太尉听了，大喜道："若是韩、彭二将为先锋，何愁狂寇哉！"

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，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、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州调取韩滔、彭玘，火速赴京。不旬日之间，二将已到京师，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。

次日，高太尉带领众人，都往御教场中，敷演武艺。看军了当，却来殿帅府，会同枢密院官，计议军机重事。高太尉问道："你等三路，总有多少人马？"

呼延灼答道："三路军马计有五千，连步军数及一万。"

高太尉道："你三人亲自回州，拣选精锐马军三千，步军五千，约会起程，收剿梁山泊。"

呼延灼禀道："此三路马步军兵，都是训练精熟之士，人强马壮，不必殿帅忧虑。但恐衣甲未全，只怕误了日期，取罪不便，乞恩相宽限。"

高太尉道："既是如此说时，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，不拘数目，任意选拣衣甲盔刀，关领前去，务要军马整齐，好与对敌。出师之日，我自差官来点视。"

呼延灼领了钧旨，带人往甲仗库关支。呼延灼选讫铁甲三千副，熟皮马甲五千副，铜铁头盔三千顶，长枪二千根，衮[gǔn]刀一千把，弓箭不计其数，火炮、铁炮五百余架，都装载上车。临辞之日，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。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，三军尽关了粮赏。

呼延灼与韩滔、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，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，三人上马，都投汝宁州来。于路无话。到得本州，呼延灼便道："韩滔、彭玘各往陈、颍二州，起军前来汝宁会合。"

不勾半月之上，三路兵马都已完足。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，旗枪鞍马，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，分俵三军已了，伺候出军。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，前来点视。犒[kào]赏三军已罢，呼延灼摆布[布置]三路兵马出城。端的是：

> 鞍上人披铁铠，坐下马带铜铃。旌[jīng]旗红展一天霞，刀剑白铺千里雪。弓弯鹊画，飞鱼袋半露龙梢；箭插雕翎，狮子壶紧拴豹尾。人顶深盔垂护项，微漏双睛；马披重甲带朱缨，单悬四足。开路人兵，齐担大斧；合后军将，尽拈长枪。惯战儿郎，个个英雄如子路；能征士卒，人人斗胆似姜维。数千甲马离州城，三个将军来水泊。

当下起军，摆布兵马出城。前军开路韩滔，中军主将呼延灼，后军催督彭玘，马步三军人等，浩浩杀奔梁山泊来。

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，报知此事。聚义厅上，当中晁[cháo]盖、宋江，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法师公孙胜，并众头领，各与柴进贺喜，终日筵[yán]宴。听知报道汝宁州双鞭呼延灼引着军马到来征进，众皆商议迎敌之策。吴用便道："我闻此人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，嫡[dí]派子孙。此人武艺精熟，使两条铜鞭，人不可近。必用能征敢战之将，先以力敌，后用智擒。"

说言未了，黑旋风李逵便道："我与你去捉这厮！"

宋江道："你如何去得？我自有调度。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，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，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，一丈青扈[hù]三娘打第四阵，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。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，如纺车般转作后军。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，引大队人马押后。左军五将：朱仝[tóng]、雷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；右军五将：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马麟、郭盛。水路中，可请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阮[ruǎn]家三弟兄驾船接应。却叫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，埋伏救应。"

宋江调拨已定，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，向平川旷野之处，列成阵势。此时虽是冬天，却喜和暖。等候了一日，早望见官军到来。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，当晚不战。

次日天晓，两军对阵。三通画角鸣处，聒[guō]天般擂起战鼓来。宋江队里，门旗下捧出霹雳火秦明，出到阵前，马上横着狼牙棍。望对阵门旗开处，先锋韩滔出马。怎生模样？有八句诗为证。但见：

韬[①]略传家远，胸襟志气高。解横枣木槊，爱着锦征袍。
平地能擒虎，遥空惯射雕。陈州团练使，百胜将韩滔。

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，大骂秦明道："天兵到此，不思早早投降，还自敢抗拒，不是讨死！我直把你水泊填平，梁山踏碎，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，解京碎尸万段，吾之愿也！"

秦明又是性急的人，那里听了，也不打话，便拍马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韩滔。韩滔挺槊跃马，来战秦明。怎见得这对厮杀？但见：

纵两匹龙媒驰骤，使二般兵器逢迎。往来不让毫厘，上下岂饶分寸。狼牙棍起，望中只向顶门敲；铁杆槊来，错里不离心坎刺。正是：好手中间施好手，红心里面夺红心。

① 韬 [tāo]

当下秦明、韩滔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韩滔力怯，只待要走。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，见韩滔战秦明不下，便从中军舞起双鞭，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[zhuī]，咆哮嘶喊，来到阵前。

秦明见了，欲待来战呼延灼，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阵前，便叫："秦统制少歇，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！"

林冲挺起蛇矛，直奔呼延灼。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踅[xué]向山坡后去。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。两个正是对手，枪来鞭去花一团，鞭去枪来锦一簇。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，不分胜败。

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，阵门下大叫道："林将军少歇，看我擒捉这厮！"

林冲拨转马便走。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，也回本阵。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，转过山坡后去，让花荣挺枪出马。呼延灼后军也到，天目将彭玘便来出马。怎见得彭玘英雄？有八句诗为证：

两眼露光芒，声雄性气刚。刀横三尺雪，甲耀九秋霜。
舍命临边塞，争先出战场。人称天目将，彭玘最高强。

当下合后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，出阵大骂花荣道："反国逆贼，何足为道！与吾并个输赢！"

花荣大怒，也不答话，便与彭玘交马。两个战二十余合，呼延灼见彭玘力怯，纵马舞鞭，直奔花荣。斗不到三合，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，大叫："花将军少歇，看我捉这厮！"

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踅转山坡下去了。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，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，勒马于阵前摆着，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。

两个正在征尘影里，杀气阴中，一个使大杆刀，一个使双刀。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一丈青把双刀分开，回马便走。彭玘要逞功劳，纵马赶来。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鞒[qiáo]上，袍底下取出红绵套索，上有二十四个金钩，等彭玘马来得近，扭过身躯，把套索望空一撒，看得亲切，彭玘措手不及，早拖下马来。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，把彭玘捉了。

呼延灼看见大怒，忿力向前来救，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。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。

两个斗到十合之上，急切赢不得一丈青，呼延灼心中想道："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，倒恁[nèn]地了得！"心忙意急，卖个破绽，

放他入来，却把双鞭只一盖，盖将下来，那双刀却在怀里。提起右手铜鞭，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。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，早把刀只一隔，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，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，正在刀口上，铮地一声响，火光迸散，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。呼延灼纵马赶来，病尉迟孙立见了，便挺枪纵马，向前迎住厮杀。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，列成阵势。一丈青自引了人马，也投山坡下去了。

宋江见活捉拿得天目将彭玘，心中甚喜，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。孙立也把枪带住，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，来迎呼延灼。两个都使钢鞭，却更一般打扮：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[fú]头，大红罗抹额，百花点翠皂罗袍，乌油戗金甲，骑一匹乌骓马，使一条竹节虎眼鞭，赛过尉迟恭；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，销金黄罗抹额，七星打钉皂罗袍，乌油对嵌铠甲，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，使两条水磨八棱铜鞭，左手的重十二斤，右手重十三斤。

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，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宋江看了，喝彩不已。

官军阵里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，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，一发向前厮杀。宋江只怕冲将过来，便把鞭梢一指，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，掩杀过去；背后四路军兵，分作两路夹攻拢来。

呼延灼见了，急收转本部军马，各敌个住。为何不能全胜？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，官军马带马甲，人披铁铠，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，人挂甲只露着一双眼睛。

宋江阵上虽有甲马，只是红缨面具，铜铃雉尾而已。这里射将箭去，那里甲都护住了。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，对面射来，因此不敢近前。宋江急叫鸣金收军，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。

宋江收军，退到山西下寨，屯住军马，且叫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玘过来。宋江望见，便起身喝退军士，亲解其缚，扶入帐中，分宾而坐。宋江便拜。彭玘连忙答礼拜道："小子被擒之人，理合就死，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？"

宋江道："某等众人无处容身，暂占水泊，权时避难，造恶甚多。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，本合延颈就缚，但恐不能存命，因此负罪交锋，误犯虎威，敢乞恕罪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彭玘答道："素知将军仗义行仁，扶危济困，不想果然如此义气。倘蒙存留微命，当以捐躯保奏。"

宋江道："某等众弟兄也只待圣主宽恩，赦宥[yòu]重罪，忘生保国，万死不辞！"

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，交与晁天王相见，留在寨里。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，计议军情。有诗为证：

英风凛凛扈三娘，套索双刀不可当。
活捉先锋彭玘至，梁山水泊愈增光。

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，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。韩滔道："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，他便慌忙掩击过来。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，必获大胜。"

呼延灼道："我已如此安排下了，只要和你商量相通。"随即传下将令，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，每三十匹一连，却把铁环连锁；但遇敌军，远用箭射，近则使枪直冲入去；三千连环马军分作一百队锁定。五千步军在后策应。"明日休得挑战，我和你押后掠阵。但若交锋，分将三面冲将过去。"

计策商量已定，次日天晓出战。

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，后军十将簇拥，两路伏兵分于左右。秦明当先，搦[nuò]呼延灼出马交战。只见对阵但知呐喊，并不交锋。为头五军，都一字儿摆在阵前，中是秦明，左是林冲、一丈青，右是花荣与孙立。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，重重叠叠，摆着人马。看对阵时，约有一千步军，只是擂鼓发喊，并无一人出马交锋。

宋江看了，心中疑惑，暗传号令，教后军且退，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。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，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，放出三队连环马军，直冲将来；两边把弓箭乱射，中间尽是长枪。

宋江看了大惊，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，哪里抵敌得住。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，不容你不向前走。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，横冲直撞将来。

前面五队军马望见，便乱撺了，策立不定。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，各自逃生。宋江飞马慌忙便走，十将拥护而行。背后早有一队连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军追将来，却得伏兵李逵、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，救得宋江。

逃至水边，却有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。宋江急急上船，便传将令，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。

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，乱箭射来，船上却有傍牌遮护，不能损伤。慌忙把船棹[zhào]到鸭嘴滩头，尽行上岸。就水寨里整点人马，折其大半。却喜众头领都全，虽然折了些马匹，都救得性命。

少刻，只见石勇、时迁、孙新、顾大嫂都逃命上山，却说："步军冲杀前来，把店屋平拆了去。我等若无号船接应，尽被擒捉。"

宋江一一亲自抚慰。计点众头领时，中箭者六人：林冲、雷横、李逵、石秀、孙新、黄信。小喽啰中伤带箭者，不计其数。

晁盖闻知，与同吴用、公孙胜下山来动问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用劝道："哥哥休忧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心。别生良策，可破连环军马。"

晁盖便传号令，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，保守滩头，晓夜提备。请宋公明上山安歇。宋江不肯上山，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，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。

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，回到本寨，开放连环马，都次第前来请功。杀死者不计其数，生擒的五百余人，夺得战马三百余匹。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，一面犒赏三军。

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，门人报道："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，差人报捷。"心中大喜。

次日早朝，越班奏闻天子。徽宗甚喜，敕赏黄封御酒十瓶，锦袍一领，差官一员，赍[jī]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。高太尉领了圣旨，回到殿帅府，随即差官赍捧前去。

却说呼延灼闻知有天使至，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。接到寨中，谢恩受赏已毕，置酒管待天使；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，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，待拿得贼首，一并解赴京师，示众施行。天使问道："彭团练如何失陷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呼延灼道:“为因贪捉宋江,深入重地,致被擒捉。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。小可分兵攻打,务要肃清山寨,扫尽水洼,擒获众贼,拆毁巢穴。但恨四面是水,无路可进。遥观寨栅,只除非得火炮飞打,以碎贼巢。随军纵有能战者,奈缘无路可施展也。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,名号轰天雷,此人善造火炮,能去十四五里远近,石炮落处,天崩地陷,山倒石裂。若得此人,可以攻打贼巢。更兼他深通武艺,弓马熟闲。若得天使回京,于太尉前言知此事,可以急急差遣到来,克日可取贼巢。”

使命应允,次日起程,于路无话。回到京师,来见高太尉,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,要建大功。

高太尉听罢,传下钧旨,教唤甲仗库副使炮手凌振那人来。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也,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,人都呼他是轰天雷。更兼武艺精熟。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:

火炮落时城郭碎,烟云散处鬼神愁。
轰天雷起驰风炮,凌振名闻四百州。

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,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,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。

且说凌振把应有用的烟火药料,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,并一应的炮石、炮架,装载上车,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,并三四十个军汉,离了东京,取路投梁山泊来。

到得行营,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,次见先锋韩滔,备问水寨远近路程。山寨险峻去处,安排三等炮石攻打:第一是风火炮,第二是金轮炮,第三是子母炮。先令军健振起炮架,直去水边竖起,准备放炮。

却说宋江正在鸭嘴滩上小寨内, 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,无计可施。有探细人来报道:“东京新差一个炮手,唤做轰天雷凌振,即目在于水边竖起架子,安排施放火炮,攻打寨栅。”

吴学究道:“这个不妨。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,港汊[chà]甚多,宛子城离水又远,纵有飞天火炮,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?且弃了鸭嘴滩小寨,看他怎地设法施放,却做商议。”

当日宋江弃了小寨,便都起身且上关来。晁盖、公孙胜接到聚义厅

上，问道："似此如何破敌？"

动问未绝，早听得山下炮响，一连放了三个火炮，两个打在水里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。宋江见说，心中展转忧闷，众头领尽皆失色。吴学究道："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，先捉了此人，方可商议破敌之法。"

晁盖道："可着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六人棹船，如此行事；岸上朱仝、雷横，如此接应。"

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，分作两队：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十五个会水的火家，棹两只快船，从芦苇深处探路过去；背后张顺、三阮棹四十余只小船接应。

再说李俊、张横上到对岸，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，把炮架推翻。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。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，上马拿枪，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。李俊、张横领人便走。凌振追至芦苇滩边，看见一字儿摆着四十余只小船，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。

李俊、张横早跳在船上，故意不把船开。凌振人马赶到泊边，看见李俊、张横并众水军呐声喊，都跳下水里去了。凌振人马已到，便来抢船，朱仝、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。

凌振夺得许多船只，叫军健尽数上船，便杀过去。船行才到波心之中，只见岸上朱仝、雷横鸣起锣来，水底下早钻起三四百水军，尽把船尾楔子[这里指船尾上装置的类似塞子之类的东西]拔了，水都滚入船里来。外边就势扳翻船，军健都撞在水里。

凌振急待回船，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。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，把船只一扳，仰合转来，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。水底下却是阮小二，一把抱住，直拖到对岸来。岸上早有头领接着，便把索子绑了，先解上山来。水中生擒二百余人，一半水中淹死，些少逃得性命回去。

呼延灼得知，急领马军赶将来时，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。箭又射不着，人都不见了，只忍得气。呼延灼恨了半晌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。有诗为证：

凌振素称神炮手，金轮子母一窝风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如何失却惊天手，反被生擒水泊中。

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，解上山寨，先使人报知。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。见了凌振，连忙亲解其缚，便埋怨众人道："我教你们礼请统领上山，如何恁的无礼！"

凌振拜谢不杀之恩。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，自执其手，相请上山。到大寨，见了彭玘已做了头领，凌振闭口无言。彭玘劝道："晁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，招纳豪杰，专等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既然我等到此，只得从命。"

宋江却又陪话，再三枚举。凌振答道："小可在此趋侍不妨，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，倘或有人知觉，必遭诛戮，如之奈何？"

宋江道："但请放心，限日取还统领。"

凌振谢道："若得头领如此周全，死而瞑目。"

晁盖道："且教做筵席庆贺。"

次日，厅上大聚会。众头领饮酒之间，宋江与众又商议破连环马之策。正无良法，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："小子不材，愿献一计。除是得这般军器，和我一个哥哥，可以破得连环甲马。"

吴学究便问道："贤弟，你且说用何等军器？你那个令亲哥哥是谁？"

汤隆不慌不忙，叉手向前，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。有分教：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，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。正是：计就玉京擒獬豸[xiè zhì]，谋成金阙[què]捉狻猊[suān ní]。

毕竟汤隆对众说出哪般军器，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槊 [shuò]	颍 [yǐng]	玘 [qǐ]	衮 [gǔn]	犒 [kào]	旌 [jīng]
晁 [cháo]	筵 [yán]	嫡 [dí]	扈 [hù]	仝 [tóng]	阮 [ruǎn]
聒 [guō]	韬 [tāo]	骓 [zhuī]	踅 [xué]	鞒 [qiáo]	恁 [nèn]
幞 [fú]	宥 [yòu]	搦 [nuò]	棹 [zhào]	赍 [jī]	汊 [chà]
獬豸 [xiè zhì]		阙 [què]	狻猊 [suān ní]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呼延灼奉命出兵梁山泊。一丈青俘虏彭玘。宋江释放彭玘。二次交战，宋江被连环马打败。呼延灼调来凌振，造炮攻打山寨。宋江设计擒得凌振上山。众将商议破连环马，汤隆献人献军器。

第五十六回

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

诗曰：

雁翎铠甲人稀见，寝室高悬未易图。
寅[1]夜便施掏摸手，潜行不畏虎狼徒。
河倾斗落三更后，烛灭灯残半夜初。
神物窃来如拾芥，前身只恐是钱驴。

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"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，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，欲破阵时，须用钩镰枪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便可下手。汤隆虽是会打，却不会使。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他在东京，见做金枪班教师。这钩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。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则，端的使动神出鬼没。"

说言未了，林冲问道："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"

① 寅 [yí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汤隆应道："正是此人。"

林冲道："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金枪法、钩镰枪法，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，多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相爱。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？"

汤隆道："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，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，多曾见来，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。这一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急不能透，人都唤做赛唐猊[ní，良甲的代称]。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[轻易]不肯与人看。这副甲是他的性命，用一个皮匣子盛着，直挂在卧房中梁上。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"

吴用道："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。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，今次却用着鼓上蚤[zǎo]时迁去走一遭。"

时迁随即应道："只怕无有此一物在彼，若端的有时，好歹定要取了来。"

汤隆道："你若盗的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"

宋江问道："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"

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，宋江笑道："此计大妙！"

吴学究道："再用得三个人，同上东京走一遭：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，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。"

彭玘[qǐ]见了，便起身禀宋江道："若得一人到颍[yǐng]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成全之德。"

宋江便道："团练放心，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"

便唤杨林，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玘将军老小；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，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；李云扮作客商，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。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帮薛永往来作伴。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却叫雷横提调监督。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。

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，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，自有雷横提督，不在话下。

大寨做个送路筵[yán]席，当下杨林、薛永、李云、乐和、汤隆辞别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，往来探听事情。这段话一时难尽。

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、诸般行头，在路迤逦[yǐ lǐ]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。次日，踅[xué]进城来，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"入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"

时迁转入班门里，先看了前门；次后踅来相了后门，见是一带高墙，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侧手却是一根戗柱。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"徐教师在家里么？"

人应道："敢在内里随直未归。"

时迁又问道："不知几时归？"

人应道："直到晚方归来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"

时迁叫了"相扰"，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道："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。"

小二道："但放心自去干事，并不差池。"

再说时迁入到城里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却踅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，没一个好安身去处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捵[tiǎn]入班门里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却无月光。

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节扒将上去树头顶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早听得谯[qiáo]楼禁鼓，却转初更。但见：

> 角韵才闻三弄，钟声早转初更。云寒星斗无光，露散霜花渐白。六街三市，但闻喝号提铃；万户千家，各自关门闭户。对青灯学子攻经史，秉画烛佳人上绣床。

这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，却从树上溜将下来，踅到徐宁后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扒将过去，看里面时，却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，见厨房下灯明，两个丫嬛[huán]兀自收拾未了。

时迁却从戗柱上盘到博风板[封屋檐的木板]边，伏做一块儿。张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正对坐炉边向火，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。卧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、一口腰刀，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。徐宁口里叫道："梅香，你来与我折了衣服。"

下面一个丫嬛上来，就侧手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，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，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一个护项彩色锦帕，一条红绿结子，并手帕一包。另用一个小黄帕儿，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，也放在包袱内，把来安在烘笼上。时迁都看在眼里。

约至二更以后，徐宁收拾上床。娘子问道："明日随直[进宫值日]也不？"

徐宁道："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"

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"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，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"

时迁自忖道："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，倘若闹将起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误了大事！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"

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，两个丫嬛在房门外打铺，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着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亦皆睡了。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[líng]眼里只一吹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

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徐宁觉来，便唤丫嬛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，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"阿呀，今夜却没了灯！"

徐宁道："你不去后面讨灯，等几时。"

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，时迁听得，却从柱上只一溜，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。听得丫嬛正开后门出来，便去开墙门，时迁却潜入厨房里，贴身在厨桌下。

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，又去关门，却来灶前烧火。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多时汤滚，捧面汤上去。徐宁洗漱了，叫荡些热酒上来。丫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，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。

时迁听得徐宁下楼，叫伴当吃了饭，背着包袱，拖了金枪出门。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，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槅[gé]子边直蹅到梁上，却把身躯伏了。两个丫嬛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楼来，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

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，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灭了。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，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叫梅香道："梁上甚么响？"

时迁做老鼠叫，丫嬛道："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"

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，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着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门。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更便开了锁。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狗盗鸡鸣出在齐，时迁妙术更多奇。
雁翎金甲逡[1]巡得，钩引徐宁大解危。

且说时迁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门前，此时天色未晓。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，计算还了房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，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。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，戴宗道："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，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"

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作起神行法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，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儿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

汤隆道："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，但过路上酒店、饭店、客店，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，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。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。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。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"

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，却投东京城里来。

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两个丫嬛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。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两个丫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："不知怎地门户都开了，却不曾失了物件。"

娘子便道："五更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，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？"

① 逡 [qū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两个丫嬛看了，只叫得苦："皮匣子不知哪里去了！"

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道："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，教他早来跟寻！"

丫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，连连央了三替人，都回来说道："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，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够入去？直须等他自归。"

徐宁妻子并两个丫嬛如热鏊[ào]子上蚂蚁，走投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做一团。

徐宁直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着当直的背了，将着金枪，径回家来。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"娘子在家失盗，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。"

徐宁吃了一惊，慌忙奔到家里。两个丫嬛迎门道："官人五更出去，却被贼人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！"

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娘子道："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？"

徐宁道："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。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，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。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。今却失去，如之奈何？"

徐宁一夜睡不着，思量道："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？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。"

娘子想道："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已躲在家里了。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打草惊蛇。"

徐宁听了，到天明起来，在家里纳闷。怎见得徐宁纳闷？正是：

凤落荒坡，尽脱浑身羽翼；龙居浅水，失却颔[hàn]下明珠。蜀王春恨啼红，宋玉悲秋怨绿。吕虔[qián]亡所佩之刀，雷焕失丰城之剑。好似蛟龙缺云雨，犹如舟楫少波涛。奇谋勾引来山寨，大展擒王铁马蹄。

当日金枪手徐宁正在家中纳闷，早饭时分，只听得有人扣门。当直的出来问了姓名，入去报道："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

哥哥。”

徐宁听罢，教请汤隆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“哥哥一向安乐[问安的话]！”

徐宁答道：“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[jī]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，一向正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”

汤隆道：“言之不尽。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命蹇[jiǎn]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。”

徐宁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

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说道：“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”

徐宁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挂念。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之心，怎地报答？”

汤隆道：“哥哥休恁地说。先父在日之时，只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，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够相见一面，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”

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见徐宁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“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”

徐宁叹口气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言难尽。夜来家间被盗！”

汤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何物？”

徐宁道：“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做赛唐猊。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下不乐。”

汤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见来，端的无比，先父常常称赞不尽。却是放在何处来，被盗了去？”

徐宁道：“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，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。”

汤隆问道：“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？”

徐宁道：“我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

汤隆假意失惊道：“红羊皮匣子？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、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”

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哪里见来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汤隆道:“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,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,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。我见了,心中也自暗忖道:‘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?’临出门时,我问道:‘你这皮匣子作何用?’那汉子应道:‘原是盛甲的,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’必是这个人了。我见那厮却是闪胲[nù]了腿的,一步步捱着了走。何不我们追赶他去?”

徐宁道:“若是赶得着时,却不是天赐其便!”

汤隆道:“既是如此,不要担阁,便赶去罢。”

徐宁听了,急急换了麻鞋,带了腰刀,提条朴刀,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,拽开脚步,迤逦赶来。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,汤隆道:“我们且吃碗酒了赶,就这里问一声。”

汤隆入得门坐下,便问道:“主人家,借问一问: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?”

店主人道:“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,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。一似腿上吃跌了的,一步一撷[diān]走。”

汤隆道:“哥哥你听,却何如?”

徐宁听了,做声不得。有诗为证:

汤隆诡计赚徐宁,便把黄金表至情。
诱引同归忠义寨,共施威武破雄兵。

且说两个人连忙还了酒钱,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,壁上有那白圈。汤隆立住了脚,说道:“哥哥,兄弟走不动了,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,明日早去赶。”

徐宁道:“我却是官身,倘或点名不到,官司必然见责,如之奈何?”

汤隆道:“这个不用兄长忧心,嫂嫂必自推个事故。”

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,店小二答道:“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,在我店里歇了一夜,直睡到今日小日中,方才去了。口里只问山东路程。”

汤隆道:“恁地可以赶了。明日起个四更,定是赶着,拿住那厮,便有下落。”

当夜两个歇了。次日起个四更,离了客店,两个又迤逦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,便做买酒买食,吃了问路,处处皆说得一般。徐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。

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。汤隆看见叫道："好了，前面树下那个，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？"

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，一把揪住时迁，喝道："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？"

时迁道："住，住，不要叫！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你如今却是要怎地？"

徐宁喝道："畜生无礼，倒问我要怎地！"

时迁道："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。"

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却是空的。徐宁道："你这厮把我这副甲哪里去了？"

时迁道："你听我说。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。本州有个财主，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，不肯货卖，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，闪胳了腿，因此走不动。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要奈何我时，我到官司，只是拚着命，就打死我也不招，休想我指出别人来。若还肯饶我官司时，我和你去讨这副甲还你。不知尊意如何？"

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汤隆便道："哥哥，不怕他飞了去，只和他去讨甲。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。"

徐宁道："兄弟也说的是。"

三个厮赶着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做闪胳了脚。徐宁见他又走不动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

三个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，又行了一日。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有诗为证：

宝铠悬梁夜已偷，谩将空匣作缘由。
徐宁不解牢笼计，相趁相随到水头。

三人正走之间，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子，背后一个人驾车；旁边一个客人，看着汤隆，纳头便拜。汤隆问道："兄弟因何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到此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郑州做了买卖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

汤隆道：“最好。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

那人道：“莫说三个搭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”

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。徐宁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汤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识得这个兄弟，姓李名荣，是个有义气的人。”

徐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都上车子坐地，只叫车客驾车了行。”

四个人坐在车子上，徐宁问时迁道：“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。”

时迁吃逼不过，三回五次推托，只得胡乱说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

徐宁却问李荣道：“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？”

李荣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，是个上户财主，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门下养着多少闲人。”

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主坐[主犯]，必不碍事。”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唱几个曲儿，不觉的又过了一日。

话休絮烦。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

李荣把出一个瓢来，先倾一瓢来劝徐宁，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。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，只见徐宁口角流涎[xián]，扑地倒在车子上了。李荣是谁？却是铁叫子乐和。

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着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着。

徐宁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？”

汤隆道：“哥哥听我说。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伙。今被呼延灼用连环

甲马冲阵，无计可破。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，只除是哥哥会使。因此定这条计，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，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，后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”

徐宁道：“都是兄弟送了我也！”

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“见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

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：“小弟亦在此间多说兄长清德，休要推却。”

徐宁道：“汤隆兄弟，你却赚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？”

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，观察放心，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”有诗为证：

钩镰枪法古今稀，解破连环铁马蹄。
不是徐宁施妙手，梁山怎得解重围？

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，安排筵席作庆。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。

话休絮繁。旬日之间，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玘老小，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，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。更过数日，戴宗、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。

徐宁见了妻子到来，吃了一惊，问是如何便得到这里，妻子答道：“自你转背，官司点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银首饰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来叫唤。忽见汤叔叔赍[jī]着雁翎甲来说道：‘甲便夺得来了，哥哥只是于路染病，将次死在客店里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。’把我赚上车子。我又不知路径，迤逦来到这里。”

徐宁道：“兄弟，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。”

汤隆笑道：“我教哥哥欢喜，打发嫂嫂上车之后，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，诱了这两个丫嬛，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，做一担儿挑在这里。”

徐宁道：“恁地时，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。”

汤隆道：“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：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，我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，搽[chá]画了脸，说哥哥名姓，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。这早晚，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。”

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浅！”

晁盖、宋江都来陪话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。”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。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。

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，宋江、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。徐宁道：“小弟今当尽情剖露，训练众军头目，拣选身材长壮之士。”

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，说那个钩镰枪法。

不争山寨之人学了这件武艺，有分教：三千甲马，斗时脑裂蹄崩；一个英雄，见后魂飞魄丧。正是：撺掇天罡[gāng]来聚会，招摇地煞共相逢。

毕竟金枪徐宁怎地敷演钩镰枪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寅 [yín]　猊 [ní]　蚤 [zǎo]　玘 [qǐ]　颍 [yǐng]　筵 [yán]
迤逦 [yǐ lǐ]　踅 [xué]　捵 [tiǎn]　谯 [qiáo]　嬛 [huán]　棂 [líng]
槅 [gé]　逡 [qūn]　鏊 [ào]　颌 [hàn]　虔 [qián]　羁 [jī]
蹇 [jiǎn]　胸 [nǜ]　撷 [diān]　涎 [xián]　赍 [jī]　搽 [chá]
罡 [gā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汤隆献计赚徐宁上山，用钩镰枪破连环马。吴用差鼓上蚤时迁盗甲。时迁去东京盗得徐宁雁翎锁子甲，转与戴宗拿上梁山。汤隆假装和徐宁、时迁追赶盗甲之人，碰上乐和。乐和用麻药麻翻徐宁，赚上梁山，教习钩镰枪法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五十七回

徐宁教使钩镰枪
宋江大破连环马

诗曰：

人生切莫恃英雄，术业精粗自不同。
猛虎尚然逢恶兽，毒蛇犹自怕蜈蚣。
七擒孟获奇诸葛，两困云长羡吕蒙。
珍重宋江真智士，呼延顷刻入囊中。

话说晁[cháo]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与众头领就聚义厅上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。众人看徐宁时，果然一表好人物：六尺五六长身体，团团的一个白脸，三牙细黑髭髯，十分腰细膀阔。曾有一篇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徐宁模样：

臂健开弓有准，身轻上马如飞。弯弯两道卧蚕眉，凤翥[zhù]鸾翔子弟。战铠细穿柳叶，乌巾斜带花枝。常随宝驾侍丹墀[chí]，神手徐宁无对。

当下徐宁选军已罢，便下聚义厅来，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，众人见了喝彩。徐宁便教众军道："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，就腰胯里做步

上来，上中七路，三钩四拨，一搠[shuò]一分，共使九个变法。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，亦最得用。先使八步四拨，荡开门户，十二步一变，十六步大转身，分钩、镰、搠、缴；二十四步，那上攒下，钩东拨西；三十六步，浑身盖护，夺硬斗强。此是钩镰枪正法。”

就一路路敷演，教众头领看。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，都喜欢。就当日为始，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，晓夜习学。又教步军藏林伏草，钩蹄拽腿，下面三路暗法。不到半月之间，教成山寨五七百人。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，准备破敌。有诗为证：

四拨三钩通七路，共分九变合神机。
二十四步那前后，一十六翻大转围。
破锐摧坚如拉朽，搴[①]旗斩将有神威。
闻风已落高俅[②]胆，此法今无古亦稀。

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玘[qǐ]、凌振，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[nuò]战。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，水底钉了暗桩。呼延灼虽是在山西、山北两路出哨，决不能够到山寨边。

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，尽皆完备，克日定时下山对敌。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学成本事。宋江道：“不才浅见，未知合众位心意否？”

吴用道：“愿闻其略。”

宋江道：“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，众头领都是步战。孙吴兵法却利于山林沮泽。却将步军下山，分作十队诱敌，但见军马冲掩将来，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。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，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，间着十个挠钩手。但见马到，一搅钩翻，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。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。此法如何？”

吴学究道：“正如此藏兵捉将。”

徐宁道：“钩镰枪并挠钩，正是此法。”

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：刘唐、杜迁引一队，穆弘、穆春引一队，杨雄、陶宗旺引一队，朱仝[tóng]、邓飞引一队，解珍、解宝引一队，邹渊、邹润引一队，一丈青、王矮虎引一队，薛永、马麟引一队，燕顺、郑天

① 搴 [qiān]　② 俅 [qi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寿引一队，杨林、李云引一队。这十队步军先行下山，诱引敌军。

再差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[ruǎn]、童威、童猛、孟康九个水军头领，乘驾战船接应。再叫花荣、秦明、李应、柴进、孙立、欧鹏六个头领，乘马引军，只在山边搦战。凌振、杜兴专放号炮。却叫徐宁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。中军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戴宗、吕方、郭盛，总制军马，指挥号令。其余头领俱各守寨。

宋江分拨已定。是夜三更，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，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。四更，却渡十队步军过去。凌振、杜兴载过风火炮架上高埠[bù]去处，竖起炮架，阁上火炮。徐宁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。平明时分，宋江守中军人马，隔水擂鼓，呐喊摇旗。

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，听得探子报知，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，随即锁上连环甲马。呼延灼全身披挂，骑了踢雪乌骓[zhuī]马，仗着双鞭，大驱军马杀奔梁山泊来。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军马，呼延灼教摆开马军。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："正南上一队步军，不知是何处来的？"

呼延灼道："休问他何处军，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。"

韩滔引着五百马军飞哨出去。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，却欲分兵去哨，只见西南上又有起一队旗号，招飐[zhǎn]呐喊。韩滔再引军回来，对呼延灼道："南边二队贼兵，都是梁山泊旗号。"

呼延灼道："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"

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。呼延灼骂道："这炮必是凌振从贼，教他施放。"

众人平南一望，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。呼延灼道："此必是贼人奸计。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，我去杀北边人马，你去杀南边人马。"

正欲分兵之际，只见西边又是四路人马起来，呼延灼心慌。又听的正北上连珠炮响，一带直接到土坡上；那一个母炮周回[同"周围"]接着四十九个子炮，名为子母炮，响处风威大作。

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，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。这十队步军，东赶东走，西赶西走。呼延灼看了大怒，引兵望北冲将来。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。

呼延灼大驱连环马，卷地而来。那甲马一齐跑发，收勒不住，尽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败苇折芦之中、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。只听里面嗖哨响处，钩镰枪一齐举手，先钩倒两边马脚，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。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，芦苇中只顾缚人。

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，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。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。这边那边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步军追赶着。韩滔、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，乱滚滚都攧[diān]入荒草芦苇之中，尽被捉了。

二将情知中了计策，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，夺路奔走时，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，不敢投那几条路走，一直便望西北上来。

行不到五六里路，早拥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没遮拦穆弘，一个是小遮拦穆春，拈两条朴刀，大喝道："败将休走！"

呼延灼忿怒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穆弘、穆春。略斗四五合，穆春便走，呼延灼只怕中了计，不来追赶，望正北大路而走。

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双尾蝎解宝，各挺钢叉，直奔前来。呼延灼舞起双鞭，来战两个。斗不到五七合，解珍、解宝拔步便走，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，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，着地卷将来。

呼延灼无心恋战，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，又撞着王矮虎、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。呼延灼见路径不平，四下兼有荆棘遮拦，拍马舞鞭，杀开条路直冲过去。

王矮虎、一丈青赶了一直，赶不上，自回山听令。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。杀的大败亏输，雨零星散。有诗为证：

十路军兵振地来，将军难免剥床灾。
连环铁骑如烟散，喜得孤身出九垓[①]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宋江鸣金收军回山，各请功赏。三千连环甲马，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，伤损了马蹄，剥去皮甲，把来做菜马[专供食用的马]食；二停多好马，牵上山去喂养，作坐马。带甲军士，都被生擒上山。五千步军，被三面围得紧急，有望中军躲的，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；望水边逃命的，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船去，拽过滩头，拘捉上山。先前被拿

① 垓 [gāi]

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，尽行复夺回寨。

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，水边泊内，搭盖小寨。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，仍前着孙新、顾大嫂、石勇、时迁两处开店。

刘唐、杜迁拿得韩滔，把来绑缚解到山寨。宋江见了，亲解其缚，请上厅来，以礼陪话，相待筵[yán]宴，令彭玘、凌振说他入伙。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，就梁山泊做了头领。宋江便教修书，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来山寨中完聚。

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，又得了许多军马、衣甲、盔刀添助，每日做筵席庆喜，仍旧调拨各路守把，提防官兵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，不敢回京，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，把衣甲拴在马上，于路逃难。却无盘缠，解下束腰金带，卖来盘缠。在路寻思道："不想今日闪得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却是去投谁好？"猛然想起："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，何不去那里投奔他，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，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。"

在路行了二日，当晚又饥又渴，见路旁一个村酒店，呼延灼下马，把马拴在门前树上，入来店内，把鞭子放在桌上，坐下了，叫酒保取酒肉来吃。酒保道："小人这里只卖酒。要肉时，村里却才杀羊，若要，小人去回买。"

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，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，把与酒保道："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，就对付草料喂养我这匹马。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，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。"

酒保道："官人，此间宿不妨，只是没好床帐。"

呼延灼道："我是出军的人，但有歇处便罢。"

酒保拿了银子自去买羊肉。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，松了肚带，坐在门前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，呼延灼便叫煮了，回三斤面来打饼，打两角酒来。酒保一面煮肉打饼，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，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。酒保一面切草煮料。

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。少刻肉熟，呼延灼叫酒保，也与他些酒肉吃了，分付道："我是朝廷军官，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，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。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，是今上御赐的，名为踢雪乌骓马。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曰我重重赏你。”

酒保道：“感承相公，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。离此间不远有座山，唤做桃花山。山上有一伙强人，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，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喽啰，打家劫舍，如常来搅扰村坊。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，相公夜间须用小心省睡。”

呼延灼说道：“我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，也待怎生！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。”

吃了一回酒肉饼子，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，安排呼延灼睡了。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，二乃又多了几杯酒，就和衣而卧，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，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。呼延灼听得，连忙跳将起来，提了双鞭，走去屋后问道：“你如何叫屈？”

酒保道：“小人起来上草，只见篱笆推翻，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。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，一定是那里去了。”有诗为证：

舟横瀚海摧残舵，车入深山坏却辕。
不日呼延须入伙，降魔殿里有因缘。

且说呼延灼道：“那里正是何处？”

酒保道：“眼见得那条路上，正是桃花山小喽啰偷得去了。”

呼延灼吃了一惊，便叫酒保引路，就田塍[chéng]上赶了二三里，火把看看不见，正不知投哪里去了。呼延灼说道：“若无了御赐的马，却怎地是好？”

酒保道：“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，差官军来剿捕，方才能勾这匹马。”

呼延灼闷闷不已，坐到天明，早叫酒保挑了衣甲，径投青州来。

到城里时，天色已晚了，不敢见官，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晓，径到府堂阶下，参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大惊，问道：“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，如何却到此间？”

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。慕容知府听了道：“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，此非慢功之罪，中了贼人奸计，亦无奈何。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，将军到此，可先扫清桃花山，夺取那匹御赐的马，却收伏二龙山、白虎山，未为晚矣。一发剿捕了时，下官自当一力保奏，再教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军引兵复仇如何？”

呼延灼再拜道：“深谢恩相主监[照顾]！若蒙如此复仇，誓当效死报德。”

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，一面更衣宿食。那挑甲酒保，自叫他回去了。

一住三日，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，又来禀复知府，便教点军。慕容知府传点马步军二千，借与呼延灼，又与了一匹青鬃马。呼延灼谢了恩相，披挂上马，带领军兵前来报仇，径往桃花山进发。

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，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，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。当日有伏路小喽啰报道：“青州军马来也！”

小霸王周通起身道：“哥哥守寨，兄弟去退官军。”便点起一百小喽啰，绰枪上马，下山来迎敌官军。

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军马，来到山前，摆开阵势。呼延灼当先出马，厉声高叫：“强贼早来受缚！”

小霸王周通将小喽啰一字摆开，便挺枪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身着团花宫锦服，手持走水绿沉枪。
面阔体强身似虎，尽道周通小霸王。

当下呼延灼见了周通，便纵马向前来战，周通也跃马来迎。二马相交，斗不到六七合，周通气力不加，拨转马头往山上便走。呼延灼赶了一直，怕有计策，急下山来扎住寨栅，等候再战。

却说周通回寨里，见李忠诉说：“呼延灼武艺高强，遮拦不住，只得且退山上。倘或他赶到寨前来，如之奈何？”

李忠道：“我闻二龙山宝珠寺，花和尚鲁智深在彼，多有人伴，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，又新有个行者武松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不如写一封书，使小喽啰去那里求救。若解得危难，拚得投托他大寨，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。”

周通道：“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，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，不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救。”

李忠笑道：“他那时又打了你，又得了我们许多金银酒器去，如何倒有见怪之心？他是个直性的好人，使人到彼，必然亲引军来救应。”

周通道：“哥哥也说得是。”就写了一封书，差两个了事的小喽啰，从后山踅[xué]将下去，取路投二龙山来。行了两日，早到山下，那里小喽啰问了备细来情。

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：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二是青面兽杨志，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。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：一个是金眼彪施恩，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，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，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，以此连夜挈[qiè]家逃走在江湖上；后来父母俱亡，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，连夜投奔入伙。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原是同鲁智深、杨志收夺宝珠寺，杀了邓龙，后来入伙。一个是菜园子张青，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，这是夫妻两个，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，亦来投奔入伙。

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，先来问了详细，直去殿上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。智深便道：“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，到一个桃花村投宿，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鸟一顿。李忠那厮却来，认得洒家，却请去上山吃了一日酒，结识洒家为兄，留俺做个寨主。俺见这厮们悭吝[qiān lìn]，被俺卷了若干金银器撒开他。如今来求救，且看他说甚么。放那小喽啰上关来。”

曹正去不多时，把那小喽啰引到殿下，唱了喏[rě]，说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，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、二龙山、白虎山几座山寨，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。俺的头领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，明朝无事了时，情愿来纳进奉。”

杨志道：“俺们各守山寨，保护山头，本不去救应的是。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，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[qù]了洒家这里。可留下张青、孙二娘、施恩、曹正看守寨栅，俺三个亲自走一遭。”随即点起五百小喽啰，六十余骑军马，各带了衣甲军器，下山径往桃花山来。

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，自引了三百小喽啰下山策应。呼延灼闻

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

知，急引所部军马拦路列阵，舞鞭出马，来与李忠相持。怎见李忠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头尖骨脸似蛇形，枪棒林中独擅名。
打虎将军心胆大，李忠祖是霸陵生。

原来李忠祖贯濠[háo]州定远人氏，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，人见他身材壮健，因此呼他做打虎将。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。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，斗了十合之上，见不是头，拨开军器便走。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，纵马赶上山来。

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，便飞下鹅卵石来。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，只见官军迭头[连续不断]呐喊。呼延灼便问道："为何呐喊？"

后军答道："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。"

呼延灼听了，便来后军队里看时，见尘头起处，当头一个胖大和尚，骑一匹白马。那人是谁？正是：

自从落发闹禅林，万里曾将壮士寻。臂负千斤扛鼎力，天生一片杀人心。欺佛祖，喝观音，戒刀禅杖冷森森。不看经卷花和尚，酒肉沙门鲁智深。

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："哪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，敢来俺这里唬吓人？"

呼延灼道："先杀你这个秃驴，豁我心中怒气！"

鲁智深抡动铁禅杖，呼延灼舞起双鞭，二马相交，两边呐喊，斗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暗暗喝彩道："这个和尚倒恁[nèn]地了得！"

两边鸣金，各自收军暂歇。呼延灼少停，再纵马出阵，大叫："贼和尚，再出来！与你定个输赢，见个胜败！"

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，侧首恼犯了这个英雄，叫道："大哥少歇，看洒家去捉这厮。"

那人舞刀出马。来战呼延灼的是谁？正是：

曾向京师为制使，花石纲累受艰难。虹霓[ní]气逼斗牛寒。刀能安宇宙，弓可定尘寰[huán]。虎体狼腰猿臂健，跨龙驹稳坐雕鞍。英雄声价满梁山。人称青面兽，杨志是军班。

当时杨志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，两个斗到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见杨志手段高强，寻思道："怎地那里走出这两个来？好生了得，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是绿林中手段。”

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跑回本阵。呼延灼也勒转马头，不来追赶。两边各自收军。

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：“俺们初到此处，不宜逼近下寨，且退二十里，明日却再来厮杀。”带领小喽啰，自过附近山岗下寨去了。

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，心内想道：“指望到此势如劈竹，便拿了这伙草寇，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。我直如此命薄！”

正没摆布处，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：“叫将军且领兵回来，保守城中。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、孔亮，引人马来青州借粮，怕府库有失，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。”

呼延灼听了，就这机会，带领军马，连夜回青州去了。

次日，鲁智深与杨志、武松又引了小喽啰摇旗呐喊，直到山下来，看时，一个军马也无了，倒吃了一惊。山上李忠、周通引人下来，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，杀牛宰马，筵席相待，一面使人下山，探听前路消息。

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，却见了一彪军马正来到城边，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。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，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，聚集起五七百人，占住白虎山，打家劫舍。

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下，监在牢里，孔明、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啰来打青州，要救叔叔孔宾。正迎着呼延灼军马，两边撞着，敌住厮杀，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。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，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。怎生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白虎山中间气生，学成武艺敢相争。
性刚智勇身形异，绰号毛头是孔明。

当时孔明便挺枪出马，直取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到二十余合，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显本事，又值孔明武艺不精，只办得架隔遮拦，斗到间深里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。孔亮只得引了小喽啰便走。

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，叫呼延灼引军去赶。官兵一掩，活捉得百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十余人。孔亮大败，四散奔走，至晚寻个古庙安歇。

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，解入城中，来见慕容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，和孔宾一处监收。一面赏劳三军，一面管待呼延灼，备问桃花山消息。

呼延灼道："本待是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，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。数内一个和尚，一个青脸大汉，二次交锋，各无胜败。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，不是绿林中手段，因此未曾拿得。"

慕容知府道："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，今次落发为僧，唤做花和尚鲁智深。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，唤做青面兽杨志。再有一个行者，唤做武松，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，也如此武艺高强。这三个占住二龙山，打家劫舍，累次抵敌官军，杀了三五个捕盗官，直至如今，未曾捉得。"

呼延灼道："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，原来却是杨制使和鲁提辖，名不虚传。恩相放心，呼延灼已见他们本事了，只在早晚，一个个活捉了解官。"

知府大喜，设筵管待已了，且请客房内歇，不在话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亮引领败残人马，正行之间，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军马，当先一筹好汉。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> 直裰冷披黑雾，戒箍光射秋霜。额前剪发拂眉长，脑后护头齐项。顶骨数珠灿白，杂绒绦结微黄。钢刀两口迸寒光，行者武松形像。

孔亮见了是武松，慌忙滚鞍下马，便拜道："壮士无恙！"

武松连忙答礼，扶起问道："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，几次要来拜望，一者不得下山，二乃路途不顺，以此难得相见。今日何事到此？"

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，告诉了一遍。武松道："足下休慌。我有六七个弟兄，见在二龙山聚义。今为桃花山李忠、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，来我山寨求救。鲁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，两个厮并了他一日，呼延灼夜间去了。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个筵宴，把这

匹御赐马送与我们。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，他二位随后便到。我叫他去打青州，救你叔兄如何？”

孔亮拜谢武松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鲁智深、杨志两个并马都到。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，备说：“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，多有相扰。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，杀了慕容知府，擒获呼延灼，各取府库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，如何？”

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也是这般思想[想法]。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，叫李忠、周通引孩儿们来，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。”

杨志便道：“青州城池坚固，人马强壮，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。不是俺自灭威风，若要攻打青州时，只除非依我一言，指日可得。”

武松道：“哥哥，愿闻其略。”

那杨志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青州百姓，家家瓦裂烟飞；水浒英雄，个个摩拳擦掌。直教同声相应归山寨，一气相随聚水滨。

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晁 [cháo]　翥 [zhù]　墀 [chí]　搠 [shuò]　搴 [qiān]　俅 [qiú]
玘 [qǐ]　搦 [nuò]　仝 [tóng]　阮 [ruǎn]　埠 [bù]　骓 [zhuī]
颭 [zhǎn]　撷 [diān]　垓 [gāi]　筵 [yán]　塍 [chéng]　蹙 [xué]
挈 [qiè]　悭吝 [qiān lìn]　喏 [rě]　觑 [qù]　濠 [háo]
恁 [nèn]　霓 [ní]　寰 [hu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连环马被破，韩滔被彭玘、凌振说转入伙。呼延灼逃走，被周通、李忠盗了御赐好马。呼延灼领兵讨马，李忠、周通请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帮助。三头领和呼延灼交锋。孔明、孔亮向青州借粮，慕容知府要呼延灼回青州城。孔亮、武松、鲁智深、杨志商议联络周通、李忠攻打青州。

第五十八回

三山聚义打青州
众虎同心归水泊

诗曰：

一事参差百事难，一人辛苦众人安。
英雄天地彰名誉，鹰隼[1]云霄振羽翰。
孔亮弟兄容易救，青州城郭等闲看。
牢笼又得呼延灼，联辔[2]同归大将坛。

当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、杨志，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。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，前去攻打。杨志便道："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方可打得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，都并做一处，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，一面且去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，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泊，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，此为上计。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。你们弟兄心下如何？"

鲁智深道："正是如此。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

① 隼 [sǔn]　② 辔 [pè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说宋三郎好，可惜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聒[guō]的洒家耳朵也聋了，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，以致天下闻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，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，及至洒家去时，又听得说道去了，以此无缘不得相见。罢了，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时，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们。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。”

孔亮交付小喽啰与了鲁智深，只带一个伴当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三人去山寨里，唤将施恩、曹正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。

桃花山李忠、周通得了消息，便带本山人马，尽数起点，只留三五十个小喽啰看守寨栅，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池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，迤逦[yǐ mǐ]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路。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，便请坐地，问道：“客人从哪里来？”

孔亮道：“从青州来。”

李立问道：“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？”

孔亮答道：“有个相识在山上，特来寻他。”

李立道：“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，你如何去得？”

孔亮道：“便是要寻宋大王。”

李立道：“既是来寻宋头领，我这里有分例。”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。

孔亮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如何见款？”

李立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但是来寻山寨头领，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，岂敢有失祇[zhī]应。便当去报。”

孔亮道：“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。”

李立道：“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，今日且请上山。”

二人饮罢分例酒，随即开窗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，见对港芦苇深处，早有小喽啰棹[zhào]过船来，到水亭下。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，一

同摇到金沙滩上岸，却上关来。孔亮看见三关雄壮，枪刀剑戟[jǐ]如林，心下想道："听得说梁山泊兴旺，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！"

已有小喽啰先去报知，宋江慌忙下来迎接。孔亮见了，连忙下拜。宋江问道："贤弟缘何到此？"

孔亮拜罢，放声大哭。宋江道："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，但请尽说不妨。便当不避水火，力为救解，与汝相助。贤弟且请起来。"

孔亮道："自从师父离别之后，老父亡化。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，杀了他一家老小。官司来捕捉得紧，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钉在狱中。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，指望救取叔叔孔宾。谁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一个使双鞭的呼延灼，哥哥与他交锋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里，存亡未保。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。次日，正撞着武松，说起师父大名来，见在梁山泊做头领。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，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二人一见如故，便商议救兄一事。他道：'我请鲁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。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，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。'以此今日一径到此。万望师父觑[qù]先父之面，垂救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"

宋江道："此是易为之事，你且放心。先来拜见晁[cháo]头领，共同商议。"

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并众头领，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来捉了孔明，以此孔亮来到，恳告求救。晁盖道："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救叔，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，如何不去！三郎贤弟，你连次下山多遍，今番权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"

宋江道："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这个是兄弟的事，既是他远来相投，哥哥若自去，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。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。"

说言未了，厅上厅下一齐都道："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。"

宋江大喜。有诗为证：

孔明行事太匆忙，轻引喽啰犯犬羊。
赖有宋江豪侠在，便将军马救危亡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日设筵[yán]管待孔亮。饮筵中间，宋江唤铁面孔目裴[péi]宣定拨下山人数，分作五军起行。前军便差花荣、秦明、燕顺、王矮虎开路作先锋，第二队便差穆弘、杨雄、解珍、解宝，中军便是主将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，第四队便是朱仝[tóng]、柴进、李俊、张横，后军便差孙立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催军作合后。

梁山泊点起五军，共计二十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三千人马。其余头领，自与晁盖守把寨栅。当下宋江别了晁盖，自同孔亮下山来。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。正是：

初离水泊，浑如海内纵蛟龙；乍出梁山，却似风中奔虎豹。五军并进，前后列二十辈英雄；一阵同行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。绣彩旗如云似雾，朴刀枪灿雪铺霜。鸾铃响，战马奔驰；画鼓振，征夫踊跃。卷地黄尘霭霭[ǎi]，漫天土雨蒙蒙。宝纛[dào]旗中，簇拥着多智足谋吴学究；碧油幢[chuáng]下，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。过去鬼神皆拱手，回来民庶尽歌谣。

话说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个头领，三千人马，分作五军前进，于路无事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，众好汉安排迎接。

宋江中军到了，武松引鲁智深、杨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都来相见了。宋江让鲁智深坐地。鲁智深道："久闻阿哥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，今日且喜相认得阿哥。"

宋江答道："不才何足道哉。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，今日得识慈颜，平生甚幸！"

杨志也起身再拜道："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意相留，为是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，此是天下第一好事！"

宋江答道："制使威名播于江湖，只恨宋江相会太晚！"

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，一一都相见了。

次日，宋江问青州一节，胜败如何。杨志道："自从孔亮去了，前后也交锋三五次，各无输赢。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，若是拿得此人，觑此城子，如汤泼雪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吴学究笑道："此人不可力敌，可用智擒。"

宋江道："用何智可获此人？"

吴学究道："只除如此如此。"

宋江大喜道："此计大妙！"

当日分拨了人马，次早起军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尽着军马围住，擂鼓摇旗，呐喊搦[nuò]战。

城里慕容知府见报，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："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，似此如之奈何？"

呼延灼道："恩相放心。群贼到来，先失地利。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，今却擅离巢穴，一个来，捉一个，那厮们如何施展得？请知府上城看呼延灼厮杀。"

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，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了一千人马，近城摆开。宋江阵中一将出马。那人手搦狼牙棍，厉声高骂知府："滥官害民贼徒！把我全家诛戮，今日正好报仇雪恨！"

慕容知府认得秦明，便骂道："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不曾负你，缘何敢造反？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！可先下手拿这贼！"

呼延灼听了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马，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。二将交马，正是对手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> 鞭舞两条龙尾，棍横一串狼牙。三军看得眼睛花，二将纵横交马。使棍的闻名寰[huán]海，使鞭的声播天涯。龙驹虎将乱交加，这厮杀堪描堪画。

秦明与呼延灼厮杀，正是对手。两个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鸣金，收军入城。

秦明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。宋江教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。

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马来见慕容知府，说道："小将正要拿那秦明，恩相如何收军？"

知府道："我见你斗了许多合，但恐劳困，因此收军暂歇。秦明那厮，原是我这里统制，与花荣一同背反，这厮亦不可轻敌。"

呼延灼道："恩相放心，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。适间和他斗时，棍法已自乱了。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知府道:“既是将军如此英雄,来日若临敌之时,可杀开条路,送三个人出去。一个教他去往东京求救,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,相助剿捕。”

呼延灼道:“恩相高见极明。”

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,选了三个军官,都发放了当。

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,卸了衣甲暂歇。天色未明,只听的军校来报道:“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。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;两边两个,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,左边那个道装打扮。”

呼延灼道:“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,道装的必是军师吴用。你们且休惊动了他,便点一百马军,跟我捉这三个。”

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,提了双鞭,带领一百余骑马军,悄悄地开了北门,放下吊桥,引军赶上坡来。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只顾呆了脸看城。

呼延灼拍马上坡,三个勒转马头,慢地走去。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,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齐齐的勒住马。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,只听得呐声喊,呼延灼正踏着陷坑,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。

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,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,绑缚了拿去,后面牵着那匹马。这许多赶来的马军,却被花荣拈弓搭箭,射倒当头五七个,后面的勒转马,一哄都走了。

宋江回到寨里坐,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。宋江见了,连忙起身,喝叫快解了绳索,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,宋江拜见。呼延灼慌忙跪下道:“义士何故如此?”

宋江道:“小可宋江,怎敢背负朝廷。盖为官吏污滥,威逼得紧,误犯大罪,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,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,致劳神力,实慕将军虎威。今者误有冒犯,切乞恕罪。”

呼延灼道:“呼延灼被擒之人,万死尚轻,义士何故重礼陪话?”

宋江道:“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。皇天可表寸心。”只是恳告哀求。

呼延灼道:“兄长尊意,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,到山赦罪?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："将军如何去得！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，他如何不见你罪责？如今韩滔、彭玘[qǐ]、凌振已都在敝山入伙，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，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。等朝廷见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尽忠报国，未为晚矣。"

呼延灼沉思了半晌，一者是天罡[gāng]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；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下在地道："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，实慕兄长义气过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，愿随鞭镫[dèng]。事既如此，决无还理。"有诗为证：

亲受泥书讨不庭，虚张声势役生灵。
如何世禄英雄士，握手同归聚义厅？

宋江大喜，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，叫问李忠、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[zhuī]马还将军骑坐。

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。吴用道："只除教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，唾手可得。更兼绝了呼延指挥念头。"

宋江听了，来与呼延灼陪话道："非是宋江贪劫城池，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缧绁[léi xiè]之中，非将军赚开城门，必不可得。"

呼延灼答道："小将既蒙兄长收录，理当效力。"

当晚点起秦明、花荣、孙立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欧鹏、王英十个头领，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骑军马，来到城边，直至濠[háo]堑上，大叫："城上开门！我逃得性命回来！"

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，慌忙报与慕容知府。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，正纳闷间，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，心中欢喜，连忙上马，奔到城上。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，又不见面颜，只认得呼延灼声音。知府问道："将军如何走得回来？"

呼延灼道："我被那厮的陷马捉了我到寨里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，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，就跟我来了。"

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，便叫军士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，迎着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。解珍、解宝便放起火来。欧鹏、王矮虎奔上城，把军士杀散。

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，一齐拥将入来。宋江急急传令，休教残害百姓，且收仓库钱粮。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。便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教救灭了火。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，抄扎家私，分俵众军。

天明，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，给散粮米救济。把府库金帛，仓廒[áo]米粮，装载五六百车，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。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，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。有诗为证：

呼延逃难不胜羞，忘却君恩事寇仇。
因是天罡并地煞，故为乡导破青州。

且说李忠、周通使人回桃花山，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，放火烧毁寨栅。鲁智深也使施恩、曹正回二龙山，与张青、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，也烧了宝珠寺寨栅。数日之间，三山人马都皆完备。

宋江领了大队人马，班师回山。先叫花荣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四将开路，所过州县，分毫不扰。乡村百姓，扶老挈[qiè]幼，烧香罗拜迎接。数日之间，已到梁山泊边，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。

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，都在金沙滩迎接，直至大寨，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。大排筵席，庆贺新到山寨头领：呼延灼、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，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。

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，鲁智深动问道："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，曾知阿嫂信息否？"

林冲答道："小可自火并王伦之后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，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，随即自缢[yì]而死；妻父亦为忧疑，染病而亡。"

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上山相会之事，众人皆道："此皆注定，非偶然也。"

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，众皆大笑。次日轮流做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，如何不喜，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，提督打造诸般军器，并铁叶连环等甲；侯健管做旌[jīng]旗袍服总管，添造三才九曜[yào]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，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，黄钺[yuè]白旄[máo]，朱缨皂盖；山边四面筑起墩台；重造西路、南路二处酒店，招接往来上山好汉，一就探听飞报军情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山西路酒店今令张青、孙二娘——夫妻二人原是酒家——前去看守；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、顾大嫂夫妻看守；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、乐和；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、时迁看守。三关之人，添造寨栅，分调头领看守。部领已定，各宜遵守，不许违误。有诗为证：

天将摧锋已受降，许多军马更精强。
凭陵欲作恢宏计，须仗公明作主张。

数月之后，忽一日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："智深有个相识，李忠兄弟也曾认的，唤做九纹龙史进。见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，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，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，一个白花蛇杨春，四个在那里聚义。洒家常常思念他。昔日在瓦罐寺救助洒家恩念，不曾有忘。今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，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，未知尊意如何？"

宋江道："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，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。然是如此，不可独自去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。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，正好同行。"

武松应道："我和师父去。"

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捆[bǐng]头笠，只做禅和子打扮，武松装做随侍行者。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，过了金沙滩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华州华阴县界，径投少华山来。

且说宋江自鲁智深、武松去后，一时容他下山，常自放心不下，便唤神行太保戴宗，随后跟来，探听消息。

再说鲁智深、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，伏路小喽啰出来拦住，问道："你两个出家人哪里来？"

武松便答道："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？"

小喽啰说道："既是要寻史大王的，且在这里少等。我上山报知头领，便下来迎接。"

武松道："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。"

小喽啰去不多时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、武松，却不见有史进。鲁智深便问道："史大官人在哪里？却如何不见他？"

朱武近前上复道："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？"

鲁智深道："洒家便是。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。"

三个慌忙剪拂道："闻名久矣！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，今日缘何到此？"

鲁智深道："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。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。"

朱武道："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请到山寨中，容小可备细告诉。"

鲁智深道："有话便说，待一待谁鸟奈烦！"

武松道："师父是个性急的人，有话便说何妨。"

朱武道："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，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，好生兴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正撞见一个画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名义，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装画影壁，前去还愿。因为带将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娇枝同行。却被本州贺太守，原是蔡太师门人，那厮为官贪滥，非理害民，一日因来庙里行香，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，累次着人来说，要娶他为妾。王义不从，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，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。路经这里过，正撞见史大官人，告说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，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。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，被人知觉，倒吃拿了，见监在牢里。又要聚起军马，扫荡山寨。我等正在这里进退无路，无计可施，端的是苦！"有诗为证：

花颜云鬓玉娇枝，太守行香忽见之。
不畏宪章强夺取，黄童白叟亦相嗤。

鲁智深听了道："这撮鸟敢如此无礼，倒恁[nèn]么利害。洒家与你结果了那厮！"

朱武道："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。"

一行五个头领，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，便叫王义见鲁智深、武松，诉说贺太守贪酷害民，强占良家女子。朱武等一面杀牛宰马，管待鲁智深、武松。饮筵间，鲁智深道："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！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。"

武松道："哥哥不得造次！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，请宋公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”

鲁智深叫道：“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哪里去了！”

武松道：“便杀太守，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？”

武松却断然不肯放鲁智深去。朱武又劝道：“吾师且息怒！武都头也论得是。”

鲁智深焦躁起来，便道：“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，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！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，看洒家去如何！”

众人哪里劝得住，当晚又谏不从。明早，起个四更，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径奔华州去了。武松道：“不听我说，此去必然有失。”

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的小喽啰前去打听消息。

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，路旁借问州衙在哪里，人指道：“只过州桥，投东便是。”

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，只见人都道：“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过来！”

鲁智深道：“俺正要寻他，却好正撞在洒家手里，那厮多敢是当死！”

贺太守头踏[官出行时，走在前面的仪仗队]一对对摆将过来。看见太守那乘轿子，却是暖轿，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，人人手执鞭枪铁链，守护两边。鲁智深看了寻思道：“不好打那撮鸟。若打不着，倒吃他笑！”

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。过了渭桥，到府中下了轿，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：“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。”

虞候领了言语，来到桥上，对鲁智深说道：“太守相公请你赴斋。”

鲁智深想道：“这厮正合当死在洒家手里！俺却才正要打他，只怕打不着，让他过去了。俺要寻他，他却来请洒家！”

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。太守已自分付下了，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，太守叫放了禅杖，去了戒刀，请后堂赴斋。鲁智深初时不肯。众人说道：“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晓事！府堂深处，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鲁智深想道:“只俺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!”廊下放了禅杖、戒刀,跟虞候入来。

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,把手一招,喝声:“捉下这秃贼!”

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,横拖倒拽,捉了鲁智深。你便是哪吒太子,怎逃出地网天罗;火首金刚,难脱龙潭虎窟!正是:飞蛾投火身倾丧,蝙蝠遭竿命必伤。

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性命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隼 [sǔn]　辔 [pèi]　聒 [guō]　迤逦 [yǐ lǐ]　祇 [zhī]　棹 [zhào]
戟 [jǐ]　觑 [qù]　晁 [cháo]　筵 [yán]　裴 [péi]　仝 [tóng]
靄 [ǎi]　纛 [dào]　幢 [chuáng]　搦 [nuò]　寰 [huán]
玘 [qǐ]　罡 [gāng]　镫 [dèng]　骓 [zhuī]　缧绁 [léi xiè]
濠 [háo]　廒 [áo]　挈 [qiè]　缢 [yì]　旌 [jīng]　曜 [yào]
钺 [yuè]　旄 [máo]　掤 [bīng]　恁 [nè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杨志请宋江攻打青州，宋江答应出兵。宋江、吴用、花荣设计擒获呼延灼，呼延灼愿留山寨。呼延灼并众头领杀了慕容知府，桃花、二龙同归梁山。鲁智深和武松请史进入伙，史进被贺太守拿在牢里。鲁智深去救，被贺太守擒拿。

第五十九回

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

诗曰：

堪叹梁山智术优，舍身捐命报冤仇。
神机运处良平惧，妙算行时鬼魅愁。
平地已疏英士狱，青山先斩佞[1]臣头。
可怜天使真尸位，坐阅危亡自不羞。

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，喝声："拿下！"

众多做公的把鲁智深捉住，却似皂雕追紫燕，犹如猛虎啖[dàn]羊羔。众做公的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，贺太守喝道："你这秃驴从哪里来？"

鲁智深应道："洒家有甚罪犯？"

太守道："你只实说，谁教你来刺我？"

鲁智深道："俺是出家人，你却如何问俺这话？"

太守喝道："恰才见你这秃驴意欲要把禅杖打我轿子，却又思量不

① 佞 [nì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敢下手。你这秃驴好好招了！”

鲁智深道：“洒家又不曾杀你，你如何拿住洒家，妄指平人？”

太守喝骂：“几曾见出家人自称‘洒家’？这秃驴必是个关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强贼，来与史进那厮报仇，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，好生加力打那秃驴！”

鲁智深大叫道：“不要打伤老爷！我说与你：俺是梁山泊好汉花和尚鲁智深。我死倒不打紧，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，下山来时，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砍了送去。”

贺太守听了大怒，把鲁智深拷打了一回，教取面大枷来钉了，押下死囚牢里去。一面申闻都省，乞请明降如何。禅杖、戒刀，封入府堂里去了。

此时哄动了华州一府。小喽啰得了这个消息，飞报上山来。武松大惊道：“我两个来华州干事，折了一个，怎地回去见众头领？”

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山下小喽啰报道：“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，唤作神行太保戴宗，见在山下。”

武松慌忙下来，迎接上山，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，诉说鲁智深不听谏劝失陷一事。戴宗听了大惊，道：“我不可久停久住了，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，早遣兵将前来救取。”

武松道：“小弟在这里专等，万望兄长早去，急来救应则可。”

戴宗吃了些素食，作起神行法去了，再回梁山泊来。三日之间，已到山寨。见了晁[cháo]、宋二头领，具说鲁智深因救史进，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。

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既然两个兄弟有难，如何不救！我等不可担阁，便须点起人马，作三队而行。”

前军点五员先锋：花荣、秦明、林冲、杨志、呼延灼，引领一千甲马，二千步军先行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，军师吴用，朱仝[tóng]、徐宁、解珍、解宝，共是六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。后军主掌粮草，李应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顺，共是五个头领押后，马步军兵二千。

共计七千人马，离了梁山泊，端的是枪刀流水急，人马撮风行，直取华州来。在路趲[zǎn]行，不止一日，早过了半路，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。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，酝[yùn]造下好酒等候。有诗为证：

智深雄猛不淹留，便向州中去报仇。
计拙不能成大事，反遭枷锁入幽囚。

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，武松引了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人，又下山拜请宋江、吴用并众头领，都到山寨里坐下。宋江备问城中之事，朱武道："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。"

宋江与吴用说道："怎地定计去救史进、鲁智深？"

朱武说道："华州城郭广阔，濠[háo]沟深远，急切难打。只除非得里应外合，方可取得。"

吴学究道："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，如何用计，却再商量。"

宋江饮酒到晚，巴不得天明，要去看城。吴用谏道："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，如何不做提备？白日未可去看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申牌前后下山，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。"

当日捱到午后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、秦明、朱仝，共是五骑马下山，迤逦[yǐ lǐ]前行。初更时分，已到华州城外。

在山坡高处，立马望华州城里时，正是二月中旬天气，月华如昼，天上无一片云彩。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，城高地壮，堑濠深阔。看了半晌，远远地望见那西岳华山时，端的是好座名镇高山！怎见得？但见：

峰名仙掌，观隐云台。上连玉女洗头盆，下接天河分派水。乾坤皆秀，尖峰仿佛接云根；山岳惟尊，怪石巍峨侵斗柄。青如泼黛，碧若浮蓝。张僧繇[yáo]妙笔画难成，李龙眠天机描不就。深沉洞府，月光飞万道金霞；崒[zú]嵂[lǜ]岩崖，日影动千条紫焰。傍人遥指，云池深内藕如船；故老传闻，玉井水中花十丈。巨灵神忿怒，劈开山顶逞神通；陈处士清高，结就茅庵来眈睡。千古传名推华岳，万年香火祀金天。

宋江等看了西岳华山，见城池厚壮，形势坚牢，无计可施。吴用道："且回寨里去，再作商议。"

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学究道："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啰下山，去远近探听消息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日之间，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："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，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，从黄河入渭河而来。"

吴用听了便道："哥哥休忧，计在这里了。"便叫李俊、张顺："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。"

李俊道："只是无人，不识地境，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。"

白花蛇杨春便道："小弟相帮同去如何？"

宋江大喜。三个下山去了。次日，吴学究请宋江、李应、朱仝、呼延灼、花荣、秦明、徐宁，共八个人，悄悄只带五百余人下山，径到渭河渡口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已夺下十余只大船在彼。

吴用便教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四个埋伏在岸上，宋江、吴用、朱仝、李应下在船里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把船都去滩头藏了。众人等候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，三只官船到来，船上插着一面黄旗，上写"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元景"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"昔日玄女有言：'遇宿重重喜。'今日既见此人，必有主意。"

太尉官船将近河口，朱仝、李应各执长枪，立在宋江、吴用背后。太尉船到，当港截住。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，喝道："你等甚么船只，敢当港拦截住大臣？"

宋江执着骨朵，躬身声喏[rě]。吴学究立在船头上，说道："梁山泊义士宋江，谨参祗[zhī]候。"

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："此是朝廷太尉，奉圣旨去西岳降香。汝等是梁山泊义士，何故拦截？"

吴用道："俺们义士，只要求见太尉尊颜，有告复的事。"

客帐司道："你等是甚么人，造次要见太尉！"

两边虞候喝道："低声！"

宋江说道："暂请太尉到岸上，自有商量的事。"

客帐司道："休胡说！太尉是朝廷命臣，如何与你商量！"

宋江道："太尉不肯相见，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。"

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，岸上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引出马军来，一齐搭上弓箭，都到河口，摆列在岸上。那船上梢公都惊得钻入梢里去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客帐司人慌了，只得入去禀复。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。宋江躬身唱喏道："宋江等不敢造次。"

宿太尉道："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？"

宋江道："某等怎敢邀截太尉，只欲求请太尉上岸，别有禀复。"

宿太尉道："我今特奉圣旨，自去西岳降香，与义士有何商议？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！"

宋江道："太尉不肯时，只恐下面伴当亦不相容。"

李应把号带枪一招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一齐撑出船来。宿太尉看见大惊。李俊、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，早跳过船来，手起，先把两个虞候撅[diān]下水里去。宋江连忙喝道："休得胡做，惊了贵人！"

李俊、张顺扑地也跳下水去，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。张顺、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，托地又跳上船来，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。宋江喝道："孩儿们且退去，休得惊着太尉贵人。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。"

宿太尉道："义士有甚事，就此说不妨。"

宋江道："这里不是说话处，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，并无损害之心。若怀此念，西岳神灵诛灭。"

到此时候，不容太尉不上岸。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，众人牵过一匹马来，扶策太尉上了马，不得已随众同行。有诗为证：

玉节龙旗出帝乡，云台观里去烧香。
却怜水寨神谋捷，暂假威名救困亡。

宋江先叫花荣、秦明陪奉太尉上山。宋江随后也上了马，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、祭物、金铃吊挂，齐齐收拾上山，只留下李俊、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。

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。宋江下马入寨，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，众头领两边侍立着。宋江下了四拜，跪在面前，告复道："宋江原是郓[yùn]城县小吏，为被官司所逼，不得已哨聚山林，权借梁山水泊避难，专等朝廷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今有两个兄弟，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，下在牢里。欲借太尉御香仪从，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，事毕拜还，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。乞太尉钧鉴。"

宿太尉道："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，明日事露，须连累下官。"

宋江道："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，怎生推托得，只得应允了。宋江执盏擎杯，设筵[yán]拜谢。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。于小喽啰数内，选拣一个俊俏的，剃了髭须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做宿元景；宋江、吴用扮做客帐司；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石秀扮做虞候；小喽啰都是紫衫银带，执着旌[jīng]节[使者所持的节，以为凭信]、旗幡[fān]、仪仗、法物，擎抬了御香、祭礼、金铃吊挂；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扮做四个衙兵。

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，置酒管待。却教秦明、呼延灼引一队人马，林冲、杨志引一队人马，分作两路取城；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，只听号起行事。戴宗先去报知。

话休絮繁。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，径到河口下船而行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，一径奔西岳庙来。戴宗报知云台观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，直至船边，迎接上岸。香花灯烛，幢[chuáng]幡宝盖，摆列在前。先请御香上了香亭，庙里人夫扛抬了，导引金铃吊挂前行。观主见太尉，吴学究道："太尉一路染病不快，且把轿子来。"

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，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。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："这是特奉圣旨，赍[jī]捧御香、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。缘何本州官员轻慢，不来迎接？"

观主答道："已使人去报了，敢是便到。"

说犹未了，本州先使一员推官，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，将着酒果，来见太尉。原来那扮太尉的小喽啰，虽然模样相似，却言语发放不得，因此只教装做染病，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。

推官看了，见来的旌节、门旗、牙仗等物，都是东京来的，内府制造出的，如何不信。客帐司假意出入禀复了两遭，却引推官入去，远远地阶下参拜了。

那假太尉只把手指，并不听得说甚么。吴用引到面前，埋怨推官道："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，不辞千里之遥，特奉圣旨到此降香，不想于路染病未痊。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？"

推官答道："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，不见近报，因此有失迎迓[yà]，不期太尉先到庙里。本是太守便来，奈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草寇要打城池，每日在彼提防，以此不敢擅离，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。太

守随后便来参见大臣。”

吴学究道:“太尉涓滴不饮,只叫太守来商议行礼。”

推官随即教取酒来,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。吴学究又入去禀一遭,将了钥匙出来,引着推官去看金铃吊挂。开了锁,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,叫推官看。便把条竹竿叉起看时,果然是制造得无比。但见:

浑金打就,五彩装成。双悬缨络金铃,上挂珠玑宝盖。黄罗密布,中间八爪玉龙盘;紫带低垂,外壁双飞金凤绕。对嵌珊瑚玛瑙,重围琥珀珍珠。碧琉璃掩映绛纱灯,红菡萏[hàn dàn]参差青翠叶。堪宜金屋琼楼挂,雅称瑶台宝殿悬。

这一对金铃吊挂,乃是东京内府作分[作坊]高手匠人做成的,浑是七宝珍珠嵌造,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。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,不是内府降来,民间如何做得。

吴用叫推官看了,再收入柜匣内锁了;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,付与推官,便叫太守来商议拣日祭祀。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,便辞了客帐司,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。

却说宋江暗暗地喝彩道:“这厮虽然奸猾,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。”

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。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,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;却又叫戴宗扮虞候。

云台观主进献素斋,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。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,果然是盖造的好,殿宇非凡,真乃人间天上。怎见得?

金门玉殿,碧瓦朱甍[méng]。山河扶绣户,日月近雕梁。悬虾须织锦栊[lóng]帘,列龟背硃红亮榻[gé]。廊庑[wǔ]下磨砖花间缝,殿台边墙壁捣椒泥。帐设黄罗,供案畔列九卿四相;扇开丹凤,御榻边摆玉女金童。堂堂庙貌肃威仪,赫赫神灵常祭享。

宋江来到正殿上拈香再拜,暗暗祈祷已罢,回至官厅前。门人报道:“贺太守来也。”

宋江便叫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四个衙兵,各执着器械,分列在两边;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戴宗各带暗器,侍立在左右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贺太守将带三百余人，来到庙前下马，簇拥入来。假客帐司吴学究、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，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。吴学究喝道："朝廷太尉在此，闲杂人不许近前！"

众人立住了脚，贺太守亲自进前来拜见太尉。客帐司道："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。"

贺太守入到官厅前，望着假太尉便拜。吴学究道："太守，你知罪么？"

太守道："贺某不知太尉到来，伏乞恕罪。"

吴学究道："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，如何不来远接？"

太守答道："不曾有近报到州，有失迎迓。"

吴学究喝声："拿下！"

解珍、解宝弟兄两个身边早掣出短刀来，一脚把贺太守踢翻，便割了头。宋江喝道："兄弟们动手！"

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了，正走不动。花荣等一发向前，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。有一半抢出，庙门下武松、石秀舞刀杀将入来，小喽啰四下赶杀，三百余人不剩一个回去。续后到庙里的，都被张顺、李俊杀了。

宋江急叫收了御香、吊挂下船。都赶到华州时，早见城中两路火起，一齐杀将入来。先去牢中救了史进、鲁智深，就打开库藏，取了财帛，装载上车。

一行人离了华州，上船回到少华山上，都来拜见宿太尉，纳还了御香、金铃吊挂、旌节、门旗、仪仗等物，拜谢了太尉恩相。

宋江教取一盘金银，相送太尉；随从人等，不分高低，都与了金银。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，谢承太尉。众头领直送下山，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，一些不肯少了，还了来的人等。

宋江谢了宿太尉，回到少华山上，便与四筹好汉商议，收拾山寨钱粮，放火烧了寨栅。一行人等，军马粮草，都望梁山泊来。有诗为证：

蚓结蛇蟠合计偕，便驱人马下山来。
虽然救得花和尚，太守何辜独被灾。

且说宿太尉下船，来到华州城中，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，劫了府库钱粮，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，马匹尽皆虏去，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。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，都做“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、吊挂，因此赚知府到庙，杀害性命”。

宿太尉到庙内焚了御香，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，星夜急急自回京师，奏知此事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宋江救了史进、鲁智深，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，仍旧作三队分俵人马，回梁山泊来，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

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。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，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，都相见已罢，一面做庆喜筵席。次日，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，拜谢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。过了数日。

话休絮烦。忽一日，有旱地忽律朱贵上山报说：“徐州沛县芒砀[dàng]山中，新有一伙强人，聚集着三千人马。为头一个先生，姓樊名瑞，绰号混世魔王，能呼风唤雨，用兵如神。手下两个副将：一个姓项，名充，绰号八臂哪吒，能使一面团牌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，手中仗一条铁标枪；又有一个姓李名衮[gǔn]，绰号飞天大圣，也使一面团牌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，手中仗一口宝剑。这三个结为兄弟，占住芒砀山，打家劫舍。三个商量了，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。小弟听得说，不得不报。”

宋江听了大怒道：“这贼怎敢如此无礼！我便再下山走一遭。”

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：“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，无半米之功，情愿引本部人马，前去收捕这伙强人。”

宋江大喜。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，与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都披挂了，来辞宋江下山。把船渡过金沙滩，上路径奔芒砀山来。三日之内，早望见那座山，乃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。三军人马，来到山下，早有伏路小喽啰上山报知。

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摆开，史进全身披挂，骑一匹火炭赤马，当先出阵。怎见得史进的英雄？但见：

久在华州城外住，旧时原是庄农。学成武艺惯心胸。三尖刀似雪，浑赤马如龙。体挂连环铁铠，战袍风飐[zhǎn]猩红。雕青镌[juān]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更玲珑。江湖称史进，绰号九纹龙。

当时史进首先出马，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。背后三个头领，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。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，平生足智多谋，亦能使两口双刀，出到阵前。亦有八句诗，单道朱武好处：

道服裁棕叶，云冠剪鹿皮。
脸红双眼俊，面白细髯垂。
智可张良比，才将范蠡[①]欺。
军中人尽伏，朱武号神机。

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，手中横着一条出白[特别白]点钢枪，绰号跳涧虎陈达，原是邺[yè]城人氏。当时提枪跃马，出到阵前。也有一首诗，单道着陈达好处：

生居邺郡上华胥[②]，惯使长枪伏众威。
跳涧虎称多膂[③]力，却将陈达比姜维。

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，手中使一口大杆刀，绰号白花蛇杨春，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。当下挺刀立马，守住阵门。也有一首诗，单题杨春的好处：

蒲州生长最奢遮，会使钢刀赛左车。
瘦臂长腰真勇汉，杨春绰号白花蛇。

四个好汉勒马在阵前，望不多时，只见芒砀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。当先两个好汉，为头那一个便是徐州沛县人氏，姓项名充，绰号八臂哪吒，使一面团牌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，百步取人，无有不中，右手仗一条标枪，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，上书“八臂哪吒”，步行下山。有八句诗，单题项充：

铁帽深遮顶，铜环半掩腮。
傍牌悬兽面，飞刃插龙胎。
脚到如风火，身先降祸灾。
哪吒号八臂，此是项充来。

次后那个好汉，便是邳[pī]县人氏，姓李名衮，绰号飞天大圣，会使一面团牌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，亦能百步取人，左手挽牌，右手仗剑，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，上书“飞天大圣”，出到阵前。有八句诗，单道李衮：

① 蠡 [lí]　② 胥 [xū]　③ 膂 [lǚ]

缨盖盔兜项，袍遮铁掩襟。
胸藏拖地胆，毛盖杀人心。
飞刃齐攒玉，蛮牌满画金。
飞天号大圣，李衮众人钦。

当下项充、李衮见了对阵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四骑马在阵前，并不打话。小喽啰筛起锣来，两个好汉舞动团牌齐上，直滚入阵来。史进等拦当不住，后军先走。

史进前军抵敌，朱武等中军呐喊，各自逃生。宋军被他杀的人亡马倒，败退六七十里。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；杨春转身得迟，被一飞刀，战马着伤，弃了马，逃命走了。

史进点军，折了一半，和朱武等商议，欲要差人往梁山泊求救。正忧疑之间，只见军士来报："北边大路上，尘头起处，约有二千军马到来。"

史进等直迎来时，却是梁山泊旗号。当先马上两员上将，一个是小李广花荣，一个是金枪手徐宁。史进接着，备说项充、李衮蛮牌滚动，军马遮拦不住。花荣道："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，放心不下，好生懊悔，特差我两个到来帮助。"

史进等大喜，合兵一处下寨。次日天晓，正欲起兵对敌，军士报道："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。"

花荣、徐宁、史进一齐上马接时，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、柴进、朱仝、呼延灼、穆弘、孙立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带领三千人马来到。

史进备说项充、李衮飞刀标枪滚牌难近，折了人马一事，宋江失惊。吴用道："且把军马扎下寨栅，别作商议。"

宋江性急，便要起兵剿捕，直到山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望见芒砀山上都是青色灯笼。公孙胜看了便道："这一伙人必有妖法。此寨中青色灯笼，必是个会行妖法之人在内。我等且把军马退去，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，要捉此二人。"

宋江大喜，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，扎住营寨。

次日清晨，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，有分教：飞天大圣，拱手来上梁山；八臂哪吒，延颈便归水泊。正是：计就魔王须下拜，阵圆神将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施为？

毕竟公孙胜对宋江献出甚么阵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侫 [nìng] 啖 [dàn] 晁 [cháo] 仝 [tóng] 趱 [zǎn] 酝 [yùn]
濠 [háo] 迤逦 [yǐ lǐ] 繇 [yáo] 崒 [zú] 崔 [lǜ] 喏 [rě]
祇 [zhī] 撷 [diān] 郓 [yùn] 筵 [yán] 旌 [jīng] 幡 [fān]
幢 [chuáng] 赍 [jī] 迓 [yà] 菡萏 [hàn dàn] 甍 [méng]
栊 [lóng] 榼 [gé] 庑 [wǔ] 砀 [dàng] 衮 [gǔn] 赕 [zhǎn]
镌 [juān] 蠡 [lǐ] 邺 [yè] 胥 [xū] 詈 [lǔ] 邳 [p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宋江赚宿元景太尉上山。宋江派人假扮太尉，杀了贺太守，救了史进、鲁智深。宋江对宿太尉毕恭毕敬，表示要归顺朝廷。樊瑞、项充、李衮要吞并梁山泊，宋江派史进收擒，史进初战大败。

第六十回

公孙胜芒砀[1]山降魔 晁[2]天王曾头市中箭

诗曰：

背后之言不可谌[3]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虽收芒砀无家客，殒却梁山主寨身。
诸将缟衣魂欲断，九原金镞[4]恨难伸。
可怜盖世英雄骨，权厝[5]荒城野水滨。

话说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献出那个阵图道："是汉末三分，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。四面八方，分八八六十四队，中间大将居之。其像四头八尾，左旋右转，按天地风云之机，龙虎鸟蛇之状。待他下山冲入阵来，两军齐开，如若伺候他入阵，只看七星号带起处，把阵变为长蛇之势。贫道作起道法，教这三人在阵中，前后无路，左右无门。却于坎地上掘下陷坑，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，准备捉将。"

宋江听了大喜，便传将令，叫大小将校依令如此而行。再用八员猛将守阵，哪八员：呼延灼、朱仝[tóng]、花荣、徐宁、穆弘、孙立、史进、黄

① 砀 [dàng]　② 晁 [cháo]　③ 谌 [chén]　④ 镞 [zú]　⑤ 厝 [cuò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信。却叫柴进、吕方、郭盛权摄中军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，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，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。

是日巳牌时分，众军近山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搦[nuò]战。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，震地价响，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，便将三千余人摆开。左右两边，项充、李衮[gǔn]。中间马上，拥出那个为头的好汉，姓樊名瑞，祖贯濮[pú]州人氏，幼年学作全真先生，江湖上学得一身好武艺，马上惯使一个流星锤，神出鬼没，斩将搴[qiān]旗，人不敢近，绰号作混世魔王。怎见得樊瑞英雄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头散青丝细发，身穿绒绣皂袍。连环铁甲晃寒霄，惯使铜锤更妙。好似北方真武，世间伏怪除妖。云游江海把名标，混世魔王绰号。

那个混世魔王樊瑞，骑一匹黑马，立于阵前。上首是项充，下首是李衮。那樊瑞虽会使神术妖法，却不识阵势。看了宋江军马，四面八方，摆成阵势，心中暗喜道："你若摆阵，中我计了。"分付项充、李衮道："若见风起，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。"

项充、李衮得令，各执定蛮牌，挺着标枪飞剑，只等樊瑞作用[作法]。只见樊瑞立在马上，左手挽定流星铜锤，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只见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天愁地暗，日月无光。项充、李衮呐声喊，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。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，便分开做两下。项充、李衮一搅入阵，两下里强弓硬弩[nǔ]射住来人，只带得四五十人入去，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。

宋江在高坡上望见项充、李衮已入阵里了，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，那座阵势，纷纷滚滚，变作长蛇之阵。项充、李衮正在阵里，东赶西走，左盘右转，寻路不见。

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。他两个投东，朱武便望东指；若是投西，便望西指。公孙胜在高埠[bù]处看了，便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喝声道："疾！"

只见风尽随着项充、李衮脚跟边乱卷。两个在阵中，只见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，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，一望都是黑气，后面跟的都不见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项充、李袞心慌起来，只要夺路回阵，百般地没寻归路处。正走之间，忽然地雷大振一声，两个在阵叫苦不迭，一齐搨[tà]了双脚，翻筋斗攧[diān]下陷马坑里去。

两边都是挠钩手，早把两个搭将起来，便把麻绳绑缚了，解上山坡请功。宋江把鞭梢一指，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，走不迭的，折其大半。

宋江收军，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。军健早解项充、李袞到于麾[huī]下。宋江见了，忙叫解了绳索，亲自把盏，说道："二位壮士，其实休怪，临敌之际，不如此不得。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，欲来礼请上山，同聚大义，盖因不得其便，因此错过。倘若不弃，同归山寨，不胜万幸。"

两个听了，拜伏在地道："已闻及时雨大名，谁不知道。只是小弟等无缘，不曾拜识。原来兄长果有大义，我等两个不识好人，要与天地相拗。今日既被擒获，万死尚轻，反以礼待。若蒙不杀收留，誓当效死报答大恩。樊瑞那人，无我两个，如何行得？义士头领，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，就说樊瑞来投拜，不知头领尊意若何？"

宋江便道："壮士，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，便请二位同回贵寨，宋江来日专候佳音。"

两个拜谢道："真乃大丈夫！若是樊瑞不从投降，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。"有诗为证：

八阵神机世最难，雄才诸葛许谁攀！
多谋喜见公孙胜，樊瑞逡[①]巡便入山。

宋江听说大喜，请入中军，待了酒食，换了两套新衣，取两匹好马，叫小喽啰拿了枪牌，送二人下山回寨。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。

来到芒砀山下，小喽啰见了大惊，接上山寨。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，项充、李袞道："我等逆天之人，合该万死。"

樊瑞道："兄弟如何说这话？"

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。樊瑞道："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，义气最重，我等不可逆天，来早都下山投拜。"

两个道："我们也为如此而来。"

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。次日天晓，三个一齐下山，直到宋江寨前，

① 逡 [qū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拜伏在地。宋江扶起三人，请入帐中坐定。三个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，彼各倾心吐胆，诉说平生之事。

三人拜请众头领，都到芒砀山寨中，杀牛宰马，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，一面赏劳三军。饮筵[yán]已罢，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。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，樊瑞大喜。

数日之间，牵牛拽马，卷了山寨钱粮，驮了行李，收聚人马，烧毁了寨栅，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，于路无话。

宋江同众好汉回转梁山泊来。戴宗于路飞报，听得回山，早报上山来。宋江军马已到梁山泊边，却欲过渡，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，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下马扶住，问道："足下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"

那汉答道："小人姓段，双名景住。人见小弟赤发黄须，都呼小人为金毛犬。祖贯是涿州人氏，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[指当时金国地界]盗马。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，盗得一匹好马，雪练也似价白，浑身并无一根杂毛，头至尾长一丈，蹄至脊高八尺。那马又高又大，一日能行千里，北方有名，唤做照夜玉狮子马，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，放在枪竿岭下，被小人盗得来。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，无路可见，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，权表我进身之意。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，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。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，不想那厮多有不秽[huì]的言语，小人不敢尽说。逃走得脱，特来告知。"

宋江看这人时，虽是骨瘦形粗，却甚生得奇怪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焦黄头发髭须卷，盗马不辞千里远。
强夫姓段涿州人，被人唤做金毛犬。

宋江见了段景住一表非俗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"既然如此，且同到山寨里商议。"带了段景住，一同都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。

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，宋江教樊瑞、项充、李袞和众头领相见，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。打起聒[guō]厅鼓来，且做庆贺筵席。

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，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因此叫李云、陶宗旺监工，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。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，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，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消息，快来回报。

且说戴宗前去曾头市探听，去了三五日之间，回来对众头领说道："这个曾头市上，共有三千余家。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。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，名为曾长者[老太爷]，生下五个孩儿，号为曾家五虎。大的儿子唤做曾涂，第二个唤做曾参，第三个唤做曾索，第四个唤做曾魁，第五个唤做曾升。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，一个副教师苏定。去那曾头市上，聚集着五七千人马，扎下寨栅，造下五十余辆陷车，发愿说他与我们势不两立，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，做个对头。那匹千里玉狮子马，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。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，杜撰几句言语，教市上小儿们都唱，道：'摇动铁镮[huán]铃，神鬼尽皆惊。铁车并铁锁，上下有尖钉。扫荡梁山清水泊，剿除晁盖上东京。生擒及时雨，活捉智多星。曾家生五虎，天下尽闻名。'"

晁盖听了戴宗说罢，心中大怒道："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！我须亲自走一遭，不捉的此辈，誓不回山。"

宋江道："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小弟愿往。"

晁盖道："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，你下山多遍了，厮杀劳困，我今替你走一遭。下次有事，却是贤弟去。"

宋江苦谏不听。晁盖忿怒，便点起五千人马，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，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

晁盖点哪二十个头领？林冲、呼延灼、徐宁、穆弘、刘唐、张横、阮[ruǎn]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杨雄、石秀、孙立、黄信、杜迁、宋万、燕顺、邓飞、欧鹏、杨林、白胜。共是二十一个头领，部领三军人马下山，征进曾头市。

宋江与吴用、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。饮酒之间，忽起一阵狂风，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失色。吴学究谏道："此乃不祥之兆，兄长改日出军。"

宋江劝道："哥哥方才出军，风吹折认旗，于军不利。不若停待几时，却去和那厮理会，未为晚矣。"

晁盖道："天地风云，何足为怪。趁此春暖之时，不去拿他，直待养成那厮气势，却去进兵，那时迟了。你且休阻我，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哪里违拗得住，晁盖引兵渡水去了。宋江悒[yì]快不已，回到山寨，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。

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，对面下了寨栅。次日，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。众多好汉立马看时，果然这曾头市是个险隘[ài]去处。但见：

> 周回一遭野水，四围三面高岗。堑边河港似蛇盘，濠[háo]下柳林如雨密。凭高远望绿阴浓，不见人家；附近潜窥青影乱，深藏寨栅。村中壮汉，出来的勇似金刚；田野小儿，生下的便如鬼子。僧道能抡棍棒，妇人惯使刀枪。果然是铁壁铜墙，端的尽人强马壮。交锋尽是哥儿将，上阵皆为子父兵。

晁盖与众头领正看之间，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，约有七八百人。当先一个好汉，戴熟铜盔，披连环甲，使一条点钢枪，骑着匹冲阵马，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，高声喝道："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，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，原来天赐其便！如何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！"

晁盖大怒，回头一观，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。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。两个交马，斗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曾魁斗到二十合之后，料道斗林冲不过，掣枪回马，便往柳林中走。林冲勒住马不赶。晁盖领转军马回寨，商议打曾头市之策。林冲道："来日直去市口搦战，就看虚实如何，再作商议。"

次日平明，引领五千人马，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，列成阵势，擂鼓呐喊。曾头市上炮声响处，大队人马出来，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：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，上首副教师苏定，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，左边曾参、曾魁，右边曾升、曾索，都是全身披挂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，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狮子马，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[jǐ]。

三通鼓罢，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，放在阵前。曾涂指着对阵骂道："反国草寇，见俺陷车么？我曾家府里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。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，装载陷车里，解上东京，碎尸万段！你们趁早纳降，再有商议。"

晁盖听了大怒，挺枪出马，直奔曾涂。众将怕晁盖有失，一发掩杀过去，两军混战。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。林冲、呼延灼紧护定晁盖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东西赶杀。

林冲见路途不好，急退回来收兵。看得两边各皆折了些人马。晁盖回到寨中，心中甚忧。众将劝道："哥哥且宽心，休得愁闷，有伤贵体。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，亦曾失利，好歹得胜回寨。今日混战，各折了些军马，又不曾输了与他，何须忧闷！"

晁盖只是郁郁不乐。在寨内一连了三日，每日搦战，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。

第四日，忽有两个和尚直到晁盖寨里来投拜。军人引到中军帐前，两个和尚跪下告道："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，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啰唣，索要金银财帛，无所不为。小僧已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，特地前来拜请头领，入去劫寨，剿除了他时，当坊有幸。"

晁盖见说大喜。有诗为证：

间谍从来解用兵，陈平昔日更专精。
却惭晁盖无先见，随着秃奴暮夜行。

晁盖便请两个和尚坐了，置酒相待。林冲谏道："哥哥休得听信，其中莫非有诈？"

和尚道："小僧是个出家人，怎敢妄语！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，所过之处，并不扰民，因此特来拜投，如何故来啜赚将军？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，何故相疑？"

晁盖道："兄弟休生疑心，误了大事。今晚我自去走一遭。"

林冲道："哥哥休去，我等分一半人马去劫寨，哥哥在外面接应。"

晁盖道："我不自去，谁肯向前？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。"

林冲道："哥哥带谁人去？"

晁盖道："点十个头领，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。十个头领是：刘唐、阮小二、呼延灼、阮小五、欧鹏、阮小七、燕顺、杜迁、宋万、白胜。"

当晚造饭吃了，马摘銮[luán]铃，军士衔枚，黑夜疾走，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，直到法华寺内看时，是一个古寺。晁盖下马入到寺内，见没僧众，问那两个和尚道："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僧众？"

和尚道："便是曾家畜生薅[hāo]恼，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。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，自在塔院里居住。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，等更深些，小僧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直引到那厮寨里。”

晁盖道：“他的寨在哪里？”

和尚道：“他有四个寨栅，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。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，别的都不打紧，这三个寨便罢了。”

晁盖道：“哪个时分可去？”

和尚道：“如今只是二更天气，再待三更时分，他无准备。”

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整整齐齐打更鼓响，又听了半个更次，绝不闻更点之声。和尚道：“军人想是已睡了，如今可去。”

和尚当先引路。晁盖带同诸将上马，领兵离了法华寺，跟着和尚。

行不到五里多路，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，前军不敢行动。看四边路杂难行，又不见有人家，军士却慌起来，报与晁盖知道。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。走不到百十步，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，喊声振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

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，才转得两个弯，撞出一彪军马，当头乱箭射将来。不期一箭，正中晁盖脸上，倒撞下马来。却得呼延灼、燕顺两骑马，死并将去。背后刘唐、白胜救得晁盖上马，杀出村中来。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，刚才敌得住。两军混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各自归寨。

林冲回来点军时，三阮、宋万、杜迁水里逃得性命；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，只剩得一千二三百人，跟着欧鹏，都回到帐中。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，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；急拔得箭出，血晕倒了。看那箭时，上有“史文恭”字。

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。原来却是一枝药箭，晁盖中了箭毒，已自言语不得。林冲叫扶上车子，便差三阮、杜迁、宋万先送回山寨。其余十五个头领在寨中商议：“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，不想遭这一场，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。我等只可收兵回去，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。”

呼延灼道：“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，方可回军。”有诗为证：

威镇边陲[1]不可当，梁山寨主是天王。

最怜率尔图曾市，遽[2]使英雄一命亡。

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，众军亦无恋战之心，人人都有还山之意。当晚二更时分，天色微明，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。正是：蛇无头而不

① 陲 [chuí]　② 遽 [jù]

行，鸟无翅而不飞。嗟咨叹惜，进退无措。忽听的伏路小校慌急报来："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，火把不计其数！"

林冲听了，一齐上马。三面山上火把齐明，照晃如同白日，四下里呐喊到寨前。林冲领了众头领，不去抵敌，拔寨都起，回马便走。

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。两军且战且走，走过了五六十里，方才得脱。计点人兵，又折了五七百人，大败输亏。急取旧路，望梁山泊回来。退到半路，正迎着戴宗，传下军令，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，别作良策。

众将得令，引军回到水浒寨上山，都来看视晁天王时，已自水米不能入口，饮食不进，浑身虚肿。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，亲手敷贴药饵，灌下汤散。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。

当日夜至三更，晁盖身体沉重，转头看着宋江，嘱付道："贤弟保重。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叫他做梁山泊主。"言罢，便瞑目而死。

宋江见晁盖死了，比似丧考妣[bǐ]一般，哭得发昏。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。吴用、公孙胜劝道："哥哥且省烦恼。生死人之分定，何故痛伤。且请理会大事。"

宋江哭罢，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，装殓[liàn]衣服巾帻[zé]，停在聚义厅上。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。一面合造内棺外椁[guǒ]，选了吉时盛放，在正厅上建起灵帏，中间设个神主，上写道："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"。

山寨中头领，自宋公明以下，都带重孝；小头目并众小喽啰，亦带孝头巾。把那枝誓箭，就供养在灵前。寨内扬起长幡[fān]，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，追荐晁天王。宋江每日领众举哀，无心管理山寨事务。

林冲与公孙胜、吴用并众头领商议，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次日清晨，香花灯烛，林冲为首，与众等请出保义宋公明，在聚义厅上坐定。

吴用、林冲开话道："哥哥听禀：治国一日不可无君，于家不可一日无主。今日山寨晁头领是归天去了，山寨中事业，岂可无主？四海万里疆宇之内，皆闻哥哥大名，来日吉日良辰，请哥哥为山寨之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"

宋江道："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。临死时嘱道：'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便立为梁山泊主。'此话众头领皆知，亦不可忘了。又不曾报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仇，雪得恨，如何便居得此位？”

吴学究又劝道：“晁天王虽是如此说，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，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？若哥哥不坐时，谁敢当此位？寨中人马如何管领？然虽遗言如此，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，待日后别有计较。”

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极当。今日小可权当此位，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，拿住史文恭的，不拘何人，须当此位。”

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：“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！”

宋江喝道：“这黑厮又来胡说！再休如此乱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”

李逵道：“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，请哥哥做皇帝，倒要割了我舌头！”

吴学究道：“这厮不识尊卑的人，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且请哥哥主张大事。”

宋江焚香已罢，权居主位，坐了第一把椅子。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公孙胜。左一带林冲为头，右一带呼延灼居长。众人参拜了，两边坐下。宋江乃言道：“小可今日权居此位，全赖众兄弟扶助，同心合意，同气相从，共为股肱[gōng]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今山寨人马数多，非比往日，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。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，后山两个小寨，前山三座关隘，山下一个水寨，两滩两个小寨，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。”有诗为证：

英雄晁盖已归天，主寨公明在所先。
从此又颁新号令，分兵授职尽恭虔[①]。

“忠义堂上，是我权居尊位，第二位军师吴学究，第三位法师公孙胜，第四位花荣，第五位秦明，第六位吕方，第七位郭盛。

“左军寨内，第一位林冲，第二位刘唐，第三位史进，第四位杨雄，第五位石秀，第六位杜迁，第七位宋万。右军寨内，第一位呼延灼，第二位朱仝，第三位戴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李逵，第六位欧鹏，第七位穆春。

“前军寨内，第一位李应，第二位徐宁，第三位鲁智深，第四位武

① 虔 [qi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松，第五位杨志，第六位马麟，第七位施恩。后军寨内，第一位柴进，第二位孙立，第三位黄信，第四位韩滔，第五位彭玘[qǐ]，第六位邓飞，第七位薛永。

“水军寨内，第一位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二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张横，第六位张顺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。

“山前第一关令雷横、樊瑞守把，第二关令解珍、解宝守把，第三关令项充、李衮守把。金沙滩小寨内令燕顺、郑天寿、孔明、孔亮四个守把，鸭嘴滩小寨内令李忠、周通、邹渊、邹润四个守把。山后两个小寨，左一个旱寨内令王矮虎、一丈青、曹正，右一个旱寨内令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六人守把。

“忠义堂内：左一带房中，掌文卷萧让，掌赏罚裴[péi]宣，掌印信金大坚，掌算钱粮蒋敬；右一带房中，管炮凌振，管造船孟康，管造衣甲侯健，管筑城垣[yuán]陶宗旺。忠义堂后两廊房中管事人员：监造房屋李云，铁匠总管汤隆，监造酒醋朱富，监造筵宴宋清，掌管什物杜兴、白胜。

“山下四路作眼酒店，原拨定朱贵、乐和、时迁、李立、孙新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，已自定数。管北地收买马匹：杨林、石勇、段景住。分拨已定，各自遵守，毋得违犯。”

梁山泊水浒寨内，大小头领，自从宋公明为寨主，尽皆欢喜，人心悦服，诸将都皆拱听约束。

异日，宋江聚众商议，欲要与晁盖报仇，兴兵去打曾头市。军师吴用谏道：“哥哥，庶民居丧，尚且不可轻动，哥哥兴师，且待百日之后，方可举兵，未为迟矣。”

宋江依吴学究之言，守住山寨居丧，每日修设好事，只做功果，追荐晁盖。

一日，请到一僧，法名大圆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。只为游方来到济宁，经过梁山泊，就请在寨内做道场。因吃斋之次，闲话间，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，那大圆和尚说道：“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？”

宋江、吴用听了，猛然省起，说道：“你看我们未老，却恁[nèn]地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事！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，是河北三绝。祖居北京人氏，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对。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，何怕官军缉捕，岂愁兵马来临！”

吴用笑道：“哥哥何故自丧志气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难哉！”

宋江答道：“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，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？”

吴学究道：“吴用也在心多时了，不想一向忘却。小生略施一计，便教本人上山。”

宋江便道：“人称足下为智多星，端的是不枉了，名不虚传。敢问军师用甚计策，赚得本人上山？”

吴用不慌不忙，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段计来。有分教：北京城内，黎民废寝忘餐；梁山泊中，好汉驱兵领将。正是：计就水乡添虎将，谋成市井赚麒麟。

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砀 [dàng]	晁 [cháo]	谌 [chén]	镞 [zú]	厝 [cuò]	仝 [tóng]
搦 [nuò]	衮 [gǔn]	濮 [pú]	搴 [qiān]	弩 [nǔ]	埠 [bù]
搨 [tà]	撷 [diān]	麾 [huī]	逡 [qūn]	筵 [yán]	秽 [huì]
聒 [guō]	镮 [huán]	阮 [ruǎn]	悒 [yì]	隘 [ài]	濠 [háo]
戟 [jǐ]	銮 [luán]	薅 [hāo]	陲 [chuí]	遽 [jù]	妣 [bǐ]
殮 [liàn]	帻 [zé]	椁 [guǒ]	幡 [fān]	肱 [gōng]	虔 [qián]
玘 [qǐ]	裴 [péi]	垣 [yuán]	恁 [nèn]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公孙胜摆阵擒项充、李袞，二将又去说服樊瑞，归顺宋江。晁盖攻打曾头市，中毒箭身亡。众头领推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，重新安排座次。宋江欲取卢俊义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

吴用智赚玉麒麟
张顺夜闹金沙渡

《满庭芳》：

通天彻地，能文会武，广交四海豪英。胸藏锦绣，义气更高明。潇洒纶[guān]巾野服，笑谈将、白羽麾[huī]兵。聚义处，人人瞻仰，四海久驰名。

韵度同诸葛，运筹帷幄[wò]，殚竭忠诚。有才能冠世，玉柱高擎。遂使玉麟归伏，命风雷驱使天丁。梁山泊军师吴用，天上智多星。

话说这篇词，单道着吴用的好处。因为这龙华寺僧人，说出此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，吴用道："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尽一点忠义之心，舍死忘生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来。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，和我同去。"

说犹未了，只见阶下一个人高声叫道："军师哥哥，小弟与你走一遭！"

吴用大笑。那人是谁？却是好汉黑旋风李逵。宋江喝道："兄弟，你且住着！若是上风放火，下风杀人，打家劫舍，冲州撞府，合用着你。这

是做细的勾当，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的。”

李逵道：“你们都道我生的丑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”

宋江道：“不是嫌你。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”

李逵叫道：“不妨，我定要去走一遭。”

吴用道：“你若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带你去；若依不的，只在寨中坐地。”

李逵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便是三十件，也依你！”

吴用道：“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便断了酒，回来你却开；第二件，于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随着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违拗；第三件最难，你从明日为始，并不要说话，只做哑子一般。依的这三件，便带你去。”

李逵道：“不吃酒，做道童，却依的；闭着这个嘴不说话，却是憋杀我！”

吴用道：“你若开口，便惹出事来。”

李逵道：“也容易，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！”

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若坚执要去，恐有疏失，休要怨我。”

李逵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我这两把板斧不到的只这般教他拿了去，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。”

众头领都笑，哪里劝的住。

当日忠义堂上做筵[yán]席送路，至晚各自去歇息。次日清早，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担下山。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吴用、李逵别了众人下山，宋江等回寨。

且说吴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却遇天色晚来，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。于路上，吴用被李逵呕的苦。

行了几日，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。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，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：“你的哑道童，我小人不与他烧火，打的小人吐血。”

吴用慌忙与他陪话，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，自埋怨李逵，不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话下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起来，安排些饭食吃了。吴用唤李逵入房中，分付道："你这厮苦死要来，一路上呕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处，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"

李逵道："不敢，不敢！"

吴用道："我再和你打个暗号：若是我把头来摇时，你便不可动弹。"

李逵应承了。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。怎见的？

吴用戴一顶乌绉[zhòu]纱抹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，系一条杂彩吕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，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。

李逵戗几根蓬松黄发，绾[wǎn]两枚浑骨丫髻，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，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，穿一双蹬山透土靴，担一条过头木拐棒，挑着个纸招儿，上写着"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"。

吴用、李逵两个打扮了，锁上房门，离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门来。行无一里，却早望见城门，端的好个北京！但见：

城高地险，堑阔濠[háo]深。一周回鹿角交加，四下里排叉密布。敌楼雄壮，缤纷杂彩旗幡[fān]；堞[dié]道坦平，簇摆刀枪剑戟[jǐ]。钱粮浩大，人物繁华。千百处舞榭歌台，数万座琳宫梵宇。东西院内，笙箫鼓乐喧天；南北店中，行货钱财满地。公子跨金鞍骏马，佳人乘翠盖珠轿[píng]。千员猛将统层城，百万黎民居上国。

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，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。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，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，如何不摆得整齐。

且说吴用、李逵两个，摇摇摆摆，却好来到城门下。守门的左右约有四五十军士，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。吴用向前施礼，军士问道："秀才哪里来？"

吴用答道："小生姓张名用，这个道童姓李。江湖上卖卦营生，今来大郡与人讲命。"身边取出假文引[通行证]，交军士看了。

众人道："这个道童的鸟眼，恰像贼一般看人。"

李逵听道，正待要发作，吴用慌忙把头来摇，李逵便低了头。吴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:“小生一言难尽!这个道童又聋又哑,只有一分蛮气力,却是家生的孩儿[卖身的奴仆所生的孩子],没奈何带他出来。这厮不省人事,望乞恕罪!”辞了便行。

李逵跟在背后,脚高步低,望市心里来。吴用手中摇着铃杵,口里念四句口号道:

“甘罗发早子牙迟,彭祖颜回寿不齐。

范丹贫穷石崇富,八字生来各有时。”

吴用又道:“乃时也,运也,命也。知生知死,知因知道。若要问前程,先请银一两。”说罢,又摇铃杵。

北京城内小儿,约有五六十个,跟着看了笑。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,自歌自笑,去了复又回来,小儿们哄动。

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,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,只听得街上喧哄,唤当直的问道:“如何街上热闹?”

当直的报复员外:“端的好笑,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,在街上卖卦,要银一两算一命。谁人舍的!后头一个跟的道童,且是生的滲懒,走又走的没样范,小的们跟定了笑。”

卢俊义道:“既出大言,必有广学。当直的,与我请他来。”

也是天罡[gāng]星合当聚会,自然生出机会来。当直的慌忙去叫道:“先生,员外有请。”

吴用道:“是何人请我?”

当直的道:“卢员外相请。”

吴用便唤道童跟着转来,揭起帘子,入到厅前,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。吴用转过前来,见卢员外时,那人生的如何?有《满庭芳》词为证:

目炯双瞳,眉分八字,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,仪表似天神。义胆忠肝贯日,吐虹蜺[ní]志气凌云。驰声誉,北京城内,元是富豪门。

杀场临敌处,冲开万马,扫退千军。殚赤心报国,建立功勋。慷慨名扬宇宙,论英雄播满乾坤。卢员外双名俊义,河北玉麒麟。

这篇词单道卢俊义豪杰处。

吴用向前施礼,卢俊义欠身答礼,问道:“先生贵乡何处?尊姓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名？”

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名用，自号谈天口。祖贯山东人氏。能算皇极先天数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卦金白银一两，方才算命。”

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，分宾坐定；茶汤已罢，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，放于桌上，权为压命之资：“烦先生看贱造[谦称自己的生辰八字]则个。”

吴用道：“请贵庚[gēng]月日下算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先生，君子问灾不问福。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。在下今年三十二岁，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[mǎo]时。”

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，排在桌上，算了一回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怪哉！”

卢俊义失惊，问道：“贱造主何凶吉？”

吴用道：“员外若不见怪，当以直言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，但说不妨。”

吴用道：“员外这命，目下不出百日之内，必有血光之灾，家私不能保守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

卢俊义笑道：“先生差矣！卢某生于北京，长在豪富之家，祖宗无犯法之男，亲族无再婚之女；更兼俊义作事谨慎，非理不为，非财不取，又无寸男为盗，亦无只女为非，如何能有血光之灾？”

吴用改容变色，急取原银付还，起身便走，嗟叹而言：“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[chǎn nìng]。罢，罢！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言。小生告退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先生息怒，前言特地戏耳。愿听指教。”

吴用道：“小生直言，切勿见怪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在下专听，愿勿隐匿。”

吴用道：“员外贵造，一向都行好运。但今年时犯岁君，正交恶限。目今百日之内，尸首异处。此乃生来分定，不可逃也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可以回避否？”

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，便回员外道：“则除非去东南方巽[xùn，按八卦排列，巽是东南]地上一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大难。虽有些惊恐，却不伤大体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卢俊义道:“若是免的此难,当以厚报。”

吴用道:“命中有四句卦歌,小生说与员外,写于壁上,后日应验,方知小生灵处。”

卢俊义道:“叫取笔砚来。”便去白粉壁上写。

吴用口歌四句:“芦花丛里一扁舟,俊杰俄从此地游。义士若能知此理,反躬逃难可无忧。”

当时卢俊义写罢,吴用收拾起算子,作揖便行。卢俊义留道:“先生少坐,过午了去。”

吴用答道:“多蒙员外厚意,误了小生卖卦,改日再来拜会。”抽身便起。

卢俊义送到门首,李逵拿了拐棒儿走出门外。吴学究别了卢俊义,引了李逵,径出城来,回到店中,算还房宿饭钱,收拾行李包裹。李逵挑出卦牌。出离店肆,对李逵说道:“大事了也!我们星夜赶回山寨,安排圈套,准备机关,迎接卢俊义。他早晚便来也。”

且不说吴用、李逵还寨,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,寸心如割,坐立不安。当夜无话,捱到次日天晓,洗漱罢,早饭已了,出到堂前,便叫当直的去唤众多主管商议事务。少刻都到。

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,姓李名固。这李固原是东京人,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,冻倒在卢员外门前。卢俊义救了他性命,养他家中。因见他勤谨,写的算的,教他管顾家间事务。五年之内,直抬举他做了都管,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,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,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。

当日大小管事之人,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[rě]。卢员外看了一遭,便道:“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?”说犹未了,阶前走过一人来。看那来人怎生模样?但见:

六尺以上身材,二十四五年纪,三牙掩口细髯,十分腰细膀阔。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,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,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,着一双土黄皮油膀胛靴。脑后一对挨兽金环,护项一枚香罗手帕,腰间斜插名人扇,鬓畔常簪四季花。

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,自小父母双亡,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。为见

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，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。若赛锦体，由你是谁，都输与他。不则一身好花绣，那人更兼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，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亦是说的诸路乡谈，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。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的。拿着一张川弩[nǔ]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[射猎]，并不放空，箭到物落，晚间入城，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[指小的鸟雀]。若赛锦标社，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头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曾有一篇《沁园春》词，单道着燕青的好处。但见：

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。有出人英武，凌云志气，资禀聪明。仪表天然磊落，梁山上端的驰名。伊州古调，唱出绕梁声。

果然是艺苑专精，风月丛中第一名。听鼓板喧云，笙声嘹亮，畅叙幽情。棍棒参差，揎[xuān]拳飞脚，四百军州到处惊。人都羡英雄领袖，浪子燕青。

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。都上厅声喏了，做两行立住。李固立在左边，燕青立在右边。卢俊义开言道："我夜来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，是泰安州，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。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，二者躲过这场灾悔，三者做些买卖，观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，装十辆山东货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小乙[对排行第一的年轻男子的俗称]看管家里库房钥匙，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。"

李固道："主人误矣。常言道：贾卜卖卦，转回说话。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。只在家中，怕做甚么？"

卢俊义道："我命中注定了，你休逆我。若有灾来，悔却晚矣。"

燕青道："主人在上，须听小乙愚见。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，正打从梁山泊边过。近年泊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，官兵捕盗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烧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做阴阳人来扇惑，要赚主人那里落草。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，若在家时，三言两句，盘倒那先生，倒敢有场好笑。"

卢俊义道："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赚我！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甚么紧，我观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，也算个男子大丈夫。”

说犹未了，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，乃是卢员外浑家，年方二十五岁，姓贾，嫁与卢俊义才方五载，琴瑟谐和。娘子贾氏便道：“丈夫，我听你说多时了。自古道：出外一里，不如屋里。休听那算命的胡说，撇了海阔一个家业，耽惊受怕，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。你且只在家内，清心寡欲，高居静坐，自然无事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你妇人家省得甚么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自古祸出师人口，必主吉凶。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语。”

燕青又道：“小人托主人福荫，学的些个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说嘴，帮着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，小人也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。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，要带李固去，他须省的，又替我大半气力，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别人管帐，只教你做个桩主。”

李固又道：“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，十分走不的多路。”

卢俊义听了大怒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许多推故。若是哪一个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！”

李固吓的面如土色，众人谁敢再说，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得忍气吞声，自去安排行李，讨了十辆太平车子，唤了十个脚夫，四五十拽车头口，把行李装上车子，行货拴缚完备。卢俊义自去结束。第三日，烧了神福[祀神时用的香烛纸马]给散了，家中大男小女一个个都分付了，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。李固去了，娘子看了车仗，流泪而去。

次日五更，卢俊义起来，沐浴罢，更换一身新衣服，取出器械，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，出门上路。看卢俊义时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> 头戴范阳遮尘毡笠，拳来大小撒发红缨，斜纹缎子布衫，查开五指梅红线绦，青白行缠抓住袜口，软绢袜衬多耳麻鞋。腰悬一把雁翎响铜钢刀，海驴皮鞘子，手拿一条搜山揽海棍棒。端的是山东驰誉，河北扬名。

当下卢俊义拜辞家堂已了，分付娘子：“好生看家，多便三个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”

贾氏道:“丈夫路上小心,频寄书信回来,家中知道。”说罢,燕青在面前拜了。

卢俊义分付道:“小乙在家,凡事向前,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。”

燕青道:“主人在上,小乙不敢偷工夫闲耍。主人如此出行,怎敢怠慢!”

卢俊义提了棍棒,出到城外。有诗一首,单道卢俊义这条好棒。有诗为证:

挂壁悬崖欺瑞雪,撑天拄地撼狂风。
虽然身上无牙爪,出水巴山秃尾龙。

李固接着。卢俊义道:“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。但有干净客店,先做下饭,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,省的担阁了路程。”

李固也提条杆棒,先和两个伴当去了。

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,随后押着车仗行。但见途中山明水秀,路阔坡平,心中欢喜道:“我若是在家,哪里见这般景致!”

行了四十余里,李固接着主人。吃点心中饭罢,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,到客店里,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。卢俊义来到店房内,倚了棍棒,挂了毡笠儿,解下腰刀,换了鞋袜,宿食皆不必说。次日清早起来,打火做饭,众人吃了,收拾车辆头口,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晓行,已经数日,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。天明要行,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:“好教官人得知,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,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,虽然不害来往客人,官人须是悄悄过去,休得大惊小怪。”

卢俊义听了道:“原来如此!”便叫当直的取下衣箱,打开锁,去里面提出一个包袱,内取出四面白绢旗,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,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。每面栲栳[kǎo lǎo]大小几个字,写道:

“慷慨北京卢俊义,远驮货物离乡地。
一心只要捉强人,那时方表男儿志!”

李固等众人看了,一齐叫起苦来。店小二问道:“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?”

卢俊义道:“我自是北京财主,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!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小二哥道:“官人低声些,不要连累小人,不是耍处!你便有一万人马,也近他不的!”

卢俊义道:“放屁!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!”

店小二叫苦不迭,众车脚夫都痴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告道:“主人可怜见众人,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,强似做罗天大醮[jiào]!”

卢俊义喝道:“你省的甚么!这等燕雀,安敢和鸿鹄[hú]厮并!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,不曾逢着买主,今日幸然逢此机会,不就这里发卖,更待何时!我那车子上叉袋里,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。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,撞在我手里,一朴刀一个砍翻,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。撇了货物不打紧,且收拾车子捉人。把这贼首解上京师,请功受赏,方表我平生之愿!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,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!”

前面摆四辆车子,上插了四把绢旗;后面六辆车子,随从了行。那李固和众人,哭哭啼啼,只得依他。卢俊义取出朴刀,装在杆棒上,三个丫儿扣牢了,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,行一步怕一步。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。从清早起来,行到巳牌时分,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,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。

却好行到林子边,只听的一声唿[hū]哨响,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。卢俊义教把车仗拥在一边。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。卢俊义喝道:“我若搠[shuò]翻,你们与我便缚!”

说犹未了,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啰来。听得后面锣声响处,又有四五百小喽啰截住后路。林子里一声炮响,托地跳出一筹好汉。怎地模样?但见:

茜红头巾,金花斜袅。铁甲凤盔,锦衣绣袄。血染髭髯,虎威雄暴。大斧一双,人皆吓倒。

又诗曰:

铁额金睛老大虫,翻身跳出树林中。
一声咆吼如雷震,万里传名黑旋风。

当下李逵手搦[nuò]双斧,厉声高叫:“卢员外认得哑道童么?”

卢俊义猛省,喝道:“我如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,今日特地到此!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!倘或执迷,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,个个不留!”

李逵呵呵大笑道："员外，你今日中了俺的军师妙计，快来坐把交椅。"

卢俊义大怒，搦着手中朴刀，来斗李逵。李逵抡起双斧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，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。卢俊义挺着朴刀，随后赶将入来。李逵在林木丛中，东闪西躲，引得卢俊义性发，破一步抢入林来。李逵飞奔乱松丛里去了。

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，一个人也不见了。却待回身，只听得松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，一个人高声大叫："员外不要走！认得俺么？"

卢俊义看时，却是一个胖大和尚，身穿皂直裰，倒提铁禅杖。卢俊义喝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和尚？"

鲁智深大笑道："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。今奉哥哥将令，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。"

卢俊义焦躁，大骂："秃驴，敢如此无礼！"拈手中朴刀，直取那和尚。

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鲁智深拨开朴刀，回身便走，卢俊义赶将去。正赶之间，喽啰里走出行者武松，抡两口戒刀，直奔将来。

卢俊义不赶和尚，来斗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卢俊义哈哈大笑："我不赶你，你这厮们何足道哉！"

说犹未了，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："卢员外，你如何省得！岂不闻人怕落荡，铁怕落炉？哥哥定下的计策，你待走哪里去？"

卢俊义喝道："你这厮是谁？"

那人笑道："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。"

卢俊义骂道："草贼休走！"挺手中朴刀，直取刘唐。

方才斗得三合，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："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！"

当时刘唐、穆弘两个，两条朴刀，双斗卢俊义。正斗之间，不到三合，只听的背后脚步响，卢俊义喝声："着！"

刘唐、穆弘跳退数步。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，却是扑天雕李应。三个头领丁字脚围定，卢俊义全然不慌，越斗越健。正好步斗，只听得山顶上一声锣响，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，一齐拔步去了。

卢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，不去赶他。再回林子边来寻车仗人伴时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十辆车子、人伴、头口，都不见了，口里只管叫苦。有诗为证：

避灾因作泰山游，暗里机谋不自由。

家产妻孥[1]俱撇下，来吞水浒钓鱼钩。

卢俊义便向高阜[fù]处四下里打一望，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喽啰，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，将李固一干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，鸣锣擂鼓，解投松树那边去。

卢俊义望见，心如火炽，气似烟生，提着朴刀，直赶将去。约莫离山坡不远，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："哪里去！"

一个是美髯公朱仝[tóng]，一个是插翅虎雷横。卢俊义见了，高声骂道："你这伙草贼，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！"

朱仝手拈长髯大笑，说道："卢员外，你还恁[nèn]地不晓得，中了俺军师妙计，便肋生两翅，也飞不出去。快来大寨坐把交椅。"

卢俊义听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。朱仝、雷横各将兵器相迎。三个斗不到三合，两个回身便走。

卢俊义寻思道："须是赶翻一个，却才讨得车仗。"舍着性命，赶转山坡，两个好汉都不见了，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箫。仰面看时，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，上面绣着"替天行道"四字。转过来打一望，望见红罗销金伞下盖着宋江，左有吴用，右有公孙胜，一行部从二百余人，一齐声喏道："员外别来无恙！"

卢俊义见了越怒，指名叫骂。山上吴用劝道："兄长且须息怒。宋公明久闻员外清德，实慕威名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赚员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请休见责。"

卢俊义大骂："无端草贼，怎敢赚我！"

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，拈弓取箭，看着卢俊义喝道："卢员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荣神箭！"

说犹未了，飕[sōu]地一箭正中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声震地，只见霹雳火秦明、豹子头林冲，引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东山边杀出来；又见双鞭将呼延灼、金枪手徐宁，也领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西边杀出来，吓得卢俊义走投没路。

看看天色将晚，脚又疼，肚又饥，正是慌不择路，望山僻小径只顾

① 孥 [n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走。约莫黄昏时分，烟迷远水，雾锁深山，星月微明，不分丛莽。正走之间，不到天尽头，须到地尽处，看看走到鸭嘴滩头，只一望时，都是满目芦花，茫茫烟水。

卢俊义看见，仰天长叹道："是我不听好人言，今日果有凄惶事！"

正烦恼间，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，摇着一只小船出来。正是：

生涯临野渡，茅屋隐晴川。沽酒浑家乐，看山满意眠。

棹[①]穿波底月，船压水中天。惊起闲鸥鹭[②]，冲开柳岸烟。

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："客官好大胆！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，半夜三更，怎地来到这里？"

卢俊义道："便是我迷踪失路，寻不着宿头。你救我则个！"

渔人道："此间大宽转，有一个市井，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；更兼路杂，最是难认。若是水路去时，只有三五里远近。你舍得十贯钱与我，我便把船载你过去。"

卢俊义道："你若渡得我过去，寻得市井客店，我多与你些银两。"

那渔人摇船傍岸，扶卢俊义下船，把铁篙撑开。约行三五里水面，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，一只小船飞也似来。

船上有两个人，前面一个赤条条地拿着一条水篙，后面那个摇着橹。前面的人横定篙，口里唱着山歌道："生来不会读诗书，且就梁山泊内居。准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"

卢俊义听得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。又听得右边芦苇丛中，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。后面的摇着橹，有咿哑之声；前面的横定篙，口里也唱山歌道："乾坤生我泼皮身，赋性从来要杀人。万两黄金浑不爱，一心要捉玉麒麟。"

卢俊义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见当中一只小船，飞也似摇将来，船头上立着一个人，倒提铁锁木篙，口里亦唱着山歌道："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"

歌罢，三只船一齐唱喏。中间是阮[ruǎn]小二，左边是阮小五，右边的是阮小七。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。

卢俊义听了，心内转惊，自想又不识水性，连声便叫渔人："快与我拢船近岸！"

① 棹 [zhào]　② 鹭 [l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那渔人呵呵大笑，对卢俊义说道："上是青天，下是绿水。我生在浔[xún]阳江，来上梁山泊，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！员外若还不肯降时，送了你性命！"

卢俊义大惊，喝一声，说道："不是你，便是我！"拿着朴刀，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。

李俊见朴刀搠将来，拿定棹牌，一个背抛筋斗，扑同的翻下水去了。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，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。

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，叫一声，乃是浪里白跳张顺，把手挟住船梢，脚踏水浪，把船只一侧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未知卢俊义性命如何？正是：铺排打凤牢龙计，坑陷惊天动地人。

毕竟卢俊义落水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纶 [guān]	麾 [huī]	幄 [wò]	筵 [yán]	绉 [zhòu]	绾 [wǎn]
濠 [háo]	幡 [fān]	堞 [dié]	戟 [jǐ]	缾 [píng]	罡 [gāng]
蜺 [ní]	庚 [gēng]	卯 [mǎo]	谄佞 [chǎn nìng]		巽 [xùn]
喏 [rě]	弩 [nǔ]	揎 [xuān]	栲栳 [kǎo lǎo]		醮 [jiào]
鹄 [hú]	唿 [hū]	搠 [shuò]	搦 [nuò]	孥 [nú]	阜 [fù]
仝 [tóng]	恁 [nèn]	飕 [sōu]	棹 [zhào]	鹭 [lù]	阮 [ruǎn]
浔 [xún]	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吴用和李逵同往北京赚卢俊义上山。吴用卦说卢俊义有难。卢俊义家留燕青，身带李固去避难烧香观景。众好汉轮番斗卢俊义，卢俊义逃至李俊船上，被三阮、张顺等翻船落水。

第六十二回

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

诗曰：

烟水茫茫云数重，罡[1]星应合聚山东。
岸边埋伏金睛兽，船底深藏玉爪龙。
风浩荡，月朦胧。法华开处显英雄。
麒麟谩有擎天力，怎出军师妙计中。

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，却不会水，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小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，又钻过对岸来，抢了朴刀。

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。早点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，接上岸来，团团围住，解了腰刀，尽换下湿衣服，便要将索绑缚。

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："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！"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着。

八个小喽啰抬过一乘轿来，扶卢员外上轿便行。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，照着一簇人马，动着鼓乐，前来迎接。为头宋江、吴

① 罡 [gā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用、公孙胜，后面都是众头领，一齐下马。

卢俊义慌忙下轿。宋江先跪，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。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："既被擒捉，愿求早死。"

宋江大笑说道："且请员外上轿。"

众人一齐上马，动着鼓乐，迎上三关，直到忠义堂前下马，请卢俊义到厅上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烛。宋江向前陪话道："小可久闻员外大名，如雷灌耳。今日幸得拜识，大慰平生！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[dú]，万乞恕罪！"

吴用上前说道："昨奉兄长之命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以卖卦为由，赚员外上山，共聚大义，一同替天行道。"

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。卢俊义答礼道："不才无识无能，误犯虎威，万死尚轻，何故相戏？"

宋江陪笑道："怎敢相戏！实慕员外威德，如饥如渴，万望不弃鄙处，为山寨之主，早晚共听严命。"

卢俊义回说："宁就死亡，实难从命。"

吴用道："来日却又商议。"

当时置备酒食管待。卢俊义无计奈何，只得饮了几杯，小喽啰请去后堂歇了。

次日，宋江杀羊宰马，大排筵[yán]宴，请出卢员外来赴席；再三再四谦让，在中间里坐了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："夜来甚是冲撞，幸望宽恕！虽然山寨窄小，不堪歇马，员外可看'忠义'二字之面。宋江情愿让位，休得推却！"

卢俊义答道："头领差矣！小可身无罪累，颇有些少家私。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，宁死实难听从。"

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，卢俊义越不肯落草。吴用道："员外既然不肯，难道逼勒？只留得员外身，留不得员外心。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，既然不肯入伙，且请小寨略住数日，却送还宅。"

卢俊义道："小可在此不妨，只恐家中知道这般的消息，忧损了老小。"

吴用道："这事容易，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，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面上交椅坐定，都放了心。

吴用道："李都管，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？"

李固应道："一些儿不少。"

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，两个小银赍发当直的，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。众人拜谢。

卢俊义分付李固道："我的苦，你都知了。你回家中，分付娘子不要忧心，我过三五日便回也。"

李固只要脱身，满口应说："但不妨事。"辞了，便下忠义堂去。

吴用随即便起身，说道："员外宽心少坐，小生发送李固下山便来也。"有诗为证：

梁山人马太喽啰，生赚卢公入网罗。
抵死不为非理事，未知终始果如何。

吴用这次起身，已有计了，只推发送李固，先到金沙滩等候。

少刻，李固和两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，都下山来。吴用将引五百小喽啰，围在两边，坐在柳阴树下，便唤李固近前说道："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，今坐第二把交椅。此乃未曾上山时，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。我教你们知道，壁上二十八个字，每一句包着一个字：'芦花荡里一扁舟'，包个'卢'字；'俊杰那能此地游'，包个'俊'字；'义士手提三尺剑'，包个'义'字；'反时须斩逆臣头'，包个'反'字。这四句诗，包藏'卢俊义反'四字。今日上山，你们怎知！本待把你众人杀了，显得我梁山泊行短。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，休想望你主人回来。"

李固等只顾下拜。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，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。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更不回。

话分两处。不说李固等归家，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，再入酒席，用巧言令色说诱卢俊义，筵会直到二更方散。次日，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。卢俊义说道："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在下，只是小可度日如年，今日告辞。"

宋江道："小可不才，幸识员外。来日宋江梯己聊备小酌，对面论心一会，勿请推却。"

又过了一日。明日宋江请，后日吴用请，大后日公孙胜请。话休絮

繁，三十余个上厅头领，每日轮一个做筵席。光阴荏苒[rěn rǎn]，日月如梭，早过一月有余。卢俊义寻思，又要告别。宋江道："非是不留员外，争奈急急要回。来日忠义堂上，安排薄酒送行。"

次日，宋江又梯己送路。只见众头领都道："俺哥哥敬员外十分，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。偏我哥哥筵席便吃！砖儿何厚，瓦儿何薄！"

李逵在内大叫道："我舍着一条性命，直往北京请得你来，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！我和你眉尾相结，性命相扑！"

吴学究大笑道："不曾见这般请客的，甚是粗卤！员外休怪！见他众人薄意，再住几时。"

不觉又过了四五日，卢俊义坚意要行。只见神机军师朱武，将引一般头领直到忠义堂上，开话道："我等虽是以次弟兄，也曾与哥哥出气力，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？卢员外若是见怪，不肯吃我们的，我自不妨，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，悔之晚矣！"

吴用起身便道："你们都不要烦恼，我与你央及员外，再住几时，有何不可。常言道：将酒劝人，终无恶意。"

卢俊义抑众人不过，只得又住了几日，前后却好三四十日。自离北京是四月的话，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四个月有余。但见金风淅淅，玉露泠泠[líng]，又早是中秋节近。卢俊义思量归期，对宋江诉说。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，便道："这个容易，来日金沙滩送别。"

卢俊义大喜。有诗为证：

一别家山岁月赊[①]，寸心无日不思家。
此身恨不生双翼，欲借天风过水涯。

次日，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，一行众头领，都送下山。宋江托一盘金银相送，卢俊义推道："非是卢某说口，金帛钱财家中颇有，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。赐与之物，决不敢受。"

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，作别自回，不在话下。

不说宋江回寨，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，星夜奔波。行了旬日，到得北京，日已薄暮，赶不入城，就在店中歇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卢俊义离了村店，飞奔入城。

① 赊 [shē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尚有一里多路，只见一人，头巾破碎，衣裳蓝缕，看着卢俊义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抬眼看时，却是浪子燕青，便问燕青："你怎地这般模样？"

燕青道："这里不是说话处。"

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，细问缘故。

燕青说道："自从主人去后，不过数日，李固回来对娘子说道：'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'如今去官司首告了。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，嗔怪燕青违拗，将我赶逐出门，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，赶出城外。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，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，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，因此无人敢着。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，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，权在庵内安身。主人可听小乙言语，再回梁山泊去，别做个商议。若入城中，必中圈套。"

卢俊义喝道："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，你这厮休来放屁！"

燕青又道："主人脑后无眼，怎知就里。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，不亲女色。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，今日推门相就，做了夫妻。主人若去，必遭毒手！"

卢俊义大怒，喝骂燕青道："我家五代在北京住，谁不识得！量李固有几颗头，敢做恁[nèn]般勾当！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，今日倒来反说？我到家中问出虚实，必不和你干休！"

燕青痛哭，拜倒地下，拖住主人衣服。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，大踏步便入城来。奔到城内，径入家中，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。李固慌忙前来迎接，请到堂上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便问："燕青安在？"

李固答道："主人且休问，端的一言难尽！只怕发怒，待歇息定了却说。"

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，卢俊义说道："娘子休哭，且说燕小乙怎地来？"

贾氏道："丈夫且休问，慢慢地却说。"

卢俊义心中疑虑，定死要问燕青来历。李固便道："主人且请换了衣服，吃了早膳，那时诉说不迟。"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。

方才举箸[zhù]，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，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。卢俊义惊得呆了，就被做公的绑了，一步一棍，直打到留守司来。

其时，梁中书正坐公厅，左右两行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把卢俊义拿到当面。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。厅上梁中书大喝道:“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,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,坐了第二把交椅!如今到来,里勾外连,要打北京。今被擒来,有何理说?”

卢俊义道:“小人一时愚蠢,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,口出讹言,扇惑良心,掇赚到梁山泊软监,过了四个月。今日幸得脱身归来,并无歹意。望恩相明镜。”

梁中书喝道:“如何说得过!你在梁山泊中,若不通情,如何住了许多时?见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出首,怎地是虚?”

李固道:“主人既到这里,招伏了罢。家中壁上见写下藏头反诗,便是老大的证见,不必多说。”

贾氏道:“不是我们要害你,只怕你连累我。常言道:一人造反,九族全诛!”

卢俊义跪在厅下,叫起屈来。李固道:“主人不必叫屈。是真难灭,是假易除。早早招了,免致吃苦。”

贾氏道:“丈夫,虚事难入公门,实事难以抵对。你若做出事来,送了我的性命。自古丈夫造反,妻子不首,不奈有情皮肉,无情杖子。你便招了,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。”

李固上下都使了钱。张孔目厅上禀说道:“这个顽皮赖骨,不打如何肯招!”

梁中书道:“说的是。”喝叫一声:“打!”

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,不由分说,打的皮开肉绽,鲜血迸流,昏晕去了三四次。卢俊义打熬不过,仰天叹曰:“是我命中合当横死,我今屈招了罢。”

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,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,押去大牢里监禁。府前府后,看的人都不忍见。当日推入牢门,吃了三十杀威棒,押到亭心内,跪在面前。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,带管刽[guì]子,把手指道:“你认的我么?”

卢俊义看了,不敢则声。那人是谁?有诗为证:

两院押牢称蔡福,堂堂仪表气凌云。
腰间紧系青鸾带,头上高悬垫角巾。
行刑问事人倾胆,使索施枷鬼断魂。

满郡夸称铁臂膊，杀人到处显精神。

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，姓蔡名福，北京土居人氏。因为他手段高强，人呼他为铁臂膊。旁边立着一个嫡[dí]亲兄弟，姓蔡名庆。亦有诗为证：

押狱丛中称蔡庆，眉浓眼大性刚强。
茜红衫上描鸂鶒[①]，茶褐衣中绣木香。
曲曲领沿深染皂，飘飘博带浅涂黄。
金环灿烂头巾小，一朵花枝插鬓旁。

这个小押狱蔡庆，生来爱带一枝花，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。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，立在哥哥侧边。蔡福道："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。"

蔡庆把卢俊义自带去了。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，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，手里提着饭罐，面带忧容。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。蔡福问道："燕小乙哥，你做甚么？"

燕青跪在地下，擎着两行珠泪，告道："节级哥哥，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，吃屈官司，又无送饭的钱财！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，权与主人充饥。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！"说罢，泪如雨下，拜倒在地。

蔡福道："我知此事。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。"

燕青拜谢了，自进牢里去送饭。蔡福转过州桥来，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[rě]道："节级，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，专等节级说话。"

蔡福来到楼上看时，却是主管李固。各施礼罢，蔡福道："主管有何见教？"

李固道："奸不厮瞒，俏不厮欺。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。今夜晚间，只要光前绝后[这里指把人暗杀了，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]。无甚孝顺，五十两蒜条金在此，送与节级。厅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点。"

蔡福笑道："你不见正厅戒石[官衙里刻有诫条的石碑]上刻着'下民易虐，上苍难欺'？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，怕我不知？你又占了他家私，谋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，结果了他性命。日后提刑官下马[停留此地]，我吃不的这等官司！"

① 鸂鶒 [xī ch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固道:“只是节级嫌少,小人再添五十两。”

蔡福道:“李固,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。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,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?你若要我倒地他,不是我诈你,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!”

李固便道:“金子有在这里,便都送与节级,只要今夜晚些成事。”

蔡福收了金子,藏在身边,起身道:“明日早来扛尸。”

李固拜谢,欢喜去了。

蔡福回到家里,却才进门,只见一人揭起芦帘,随即入来。那人叫声:“蔡节级相见。”

蔡福看时,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。有诗为证:

身穿鸦翅青团领,腰系羊脂玉闹妆。
头戴鵔鸃[1]冠一具,足蹑珍珠履一双。
规行矩步端详士,目秀眉清年少郎。
礼贤好客为柴进,四海驰名小孟尝。

那人进得门,看着蔡福便拜。蔡福慌忙答礼,便问道:“官人高姓?有何说话?”

那人道:“可借里面说话。”

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,分宾坐下。那人开话道:“节级休要吃惊,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,姓柴名进,大周皇帝嫡派子孙,绰号小旋风的便是。只因好义疏财,结识天下好汉,不幸犯罪,流落梁山泊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,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。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,监在死囚牢里,一命悬丝,尽在足下之手。不避生死,特来到宅告知: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,佛眼相看,不忘大德;但有半米儿差错,兵临城下,将至濠(háo)边,无贤无愚,无老无幼,打破城池,尽皆斩首!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,无物相送,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。倘若要捉柴进,就此便请绳索,誓不皱眉。”

蔡福听罢,吓的一身冷汗,半晌答应不的。柴进起身道:“好汉做事,休要踌躇,便请一决。”

蔡福道:“且请壮士回步,小人自有措置。”

柴进拜谢道:“既蒙语诺,当报大恩。”出门唤过从人,取出黄金一

① 鵔鸃 [jùn y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包，递在蔡福手里，唱个喏便走。

外面从人，乃是神行太保戴宗——又是一个不会走的！

蔡福得了这个消息，摆拨不下，思量半晌，回到牢中，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。蔡庆道："哥哥平生最会决断，量这些小事，有何难哉！常言道：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。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。梁中书、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，接了贿赂，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，葫芦提配将出去，救的救不的，自有他梁山泊好汉，俺们干的事便了也。"

蔡福道："兄弟这一论，正合我意。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，牢中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，传个消息与他。"

蔡福、蔡庆两个商议定了，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，关节已定。

次日，李固不见动静，前来蔡福家催并。蔡庆回说："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，中书相公不肯，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。你自去上面使用，嘱付下来，我这里何难。"

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，中间过钱人去嘱托，梁中书道："这是押牢节级的勾当，难道教我下手？过一两日，教他自死。"两下里厮推。

张孔目已得了金子，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。蔡福就里又打关节，教及早发落。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，梁中书道："这事如何决断？"

张孔目道："小吏看来，卢俊义虽有原告，却无实迹。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，这个是扶同诖[guà，被人牵连而做错了事]误，难问真犯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三千里。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"

梁中书道："孔目见得极明，正与下官相合。"

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，就当厅除了长枷，读了招状文案，决了四十脊杖，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，就厅前钉了，便差董超、薛霸管押前去，直配沙门岛。

原来这董超、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，押解林冲去沧州，路上害不得林冲，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。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，就留在留守司勾当。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。

当下董超、薛霸领了公文，带了卢员外，离了州衙，把卢俊义监在使臣房里，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，即便起程。有诗为证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贾氏奸淫最不才，忍将夫主搆[1]刑灾。
若非柴进行金谍，俊义安能配出来。

且说李固得知，只叫得苦，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。董超、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，李固接着，请至阁儿里坐下，一面铺排酒食管待。

三杯酒罢，李固开言说道："实不相瞒上下，卢员外是我仇家。如今配去沙门岛，路途遥远，他又没一文，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，急待回来，也得三四个月。我没甚的相送，两锭大银，权为压手。多只两程，少无数里，就便的去处，结果了他性命，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，教我知道，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。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，留守司房里，我自理会。"

董超、薛霸两两相觑[qù]，沉吟了半晌，见了两个大银，如何不起贪心。董超道："只怕行不得。"

薛霸便道："哥哥，这李官人也是个好男子。我们也把这件事结识了他，若有急难之处，要他照管。"

李固道："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，慢慢地报答你两个。"

董超、薛霸收了银子，相别归家，收拾包裹，连夜起身。卢俊义道："小人今日受刑，杖疮疼痛，容在明日上路！"

薛霸骂道："你便闭了鸟嘴！老爷自晦气，撞着你这穷神！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，费多少盘缠！你又没一文，教我们如何布摆！"

卢俊义诉道："念小人负屈含冤，上下看觑则个。"

董超骂道："你这财主们，闲常一毛不拔，今日天开眼，报应得快！你不要怨怅，我们相帮你走。"

卢俊义忍气吞声，只得走动。行出东门，董超、薛霸把衣包雨伞，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。况是囚人，无计奈何。哪堪又值晚秋天气，纷纷黄叶坠，对对塞鸿飞，心怀四海三江闷，腹隐千辛万苦愁，忧闷之中，只听的横笛之声。俊义吟诗一首：

"谁家玉笛弄秋清，撩乱无端恼客情。
自是断肠听不得，非干吹出断肠声。"

① 搆 [gòu]

两个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恶，管押了行。看看天色傍晚，约行了十四五里，前面一个村镇，寻觅客店安歇。旧时客店，但见公人监押囚徒来歇，不敢要房钱。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，安放了包裹。薛霸说道："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，哪里倒来扶侍罪人？你若要饭吃，快去烧火！"

卢俊义只得带着枷来到厨下，问小二哥讨了个草柴，缚做一块，来灶前烧火。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，洗刷碗盏。卢俊义是财主出身，这般事却不会做，草柴火把又湿，又烧不着，一齐灭了；甫能尽力一吹，被灰眯了眼睛。董超又喃喃讷讷地骂。

做得饭熟，两个都盛去了，卢俊义并不敢讨吃。两个自吃了一回，剩下些残汤冷饭，与卢俊义吃了。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，吃了晚饭，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。等得汤滚，卢俊义方敢房里去坐地。

两个自洗了脚，掇一盆百煎滚汤，赚卢俊义洗脚。方才脱得草鞋，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，大痛难禁。薛霸道："老爷伏侍你，颠倒做嘴脸！"

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。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，声唤到四更。两个起来，叫小二哥做饭，自吃了出门，收拾了包裹要行。卢俊义看脚时，都是潦浆泡，点地不得，寻那旧草鞋，又不见了。

董超道："我把一双新草鞋与你。"却是夹麻皮做的，穿上都打破了脚，出不的门。

当日秋雨纷纷，路上又滑，卢俊义一步一撷[diān]，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，董超假意去劝，一路上埋冤叫苦。

离了村店，约行了十余里，到一座大林。卢俊义道："小人其实捱不动了，可怜见权歇一歇！"

两个公人带入林子来，正是东方渐明，未有人行。薛霸道："我两个起得早了，好生困倦，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，只怕你走了。"

卢俊义道："小人插翅也飞不去！"

薛霸道："莫要着你道儿，且等老爷缚一缚！"腰间解麻索下来，兜住卢俊义肚皮，去那松树上只一勒，反拽过脚来，绑在树上。

薛霸对董超道："大哥，你去林子外立着，若有人来撞着，咳嗽为号。"

董超道："兄弟，放手快些个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薛霸道："你放心去看着外面。"说罢，拿起水火棍，看着卢员外道："你休怪我两个，你家主管李固，教我们路上结果你。便到沙门岛也是死，不如及早打发了，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。明年今日，是你周年。"

卢俊义听了，泪如雨下，低头受死。

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，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。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，慌忙走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，薛霸倒仰卧倒树下，水火棍撇在一边。

董超道："却又作怪！莫不是他使的力猛，倒吃一跤？"仰着脸四下里看时，不见动静。

薛霸口里出血，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。却待要叫，只见东北角树上，坐着一个人，听的叫声："着！"

撒手响处，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，两脚蹬空，扑地也倒了。

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，拔出解腕尖刀，割断绳索，劈碎盘头枷，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。卢俊义开眼看时，认得是浪子燕青，叫道："小乙，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？"

燕青道："小乙直从留守司前，跟定这厮两个。见他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，又见李固请去说话。小乙疑猜这厮们要害主人，连夜直跟出城来。主人在村店里被他作贱，小乙伏在外头壁子缝里都张得见。本要跳过来杀公人，却被店内人多不敢下手。比及五更里起来，小乙先在这里等候，想这厮们必来这林子里下手。被我两弩nǔ箭，结果了他两个，主人见么？"

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，三枝快箭，端的是百发百中。但见：

弩桩劲裁乌木，山根对嵌红牙。拨手轻衬水晶，弦索半抽金线。背缠锦袋，弯弯如秋月未圆；稳放雕翎，急急似流星飞迸。绿槐影里，娇莺胆战心惊；翠柳阴中，野鹊魂飞魄散。好手人中称好手，红心里面夺红心。

卢俊义道："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，却射死这两个公人，这罪越添得重了。待走哪里去的是？"

燕青道："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，今日不上梁山泊时，别无去处。"

卢俊义道："只是我杖疮发作，脚皮破损，点地不得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燕青道:“事不宜迟,我背着主人去。”便去公人身边搜出银两,带着弩弓,插了腰刀,拿了水火棍,背着卢俊义,一直望东边行。

走不到十数里,早驮不动,见一个小小村店,入到里面,寻房安下,买些酒肉,权且充饥。两个暂时安歇这里。

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,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,却来大名府里首告。随即差官下来检验,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、薛霸。回复梁中书,着落大名府缉捕观察,限了日期,要捉凶身。做公的人都来看了,“论这弩箭,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。事不宜迟。”

一二百做公的,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,说那两个模样,晓谕[yù]远近村房道店,市镇人家,挨捕捉拿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卢俊义正在村店房中将息杖疮,又走不动,只得在那里且住。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,村坊里排头说来,画两个模样。小二见了,连忙去报本处社长:“我店里有两个人,好生脚叉[来路不明、陌生]。不知是也不是?”

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。

却说燕青为无下饭,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,却待回来,只听得满村里发喊。

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,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定,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,推将过去。燕青要抢出去救时,又无军器,只叫得苦。寻思道:“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,叫他来救,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!”

当时取路,行了半夜,肚里又饥,身边又没一文。走到一个土岗子上,丛丛杂杂,有些树木,就林子里睡到天明,心中忧闷。只听得树枝上喜雀呱呱[guō]噪噪,寻思道:“若是射得下来,村房人家讨些水煮瀑得熟,也得充饥。”

走出林子外,抬头看时,那喜雀朝着燕青噪。燕青轻轻取出弩弓,暗暗问天买卦,望空祈祷说道:“燕青只有这一枝箭了!若是救的主人性命,箭到处灵雀坠空;若是主人命运合休,箭到灵雀飞去。”搭上箭,

叫声:“如意不要误我!”

弩子响处,正中喜雀后尾,带了那枝箭,直飞下岗子去。燕青大踏步赶下岗子去,不见了喜雀。正寻之间,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。怎生打扮?但见:

前头的,带顶猪嘴头巾,脑后两个金裹银环,上穿香皂罗衫,腰系销金搭膊,穿半膝软袜麻鞋,提一条齐眉棍棒。

后面的,白范阳遮尘笠子,茶褐攒线绸衫,腰系绯红缠袋,脚穿踢土皮鞋,背了衣包,提条短棒,挎口腰刀。

这两个来的人,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。燕青转回身看了这两个,寻思道:“我正没盘缠,何不两拳打倒两个,夺了包裹,却好上梁山泊。”揣了弩弓,抽身回来。

这两个低着头,只顾走。燕青赶上,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,扑地打倒。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,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,正中燕青左腿,打翻在地。后面那汉子扒将起来,踏住燕青,掣出腰刀,劈面门便剁。

燕青大叫道:“好汉!我死不妨,着谁上梁山泊报信?”

那汉便不下刀,收住了手,提起燕青问道:“你这厮上梁山泊报甚么音信?”

燕青道:“你问我待怎地?”

那前面的好汉,把燕青手一拖,却露出手腕上花绣,慌忙问道:“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?”

燕青想道:“左右是死,率性说了,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。”便道:“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。今要上梁山泊报信,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。”

二人见说,呵呵大笑,说道:“早是不杀了你,原来正是燕小乙哥。你认得我两个么?”

穿皂的不是别人,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;后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。杨雄道:“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,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。”

燕青听得是杨雄、石秀,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。杨雄道:“既是如此说时,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,别做个道理。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,便来回报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石秀道："最好。"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。跟着杨雄，连夜上梁山泊来。见了宋江，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。宋江大惊，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。

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，来到北京城外，天色已晚，入不得城，就城外歇了一宿。次日早饭罢，入得城来，但见人人嗟叹，个个伤情。

石秀心疑，来到市心里，只见人家闭户关门。石秀问市户人家时，只见一个老丈回言道："客人你不知。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，等地[当地]财主，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，逃得回来，倒吃了一场屈官司，迭配去沙门岛。又不知怎地路上坏了两个公人，昨夜拿来，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。客人可看一看。"

石秀听罢，走来市曹上看时，十字路口是个酒楼。石秀便来酒楼上，临街占个阁儿坐下。酒保前来问道："客官还是请人，只是独自酌杯？"

石秀睁着怪眼，说道："大碗酒，大块肉，只顾卖来，问甚么鸟！"

酒保倒吃了一惊。打两角酒，切一大盘牛肉，将来只顾吃。石秀大碗吃了一回，坐不多时，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。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，只见家家闭户，铺铺关门。酒保上楼来道："客官醉也！楼下出公事，快算了酒钱，别处去回避。"

石秀道："我怕甚么鸟！你快走下去，莫要讨老爷打吃！"

酒保不敢做声，下楼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街上锣鼓喧天价来。但见：

> 两声破鼓响，一棒碎锣鸣。皂纛[dào]旗招展如云，柳叶枪交加似雪。犯由牌前引，白混棍后随。押牢节级狰狞，仗刃公人猛勇。高头马上，监斩官胜似活阎罗；刀剑林中，掌法吏犹如追命鬼。可怜十字街心里，要杀舍冤负屈人。

石秀在楼窗外看时，十字路口，周回围住法场，十数对刀棒刽子，前排后拥，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。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，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，说道："卢员外，你自精细看。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的，事做拙了！前面五圣堂里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，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说罢，人丛里一声叫道："午时三刻到了！"一边开枷，蔡庆早拿住了头，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。

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，众人齐和一声。

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，掣着腰刀在手，应声大叫："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"

蔡福、蔡庆撇了卢员外，扯了绳索先走。石秀从楼上跳将下来，手举钢刀，杀人似砍瓜切菜，走不迭的，杀翻十数个。一只手拖住卢俊义，投南便走。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，更兼卢员外惊得呆了，越走不动。

梁中书听得报来，大惊，便点帐前头目，引了人马，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；差前后做公的，合将拢来。

快马强兵，怎出高城峻垒？且看石秀、卢俊义走向哪里出去。正是：分开陆地无牙爪，飞上青天欠羽毛。

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罡 [gāng]　渎 [dú]　筵 [yán]　赍 [jī]　荏苒 [rěn rǎn]
泠 [líng]　赊 [shē]　恁 [nèn]　箸 [zhù]　刽 [guì]　嫡 [dí]
鹦鹉 [xī chì]　喏 [rě]　骏鹣 [jùn yí]　濠 [háo]
诖 [guà]　搆 [gòu]　觑 [qù]　撷 [diān]　弩 [nǔ]　谕 [yù]
咼 [guō]　壕 [dà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卢俊义被张顺擒拿。宋江要卢俊义上山坐第一把交椅，卢不肯。李固与卢俊义娘子私通。卢俊义回城，被李固设伏绑送梁中书前，下入死牢。燕青讨饭给主人吃。卢俊义被刺配沙门岛。李固收买防送公人杀害卢俊义，卢俊义被燕青所救。卢俊义要上梁山，中途被捉拿，燕青告知宋江。石秀抢走卢俊义。

第六十三回

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

诗曰：

北京留守多雄伟，四面高城崛然起。
西风飒飒[1]骏马鸣，此日冤囚当受死。
俊义之冤谁雪洗，时刻便为刀下鬼。
纷纷戈剑乱如麻，后拥前遮集如蚁。
英雄忿怒举青锋，翻身直下如飞龙。
步兵骑士悉奔走，凛凛杀气生寒风。
六街三市尽回首，尸横骸卧如猪狗。
可怜力寡难抵当，将身就缚如摧朽。
他时奋出囹圄[2]中，胆气英英大如斗。

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，在城内走头没路，四下里人马合来，众做公的把挠钩搭住，套索绊翻。可怜悍勇英雄，方信寡不敌众，两个当下尽被捉了。解到梁中书面前，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。

① 飒 [sà]　② 囹圄 [líng yǔ]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石秀押在厅下，睁圆怪眼，高声大骂："你这败坏国家，害百姓的贼！我听着哥哥将令，早晚便引军来，打你城子，踏为平地，把你砍做三截。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。"

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，厅上众人都唬呆了。梁中书听了，沉吟半晌，叫取大枷来，且把二人枷了，监放死囚牢里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，休教有失。

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，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，每日好酒好肉，与他两个吃，因此不曾吃苦，倒将养得好了。

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，当厅发落，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，杀死的有七八十个，跌伤头面、磕损皮肤、撞折腿脚者，不计其数。报名在官，梁中书支给官钱，医治、烧化了当。

次日，城里城外报说将来，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呈上。梁中书看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帖上写道：

"梁山泊义士宋江，仰示大名府，布告天下：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，污吏专权，殴死良民，涂炭万姓。北京卢俊义，乃豪杰之士，今者启请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特令石秀先来报知，不期俱被擒捉。如是存得二人性命，献出淫妇奸夫，吾无侵扰；倘若误伤羽翼，屈坏股肱[gōng]，拔寨兴兵，同心雪恨。人兵到处，玉石俱焚。天地咸扶，鬼神共佑。剿除奸诈，殄[tiǎn]灭愚顽，谈笑入城，并无轻恕。义夫节妇，孝子顺孙，好义良民，清慎官吏，切勿惊惶，各安职业。谕[yù]众知悉。"

当时梁中书看了没头告示，便唤王太守到来，商议此事如何剖决。

王太守是个善懦之人，听得说了这话，便禀梁中书道："梁山泊这一伙，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，何况我这里孤城小处。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，朝廷救兵不迭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若论小官愚意，且姑存此二人性命，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二乃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，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，提备不虞[意料不到]。如此可保北京无事，军民不伤。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，仍恐寇兵临城，一者无兵解救，二者朝廷见怪，三乃百姓惊慌，城中扰乱，深为未便。"

梁中书听了道："知府言之极当。"先唤押牢节级蔡福发放道："这两个贼徒，非同小可。你若是拘束得紧，诚恐丧命；若教你宽松，又怕他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走了。你弟兄两个，早早晚晚，可紧可慢，在意坚固管候发落，休得时刻怠慢。”

蔡福听了，心中暗喜，如此发放，正中下怀。领了钧旨，自去牢中安慰他两个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、天王李成两个，都到厅前商议。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，王太守所言之事。

两个都监听罢，李成便道：“量这伙草寇，如何肯擅离巢穴，相公何必有劳神思。李某不才，食禄多矣，无功报德，愿施犬马之劳，统领军卒，离城下寨。草寇不来，别作商议；如若那伙强寇年衰命尽，擅离巢穴，领众前来，不是小将夸其大言，定令此贼片甲不回。上报国家俸禄之恩，下伸平生所学之志，肝胆涂地，并无异心。”

梁中书听了大喜，随即取金碗绣缎，赏劳二将。两个辞谢，别了梁中书，各回营寨安歇。

次日，李成升帐，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。旁边走过一人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姓索名超，绰号急先锋，惯使两把金蘸斧。李成传令道：“宋江草寇，早晚临城，要来打俺北京。你可点本部军兵，离城三十五里下寨。我随后却领军来。”

索超得了将令，次日点起本部军兵，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，靠山下了寨栅。

次日，李成引领正偏将，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，下了寨栅。周围密布枪刀，四下深藏鹿角，三面掘下陷坑。众军磨拳擦手，诸将协力同心，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，便要建功。有诗为证：

金鼓喧天大寨中，人如貔[1]虎马如龙。
一心忠赤无余事，只要当朝建大功。

话分两头。原来这没头帖子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打听得卢员外、石秀都被擒捉，因此虚写告示，向没人处撇下，及桥梁道路上贴放，只要保全卢俊义、石秀二人性命。回到梁山泊寨内，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。

① 貔 [p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听罢大惊，就忠义堂上打鼓集众，大小头领各依次序而坐。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："当初军师好意，启请卢员外上山来聚义。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，又陷了石秀兄弟。当用何计可救？"

吴用道："兄长放心。小生不才，愿献一计，乘此机会，就取北京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。明日是个吉辰，请兄长分一半头领，把守山寨，其余尽随我等去打城池。"

宋江道："军师之言极当。"便唤铁面孔目裴[péi]宣，派拨大小军兵，来日起程。

黑旋风李逵便道："我这两把大斧，多时不曾发市。听得打州劫县，我也在厅边欢喜。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啰，抢到北京，把梁中书砍做肉泥，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二人性命，是我心愿。"

宋江道："兄弟虽然勇猛，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。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，更兼手下有李成、闻达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不可轻敌。"

李逵大叫道："哥哥这般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且看兄弟去如何，若还输了，誓不回山。"

吴用道："既然你要去，便教做先锋，点与五百好汉相随，就充头阵，来日下山。"

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，拨定了人数。裴宣写了告示，送到各寨，各依拨次施行，不得时刻有误。

此时秋末冬初天气，征夫容易披挂，战马易得肥满。军卒久不临阵，皆生战斗之心；各恨不平，尽想报仇之念。得蒙差遣，欢天喜地，收拾枪刀，拴束鞍马，磨拳擦掌，时刻下山。

第一拨，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，部领小喽啰五百。

第二拨，两头蛇解珍、双尾蝎解宝、毛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，部领小喽啰一千。

第三拨，女头领一丈青扈[hù]三娘，副将母夜叉孙二娘、母大虫顾大嫂，部领小喽啰一千。

第四拨，扑天雕李应，副将九纹龙史进、小尉迟孙新，部领小喽啰一千。

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，军师吴用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簇帐头领四员：小温侯吕方、赛仁贵郭盛、病尉迟孙立、镇三山黄信。

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，副将百胜将韩滔、天目将彭玘[qǐ]。

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，副将铁笛仙马麟、火眼狻猊[suān ní]邓飞。

左军头领双鞭将呼延灼，副将摩云金翅欧鹏、锦毛虎燕顺。

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，副将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。

并带炮手轰天雷凌振。

接应粮草头领一员，神行太保戴宗。

军兵分拨已定，平明，各头领依次而行，当日进发。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、朱仝[tóng]、穆弘四个头领，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三关。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

石秀无端闹法场，圜[①]扉枷杻[②]苦遭殃。
梁山大举鹰扬旅，水陆横行孰敢当。

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，只见流星报马前来，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，离寨约有二三十里，将近到来。

索超听的，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。李成听了，一面报马入城，一面自备了战马，直到前寨。索超接着，说了备细。

次日五更造饭，平明拔寨都起，前到庾[yǔ]家疃[tuǎn]，列成阵势，摆开一万五千人马。李成、索超全副披挂，门旗下勒住战马。平东一望，远远地尘土起处，约有五百余人，飞奔前来。李成鞭梢一指，军健脚踏硬弩[nǔ]，手拽强弓。梁山泊好汉，在庾家疃一字儿摆成阵势。只见：

人人都带茜红巾，个个齐穿绯衲袄。鹭鸶[lù sī]腿紧系脚绷，虎狼腰牢拴裹肚。三股叉直迸寒光，四棱筒横拖冷雾。柳叶枪、火尖枪，密密如麻；青铜刀、偃月刀，纷纷似雪。满地红旗飘火焰，半空赤帜耀霞光。

东阵上只见一员好汉当前出马，乃是黑旋风李逵，手搦[nuò]双斧，睁圆怪眼，咬碎钢牙，高声大叫："认得梁山泊好汉黑旋风么！"

李成在马上看了，与索超大笑道："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，原来只是这等腌臜[ā·za]草寇，何足为道！先锋，你看么，何不先捉此贼！"

① 圜 [yuán]　② 杻 [chǒu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索超笑道："割鸡焉用牛刀。自有战将建功，不必主将挂念。"

言未绝，索超马后一员首将，姓王名定，手拈长枪，引领部下一百马军，飞奔冲将过来。李逵胆勇过人，虽是带甲遮护，怎当军马一冲，当时四下奔走。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疃来。只见山坡背后锣鼓喧天，早撞出两彪军马，左有解珍、孔亮，右有孔明、解宝，各领五百小喽啰冲杀将来。

索超见他有接应军马，方才吃惊，不来追赶，勒马便回。李成问道："如何不拿贼来？"

索超道："赶过山去，正要拿他，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，伏兵齐起，难以下手。"

李成道："这等草寇，何足惧哉！"将引前部军兵，尽数杀过庾家疃来。

只见前面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又是一彪军马。当先一骑马上，却是一员女将，结束得十分标致。有《念奴娇》为证：

> 玉雪肌肤，芙蓉模样，有天然标格。金铠辉煌鳞甲动，银渗红罗抹额。玉手纤纤，双持宝刃，隽[nèn]英雄煊[xuān]赫。眼溜秋波，万种妖娆堪摘。　　谩驰宝马当前，霜刃如风，要把官军斩馘[guó]。粉面尘飞，征袍汗湿，杀气腾胸腋。战士消魂，敌人丧胆，女将中间奇特。得胜归来，隐隐笑生双颊。

且说这扈三娘引军红旗上，金书大字"女将一丈青"，左有顾大嫂，右有孙二娘，引一千余军马，都是七长八短汉，四山五岳人。李成看了道："这等军人，作何用处！索超与我向前迎敌，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。"

索超领了将令，手搭金蘸斧，拍坐下马，杀奔前来。一丈青勒马回头，望山凹里便走。李成分开人马，四下里赶杀。

正赶之间，只听的喊声震地，雾气遮天，一彪人马飞也似追来。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，首尾不能管顾。急退入庾家疃时，左冲出解珍、孔亮，部领人马，赶杀将来；右冲出孔明、解宝，部领人马，又杀到来；三员女将，拨转马头，随后杀来。赶的李成军马四分五落。急待回寨，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。

李成、索超冲开人马，夺路而去。比及回寨，大折一阵。宋江军马也不追赶，一面收兵暂歇，扎下营寨。

且说李成、索超慌忙入城报知，梁中书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，前来助战。李成接着，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。闻达笑道："疥癣之疾，何足挂意！闻某不才，来日愿决一阵，势不相负。"

当夜商议定了，传令与军士得知。四更造饭，五更披挂，平明进兵。战鼓三通，拔寨都起，前到庾家疃。早见宋江军马，拨风也似价来。但见：

征云冉冉飞晴空，征尘漠漠迷西东。
十万貔貅[①]声振地，车厢火炮如雷轰。
鼙[②]鼓咚咚撼山谷，旌[③]旗猎猎摇天风。
枪影摇空翻玉蟒，剑光耀日飞苍龙。
六师鹰扬鬼神泣，三军英勇貔虎同。
罡[④]星煞曜[⑤]降凡世，天蓬丁甲离青穹。
银盔金甲濯[⑥]冰雪，强弓劲弩真难攻。
人人只欲尽忠义，擒王斩将非邀功。
索超李成悉败走，有如脱兔潜葭[⑦]蓬。
败军残卒各逃命，陆路恐惧心怔忡。
大刀闻达不知量，狂言逞技真雕虫。
四面伏兵一齐发，蜂兵蚁聚村疃中。
乱兵俘获竟难免，聚义堂上重相逢。

当日大刀闻达，便教将军马摆开，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。花腔鼉[tuó]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宋江阵中，当先捧出一员大将，红旗银字，大书"霹雳火秦明"。怎生打扮？

头上朱红漆笠，身穿绛色袍鲜。连环铠甲兽吞肩，抹绿战靴云嵌。凤翅明盔耀日，狮蛮宝带腰悬。狼牙混棍手中拈，凛凛英雄罕见。

秦明勒马，应声高叫："北京滥官污吏听着！多时要打你这城子，诚

① 貔 [xiū]　② 鼙 [pí]　③ 旌 [jīng]　④ 罡 [gāng]　⑤ 曜 [yào]　⑥ 濯 [zhuó]　⑦ 葭 [jiā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恐害了百姓良民。好好将卢俊义、石秀送将过来，淫妇奸夫一同解出，我便退兵罢战，誓不相侵。若是执迷不悟，便教昆仑火起，玉石俱焚，只在目前。有话早说，休得俄延！”

话犹未了，闻达大怒，便问首将：“谁与我力擒此贼？”

话言未了，脑后鸾铃响处，一员大将当先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耀日兜鍪[móu]晃晃，连环铁甲重重。团花点翠锦袍红，金带钑[sà]成双凤。鹊画弓藏袋内，狼牙箭插壶中。雕鞍稳定五花龙，大斧手中摩弄。

这个是北京上将，姓索名超，因为此人性急，人皆呼他为急先锋。出到阵前高声喝道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有何负你？你好人不做，却去落草为贼！我今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，死有余辜！”

这个秦明，又是一个性急的人，听了这话，正是炉中添炭，火上浇油，拍马向前，抡动狼牙棍，直奔将来。索超纵马直挺秦明。二匹劣马相交，两般军器并举，众军呐喊，斗到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宋江军中，先锋队里转过韩滔，就马上拈弓搭箭，觑[qù]的索超较亲，飕[sōu]地只一箭，正中索超左臂，撇了大斧，回马望本阵便走。

宋江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来，杀的尸横遍野，流血成河，大败亏输。直追过庾家疃，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。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，计点军兵，三停去一。

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扎。吴用道：“军兵败走，心中必怯。若不乘势追赶，诚恐养成勇气，急忙难得。”

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极当。”

随即传令，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，连夜进发，杀奔城来。

再说闻达奔到飞虎峪，忙忙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正在寨中商议计策，小校来报，近山上一带火起。闻达带领军兵，上马看时，只见东边山上，火把不知其数，照的遍山遍野通红。闻达便引军兵迎敌。山后又是马军来到，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，引副将杨春、陈达横杀将来。

闻达措手不及，领兵便回飞虎峪。西边山上，火把不知其数，当先

首将双鞭呼延灼，引副将欧鹏、燕顺冲击将来。后面喊声又起，却是首将霹雳火秦明，引副将韩滔、彭玘并力杀来。

闻达军马大乱，拔寨都起。只见前面喊声又起，火光晃耀，却是轰天雷凌振，将带副手，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，放起炮来。

闻达引军夺路，奔城而去。只见前面鼓声响处，早有一彪军马拦路，火光丛中，闪出首将豹子头林冲，引副将马麟、邓飞截住归路。四下里战鼓齐鸣，烈火竞起，众军乱撺，各自逃生。

闻达手舞大刀，杀开条路走，正撞着李成，合兵一处，且战且走。战到天明，已至城下。

梁中书听的这个消息，惊的三魂荡荡，七魄幽幽，连忙点军出城，接应败残人马，紧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

次日，宋江军马追来，直抵东门下寨，准备攻城，急于风火。有诗为证：

梁山兵马势鹰扬，杀气英风不可当。
城内军民俱被困，便须写表告君王。

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，难以解救。李成道："贼兵临城，事在告急，若是迟延，必至失陷。相公可修告急家书，差心腹之人，星夜赶上京师，报与蔡太师知道，早奏朝廷，调遣精兵，前来救应，此是上策。第二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，亦教早早调兵接应。第三，北京城内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，同心协助，守护城池，准备擂木炮石，踏弩硬弓，灰瓶金汁，晓夜提备。如此可保无虞。"

梁中书道："家书随便[随时]修下，谁人去走一遭？"

当日差下首将王定，全副披挂，又差数个马军，领了密书，放开城门吊桥，望东京飞报声息，及关报邻近府分，发兵救应。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分调众将，引军围城，东西北三面下寨，只空南门不围，每日引军攻打。李成、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，不能取胜。索超箭疮将息，未得痊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不说宋江军兵打城，且说首将王定赍[jī]领密书，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入去，太师教唤王定进来，直到后堂，拜罢，呈上密书。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，大惊，问其备细。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，“如今宋江领了兵围城，贼寇浩大，不可抵敌。”庾家疃、槐树坡、飞虎峪三处厮杀，尽皆说罢。

蔡京道：“鞍马劳困，你且去馆驿内安下，待我会官商议。”

王定又禀道：“太师恩相，北京危如累卵，破在旦夕，倘或失陷，河北县郡如之奈何？望太师恩相早早遣兵剿除。”

蔡京道：“不必多说，你且退去。”

王定去了。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，请枢密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

不移时，东厅枢密使童贯，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。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：“如今将甚计策，用何良将，可退贼兵，以保城郭？”

说罢，众官互相厮觑，各有惧色。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，转出一人，乃是衙门防御保义使，姓宣名赞，掌管兵马。此人生的面如锅底，鼻孔朝天，卷发赤须，彪形八尺，使口钢刀，武艺出众。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，人呼为丑郡马。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，郡王招做女婿。谁想郡主嫌他丑陋，怀恨而亡，因此不得重用，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。童贯是个阿谀谄佞[chǎn nìng]之徒，与他不能相下，常有嫌疑之心。

当时此人忍不住，出班来禀太师道：“小将当初在乡中，有个相识。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[宋时对关羽追加封赠的爵号]嫡[dí]派子孙，姓关名胜，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，使一口青龙偃月刀，人称为大刀关胜。见做蒲东巡检，屈在下僚。此人幼读兵书，深通武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若以礼币请他，拜为上将，可以扫清水寨，殄灭狂徒。保国安民，开疆展土，端在此人。乞取钧旨。”

蔡京听罢大喜，就差宣赞为使，赍了文书鞍马，连夜星火前往蒲东，礼请关胜赴京计议。众官皆退。

话休絮繁。宣赞领了文书，上马进发，带将三五个从人，不则一日，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。

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，只闻见说东京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使命至，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。各施礼罢，请到厅上坐地。关胜问道："故人久不相见，今日何事远劳亲自到此？"

宣赞回言："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，宣某在太师跟前，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，降兵斩将之才，特奉朝廷敕旨，太师钧命，彩币鞍马，礼请起行。兄长勿得推却，便请收拾赴京。"

关胜听罢大喜，与宣赞说道："这个兄弟姓郝，双名思文，是我拜义弟兄。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[àn]投胎，因而有孕，后生此人，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郝思文。这兄弟十八般武艺，无有不能。得蒙太师呼唤，一同前去，用功报国，有何不可。"

宣赞喜诺，就行催请登程。

当下关胜分付老小，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，收拾刀马盔甲行李，跟随宣赞连夜起程。来到东京，径投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，教唤进。宣赞引关胜、郝思文直到节堂，拜见已罢，立在阶下。

蔡京看了关胜，端的好表人材，堂堂八尺五六身躯，细细三柳髭髯，两眉入鬓，凤眼朝天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朱。太师大喜，便问："将军青春多少？"

关胜答道："小将三旬有二。"

蔡太师道："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，请问良将，愿施妙策，以解其围。"

关胜禀道："久闻草寇占住水洼，侵害黎民，劫掳城池。此贼擅离巢穴，自取其祸。若救北京，虚劳神力。乞假精兵数万，先取梁山，后拿贼寇，教他首尾不能相顾。"

太师见说大喜，与宣赞道："此乃围魏救赵之计，正合吾心。"

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、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，教郝思文为先锋，宣赞为合后，关胜为领兵指挥使，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。犒[kào]赏三军，限日下起行，大刀阔斧，杀奔梁山泊来。

直教龙离大海，不能驾雾腾云；虎到平川，怎地张牙露爪。正是：贪观天上中秋月，失却盘中照殿珠。

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飒 [sà]　囹圄 [líng yǔ]　肱 [gōng]　殄 [tiǎn]　谕 [yù]
貔 [pí]　裴 [péi]　扈 [hù]　玘 [qǐ]　狻猊 [suān ní]
仝 [tóng]　圜 [yuán]　杻 [chǒu]　庾 [yǔ]　疃 [tuǎn]　弩 [nǔ]
鹭鸶 [lù sī]　搦 [nuò]　腌臜 [ā·za]　恁 [nèn]　煊 [xuān]
馘 [guó]　貅 [xiū]　鼙 [pí]　旌 [jīng]　罡 [gāng]　曜 [yào]
濯 [zhuó]　葭 [jiā]　鼍 [tuó]　鍪 [móu]　钑 [sà]　觑 [qù]
飕 [sōu]　赟 [jī]　谄佞 [chǎn nìng]　嫡 [dí]　犴 [àn]
犒 [kà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卢俊义、石秀被擒，下于死牢。梁中书派索超与梁山泊人马厮杀。梁山泊人马大战索超，大名府危急。蔡京大惊，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，主张攻打梁山泊。

第六十四回

呼延灼夜月赚关胜
宋公明雪天擒索超

古风一首：

古来豪杰称三国，西蜀东吴魏之北。
卧龙才智谁能如，吕蒙英锐真奇特。
中间虎将无人比，勇力超群独关羽。
蔡阳斩首付一笑，芳声千古传青史。
岂知世乱英雄亡，后代贤良有孙子。
梁山兵困北京危，万姓荒荒如乱蚁。
梁公请救赴京师，玉殿丝纶传睿[1]旨。
前军后合狼虎威，左文右武生光辉。
中军主将是关胜，昂昂志气烟云飞。
黄金铠甲寒光迸，水银盔展兜鍪[2]重。
面如重枣美须髯，锦征袍上蟠双凤。
衬衫淡染鹅儿黄，雀靴雕弓金镞[3]莹。
紫骝骏马猛如龙，玉勒锦鞍双兽并。

① 睿 [ruì]　② 鍪 [móu]　③ 镞 [z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宝刀灿灿霜雪光，冠世英雄不可当。
除此威风真莫比，重生义勇武安王。

话说这篇古风，单道蒲东关胜，这人惯使口大刀，英雄盖世，义勇过人。当日辞了太师，统领着一万五千人马，分为三队，离了东京，望梁山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宋江与同众将，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。李成、闻达哪里敢出对阵，索超箭疮又未平复，亦无人出战。

宋江见攻打城子不破，心中纳闷：离山已久，不见输赢。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，点上灯烛，取出玄女天书，正看之间，猛然想起围城已久，不见有救军接应，戴宗回去，又不见来，默然觉得神思恍惚，寝食不安，便叫小校请军师来计议。

吴用到得中军帐内，与宋江商量道："我等众军围许多时，如何杳[yǎo]无救军来到？城中又不敢出战。眼见的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，他丈人蔡太师必然有救军到来，中间必有良将。倘用围魏救赵之计，且不来解此处之危，反去取我梁山大寨，此是必然之理，兄长不可不虑。我等先着军士收拾，未可都退。"

正说之间，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，报说："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，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。寨中头领主张不定，请兄长、军师早早收兵回来，且解山寨之难。"

吴用道："虽然如此，不可急还。今夜晚间，先教步军前行，留下两支军马，就飞虎峪两边埋伏。城中知道我等退军，必然追赶，若不如此，我兵先乱。"

宋江道："军师言之极当。"

传令便差小李广花荣，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；豹子头林冲，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右边埋伏。再叫双鞭呼延灼，引二十五骑马军，带着凌振，将了风火等炮，离城十数里远近。但见追兵过来，随即施放号炮，令其两下伏兵齐去并杀追兵。一面传令前队退兵，倒拖旌[jīng]旗，不鸣战鼓，却如雨散云行，遇兵勿战，自然退回。步军队里，半夜起来，次第而行。直至次日巳牌前后，方才鸣金收军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上望见宋江军马，手拖旗幡[fān]，肩担刀斧，人起还山之意，马嘶归寨之声，纷纷滚滚，拔寨都起。城上看了仔细，报与梁中书知道："梁山泊军马，今日尽数收兵，都回去了。"

梁中书听的，随即唤李成、闻达商议。闻达道："眼见的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，这厮们恐失巢穴，慌忙归去。可以乘势追杀，必擒宋江。"

说犹未了，城外报马到来，赍[jī]东京文字，约会[约定日期]引兵去取贼巢，他若退兵，可以立追。梁中书便叫李成、闻达各带一支军马，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军马。

且说宋江引兵退回，见城中调兵追赶，舍命便走，直退到飞虎峪那边。只听的背后火炮齐响。李成、闻达吃了一惊，勒住战马看时，后面只见旗幡对刺[交叉]，战鼓乱鸣。

李成、闻达火急回军。左手下撞出小李广花荣，右手下撞出豹子头林冲，各引五百军马，两边杀来。措手不及，知道中了奸计，火速回军。前面又撞出呼延灼，引着一支马军，大杀一阵。杀的李成、闻达金盔倒纳，衣甲飘零，退入城中，闭门不出。

宋江军马次第而回，早转近梁山泊边，却好迎着丑郡马宣赞拦路。宋江约住军兵，权且下寨。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，赴水上山报知，约会水陆军兵，两下救应。有诗为证：

宋江振旅暂回营，飞虎坡前暗伏兵。
杀得李成无处走，倒戈弃甲入京城。

且说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，与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当时议定："我和你弟兄两个，自来寨中，不曾建功，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，倒受他气。如今蒲东大刀关胜，三路调军打我寨栅。不若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，捉拿关胜，立这件大功，众兄弟面上也好争口气。"

张顺道："哥哥，我和你只管的些水军，倘或不相救应，枉惹人耻笑。"

张横道："你若这般把细[谨小慎微]，何年月日能够建功？你不去便罢，我今夜自去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顺苦谏不听。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余只，每船上只有三五人，浑身都是软战，手执苦竹枪，各带蓼叶刀，趁着月光微明，寒露寂静，把小船直抵旱路。此时约有二更时分。

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，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："芦花荡里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，人人各执长枪，尽去芦苇里面两边埋伏，不知何意，特来报知。"

关胜听了，微微冷笑："盗贼之徒，不足与吾对敌。"当时暗传号令，教众军俱各如此准备，"贼兵入寨，帐前一声锣响，四下各自捉人。"

三军得令，各自潜伏。

且说张横将引三二百人，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，直到寨边，拔开鹿角，径奔中军，望见帐中灯烛荧煌，关胜手拈髭髯，坐看兵书。张横暗喜，手搦[nuò]长枪，抢入帐房里来。

旁边一声锣响，众军喊动，如天崩地塌，山倒江翻，吓的张横倒拖长枪，转身便走。四下里伏兵乱起。可怜会水张横，怎脱平川罗网，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个，尽数被缚，推到帐前。

关胜看了，笑骂："无端草贼，小辈匹夫，安敢侮吾！"将张横陷车盛了，其余者尽数监了，"直等捉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京师，不负宣赞举荐之意。"

不说关胜捉了张横，却说水寨内三阮[ruǎn]头领，正在寨中商议，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，只见张顺到来报说："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，去劫关胜营寨，不料被捉，囚车监了。"

阮小七听了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"我兄弟们同死同生，吉凶相救。你是他嫡[dí]亲兄弟，却怎地被人捉了，你不去救，怎见宋公明哥哥？我弟兄三个，自去救他。"

张顺道："为不曾得哥哥将令，却不敢轻动。"

阮小七道："若等将令来时，你哥哥吃他剁做八段！"

阮小二、阮小五都道："说的是。"

张顺说他三个不过，只得依他。当夜四更，点起大小水寨头领，各

驾船只一百余只，一齐杀奔关胜寨来。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，都傍岸边，慌忙报知主帅。

关胜笑道："无见识贼奴，何足为虑！"随即唤首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

且说三阮在前，张顺在后，呐声喊，抢入寨来，只见寨内枪刀竖立，旌旗不倒，并无一人。三阮大惊，转身便走。帐前一声锣响，左右两边马军步军，分作八路，簸箕掌，栲栳[kǎo lǎo]圈，重重叠叠围裹将来。

张顺见不是头，扑同地先跳下水去。三阮夺路便走，急到的水边。后军赶上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把这活阎罗阮小七搭住，横拖倒拽捉去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张顺，却得混江龙李俊带的童威、童猛死救回去。

不说阮小七被捉，囚在陷车之中，且说水军报上梁山泊来，刘唐便使张顺从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，报说这个消息。

宋江便与吴用商议，怎生退的关胜。吴用道："来日决战，且看胜败如何。"

说犹未了，猛听得战鼓齐鸣，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直到大寨，宋江举众出迎。门旗开处，宣赞出马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征袍穿蜀锦，铠甲露银花。金盔凤翅披肩，抹绿云靴护腿。马蹄荡起红尘，刀面平铺秋水。满空杀气从天降，一点朱缨滚地来。

宋江看了宣赞在门旗下勒战，便唤首将："哪个出马先拿这厮？"

只见小李广花荣拍马持枪，直取宣赞，宣赞舞刀来迎。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十合，花荣卖个破绽，回马便走。宣赞赶来，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，拈弓取箭，侧坐雕鞍，轻舒猿臂，翻身一箭。宣赞听的弓弦响，却好箭来，把刀只一隔，铮地一声响，射在刀面上。花荣见一箭不中，再取第二枝箭，看的较近，望宣赞胸膛上射来。宣赞镫[dèng]里藏身，又躲过了。

宣赞见他弓箭高强，不敢追赶，霍然勒回马，跑回本阵。花荣见他不赶来，连忙便勒转马头，望宣赞赶来，又取第三枝箭，望得宣赞后心较近，再射一箭。只听得铛的一声响，却射在背后护心镜上。宣赞慌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驰马入阵，便使人报与关胜。

关胜得知，便唤小校快牵过战马来。那匹马头至尾长一丈，蹄至脊高八尺，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，纯是火炭般赤，拴一副皮甲，束三条肚带。关胜全装披挂，绰刀上马，直临阵前，门旗开处，便乃出马。有《西江月》一首为证：

汉国功臣苗裔，三分良将玄孙。绣旗飘挂动天兵，金甲绿袍相称。赤兔马腾腾紫雾，青龙刀凛凛寒冰。蒲东郡内产英雄，义勇大刀关胜。

宋江看了关胜一表非俗，与吴用暗暗地喝彩，回头与众多良将道："将军英雄，名不虚传！"

说言未了，林冲忿怒，便道："我等弟兄，自上梁山泊，大小五七十阵，未尝挫了锐气。军师何故灭自己威风！"说罢，便挺枪出马，直取关胜。

关胜见了，大喝道："水泊草寇，汝等怎敢背负朝廷！单要宋江与吾决战。"

宋江在门旗下喝住林冲，纵马亲自出阵，欠身与关胜施礼，说道："郓[yùn]城小吏宋江，到此谨参，惟将军问罪。"

关胜道："汝为俗吏，安敢背叛朝廷？"

宋江答道："盖为朝廷不明，纵容奸臣当道，谗佞[nìng]专权，设除滥官污吏，陷害天下百姓。宋江等替天行道，并无异心。"

关胜大喝："天兵到此，尚然抗拒，巧言令色，怎敢瞒吾！若不下马受降，着你粉骨碎身！"

霹雳火秦明听得大怒，手舞狼牙棍，纵坐下马，直抢过来。关胜也纵马出迎，来斗秦明。林冲怕他夺了头功，猛可里飞抢过来，径奔关胜。三骑马向征尘影里，转灯般厮杀。宋江看了，恐伤关胜，便教鸣金收军。

林冲、秦明回马阵前，说道："正待擒捉这厮，兄长何故收军罢战？"

宋江道："贤弟，我等忠义自守，以强欺弱，非所愿也。纵使阵上捉他，此人不伏，亦乃惹人耻笑。吾看关胜英勇之将，世本忠臣，乃祖为神，若得此人上山，宋江情愿让位。"

林冲、秦明都不喜欢。当日两边各自收兵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且说关胜回到寨中，下马卸甲，心中暗忖道："我力斗二将不过，看看输与他，宋江倒收了军马，不知主何意？"却教小军推出陷车中张横、阮小七过来，问道："宋江是个郓城小吏，你这厮们如何伏他？"

阮小七应道："俺哥哥山东、河北驰名，都称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你这厮不知礼义之人，如何省的！"

关胜低头不语，且教推过陷车。当晚寨中纳闷，坐卧不安，走出中军，立观月色满天，霜华遍地，嗟叹不已。有伏路小校前来报说："有个胡须将军，匹马单鞭，要见元帅。"

关胜道："你不问他是谁？"

小校道："他又没衣甲军器，并不肯说姓名，只言要见元帅。"

关胜道："既是如此，与我唤来。"

没多时，来到帐中，拜见关胜。关胜看了，有些面熟，灯光之下略也认得，便问是谁。那人道："乞退左右。"

关胜道："不妨。"

那人道："小将呼延灼的便是。先前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，征进梁山泊，谁想中贼奸计，失陷了军机，不能还乡。听得将军到来，不胜之喜。早间宋江在阵上，林冲、秦明待捉将军，宋江火急收军，诚恐伤犯足下。此人素有归顺之意，无奈众贼不从，暗与呼延灼商议，正要驱使众人归顺。将军若是听从，明日夜间，轻弓短箭，骑着快马，从小路直入贼寨，生擒林冲等寇，解赴京师，共立功勋。"

关胜听罢大喜，请入帐，置酒相待。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，不幸从贼无辜。二人递相剖露衷情，并无疑心。次日，宋江举众搦战。关胜与呼延灼商议："今日可先赢首将，晚间可行此计。"有诗为证：

亡命呼延计最奇，单人匹马夜逃归。
阵前假意鞭黄信，钩起梁山旧是非。

且说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，彼各上马，都到阵前。宋江见了，大骂呼延灼道："我不曾亏负你半分，因何夤[yín]夜私去！"

呼延灼回道："汝等草寇，成何大事！"

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，仗丧门剑，驱坐下马，直奔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不到十合，呼延灼手起一鞭，把黄信打落马下。宋江阵上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军，抢出来扛了回去。

关胜大喜，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。呼延灼道："不可追掩，恐吴用那厮广有神机，若还赶杀，恐贼有计。"

关胜听了，火急收军，都回本寨，到中军帐里置酒相待，动问镇三山黄信之事。呼延灼道："此人原是朝廷命官，青州都监，与秦明、花荣一时落草。今日先杀此贼，挫灭威风，今晚偷营，必然成事。"

关胜大喜，传下将令，教宣赞、郝思文两路接应；自引五百马军，轻弓短箭，叫呼延灼引路。至夜二更起身，三更前后，直奔宋江寨中，炮响为号，里应外合，一齐进兵。

是夜月光如昼。黄昏时候披挂已了，马摘鸾铃，人披软战，军卒衔枚疾走，一齐乘马。呼延灼当先引路，众人跟着。转过山径，约行了半个更次，前面撞见三五十个伏路小军，低声问道："来的不是呼将军么？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。"

呼延灼喝道："休言语，随在我马后走。"

呼延灼纵马先行，关胜乘马在后。又转过一层山嘴，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，远远地一碗红灯。关胜勒住马问道："有红灯处是哪里？"

呼延灼道："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。"急催动人马。

将近红灯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众军跟定关胜，杀奔前来。到红灯之下看时，不见一个；便唤呼延灼时，亦不见了。

关胜大惊，知道中计，慌忙回马，听得四边山上，一齐鼓响锣鸣。正是慌不择路，众军各自逃生。关胜连忙回马时，只剩得数骑马军跟着。转出山嘴，又听得树林边脑后一声炮响，四下里挠钩齐出，把关胜拖下雕鞍，夺了刀马，卸去衣甲，前推后拥，拿投大寨里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自引一支军马截住郝思文，回头厮杀。月光之下，遥见郝思文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千丈凌云豪气，一团筋骨精神。
横枪跃马荡征尘，四海英雄难近。
身着战袍锦绣，七星甲挂龙鳞。
天丁元是郝思文，飞马当前出阵。

林冲大喝道："你主将关胜中计被擒，你这无名小将，何不下马受

缚！”

郝思文大怒，直取林冲。二马相交，斗无数合，花荣挺枪助战。郝思文势力不加，回马便走。肋后撞出个女将一丈青扈[hù]三娘，撒起红绵套索，把郝思文拖下马来。步军向前一齐捉住，解投大寨。

话分两处。这边秦明、孙立自引一支军马去捉宣赞，当路正逢此人。丑郡马宣赞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卷缩短黄须发，凹兜黑墨容颜。
睁开怪眼似双环，鼻孔朝天仰见。
手内钢刀耀雪，护身铠甲连环。
海骝[①]赤马锦鞍鞯[②]，郡马英雄宣赞。

当下宣赞出马，大骂：“草贼匹夫，当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！”

秦明大怒，跃马挥狼牙棍，直取宣赞。二马相交，约斗数合，孙立侧首过来。宣赞慌张，刀法不依古格，被秦明一棍搠[shuò]下马来。三军齐喊一声，向前捉住。

再有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，抢奔关胜寨内来，先救了张横、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，夺去一应粮草马匹，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。

天晓，宋江会众上山。此时东方渐明，忠义堂上分开坐次，早把关胜、宣赞、郝思文分投解来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堂，喝退军卒，亲解其缚，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纳头便拜，叩首伏罪，说道：“亡命狂徒，冒犯虎威，望乞恕罪。”

关胜连忙答礼，闭口无言，手足无措。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：“小可既蒙将令，不敢不依，万望将军免恕虚诳[kuáng]之罪。”

关胜看了一般头领义气深重，回顾与宣赞、郝思文道：“我们被擒在此，所事若何？”

二人答道：“并听将令。”

关胜道：“无面还京，俺三人愿早赐一死。”

宋江道：“何故发此言？将军倘蒙不弃微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若是不肯，不敢苦留，只今便送回京。”

关胜道：“人称忠义宋公明，话不虚传。今日我等有家难奔，有国难

① 骝 [liú]　② 鞯 [jiā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投，愿在帐下为一小卒。”

宋江大喜。当日一面设筵[yán]庆贺，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，又得了五七千人马。其余各自四散。投降军内，有老幼者，随即给散银两，便放回家。一边差薛永赍书往蒲东，搬取关胜老小，都不在话下。

宋江正饮宴间，默然想起卢员外、石秀陷在北京，潸[shān]然泪下。吴用道：“兄长不必忧心，吴用自有措置。只过今晚，来日再起军兵，去打北京，必然成事。”

关胜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将无可报答不杀之罪，愿为前部。”

宋江大喜。次日早晨传令，就教宣赞、郝思文拨回旧有军马，便为前部先锋；其余原打北京头领，不缺一个。再差李俊、张顺将带水战盔甲随去，以次再望北京进发。

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，正与索超起病饮酒，只见探马报道：“关胜、宣赞、郝思文并众军马，俱被宋江捉去，已入伙了。梁山泊军马见今又到。”

梁中书听得，唬得目瞪痴呆，手脚无措。只见索超禀复道：“前者中贼冷箭，今番且复此仇。”随即赏了索超，便教引本部人马，争先出城，前去迎敌。

李成、闻达随后调军接应。其时正是仲冬天气，时候正冷，连日彤云密布，朔风乱吼。宋江兵到，索超直至飞虎峪下寨，次日引兵迎敌。宋江引前部吕方、郭盛，上高阜[fù]处看关胜厮杀。三通战鼓罢，关胜出阵。只见对面索超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生居河北最英雄，累与朝廷立大功。
双凤袍笼银叶铠，飞鱼袋插铁胎弓。
勇如袁达安齐国，壮若灵神劈华峰。
马上横担金蘸斧，索超名号急先锋。

当时索超见了关胜，却不认得。随征军卒说道：“这个来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关胜。”

索超听了，并不打话，直抢过来，径奔关胜。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。两个斗不十合，李成正在中军，看见索超斧怯，战关胜不下，自舞双刀出阵，夹攻关胜。这边宣赞、郝思文见了，各持兵器前来助战，五骑搅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块。

宋江在高阜处看见，鞭梢一指，大军卷杀过去。李成军马大败亏输，杀得七断八绝，连夜退入城去，坚闭不出。宋江催兵直抵城下，扎住军马。

次日，索超亲引一支军马，出城冲突。吴用见了，便教军校迎敌戏战，他若追来，乘势便退。此时索超又得了这一阵，欢喜入城。

当晚彤云四合，纷纷雪下，吴用已有计了，暗差步军去北京城外，靠山边河路狭处，掘成陷坑，上用土盖。是夜雪急风严，平明看时，约有二尺深雪。

城上望见宋江军马，各有惧色，东西栅立不定。索超看了，便点三百军马，就时追出城来。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。却教水军头领李俊、张顺身披软战，勒马横枪，前来迎敌。却才与索超交马，弃枪便走，特引索超奔陷坑边来。这里一边是路，一边是涧。李俊弃马跳入涧中去了，向着前面，口里叫道："宋公明哥哥快走！"

索超听了，不顾身体，飞马抢过阵来。山背后一声炮响，索超连人和马攧[diān]将下去。后面伏兵齐起，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，也须七损八伤。正是：烂银深盖藏圈套，碎玉平铺作陷坑。

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睿 [ruì]　鏊 [móu]　镞 [zú]　杳 [yǎo]　旌 [jīng]　幡 [fān]
赍 [jī]　搦 [nuò]　阮 [ruǎn]　嫡 [dí]　栲栳 [kǎo lǎo]
镫 [dèng]　郓 [yùn]　佞 [nìng]　夤 [yín]　扈 [hù]　骝 [liú]
鞯 [jiān]　搠 [shuò]　诳 [kuáng]　筵 [yán]　潸 [shān]　阜 [fù]
攧 [diā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吴用识破关胜之计，逐步退兵。花荣、林冲打退追兵。宋江兵回梁山。张横劫关胜之寨被俘。三阮、张顺救张横，阮小七被俘。呼延灼诈降，关胜被擒。宋江重待关胜，关胜为义气所感入伙。关胜打败索超。吴用设计擒拿索超。

第六十五回

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诗曰：

岂知一夜乾坤老，卷地风严雪正狂。
隐隐林边排剑戟[1]，森森竹里摆刀枪。
六花为阵成机堑，万里铺银作战场。
却似玉龙初斗罢，满天鳞甲乱飞扬。

话说宋江军中，因这一场大雪，吴用定出这条计来，就下雪陷坑中捉了索超。其余军马，都逃回城中去了，报说索超被擒。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，不由他不慌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，不许相战。

且说宋江到寨，中军帐上坐下，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[huī]下。宋江见了大喜，喝退军健，亲解其缚，请入帐中置酒相待，用好言抚慰道："你看我众兄弟们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。盖为朝廷不明，纵容滥官当道，污吏专权，酷害良民，都情愿协助宋江，替天行道。若是将军不弃，

① 戟 [jǐ]

同以忠义为主。”

索超本是天罡[gāng]星之数，自然凑合，降了宋江。当夜帐中置酒作贺。

次日商议打城。一连打了数日，不得城破，宋江好生忧闷。当夜帐中伏枕而卧，忽然阴风飒飒，寒气逼人。宋江抬头看时，只见天王晁[cháo]盖欲进不进，叫声：“兄弟，你不回去，更待何时！”立在面前。

宋江吃了一惊，急起身问道：“哥哥从何而来？屈死冤仇不曾报得，中心日夜不安。前者一向不曾致祭，以此显灵，必有见责。”

晁盖道：“非为此也。兄弟靠后，阳气逼人，我不敢近前。今特来报你：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。你可早早收兵，此为上计。回军自保，免致久围。”

宋江却欲再问明白，赶向前去说道：“哥哥阴魂到此，望说真实。”被晁盖一推，撒然觉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便叫小校请军师圆梦。

吴用来到中军帐上，宋江说其异事。吴用道：“既是晁天王显圣，不可不依。目今天寒地冻，军马难以久住，权且回山守待，冬尽春初，雪消冰解，那时再来打城，未为晚矣。”

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甚当，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缧绁[léi xiè]，度日如年，只望我等兄弟来救。不争我们回去，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。此事进退两难。”

计议未定。

次日，只见宋江觉道神思疲倦，身体酸疼，头如斧劈，身似笼蒸，一卧不起。众头领都在面前看视。宋江道：“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疼。”

众人看时，只见鳌[ào]子一般赤肿起来。吴用道：“此疾非痈[yōng]即疽[jū]。吾看方书[讲医学和药案的书]，菉[lù]豆粉可以护心，毒气不能侵犯。便买此物，安排与哥哥吃。”一面使人寻药医治，亦不能好。

只见浪里白跳张顺说道：“小弟旧在浔[xún]阳江时，因母得患背疾，百药不能治，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，手到病除。向后小弟但得些银两，便着人送去与他。今见兄长如此病症，此去东途路远，急速不能便到。为哥哥的事，只得星夜前去，拜请他来救治哥哥。”

吴用道：“兄长梦晁天王所言，百日之灾，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，莫非正应此人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江道："兄弟，你若有这个人，快与我去，休辞生受，只以义气为重。星夜去请此人，救我一命。"

吴用教取蒜条金一百两与医人，再将三二十两碎银作为盘缠，分付与张顺："只今便行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，切勿有误！我今拔寨回山，和他山寨里相会。兄弟可作急快来。"

张顺别了众人，背上包裹，望前便去。

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，权且收军罢战回山。车子上载了宋江，连夜起发。北京城内曾经了伏兵之计，只猜他引诱，不敢来追。次日，梁中书见报，说道："此去未知何意？"

李成、闻达道："吴用那厮诡计极多，只可坚守，不宜追赶。"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顺要救宋江，连夜趱[zǎn]行，时值冬尽，无雨即雪，路上好生艰难；更兼慌张，不曾带得雨具。行了数千里，早近扬子江边。是日北风大作，冻云低垂，飞飞扬扬，下一天大雪。张顺冒着风雪，要过大江，舍命而行。虽是景物凄凉，江内别是几般清致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> 嘹唳[①]冻云孤雁，盘旋枯木寒鸦。
> 空中雪下似梨花，片片飘琼乱洒。
> 玉压桥边酒旆[②]，银铺渡口鱼艖[③]。
> 前村隐隐两三家，江上晚来堪画。

那张顺独自一个，奔至扬子江边。看那渡船时，并无一只，只叫得苦。绕着这江边行走，只见败苇折芦里面，有些烟起。张顺叫道："梢公，快把渡船来载我。"

只见芦苇里簌簌地响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箬[ruò]笠，身披簑衣，问道："客人要哪里去？"

张顺道："我要渡江去建康干事至紧，多与你些船钱，渡我则个。"

那梢公道："载你不妨，只是今日晚了，便过江去也没歇处。你只在我船里歇了，到四更风静月明时，我便渡你过去。多出些船钱与我。"

张顺道："也说的是。"便与梢公钻入芦苇里来，见滩边缆着一只小

① 唳 [lì]　② 旆 [pèi]　③ 艖 [chā]

船，见蓬底下一个瘦后生在那里向火。

梢公扶张顺下船，走入舱里，把身上湿衣服都脱下来，叫那小后生就火上烘焙。张顺自打开衣包，取出绵被，和身上卷倒在舱里，叫梢公道："这里有酒卖么？买些来吃也好。"

梢公道："酒却没买处，要饭便吃一碗。"

张顺吃了一碗饭，放倒头便睡。一来连日辛苦，二来十分托大，到初更左侧，不觉睡着。那瘦后生向着炭火烘着上盖的衲袄，看见张顺睡着了，便叫梢公道："大哥，你见么？"

梢公盘将来，去头边只一捏，觉道是金帛之物，把手摇道："你去把船放开，去江心里下手不迟。"

那后生推开篷，跳上岸，解了缆索，上船把竹篙[gāo]点开，搭上橹，咿咿哑哑地摇出江心里来。梢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，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，便去船梢艎[huáng]板底下取出板刀来。张顺却好觉来，双手被缚，挣挫不得。梢公手拿大刀，按在他身上。张顺道："好汉，你饶我性命，都把金子与你。"

梢公道："金银也要，你的性命也要。"

张顺连声叫道："你只教我囫囵[hú lún]死[全尸]，冤魂便不来缠你。"

梢公放下板刀，把张顺扑咚的丢下水去。那梢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，见了许多金银，便没心分与那瘦后生，叫道："五哥，和你说话。"

那人钻入舱里来，被梢公一手揪住，一刀落时，砍的伶仃，推下水去。梢公打并了船中血迹，自摇船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宋江偶尔患疮痍，张顺江东去请医。
烟水芦花深夜后，图财致命更堪悲。

却说张顺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，一时被推下去，就江底下咬断索子，赴水过南岸时，见树林中闪出灯光来。张顺扒上岸，水渌渌[lù]地转入林子里看时，却是一个村酒店，半夜里起来榨酒，破壁缝透出灯光。张顺叫开门时，见个老丈，纳头便拜。老儿道："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，跳水逃命的么？"

张顺道："实不相瞒老丈，小人来建康干事，晚了，隔江觅船，不想撞着两个歹人，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，尽都劫了，撺落江中。小人却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赴水，逃得性命。公公救度则个。”

老丈见说，领张顺入后屋下，把个衲头[指破旧的衣服。衲，补缀]与他，替下湿衣服来烘，荡些热酒与他吃。老丈道：“汉子，你姓甚么？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？”

张顺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建康府安太医是我弟兄，特来探望他。”

老丈道：“你从山东来，曾经梁山泊过？”

张顺道：“正从那里经过。”

老丈道：“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，又不杀害人性命，只是替天行道。”

张顺道：“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，不害良民，只怪滥官污吏。”

老丈道：“老汉听得说，宋江这伙端的仁义，只是救贫济老，哪里似我这里草贼。若得他来这里，百姓都快活，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[hāo]恼。”

张顺听罢，道：“公公不要吃惊，小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。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背疮，教我将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。谁想托大在船中睡着，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，撺下江里。被我咬断绳索，到得这里。”

老丈道：“你既是那里好汉，我叫儿子出来和你相见。”

不多时，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，看着张顺便拜道：“小人久闻哥哥大名，只是无缘不曾拜识。小人姓王，排行第六，因为走跳的快，人都唤小人做霍闪婆[神话传说中“雷公、电母”的电母]王定六。平生只好赴水使棒，多曾投师，不得传受，权在江边卖酒度日。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，小人都认得：一个是截江鬼张旺，那一个瘦后生却是华亭县人，唤做油里鳅孙三。这两个男女，如常在这江里劫人。哥哥放心，在此住几日，等这厮来吃酒，我与哥哥报仇。”

张顺道：“感承兄弟好意。我为兄长宋公明，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。只等天明便入城去，请了安太医回来相会。”

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与张顺换了，连忙置酒相待，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天晴雪消，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，且教入建康府来。张顺进得城中，径到槐桥下，看见安道全正在门前货药。张顺进得门，看着安道全纳头便拜。古人有首诗，单题安道全好处。道是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肘后良方有百篇，金针玉刃得师传。
重生扁鹊应难比，万里传名安道全。

这安道全祖传内科外科尽皆医得，以此远方驰名。当时看了张顺，便问道："兄弟多年不见，甚风吹得到此？"

张顺随至里面，把这闹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；后说宋江见患背疮，特地来请神医，扬子江中险些儿送了性命，都实诉了。

安道全道："若论宋公明天下义士，去走一遭最好。只是拙妇亡过，家中别无亲人，离远不得，以此难出。"

张顺苦苦求告："若是兄长推却不去，张顺也难回山。"

安道全道："再作商议。"

张顺百般哀告，安道全方才应允。

原来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，唤做李巧奴，如常往来。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丽，安道全以此眷顾他。有诗为证：

蕙[1]质温柔更老成，玉壶明月逼人清。
步摇宝髻寻春去，露湿凌波步月行。
丹脸笑回花萼丽，朱弦歌罢彩云停。
愿教心地常相忆，莫学章台赠柳情。

当晚就带张顺同去他家，安排酒吃。李巧奴拜张顺做叔叔。三杯五盏，酒至半酣，安道全对巧奴说道："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，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。多则是一个月，少是二十余日，便回来望你。"

那李巧奴道："我却不要你去！你若不依我口，再也休上我门。"

安道全道："我药囊都已收拾了，只要动身，明日便去。你且宽心，我便去也，又不担阁。"

李巧奴撒娇撒痴，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："你若还不依我，去了，我只咒的你肉片片儿飞！"

张顺听了这话，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这婆娘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安道全大醉倒了，搀去巧奴房里，睡在床上。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："你自归去，我家又没睡处。"

张顺道："只待哥哥酒醒同去。"以此发遣他不动，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。

① 蕙 [hu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顺心中忧煎，哪里睡得着。初更时分，有人敲门。张顺在壁缝里张时，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，便与虔[qián]婆说话。那婆子问道："你许多时不来，却在哪里？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，却怎生奈何？"

那人道："我有十两金子，送与姐姐打些钗环。老娘怎地做个方便，教他和我厮会则个。"

虔婆道："你只在我房里，我叫女儿来。"

张顺在灯影下张时，却见是截江鬼张旺。原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，便来他家使。张顺见了，按不住火起。再细听时，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，叫巧奴相伴张旺。张顺本待要抢入去，却又怕弄坏了事，走了这贼。

约莫三更时分，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。虔婆东倒西歪，却在灯前打醉眼子[打瞌睡]。张顺悄悄开了房门，踅[xué]到厨下，见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灶上，看这虔婆倒在侧首板凳上。张顺走将入来，拿起厨刀，先杀了虔婆。要杀使唤的时，原来厨刀不甚快，砍了一个人，刀口早卷了。那两个正待要叫，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，绰起来，一斧一个砍杀了。房中婆娘听得，慌忙开门，正迎着张顺，手起斧落，劈胸膛砍翻在地。

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，推开后窗，跳墙走了。张顺懊恼无极，随即割下衣襟，蘸血去粉壁上写道："杀人者，安道全也。"连写数十处。

捱到五更将明，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，便叫巧奴。张顺道："哥哥不要则声！我教你看两个人。"

安道全起来，看了四个死尸，吓得浑身麻木，颤做一团。张顺道："哥哥，你见壁上写的么？"

安道全道："你苦了我也！"

张顺道："只有两条路从你行：若是声张起来，我自走了，哥哥却用去偿命；若还你要没事，家中取了药囊，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。这两件随你行。"

安道全道："兄弟忒[tuī]这般短命见识！"有诗为证：

久恋烟花不肯休，临行留滞更绸缪[①]。

铁心张顺无情甚，白刃横飞血漫流。

到天明，张顺卷了盘缠，同安道全回家，敲开门，取了药囊出城来，

① 绸缪 [chóu móu]

径到王定六酒店里。王定六接着，说道："昨日张旺从这里过，可惜不遇见哥哥。"

张顺道："我自要干大事，哪里且报小仇。"

说言未了，王定六报道："张旺那厮来也！"

张顺道："且不要惊他，看他投哪里去。"

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。王定六叫道："张大哥，你留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。"

张旺道："要趁船快来。"

王定六报与张顺。张顺道："安兄，你可借衣服与小弟穿，小弟衣裳却换与兄长穿了，才去趁船。"

安道全道："此是何意？"

张顺道："自有主张，兄长莫问。"

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换穿了。张顺戴上头巾，遮尘暖笠影身。王定六背了药囊，走到船边。张旺拢船傍岸，三个人上船。张顺扒入后梢，揭起艎板看时，板刀尚在。张顺拿了，再入船舱里。张旺把船摇开，咿哑之声，直到江心里面。张顺脱去上盖，叫一声："梢公快来，你的船舱里漏入水来。"

张旺不知中计，把头钻入舱里来，被张顺胳[gē]膊[dā]地揪住，喝一声："强贼！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么？"

张旺看了，则声不得。张顺喝道："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，又要害我性命。你那个瘦后生哪里去了？"

张旺道："好汉，小人得了财，无心分与他，恐他争论，被我杀死，撺入江里去了。"

张顺道："你认得我么？"

张旺道："不识得好汉，只求饶了小人一命。"

张顺喝道："我生在浔阳江边，长在小孤山下，作卖鱼牙子，谁不认得！只因闹了江州，上梁山泊随从宋公明，纵横天下，谁不惧我！你这厮漏我下船，缚住双手，撺下江心，不是我会识水时，却不送了性命！今日冤仇相见，饶你不得！"就势只一拖，提在船舱中，把手脚四马攒蹄，捆缚做一块，看着那扬子大江，直撺下去："也免了你一刀。"

张旺性命，眼见得黄昏做鬼。有诗为证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盗金昔日沉张顺，今日何期向水擒。
终须一命还一命，天道昭昭冤报冤。

这张顺将船户贼人张旺捆缚，沉下水去。王定六看了，十分叹息。三人棹[zhào]船到岸，张顺对王定六道："贤弟恩义，生死难忘。你若不弃，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，赶上梁山泊来，一同归顺大义。未知你心下何如？"

王定六道："哥哥所言，正合小弟之心。"说罢分别。

张顺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，王定六作辞二人，复上小船，自回家去，收拾行李赶来。

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上得北岸，背了药囊，移身便走。那安道全是个文墨的人，士大夫出身，不会[不擅长]走路，行不得三十余里，早走不动。张顺请入村店，买酒相待。正吃之间，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，叫声："兄弟，如何这般迟误？"

张顺看时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，扮做客人赶来。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，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。戴宗道："如今哥哥神思昏迷，水米不吃，看看待死，不久临危。"

张顺闻言，泪如雨下。安道全问道："皮肉血色如何？"

戴宗答道："肌肤憔悴，终日叫唤，疼痛不止，性命早晚难保。"

安道全道："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，便可医治。只怕误了日期。"

戴宗道："这个容易。"取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。戴宗自背了药囊，分付张顺："你自慢来，我同太医前去。"

两个离了村店，作起神行法先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将军发背少宁安，千里迎医道路难。
四腿俱粘双甲马，星驰电逐奔梁山。

当下且说这张顺在本处村店里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，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，同父亲果然过来。张顺接见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"我专在此等你。"

王定六问道："安太医何在？"

张顺道："神行太保戴宗接来迎着，已和他先行去了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王定六却和张顺并自父亲，一同起身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戴宗引着安道全，作起神行法，连夜赶到梁山泊，并不困倦。寨中大小头领接着，引到宋江卧榻内，就床上看时，口内一丝两气。安道全先诊了脉息，说道："众头领休慌。脉体无事，身躯虽见沉重，大体不妨。不是安某说口，只十日之间，便要复旧。"

众人见说，一齐便拜。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，然后用药，外使敷贴之饵，内用长托之剂。五日之间，渐渐皮肤红白，肉体滋润，饮食渐进。不过十日，虽然疮口未完，饮食复旧。

只见张顺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，拜见宋江并众头领，诉说江中被劫、水上报冤之事。众皆称叹："险不误了兄长之患。"

宋江才得病好，便与吴用商量，要打北京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，以表忠义之心。安道全谏道："将军疮口未完，不可轻动，动则急难痊可。"

吴用道："不劳兄长挂心，有伤神思，只顾自己将息，调理元阳真气。吴用虽然不才，只就目今春初时候，定要打破北京城池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二人性命，擒拿淫妇奸夫。不知兄长意下如何？"

宋江道："若得军师如此扶持，宋江虽死瞑目。"

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。言不过数句，话不尽一席，有分教：北京城内，变成火窟枪林；大名府中，翻作尸山血海。正是：谈笑鬼神皆丧胆，指挥豪杰尽倾心。

毕竟军师吴用设出甚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戟 [jǐ]　麾 [huī]　罡 [gāng]　晁 [cháo]　缧绁 [léi xiè]
鳌 [ào]　痈 [yōng]　疽 [jū]　蒌 [lǚ]　浔 [xún]　趱 [zǎn]
唳 [lì]　旆 [pèi]　艖 [chā]　箬 [ruò]　篙 [gāo]　艎 [huáng]
囫囵 [hú lún]　渌 [lù]　薅 [hāo]　蕙 [huì]　虔 [qián]
踅 [xué]　忒 [tuī]　绸缪 [chóu móu]　胫 [gē]　**腭** [dā]
棹 [zhào]

前情回顾

梁中书坚守不出。索超归顺梁山。宋江染病，张顺请安道全来医治，路上被劫去盘缠。张顺逼安道全上山。张顺说服王定六上梁山。戴宗接安道全上山，医好宋江疾病。吴用欲救卢俊义并石秀。

第六十六回
时迁火烧翠云楼
吴用智取大名府

诗曰：

野战攻城事不通，神谋鬼计运奇功。
星桥铁锁悠悠展，火树银花处处同。
大府忽为金璧碎，高楼翻作祝融红。
龙群虎队真难制，可愧中书智力穷。

话说吴用对宋江道："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，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，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。比及兄长卧病之时，小生累累使人去北京探听消息，梁中书昼夜忧惊，只恐俺军马临城。又使人直往北京城里城外市井去处，遍贴无头告示，晓谕(yù)居民，勿得疑虑：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大军到郡，自有对头。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。东京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，天子之前，更不敢提，只是主张招安，大家无事。因此累累寄书与梁中书，教道且留卢俊义、石秀二人性命，好做脚手。"

宋江见说，便要催趱(zǎn)军马下山，去打北京。吴用道："即今冬尽春初，早晚元宵节近，北京年例大张灯火。我欲乘此机会，先令城中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伏，外面驱兵大进，里应外合，可以救难破城。”

宋江道：“若要如此调兵，便请军师发落。”

吴用道：“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。你众弟兄中谁敢与我先去城中放火？”

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：“小弟愿往！”

众人看时，却是鼓上蚤[zǎo]时迁。时迁道：“小弟幼年间曾到北京。城内有座楼，唤做翠云楼，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。眼见得元宵之夜，必然喧哄，乘空潜地入城。正月十五日夜，盘去翠云楼上，放起火来为号，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，此为上计。”

吴用道：“我心正待如此。你明日天晓，先下山去，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，楼上放起火来，便是你的功劳。”

时迁应允，听令去了。吴用次日却调解珍、解宝扮做猎户，去北京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。正月十五日夜间，只看火起为号，便去留守司前截住报事官兵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杜迁、宋万扮做粜[tiào]米客人，推辆车子去城中宿歇，元宵夜只看号火起时，却来先夺东门：“此是你两个功劳。”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孔明、孔亮扮做仆者，去北京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，只看楼前火起，便去往来接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李应、史进扮做客人，去北京东门外安歇，只看城中号火起时，先斩把门军士，夺下东门，好做出路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鲁智深、武松扮做行脚僧行，去北京城外庵院挂搭，只看城中号火起时，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，冲击去路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邹渊、邹润扮做卖灯客人，直往北京城中寻客店安歇，只看楼中火起，便去司狱司前策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刘唐、杨雄扮作公人，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，只看号火起时，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，令他首尾不能救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公孙胜先生扮做云游道士，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，将带风火轰天等炮数百个，直去北京城内净处守待，只看号火起时施放。两个听令去了。

再调张顺跟随燕青从水门里入城，径奔卢员外家，单捉淫妇奸夫。

再调王矮虎、孙新、张青、扈[hù]三娘、顾大嫂、孙二娘扮作三对村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夫妻入城看灯，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。

再调柴进带同乐和扮做军官，直去蔡节级家中，要保救二人性命。

调拨已定，众头领俱各听令去了。各各遵依军令，不可有误。此是正月初头。

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。有诗为证：

卢生石秀久幽囚，豪杰分头去复仇。
只待上元灯火夜，一时焚却翠云楼。

且说北京梁中书唤过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等一干官员，商议放灯一事。梁中书道："年例北京大张灯火，庆赏元宵，与民同乐，全似东京体例。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，只恐放灯因而惹祸。下官意欲住歇放灯，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？"

闻达便道："想此贼人潜地退去，没头告示乱贴，此计是穷，必无主意，相公何必多虑。若还今年不放灯时，这厮们细作探知，必然被他耻笑。可以传下钧旨，晓示居民：比上年多设花灯，添扮社火，市心中添搭两座鳌山，照依东京体例，通宵不禁，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。教府尹点视居民，勿令缺少。相公亲自行春[官员春天到乡间察看农桑，叫行春。这里指察看灯火]，务要与民同乐。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，以防贼人奸计。再着李都监亲引铁骑马军，绕城巡逻，勿令居民惊忧。"

梁中书见说大喜。众官商议已定，随即出榜晓谕居民。

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，冲要去处。却有诸路买卖，云屯雾集，只听放灯，都来赶趁。在城坊隅巷陌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，只得装扮社火。

豪富之家，各自去赛花灯，远者三二百里去买，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，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。家家门前扎起灯棚，都要赛挂好灯，巧样烟火。户内缚起山棚，摆放五色屏风炮灯，四边都挂名人画片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。

在城大街小巷，家家都要点灯。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，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，口喷净水。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，点灯不计其数。

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青龙一条，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着一条白龙，四面灯火不计其数。原来这座酒楼，名贯河北，号为第一。上有三檐滴水[滴水檐有三层，代指高大的楼房]，雕梁绣柱，极是造得好；楼上楼下，有百十处阁子，终朝鼓乐喧天，每日笙歌聒[guō]耳。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，各设灯火，庆赏丰年。三瓦两舍，更不必说。

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，报上山来。吴用得知大喜，去对宋江说知备细，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北京。安道全谏道："将军疮口未完，切不可轻动。稍若怒气相侵，实难痊可。"

吴用道："小生替哥哥走一遭。"随即与铁面孔目裴[péi]宣点拨八路军马：

第一队，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、彭玘[qǐ]为前部，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前者呼延灼阵上打了的是假的，故意要赚关胜，故设此计。

第二队，豹子头林冲引领马麟、邓飞为前部，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

第三队，大刀关胜引领宣赞、郝思文为前部，病尉迟孙立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

第四队，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、燕顺为前部，青面兽杨志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

第五队，却调步军头领没遮拦穆弘，将引杜兴、郑天寿。

第六队，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、曹正。

第七队，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、穆春。

第八队，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、李衮[gǔn]。

这八路马步军兵，各自取路，即今便要起行，毋得时刻有误。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，都要到北京城下。马军、步军一齐进发。那八路人马依令下山，其余头领尽跟宋江保守山寨。有诗为证：

八路军兵似虎狼，横天杀气更鹰扬。
安排盖地遮天技，要使鳌山变杀场。

且说时迁是个飞檐走壁的人，不从正路入城，夜间越墙而过。城中客店内却不着单身客人，他自白日在街上闲走，到晚来东岳庙内神座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底下安身。正月十三日，却在城中往来观看居民百姓搭缚灯棚，悬挂灯火。

正看之间，只见解珍、解宝挑着野味在城中往来观看，又撞见杜迁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。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上打一个踅[xué]，只见孔明披着头发，身穿羊裘破衣，右手拄一条杖子，左手拿个碗，腌腌[ā]臢臢[zā]在那里求乞。见了时迁，打抹他去背后说话。时迁道："哥哥，你这般一个汉子，红红白白面皮，不像叫化的。北京做公的多，倘或被他看破，须误了大事。哥哥可以躲闪回避。"

说不了，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，看时，却是孔亮。时迁道："哥哥，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，亦不像忍饥受饿的人。这般模样，必然决撒[露出破绽]。"

却才道罢，背后两个劈角儿揪住喝道："你三个做得好事！"

回头看时，却是杨雄、刘唐。时迁道："你惊杀我也！"

杨雄道："都跟我来。"带去僻静处埋冤道："你三个好没分晓！却怎地在那里说话？倒是我两个看见，倘或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，却不误了哥哥大事！我两个都已见了弟兄们，不必再上街去。"

孔明道："邹渊、邹润自在街上卖灯。鲁智深、武松已在城外庵里。再不必多说，只顾临期各自行事。"

五个说了，都出到一个寺前，正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，喝道："你五个在此做甚事？"

众人抬头看时，却是入云龙公孙胜，背后凌振扮做道童跟着。七个人都颐指气使，点头会意，各自去了。

看看相近上元，梁中书先令闻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，去飞虎峪驻扎，以防贼寇。十四日，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，全副披挂，绕城巡视。

次日，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，好生晴明。黄昏月上，六街三市，各处坊隅巷陌，点放花灯，大街小巷，都有社火。值此元宵，有诗为证：

北京三五风光好，膏雨初晴春意早。
银花火树不夜城，陆地拥出蓬莱岛。
烛龙衔照夜光寒，人民歌舞欣时安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五凤羽扶双贝阙[①]，六鳌背驾三神山。
红妆女立朱帘下，白面郎骑紫骝[②]马。
笙箫嘹亮入青云，月光清射鸳鸯瓦。
翠云楼高侵碧天，嬉游来往多婵娟。
灯球灿烂若锦绣，王孙公子真神仙。
游人辏辐[③]尚未绝，高楼顷刻生云烟。

是夜，节级蔡福分付教兄弟蔡庆看守着大牢："我自回家看看便来。"方才进得家门，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，前面那个军官打扮，后面仆者模样。

灯光之下看时，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，后面的已自是铁叫子乐和。蔡节级只认得柴进，便请入里面去，见成杯盘，随即管待。柴进道："不必赐酒，在下到此有件紧事相央。卢员外、石秀全得足下相觑[qù]，称谢难尽。今晚小子欲就大牢里，趁此元宵热闹，看望一遭，望你相烦引进，休得推却。"

蔡福是个公人，早猜了八分。欲待不依，诚恐打破城池，都不见了好处，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。只得担着血海的干系，便取些旧衣裳教他两个换了，也扮做公人，换了巾帻[zé]，带柴进、乐和径奔牢中去了。

初更左右，王矮虎、一丈青、孙新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妻，乔乔画画，装扮做乡村人，挨入在人丛里，便入东门去了。公孙胜带同凌振，挑着荆篓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。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。邹渊、邹润挑着灯，在城中闲走。杜迁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，径到梁中书衙前，闪在人闹处。

原来梁中书衙，只在东门里大街住。刘唐、杨雄各提着水火棍，身边都自有暗器，来州桥上两边坐定。燕青领了张顺，自从水门里入城，静处埋伏。都不在话下。

不移时，楼上鼓打二更。却说时迁挟着一个篮儿，里面都是硫黄、焰硝，放火的药头，篮儿上插几朵闹鹅儿[妇女插在头上的一种彩花]，踅入翠云楼后，走上楼去。只见阁子内吹笙箫，动鼓板，掀云闹社，子弟们闹闹穰穰[ráng]，都在楼上打哄赏灯。

① 阙 [què]　② 骝 [liú]　③ 辏辐 [jiāo gé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迁上到楼上，只做卖闹鹅儿的，各处阁子里去看。撞见解珍、解宝拖着钢叉，叉上挂着兔儿，在阁子前踅。时迁便道："更次到了，怎生不见外面动弹？"

解珍道："我两个方才在楼前，见探马过去，多管兵马到了。你只顾去行事。"

言犹未了，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，说道："梁山泊军马到了西门外。"

解珍分付时迁："你自快去，我自去留守司前接应。"奔到留守司前，只见败残军马，一齐奔入城来，说道："闻大刀吃劫了寨也。梁山泊贼寇引军都赶到城下。"

李成正在城上巡逻，听见说了，飞马来到留守司前，教点军兵，分付闭上城门，守护本州。

却说王太守亲引随从百余人，长枷铁锁，在街镇压，听得报说这话，慌忙回留守司前。

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闲坐，初听报说，尚自不甚慌；次后没半个更次，流星探马接连报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快叫备马。

说言未了，时迁就在翠云楼上点着硫黄焰硝，放一把火来。那火烈焰冲天，火光夺月，十分浩大。

梁中书见了，急上得马，却待要去看时，只见两条大汉，推两辆车子，放在当路，便去取碗挂的灯来，望车子上点着，随即火起。

梁中书要出东门时，两条大汉口称："李应、史进在此！"手拈朴刀，大踏步杀来。

把门官军吓得走了，手边的伤了十数个。杜迁、宋万却好接着出来，四个合做一处，把住东门。

梁中书见不是头势，带领随行伴当，飞奔南门。南门传说道："一个胖大和尚抡动铁禅杖，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，发喊杀入城来。"

梁中书回马，再到留守司前，只见解珍、解宝手拈钢叉，在那里东撞西撞，急待回州衙，不敢近前。

王太守却好过来，刘唐、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，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于街前。虞候、押番各逃残生去了。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，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，轰天震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邹渊、邹润手拿竹竿，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。南瓦子前，王矮虎、一丈青杀将来，孙新、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，就那里协助。铜佛寺前，张青、孙二娘入去，扒上鳌山，放起火来。

此时北京城内，百姓黎民，一个个鼠窜狼奔，一家家神号鬼哭，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[gèn]天，四方不辨。有诗为证：

回禄施威特降灾，熏天烈焰涨红埃。
黄童白叟皆惊惧，又被雄兵混杀来。

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，接着李成军马，急到南门城上，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，只见城下兵马摆满，旗号上写着“大将呼延灼”，火焰光中，抖擞精神，施逞骁勇，左有韩滔，右有彭玘，黄信在后，催动人马，雁翅一般横杀将来，随到门下。

梁中书出不得城去，和李成躲在北门城下，望见火光明亮，军马不知其数，却是豹子头林冲，跃马横枪，左有马麟，右有邓飞，花荣在后催动人马，飞奔将来。再转东门，一连火把丛中，只见没遮拦穆弘，左有杜兴，右有郑天寿，三筹步军好汉当先，手拈朴刀，引领一千余人，杀入城来。

梁中书径奔南门，舍命夺路而走。吊桥边火把齐明，只见黑旋风李逵，左有李立，右有曹正，李逵浑身脱剥，睁圆怪眼，咬定牙根，手搦[nuò]双斧，从城濠[háo]里飞杀过来。李立、曹正，一齐俱到。

李成当先，杀开条血路，奔出城来，护着梁中书便走。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，火把丛中军马无数，却是大刀关胜，拍动赤兔马，手舞青龙刀，径抢梁中书。李成手举双刀，前来迎敌。那时李成无心恋战，拨马便走。左有宣赞，右有郝思文，两肋里撞来，孙立在后催动人马，并力杀来。

正斗间，背后赶上小李广花荣，拈弓搭箭，射中李成副将，翻身落马。李成见了，飞马奔走。未及半箭之地，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，火光夺目，却是霹雳火秦明，跃马舞棍，引着燕顺、欧鹏，背后杨志，又杀将来。

李成且战且走，折军大半，护着梁中书，冲路走脱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城中之事。杜迁、宋万去杀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刘唐、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。孔明、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。邹渊、邹润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。大牢里柴进、乐和看见号火起了，便对蔡福、蔡庆道："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？更待几时？"

蔡庆在门边守时，邹渊、邹润早撞开牢门，大叫道："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好好送出卢员外、石秀哥哥来！"

蔡庆慌忙报蔡福时，孔明、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，不由他弟兄两个肯与不肯，柴进身边取出器械，便去开枷，放了卢俊义、石秀。柴进说与蔡福："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。"一齐都出牢门来。

邹渊、邹润接着，合做一处。蔡福、蔡庆跟随柴进，来家中保全老小。卢俊义将引石秀、孔明、孔亮、邹渊、邹润五个弟兄，径奔家中来捉李固、贾氏。

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，又见四下里火起，正在家中有些眼跳，便和贾氏商量，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，便出门奔走。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，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。

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，便望里面开了后门，趲过墙边，径投河下来寻自家躲避处。只见岸上张顺大叫："那婆娘走哪里去！"

李固心慌，便跳下船中去躲。却待攒入舱里，只见一个人伸出手来，劈角儿揪住，喝道："李固，你认得我么？"

李固听得是燕青的声音，慌忙叫道："小乙哥！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，你休得揪我上岸！"

岸上张顺早把那婆娘挟在肋下，拖到船边。燕青拿了李固，都望东门来了。

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，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，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，都搬来装在车子上，往梁山泊给散。

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，同上山寨。蔡福道："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，休教残害。"

柴进见说，便去寻军师吴用。比及柴进寻着吴用，急传下号令去，休教杀害良民时，城中将及伤损一半。但见：

烟迷城市，火燎楼台。千门万户受灾危，三市六街遭患难。鳌山倒塌，红光影里碎琉璃；屋宇崩摧，烈焰火中烧翡翠。前街傀儡[kuǐ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lěi]，顾不得面是背非；后巷清音，尽丢坏龙笙凤管。班毛老子，猖狂燎尽白髭须；绿发儿郎，奔走不收华盖伞。耍和尚烧得头焦额烂，麻婆子赶得屁滚尿流。踏竹马的暗中刀枪，舞鲍老的难免刃槊[shuò]。如花仕女，人丛中金坠玉崩；玩景佳人，片时间星飞云散。瓦砾藏埋金万斛[hú]，楼台变作祝融墟。可惜千年歌舞地，翻成一片战争场。

当时天色大明，吴用、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。众头领却接着卢员外并石秀，都到留守司相见，备说牢中多亏了蔡福、蔡庆弟兄两个看管，已逃得残生。

燕青、张顺早把这李固、贾氏解来。卢俊义见了，且教燕青监下，自行看管，听候发落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，又撞着闻达领着败残军马回来，合兵一处，投南便走。

正走之间，前军发起喊来，却是混世魔王樊瑞，左有项充，右有李衮，三筹步军好汉，舞动飞刀飞枪，直杀将来。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，将引施恩、穆春，各引一千步军，前来截住退路。却似虾儿逢巨浪，兔子遇豺狼。正是：狱囚遇赦重回禁，病客逢医又上床。

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计结[结局]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谕 [yù]	趱 [zǎn]	蚤 [zǎo]	粜 [tiào]	扈 [hù]	聒 [guō]
裴 [péi]	玘 [qǐ]	衮 [gǔn]	踅 [xué]	腌 [ā]	臜 [zā]
阙 [què]	骝 [liú]	**轇轕** [jiāo gé]		觑 [qù]	帻 [zé]
穰 [ráng]	亘 [gèn]	搦 [nuò]	濠 [háo]	傀儡 [kuǐ lěi]	
槊 [shuò]	斛 [hú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